
武俠世界
第34年
36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李靖先生撰著的「紅袖不添香」。蘇紅袖化名玉夫人，原因是報父被「鸞帶令」擊殺之仇，於是組織了醉花宮，開設妓院；倚靠江湖野心家雷八爺；唆使洛陽闊少李金吾……寶劍贈英雄，孟十寒護花護劍，牽出了鸞帶恩仇夫子劍，京洛風月怨女心纏綿故事……玉夫人想以美色引誘孟十寒，但他是君子，不為所動，答應中立。在丘夫子的協助下，蘇紅袖與鸞帶令主一戰終於化干戈為玉帛……故事生動活潑，娓娓道來，玉夫人解決了恩仇，玉女釋怨，頗值一讀。

* * *

下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翎先生所撰著的「金刀小子」。每個月都有人送來了白花花的銀子請孫小七砍人的腦袋，究竟為了何事？他出手必萬無一失。楓林五劍却要砍孫小七的腦袋，他們砍得下嗎？屆時請留意。

尚有伴霞樓主先生所撰的新故事「狼山夜祭」。

金戈先生撰著的「無形惡魔」，俠女黑牡丹的另一篇故事「誘殺」，篇篇精采，請拭目以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36期

（總號174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紅袖不添香

湖海俠義恩仇故事／李靖・文　可飛・圖

護劍護花　善心善學

天下尚武，競求神兵利器。

洛陽豪門闊少，賞花公子李金吾，挾千金之資，登門求見丘夫子，一改以往那種驕橫跋扈，狂傲不羈似小霸王的作風，一揖到地。

「在下洛陽李金吾，拜見夫子。」

丘夫子沒敎過書，沒講過學，也沒什麼震撼儒林的大文章，他只是位享譽海內的鑄劍高手，就憑這樣手藝，被江湖中人捧為「夫子」。

丘夫子年歲已高，鬢髮如銀，據他自己說，打從十歲那年做學徒開始，鑄劍生涯已經歷了六十寒暑，算來已整整一個甲子。

用他所鑄的劍，因而成名立萬的江湖豪客，武林名流，為數的確不少，其中盛名赫赫的首推中州盟主，一柱擎天柳夢熊，他儼然已控制了半個江湖。

想當年，泗上亭長劉邦，手提三尺劍，斬蛇入咸陽，開創了四百餘年帝王基業，而柳夢熊的那支擎天劍，卻長達三尺三寸。

據說，這是因為柳夢熊軀體偉岸，手長及膝，丘夫子特為他加長了三寸，這支劍鑄成已二十年，而柳夢熊主盟中州，也已有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時間開創出這樣一番局面，那支劍功不可沒。

其他如遼東俠侶夏伯陽、方映雪夫婦所用的「雌雄和合劍」，岳麓二喬喬紫雲、喬紫英姊妹，所用的「鴛鴦蝶蝴劍」，五嶽閒人沈子高所用「流雲劍」，全都是丘夫子這二十年來的精心之作。

最為人所樂道的，是有位無名無姓的「無膽書生」，他所用的那支「奔雷劍」，據說也是出自丘夫子之手。

人雖無膽，劍卻有如奔雷，可補無膽之不足。

不過，江湖中雖有這麼多人因丘夫子所鑄的劍而揚名，可也有更多的人雖然成名一時，卻也只是曇花一現，下場都很悲慘，因此丘夫子喟然歎息說：「兵者，兇器也，不以德輔之，不祥。」

什麼是「德」？丘夫子並沒多作解釋，但每鑄一把劍時，必在劍柄上端端正正鐫上一行楷書：「此劍稟天地正氣，只許鋤奸除惡」。

如今這位洛陽名公子忽然到訪，禮數又是如此謙恭，頗令這位老匠人十分詫異。

「公子切莫多禮，不知有何指教？」

「豈敢，豈敢，指敎在下那裡敢當。」賞花公子畢恭畢敬的道：「在下聞知老夫子年登古稀，願以千金為壽，但求名劍一支。」

「公子是來求劍？」

「正是。」

丘夫子皺了皺眉頭，手撫胸前飄拂的銀白長鬚，無可奈何的苦笑了笑。

「可惜公子晚來了一步。」

「晚來？」賞花公子道：「為什麼？」

「老朽早在十年前即已宣示，年滿七十，告老封爐。」丘夫子道：「如今爐火已熄，不再鑄劍了。」

「哦？」賞花公子道：「在下聽說，老夫子鑄了最後一支劍，平常一支劍，須得七七四十九天火候，才能爐火純青，這最後一支劍，老夫子加工加料，延長了二十一天火候，不知是也不是？」

「正是如此。」

「這最後一支劍呢？」

「已有買主。」

「這……」

「依老朽拙見，公子還是賞花的好。」丘夫子像是在勸慰這位求劍落空的客人：「賞花可以怡情養性，可以駐顏延年，富貴壽考，尤其洛陽牡丹，為天下之冠，城外名園無數，賞玩不盡，何必求此兇器？」

「兇器？」賞花公子道：「劍是兇器？」

「沒錯，凡能殺人的都是兇器。」

「老夫子教誨得是。」賞花公子道：「不過在下覺得，若是刀劍可以殺人，便稱之為兇器，若是花能殺人……」

「什麼？」丘夫子訝然問道：「花能殺人？」

「是的，甚至比刀劍還厲害，能殺人於無形。」賞花公子嘴角浮現出一絲笑意：「只不過在老夫子面前，在下不好意思出口。」

這位洛陽名公子，什麼場面沒見過，居然還有不好意思的時候。

「公子但說無妨。」

「好，既然如此，在下恭敬不如從命。」賞花公子話到此，故意頓了一頓，這才繼續說道：「在下雖號稱賞花公子，但在下所賞的花，並非冠絕天下的牡丹，也不是各處名園奇卉……」

「哦？」丘夫子道：「那是什麼花？」

「這……」賞花公子道：「不敢相瞞老夫子，在下所賞的花，乃是洛陽青樓名妓，花國祭酒……」

丘夫子怔了一怔，無言以對。

「有道是色字頭上一把刀。」賞花公子道：「請教老夫子，這算不算是兇器？」

居然問出了這樣一個尷尬的問題，看來這位賞花公子臉皮並不很嫩。

其實這問題也不難解答，女色雖不是兵刃，也沒列名在兵器譜上

，但漂亮的女人一向被稱爲禍水，可以傾城，可以亡國，夏桀因此而亡，商紂因此而滅。

丘夫子臉色微變，不想回答這個無理取鬧的問題。

「老朽只知鑄劍，只知劍能殺人。」老人的語音忽轉高亢：「花非花，霧非霧，老朽委實沒有料到，公子另有所指，老朽雖蒙江湖中人謬以夫子相稱，並無滿腹經綸，未能釋疑解惑，公子還是請教高明吧。」

這是個釘子，一個軟釘子。

以一個年高七十老人的修養，自是不會像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凡事面紅耳赤，惡言相向，上面那幾句話，已經很夠份量了。

賞花公子當然聽得出來，他在洛陽城中一向走馬長街，入秦樓，進楚館，從沒碰過這種釘子，但今天不同，爲了一把名劍，他寧願擺下身份。

「老夫子，在下語無倫次，多有冒犯。」賞花公子低聲下氣的道：「請恕唐突。」

丘夫子面無表情，道：「這倒不必了。」

「多謝老夫子大量海涵。」賞花公子道：「不過在下還想冒昧請問，老夫子這最後一支劍的買主……」

「老朽鑄劍賣劍，只是爲了糊口，從來不問買主是誰。」丘夫子道：「再說老朽從事這門行業六十年，鑄劍無數，那裡記得許多，一向只談價碼，不論其他……」

「這最後一支劍，賣價多少？」

「老朽一向不慣於討價還價。」丘夫子道：「江湖上正派人物，寒士甚多，半賣半送，倒是常有的事，倒是這最後一支劍，對方給了五百兩銀子。」

「就只區區五百兩？」

「在公子眼裏，這數目的確微不足道。」丘夫子道：「但在老朽看來，卻可買下一大片田地，一大羣耕牛，若能克勤克儉，子孫衣食自有裕如。」

「不知這支劍已否交貨？」

「還未。」丘夫子道：「就訂在今日午刻，依老朽估計，這位買主必然準時到來。」

「劍在那裡？」

「哦。」丘夫子大大方方指了指左側壁間。「就是這把劍。」

這是座青石宅院，房屋老舊，光線並不明亮，賞花公子定睛看去，發現壁間果然掛着一柄帶鞘長劍，不禁爲之欣然色喜。

也許是久已無人清掃，整個劍身都積滿了塵垢，灰濛濛並不起眼。

「在下可否求借一觀？」居然未待丘夫子點頭，他已跨前兩步，蹺起腳跟，摘下了那支劍。

他求劍心切，是不是想乘機據爲己有？

那知他劍靶還沒握穩，只聽沙沙一陣腳步聲響，一條窈窕的人影，就像股旋風般飄了進來，隨着暴起輕輕一聲嬌叱：「別弄髒了我劍。」劈手一把奪了過去。

賞花公子一怔，撒手回頭。

＊　＊　＊

是她的劍，她是誰？

原來只是個少女，一個約莫十八九歲的少女，一個村姑模樣的少女，一襲粗布裙衫，一雙布鞋，臉上沒有半點脂粉痕跡，雖然荊釵布裙，卻顯得容光煥發，掩不住麗質秀色。

賞花公子不禁雙目一亮。「這是妳的劍？」

那村姑模樣的少女先沒理會，逕自探手掏出一方素淨的手絹，先撣了撣那柄劍鞘上存積的灰塵，然後又在劍柄上來回拭擦。

「沒錯，這是我的劍，我買的劍，你幹嘛動它？」少女仍然在擦拭劍柄。

「姑娘。」賞花公子道：「我的手就這麼髒？」

「是，很髒，髒得很。」

「姑娘，說話可要有點分寸。」

賞花公子臉色微慍，道：「在洛陽城裡，可沒人敢這樣對我說話。」

一不高興，架子又擺出來了。

「這裡可不是洛陽。」布裙少女道：「也算你走運，在洛陽城裡你沒碰到我！」

碰到她又怎樣？莫不是說早就碰了一鼻子灰，甚至更難看的下場？

看來這位村姑，並不畏權貴。

賞花公子雖然十分氣憤，卻也不願立刻翻臉，尤其當他看到這村姑手中的那支劍，經過一番擦拭之後，塵垢盡除，劍鞘上龍紋隱現，柄上繞以金絲，嵌有珠玉，外觀看來極爲氣派。

這是他所要的，也是他所想的，有了這樣一支劍，足可炫耀一番。

此刻少女已向丘夫子打了個招呼，道了謝。

「哦？」賞花公子道：「妳也到過洛陽？」他覺得在洛陽繁華的街市上，從沒見過這樣土裡土氣的姑娘。

「洛陽有什麼稀奇，又不是紫禁城。」少女冷冷的道：「閃開，我還得趕路。」她要出門，恰好賞花公子擋在路中。

「讓路？」賞花公子沒有讓路，笑吟吟的盯着她：「姑娘家住……」

「哼，你想吃點苦頭是不是？」

少女忽然人影一閃，閃過了賞花公子，又是股旋風般飄出了門外。

她沒給賞花公子苦頭吃，也許她說的不是此刻。

還有，在丘夫子家裡，她不願惹事。

賞花公子怔了怔，身形疾閃，袍角飄風，緊跟着追出了門外，大聲吆喝道：「快，盯住她。」

原來門外還有批隨從，那是四名錦衣大漢，個個精壯威猛，還有五匹健馬，其中一匹紅鬃驃馬，不停的在揚鬃踢蹄，神駿非常，加上金鞍銀鐙，配飾豪華無比，想必是賞花公子的座騎。

絳紗子弟，洛陽名公子，該有這般氣派。

一刹時間只見人影紛紛，踏鐙上鞍，鞭影揮動，在一陣健馬急嘶中，追踪而出。

蹄聲急驟而雜亂，穿過一條長巷，追出了郊野，捲起一片飛揚的塵土。

這到底是在那裡？

＊　＊　＊

這裡是孟津，一個很古老的地方，一個很古老的兵家必爭的渡口。

山巒擁翠，河水幽咽，當年西周姬發，齊集天下八百諸侯於此，刀戟如林，戰馬長嘶，號角聲悲壯而嘹亮，如今山林景色依舊，河水潺潺未改，但那蔽空的旌旗，鮮明的盔甲，已不復再見。

日出日落，江山千古不變，那些叱咤風雲的人物，在歷史的長河裡，卻沒留下一個泡沫，半絲漣漪。

如今河畔只有五匹健馬，在追趕一個荊釵布裙少女，爭的既不是萬里江山，也不是帝王寶座，只是一支劍。

一馬當先的正是賞花公子李金吾。

少女似乎並不是在刻意奔逃，只不過她腳程較爲輕快而已。

因爲她說過，她要趕路。

河堤畔的柳蔭下有幾棟茅屋，屋前搭了個涼棚，擺了七八張白木桌子，賣的是茶。

古色古香，一種有蓋碗的茶，還有瓜子、花生、茴香豆之類的零吃，一小碟，一小碟的擺在一張條桌上，任君自取，然後計碟收錢。

三五結伴的路人，有吃有喝，天南地北聊上個把時辰，這是常有的事。

此刻已有七成滿座，都是過路的客人，歇一歇腿，喘一喘氣，然後奔向下站，有的往東，有的向西。

只有一個青衫客，坐在偏東的一桌，獨據一席。

他面前沒有零吃，只有一大碗茶，茶是涼的，他是爲了解渴，打算喝完了就走。

少女目光一閃，不禁喜形於眉梢。

「幸會，幸會。」她三步拼作兩步，直奔了過來。「再次幸會，又遇上你啦。」

「什麼幸會，對在下來說，只怕是不幸得很。」青衫客嘴角牽動了一下，似笑非笑道：「不知今天姑娘又想出了什麼高明的怪點子，想要消遣在下一下？」

「哎唷。」少女開懷一笑：「前天只不過開了個小玩笑，你就生氣？」

「哦？」青衫客道：「姑娘喜歡經常開一個陌生人的玩笑？」

「一回生，二回熟，今天已經不陌生啦。」少女笑了笑，道：「誰教你那天驚走了我那對漂亮的大蝴蝶，你知不知道，那對鳳尾蝶是我費盡心事飼養長大的，我家就住在那片柳林裡……」

「什麼？妳飼養的。」青衫客笑道：「這倒是奇聞，妳居然飼養一對蝴蝶。」

「這有什麼不對？」少女道：「難道你沒見過，有人養了好多好多蜜蜂呢。」

「養蜜蜂是爲了釀蜜，妳養兩隻蝴蝶作什麼？」

「爲了賞心悅目。」少女道：「難道那天你沒瞧見，多可愛啊，彩衣斑爛，翩翩起舞……」

「好好好，在下說不過妳。」青衫客道：「看來在下還得向姑娘說聲抱歉才對。」

「這倒不用啦，只要你知道就好。」少女道：「不過，今天你得救一救我。」

「救妳？」

「對，救我一命。」少女道：「有批壞人要殺掉我，要搶我的劍。」

「劍？」青衫客這才發現，少女肩頭上露出半截劍柄，不禁讚道：「好劍，丘夫子的劍？」

「嗯，識貨，果然是位行家！」少女媚眼含笑，綻出了兩個小酒渦，道：「今天我這條小命全靠你啦，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啊！」

「眞有這種事？」

「是眞的，壞人就快來啦！」

「在下可沒見過這種怪事。」青衫客道：「一個求人救命的人，居然還笑得這般開心。」

「哦，這你不懂。」少女道：「我是在想，萬一你不肯救我，我要死得好看一點，含笑而死。」話完，笑得像朶盛放的百合。

青衫客也不禁笑了。

他當然不信有這種事，盯着這少女，端起面前茶碗，一飲而盡。

這時，疾奔而來的馬蹄聲，像是夏天打在芭蕉葉上一陣急驟的雨點，片刻已到近前。

「啊，來啦！」少女驚叫一聲，轉身向東奔去。

五匹健馬掠過茶棚，撞翻了一張白木桌子，兩條長板櫈，茶碗磁碟嘩啦啦翻落一地，其中一個坐在外側的客人，也被撞倒在地，哇哇直叫。

五馬狂奔，揚長而去。

「快追。」賞花公子大叫：「那丫頭就在前面不遠，哈哈哈……跑不掉啦。」

青衫客臉色一變，離座而起。

少女的話，他原本不信，此刻倒是信了幾分，尤其這幾個人撞翻了桌椅，撞倒了人，居然仍不停歇，這種強梁霸道，欺壓善良的作風，他一向十分厭惡。

尤其那個在馬上呼喝之人，錦袍玉帶，氣焰熏天，更令他看不順眼。

當然，他要追上去，看個究竟。

他一襲青衫，雙手空空，似乎未帶任何兵刃，年紀約莫二十五六，身材頎長，面容清癯，看樣子頗有幾分風塵勞頓之色。

* * *

少女眞的跑不掉了？

看來，她並不想眞的跑掉，因爲她輕快的腳步似乎已漸漸放慢。

她奔跑之際雖然並未回頭，但從馬蹄之聲似乎可以測出距離遠近，突然，刹步轉身，當路而立。

當先一馬追來的賞花公子，反倒吃了一驚，當下猛勒韁繩，同時揚手示意，止住了跟踪而來的隨從。

幸好，僅僅相差三五步遠近，沒撞上那少女。

要是眞的撞上了，不知是誰倒霉。

少女似乎並不在意，臉上也沒半點驚慌失措之色，兩道柳眉微微動了一下。

「說！你可是在追趕我？」

她一貫喜歡雙手扠腰，那支劍仍然背在肩上，同時目澄秋水，彷佛兩點寒星，這語氣和架勢，絕不像個求人救命的人。

「這……」賞花公子反而被她氣勢所懾，只道：「想跟姑娘打個商量。」

「咳，打什麼鬼商量。」少女冷冷的道：「不如說打個主意，打個歪主意，是不是？」她口齒伶俐，立刻一語道破。

賞花公子道：「就在下所知，姑娘這支劍，只不過花了五百兩銀子而已。」

「沒錯。」少女道：「就是紋銀五百兩，這又怎樣？」

「在下之意，是想以千金交易。」賞花公子道：「不知姑娘意下如何？」黃金他不吝嗇，甚至改口自稱在下，倒是能屈能伸。

「哦？千金。」少女像是心動，問道：「千金是多少？」

如此聰慧機伶，怎麼會不知千金之價，莫不是在故意賣傻？故意裝土？逗一逗這位貴族公子？

「這個麼，讓在下仔細算算。」賞花公子屈指計數，道：「黃金方寸爲一斤，一斤就是一金，若以白銀計算，則是一比一百，一金合一百六十兩銀子，千金則爲一十六萬兩銀子。」他算得很準，解釋得也很清楚。

「啊呀。」少女失驚道：「這麼多？」

「正是。」賞花公子得意洋洋的道：「很多很多，多得很呢。」他覺得有指望了。

這麼多白花花的銀子，難道還打不動一個土裡土氣鄉下少女的心？

「可惜我們花不完這麼多銀子啊。」少女說。

「姑娘，別說笑了，銀子那有花不完的。」賞花公子先自笑了。「再說，花不完也很好啊，窖藏起來作個富翁，或者作一個富婆，一生一世享用不盡，而且，還風光得很呢。」

這話倒是沒錯。家財萬貫的富豪誰不廣受崇敬，滿面春風？

「窖藏起來？」少女道：「不會爛掉吧？」

「這怎麼會。」賞花公子在笑。「金銀的貴重就在這裡，永不會爛，永不會銹，也永遠不會損掉一分一毫，千年百年，光澤如新。」

「照你這樣說，豈不成了寶貝？」

「沒錯，正是寶貝。」賞花公子道：「姑娘莫非沒聽說過，金銀財寶……」

「好是好，只是……」少女在猶豫。「我在想，我家竹籬裡餵的有鷄，山坡上放的有羊，菜圃裡種的有菜，池塘裡養的有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好像什麼都不缺少……」

賞花公子接道：「就是缺少銀子啊。」

「不，銀子沒有用，又不能煮了吃。」少女忽然說道：「有道是多藏誨盜，平平安安的過日子多好，何必冒這種風險？」

一個平凡的村姑，能夠說出這番話來，這樣的村姑，就很不平凡了。

賞花公子出身豪門，只以衣着看人，並未在意。

「姑娘，妳想得眞周到。」他目光一閃，盯了少女肩頭上的劍柄一眼。「姑娘想沒想過，妳擁有這樣一支名劍，風險可能更大。」

「哦？」少女道：「是眞的麼？」

「在下說話，一向很準。」

「可惜你沒說清楚。」少女道：「應該說風險就在眼前，對不對？」

「這……」

「不過你說錯了，你的話也作不得準。」少女冷笑道：「我敢說，這支劍在你手裡，風險也許眞的不小，在我手裡卻是萬無一失，牢靠得很。」這番話已經說得夠清楚，夠明白。

要是沒有幾分把握，她怎敢說出這番話來。

可惜的是這位混混噩噩的貴族公子，想把他在洛陽城市的氣焰搬到江湖上來，當作了耳邊風。

「牢靠，這不見得吧。」賞花公子居然笑道：「姑娘是不是也練過劍？」

「正想學劍。」

「正想學？」賞花公子不禁大笑。「學劍那有這麼容易，在下打從十二歲起開始練劍，今年虛度二十有三，足足花費了十年歲月……」

「浪費光陰。」少女搖了搖頭。

「什麼？」賞花公子怔了一怔。「妳這話……」

「我這話你聽不懂麼？好，我不嫌麻煩，就說清楚一點。」少女道：「依我估計，你十年練劍，只不過學了點皮毛，這十年歲月，豈不是白白糟蹋了麼？」

這幾句話充滿了鄙薄之意，而且十分露骨。

也許，她早就摸清楚了這位花公子的來歷，在洛陽城中整天醇酒美人，那裡能練出什麼好劍法，那裡能成爲劍術高手？

弄一支名劍作什麼？顯然另有文章。

賞花公子雖然一改在洛陽城中的驕狂，卻也忍受不住這個鄉下姑娘的冷嘲熱諷，一直總是陪笑的臉，立刻變得陰沉了起來。

「公子。」他身後一個隨從忽然叫道：「好話已經說盡，屬下以爲不必多費唇舌了。」

這話也對，說得舌焦唇爛又有何益？

「沒錯，沒錯。」少女面對賞花公子，居然附和說道：「看來還是你這位屬下有點見地，好話說盡，銀子多多，我只當是狗屁，糞土。」

說話像狗屁，金銀如糞土，端的令人難堪。

「小丫頭，妳竟敢如此無禮！」賞花公子怒道：「妳孤身一人，倚仗的是什麼？」他終於問出這句話。

原來他一直不敢下手，是多少有些顧忌。

但此刻他已覺得，這個鄉下姑娘，也許只是平常野慣了，不知天高地厚。

「倚仗？我幹嘛要倚仗什麼？劍是我的，我花了五百兩銀子，非偷非搶，這就夠了。」少女道：「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怎樣？」說得義正詞嚴，擲地有聲。

「沒錯，劍是妳的。」賞花公子冷笑。「如果本公子想要把它變成我的，妳看如何？」忽然騰身下馬，反手一抄，從鞍上抽出一把劍來。

他練劍十年，當然隨身帶劍。

「哎唷，你……你……」少女失驚道：「莫非……你要搶劍……你要殺我……」

「不。」賞花公子道：「用不着殺人，本公子一向憐香惜玉。」

「那你……你是……」

「先交出背上那支劍，然後……然後……」

「然後怎樣？」

「然後……」賞花公子嘴泛起一絲陰笑。「本公子還得仔細想一想，是不是連人也一起搶了。」

「哎呀，原來你是隻狐狸，如今露出尾巴啦。」少女星目閃動，盯了不遠處的河堤下一眼，立刻尖聲大叫道：「要搶劍啦……要殺人啦……」

河堤下全是叢叢蘆葦，蘆葦飛白，在晚風中飄散。

「小妞兒，別叫啦，小心叫破嗓子，唱起山歌來就不好聽了。」賞花公子道：「聽話，快把那支劍交出來，本公子早已心旌搖搖，像是看中妳啦。」

「要搶我？」

「正有此意。」

「哼，你是個强盜麼？什麼都要搶？」少女翻轉雪白的皓腕，解下背上那支劍，道：「我很不甘心，平白將這支劍……」

「小妞兒，妳別無選擇。」

「這不見得，我寧願扔掉。」少女說扔就扔，她單臂一掄，那支帶鞘長劍業已脫手而出，在半空中翻轉了幾下，落向堤岸下一叢蘆葦。

這算是扔掉了麼？

這樣一扔，對方豈不正好撿個便宜？

賞花公子哈哈大笑。「小妞兒，妳倒蠻會使點小性子的……」不料他笑聲未落，話到一半時，忽然僵住，臉色也爲之一變。

原來那叢蘆葦中，忽然伸出一隻手來。

這支劍扔得很準，那隻手伸出得也正是時候，不偏不倚，恰好接個正着。

蘆葦裡那裡來的這隻手？

這絕不是隻怪手，有手必然有人。

* * *

這個人是誰？怎的藏在蘆葦

裡？

這隻手接住了劍，這個人也立刻現身，原來正是那個在茶棚裡出現的青衫客，他撥開蘆葦，面無表情，緩緩走上了堤岸。

賞花公子瞪目問道：「閣下是誰，爲何鬼鬼祟祟藏在那叢蘆葦裡？」

「什麼？鬼鬼祟祟？」青衫客反問道：「你倚衆欺弱，一路追踪搶劫，這算是光明正大麼？」問得好，像是字字如刀。

「這……」賞花公子一呆。「鄙人願以千金作價，這怎麼算搶？」

「這位姑娘只要她自己的劍，不要金子，也不要銀子。」青衫客道：「她說過金銀如糞土，她看不上眼，是也不是？」

「沒錯，我不要金子，也不要銀子，只要我自己的劍。」少女像是有心湊趣，立刻照說了一遍：「你全都聽到了，對不對？」

「是，我全都聽到了，而且一字不漏。」青衫客轉過臉，似笑非笑，道：「姑娘，妳這齣戲演得眞好，末了，還來點尾聲。」

「你……」少女瞪了他一眼。

「不過，戲歸戲。」青衫客又道：「姑娘所說的話卻句句是眞，並沒半句花言巧語，這支劍的確是妳的，也的確有人想要半路打劫……」

「哦？謝謝你。」少女回嗔作喜。

「哼，別指桑罵槐。」賞花公子叫道：「你是不是也存心佔有這支劍？」

「不會，孟某人一向不作虧心事。」

「孟？你姓孟？」

「不錯，姓孟，孟十寒。」青衫客沉聲說道：「孟某人一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記住好了。」

「你可知道本公子是誰？」

「本來不知，此刻卻猜到了幾分。」孟十寒道：「以前聽人說，你是洛陽城中一個豪門惡少，如今看來，只是個小無賴，自命風流，幹的卻是最下流的事。」他毫不留情，當面痛斥。

賞花公子臉色變黃，一口氣堵住了喉嚨，一時間竟然說不出話來。

「罵得好，罵得好，果眞入木三分。」少女禁不住拍手笑道：「想不到你罵起人來，還……」

「還什麼？」孟十寒信手一拋。「劍拿去。」

這支劍迎面拋來，少女怔了一下，探手一把抓住，嗔道：「幹嗎，兇巴巴的。」

「姑娘，快走吧，太陽都快下山了。」孟十寒道：「不過記住，下回若是不想要這支劍，最好扔遠一點，扔在河裡，別向蘆葦裡瞎扔。」

「說得也是，下回我得留神點，先瞧個仔細。」少女又笑了。「萬一你又藏在蘆葦裡，萬一不幸砸破了你的腦袋……」

好像這回她沒留神，沒瞧仔細，只是誤打誤撞。

「姓孟的。」賞花公子終喘出了一口氣，憤然叫道：「本公子名滿洛陽，無人不知，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奚落本公子？」手中的劍在發抖。

「想動劍麼？」孟十寒只淡淡問了句。

「沒錯，本公子要先掂掂你的斤兩。」賞花公子怒聲叱道：「你……你用什麼兵刃。」

「不用，你儘管出劍。」孟十寒道：「不過，要小心點，別閃了手。」

「甚麼？你雙手空空。」賞花公子叫道：「本公子不信，你有空手入白刃的本領？」不愧練劍十年，學到了這個空手入白刃的名詞。

「好，我就用劍。」孟十寒彎下腰來，在路旁折了根蘆葦，駢指如刃，削去了枝葉，成了一支光禿禿的蘆管，截去頭尾，剛好三尺左右。

「哼，用這個當劍？」

「沒法子，我隨身未帶兵刃。」孟十寒道：「這位姑娘的那支劍，劍才出爐，我也未便佔先……」

「說得好，說得很好，說得太好了，癡人在說夢話。」賞花公子大喝一聲：「看劍！」劍走中宮，迎面一劍刺了過來。

據說他是武將之後，看樣子的確練過劍。

孟十寒並沒還手，身子晃動一下，滑步移位，讓開了這一劍挨肩而過。

「哼，你閃得過麼？」賞花公子自信十足，立刻劍勢一變，橫裡一劍掃了過來。

變勢甚快，想要腰斬了孟十寒。

那知孟十寒閃得更快，腳跟一蹺，輕輕躍起三尺，不多不少，只見寒光一閃，平掃滑腳底而過。

賞花公子雖然兩劍落空，但也覷得眞切，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忽然長劍一豎，變成了一柱擎天之勢，直向孟十寒的下襠刺去。

這一招既陰狠，又毒辣，也證明了他果然是曾經練劍十年。

不過，這種招法很下流，江湖上一向不齒。

同時也很可惜，他遇上了孟十寒這樣一個紮紮實實的硬點子對手。

忽然間只見碧光狂湧，孟十寒手中那支蘆管削成的劍，利那間像

是變成了千萬支劍，綿綿密密，飛瀉而落，賞花公子只覺腕脈上被扎了下，登時虎口一麻，郎噹一聲，長劍落地。

碧光驟斂，孟十寒依然挺立路中。

「領教了。」他雙目烱烱，神光湛然，緊緊地盯着賞花公子。「不過，江湖路上崎嶇險峻，稍一不愼，就會翻個大觔斗，甚至白白送掉一條性命，閣下最好立即返回洛陽，夏日裡綾羅紈素，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冬天裡輕裘緩帶，馳馬射獵，何等逍遙自在……」

「哼！」賞花公子臉色灰敗，叫道：「用不着你來教訓。」他似乎還不服氣。

「哦？」孟十寒道：「莫非閣下還有高招？」

賞花公子雙睛冒火，忽然揚聲大叫：「快，一齊上，剁掉他，剁成肉泥。」

果然還有高招，還想併力一拚。

叫聲未落，他身後四名錦衣大漢，立刻甩鐙離鞍，打從馬背上直竄而起，一齊攻向孟十寒。

這四名壯漢各帶長刀一把，俄頃之間但見人影紛紛，起落飛竄，衣帶飄風，健馬嘶鳴，一片刀風盈耳，構成一幅殺氣騰騰的畫面。

孟十寒手中雖只一支蘆管，似乎並無懼色。

但他還未出手，忽聽一聲嬌叱：「賊崽子，照打！」颼，颼，颼，一連打出好幾枚暗器。

這是少女她按捺不住也想露上一手。

好準，只聽幾聲悶哼，人影紛紛而落，而這墜落下來的四名錦衣大漢，就像四條死魚，直挺挺的仰倒地上，一動也不動。

死了？沒有。

一個個眼睛睜得老大，眼珠兒還在直轉，原來是被擊中了穴道，暗器卻是幾枚小小的彈珠。

飛彈點穴，居然如此奇準，而且是一發四彈，顆顆中的，這不僅是露了一手，簡直是神奇絕妙，連孟十寒都不禁暗暗折服。

賞花公子本來灰敗的臉，此刻更是變得陰黯，黧黑，幾乎沒有半點血色，神情也顯得更沮喪，更呆癡，在洛陽城中意氣風發的豪門公子，此刻就像隻夾着尾巴的狗，身子顫抖了幾下，幾乎暈倒過去。

等到他完全清醒過來時，日色已暮，夜霧四合，早已不見了那個少女和孟十寒。

奇怪的是四個錦衣大漢穴道已解，像是經過了一場夢魘般，剛好緩緩爬起身來。

五匹健馬卻在河堤岸嚙食野草。

人馬絲毫無損，誰也沒流半滴血，只不過丟了人，現了眼，弄得灰頭土臉。

除了少女和孟十寒，更沒外人知道。

賞花公子定了定神，整了整衣襟，長長吁了口氣，叫道：「上馬，回轉洛陽。」

今天是條蟲，回到洛陽，豈不又是一條龍。

*　*　*

千古不變的河山，千古不變的夜色。

夜色很美，一彎上弦月，高高的掛在對岸的山頭上，山巒卻是黑黝黝的，山麓下倒是閃爍着星星燈火，忽明忽暗。

孟十寒獨倚窗櫺，披襟而坐，面前有張八仙桌，桌上有兩個粗磁小碟，一碟是花生米，一碟是豆腐乾。

花生米還有半小碟，豆腐乾只剩一塊。

當然，還有半壺酒。

這裡是孟津渡頭，這是家小旅棧，小旅棧裡一間簡陋的小客房，流水悠悠，隱約可聞，打從窗櫺下緩緩流過，流走了歲月。

就在河岸事發，少女打出幾枚彈珠，收拾了幾個錦衣壯漢之後，孟十寒就再沒和那少女搭訕，身形一起，一路放步飛奔。

倒是隱隱聽到那少女說：「哼，臭脾氣。」

這話沒錯，他知道自己的確有點臭脾氣，喜歡獨來獨往，千里獨行，不喜歡趕熱鬧，不喜歡出鋒頭。

但他喜歡劍，喜歡有支好劍。

他知道當今最好的劍，就是丘夫子的劍，也許有人說丘夫子的劍，不如干將莫邪，但干將莫邪在那裡？有誰見過？這也許只是種傳說而已。

傳說常爲人們所嚮往，古老的事物常爲人們所樂道，古人的言行道德，更爲人們高山仰止。

其實，物換星移，有些事並非今不如古，只不過今事盡在眼前，古代事物隔了層時間的霧，產生了一種朦朧之美而已。

孟十寒並不稀罕干將莫邪，只盼有支丘夫子的劍。

但他沒有足夠的銀子，也就一向不敢冒昧登門，而如今丘夫子業已告老封爐，他也再沒指望了。

而此刻他只想喝完這半壺酒。

他喝酒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喝，好半天好半天一小口，他是在品酒，領略這種微醺時的情趣。

可惜下酒的菜已經不多，他把那塊小小的豆腐乾分成八塊，每塊只有像粒骰子般大小，又把剩餘的花生米，也一粒粒分成兩半，想要

將就喝完這半壺酒。

忽然，窗外飄來一陣絃管之聲，笙簫盈耳，十分優美動聽，有個女人在展玉喉，唱起了一支醉人的曲子。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只爲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孟十寒凭窗望去，原來不知什麼時候，中流飄來了一艘畫舫，畫舫裡燈火通明，人影幢幢，輕盈妙曼，竟然全都是些姿容妖艷的少女。

這是什麼來頭，孟十寒不禁暗暗訝異。

不過，還沒到震驚的地步，因爲這些年他行走江湖，見慣了許許多多奇怪的事，也習慣了見怪不怪，知道其怪必然有因，也就懶得多加理睬。

他不喜歡熱鬧，也不喜歡多管閒事，因此他掉轉頭來，一心一意想要打發掉這半壺酒。

他低斟淺酌，數了數磁碟的花生米，挑了兩粒大而飽滿的，撥放在磁碟一角，這是打算喝完了最後一滴酒，用來過口的。

憑經驗，他知道若是最後吃到是粒壞的，那種滋味很難受，甚至會把今夜美好的情趣抵消大半。

桌上有盞油燈，也許油質不純，燈芯結了老大個燈花，因而光線昏暗，冒出裊裊青烟，他掉轉筷頭，夾掉了燈花，將燈芯向盞邊移了移，立刻明亮了不少。

也不知什麼時候，那艘畫舫居然悄悄的到了窗下，笙歌已歇，笑語如花。

「孤家寡人，獨個兒喝這種悶酒，有什麼意思？」一個少女在問同伴。

「這是高人啊。」另一個少女道：「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妳懂不懂？」這少女似乎很欣賞。

「見鬼。」原先那少女道：「花在那裡？」

「燈花啊。」又一個少女格格地笑。

孟十寒怔了一下，他不知道這些少女們爲什麼要尋自己開心，他一個不管別人的事的人，也討厭別人扯上自己，不過剛才這些話，倒也並無惡意，也就不加理會了。

但畫舫上的少女並未就此罷休，仍然在嘰嘰噥噥的笑作一團，像是越鬧越起勁。

「妳瞧，他在數花生米呢。」一個少女不屑地道：「幾粒鬼花生米，好像看得比珍珠還貴重。」

「窮相。」另一個少女在幫腔。

「妳們說話可得小心點，別惹火了他。」又一個少女在警告：「聽說他手底下很有幾下子。」

「有幾下子？」起先那少女問：「是那幾下子？妳嚐過是不是？」

這話語涉雙關，引起大夥兒一陣格格大笑。

笑聲止了，又在喁喁私語。

「可憐啊。」一個少女又在引發話題。「瞧，花生米只剩五粒啦。」

「酒呢？」另一個少女在問：「還有多少？」

「什麼酒？黃湯。」又一個少女在笑。「他喝得起什麼好酒，灌灌黃湯罷了。」

「別這麼說，酒就是酒。」這少女好心地說：「只要能醉……」

「瞧，花生米快完啦，只剩兩粒。」

「酒好像還有好幾盅。」

畫舫停在窗下，孟十寒的一舉一動，都被對方覷得清清楚楚，連剩下幾粒花生米，都像是親眼見到，他在詫異中不禁暗暗光火。

忽聽，「颼」的一聲，不知什麼東西，黑忽忽穿窗而入，不偏不倚，落在那隻盛花生米的磁碟裡。

孟十寒定睛一看，竟然是隻滷汁淋淋的大鷄腿。

這隻鷄腿的投入手法，更是令人駭異，鷄腿遠遠抛投而來，輕輕落下，正好落在磁碟裡，如此奇準不說，居然連磁碟邊沿的兩粒花生米都沒濺出，這種高超的上乘手法，絕非等閒人物。

但孟十寒並未唬倒，他冷靜地想一想，似乎在考慮如何投桃報李，給對方一點顏色。

忽然，他掉轉手中竹筷，將那隻鷄腿夾了起來，在油燈盞裡滾了幾滾，這燈盞像隻很小的鐵鍋，剩油還不少，這隻鷄腿滾得油汁淋漓，一盞燈油幾乎滾得點滴不剩，然後他右臂一揚，鷄腿又穿窗而出。

「哎唷，砸着我的頭啦。」一個少女在驚呼。

「完啦，完啦，灑了我一身。」又一個少女叫得更大聲：「我這衣裳……」

「糟啦，這壞酒鬼。」另一個少女氣急敗壞。「這是什麼東西，膩膩的……」

「大糞。」孟十寒在窗口冷笑。「大糞汁。」

「什麼？大糞？是你拉的麼？」被打着頭的少女尖聲叫嚷：「你這個壞胚子……」

「住口。」孟十寒臉色一沉。「嘴裡再不乾不淨，就有苦頭吃了。」

「吃苦頭，誰吃苦頭？」一個正在想要抖落衣服上油漬的少女，兇巴巴的道：「你敢。」

於是一羣少女一起叫駡：「壞胚子，臭男人，殺千刀的……」

孟十寒大喝一聲，身形一閃，

穿窗而出，半空裡一個翻轉，穩穩的落在畫舫前端的甲板上。

衆女一齊驚叫：「你……你……」

孟十寒帶着幾分酒意，一聲不响，抓起一個少女的胳膀，像是拾起一隻小鷄般，猛力一扔，扔向河中。

於是抓一個扔一個，片刻之間，五六名少女全都被抛入了河中。

這羣少女在河裡打起一片水花，拚命的叫：「救命啊，快淹死人啦，人命關天啊，這個殺千刀的壞胚子好狠，好毒啊……」

誰說快淹死了？看她們一個個都是水中好手，片刻間都游到了畫舫的船尾，但仍然在叫駡不停。

中間主艙裡燈火輝煌，雕花的格窗覆上了一層碧紗，朦朧中隱約見到一個窈窕的身影。

這顯然是個女人，但她是誰？

孟十寒再不理會那些一個個變成了落湯鷄少女們的叫駡，他已轉移了目標。

忽然，珠簾搖曳，環珮叮噹，這像窈窕的身影業已輕盈緩步而出，竟然是位宮粧少婦模樣的女人，雍容，高雅，明眸一閃，媚態橫生。

雲髮宮髻新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孟十寒不禁雙目爲之一亮，有一種跨入了豪華宮殿的感覺。

「妳……妳是……」

「我……」宮粧少婦嫣然一笑，道：「你不妨猜一猜，看看我是誰？」

「猜一猜？」孟十寒道：「不用了，猜謎的事，孟某人一向沒有太大的興趣。」

「哦？」宮粧少婦道：「倒是欺負幾個小女孩的事，你的興趣好像不小。」

「小女孩，這麼大的丫頭還算小女孩？」孟十寒冷冷的道：「再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孟某人禁不住一再捉弄，才小施薄懲，這有什麼不對？」

「要是眞的淹死了怎麼辦？」

「那也活該。」

「什麼？你說話如此無理。」宮粧少婦粉臉微沉。「你走江湖路，應知江湖事，你知不知道，你此刻是在對誰說話？」居然端起架子來了。

對誰？莫不是當今皇后娘娘？

「對誰都一樣。」孟十寒一向不屈不撓，硬碰硬的道：「而此刻正是對妳。」

「說得好。」宮粧少婦道：「眞的是聾子不怕雷。」

「只怕是雷聲大，雨點小，這種虛聲恫嚇的話，最好免了。」孟十寒道：「孟某人一向討厭裝腔作勢的女人，妳到底想要怎樣，不妨施展出來。」

「你是在挑戰？」

「不。」孟十寒道：「孟某人從來不想惹事，也從來不主動挑戰，但事到臨頭，卻也勇於應戰。」

「勇於應戰，膽子也算不小。」

「哦？」孟十寒道：「莫非是說在妳面前只有一條路，屈服？」

「正是如此。」那宮粧少婦道：「像你這樣敢在我面前如此囂張的人，幾乎寥寥無幾。」

「妳在說笑話是不是？孟某人行走江湖，多少也會過幾位武林高人，多半都能韜光養晦，虛懷若谷，所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孟十寒頓了頓，忽然哦了聲道：「對了，莫非妳是醉花宮中之人？」

「你猜出來了！」

「不，我是聽出來的。」孟十寒道：「只有醉花宮中之人，一向喜歡自吹自擂，目空武林。」

醉花宮？在那裡？是些什麼人？

沒人知道是不是眞的有這麼一座宮殿，也沒人知道這醉花宮是幅什麼景象，不過，這醉花宮中之人，倒是常在江湖上現身。

而這些現身的幾乎全是女人，甚至幾乎全是美人，或隱或現，厠身於許多行業之中，有的甚至還在青樓中大張艷幟，烟視媚行，幹那種送往迎來的勾當。

而這艘畫舫，也是第一次出現。

至少，孟十寒不曾聽人說過，也沒人在別處水域或河流，見到過這樣一艘豪華的畫舫，更沒人見過這樣一位雲髻宮粧的美婦人。

「哦？你見過高人？」這美婦人道：「算不算是眞的高人？」

「哼！」孟十寒道：「只有妳是高人，對不對？」

「不敢，不敢，我知你很倔强，就依你的說法，來個虛懷若谷。」美婦人媚眼一瞟，笑道：「我只算其中之一，好不好？」

這也算是虛懷若谷麼？

「高人之一，失敬，失敬。」孟十寒就不禁冷笑。「有句諺語說，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當然一眼就可看出，妳絕不是老王，莫非妳是王大嫂？」諷刺中充滿了幽默，可發一噱。

那美婦人也不禁笑了。

她原本生得很美，笑起來更美，粉頰生春，秋水凝眸，有股勾魂攝魄的魅力。

「姓孟的，好一張利落的嘴巴。」這美婦人居然順着孟十寒的話一溜。「我家老王的瓜是不是很甜，我不知道，至少我這王大嫂……哼，你想試試麼？」

「好，正想領教高招。」孟十寒沉聲說道：「王大嫂，請。」

留字贈劍　柳林尋芳

高人必有高招。

若是沒有絕學展現，怎能算是高人？

這美婦人沒再搭訕，對於孟十寒這最後一聲「王大嫂」，也只嘴角牽動了下，顯然是要以眞章實學來証明自己不是只憑嘴巴。

果眞如此，她就不是那個老王的老婆了。

說來就來，只見她纖腰一擰，登時人影散亂，但聽環珮叮叮噹噹一陣亂响，同時間指風颯颯而起。

戟指生風，足可測出一個習武之人內力修爲，這美婦人不但指風凌厲勁銳，而且驟如急雨，尤其移形換位之快，令人難以捉摸，也令人爲之眼花撩亂。

孟十寒心頭一沉，不禁暗暗納罕，暗暗驚訝，也暗暗爲之心服，測出這美婦人果然是位高手，王大嫂的瓜果然很甜，其甜如蜜。

是不是就是高人，只怕還不見得。

若依江湖評鑑，高手與高人，多少還是有些距離。

不過孟十寒此刻，已無暇再向對方沉默，只有全神貫注，滑步擰腰，盡力閃避，苦的是這艘畫舫甲板空間有限，步法施展不易，更糟的是無法反擊，因爲這女人身法十分詭異，虛實難測，他不敢浪費精力。

他知道，若是一招出手，一擊不中，可能惹來一記更狠毒的指風。

攻守很難兼顧，攻擊時勢必分神，使得自己門戶大開，因此他寧願先採守勢，耳辨風聲，及時快速移步走位，然後再見機而作。

饒是如此，仍然險象環生，有點手忙脚亂。

只聽那美婦人格格笑道：「姓孟的，你瞧怎麼樣？其實，我還沒施展眞章呢。」這意思是她還留了一手。

這是眞的麼，爲何不竭盡所能？

孟十寒不想强辯，因爲他也隱隱覺得，這美婦人似是留有餘地。

「姓孟的。」美婦人又問：「你懂不懂得水性？」

孟十寒一聲不响，他不敢分神，他那裡懂得水性，雖然說人在江湖，其實他從未躍身「江」中，也未投身「湖」水，只是旱鴨子。

「姓孟的，你剛才趾高氣揚，把別人抛入水中。」那美婦人又道：「依我看來，你也該嚐嚐這種滋味。」忽然變指爲掌，一掌拍了過來。

這一掌沒有陽剛之氣，而是股柔勁，就像股和風般撲向孟十寒胸腹之間。

陰陽本爲一體，本無强弱之分，柔勁也不可小覰。

孟十寒一個不防，竟被這股柔勁逼得騰空而起，飄離了船舷五尺。

當然，立刻就將下沉，變成隻落湯鷄。

這種下場，他委實心有不甘，就在這間不容髮之際，他使出了一記絕招，右脚在左脚背上猛的用力一點，借力使力，又騰升了七尺。

凌空一個翻轉，竟又翻了回來，穩穩的落在中艙篷頂之上。

那美婦人咦了一聲，似乎頗感意外。

「沒錯，妳我確很有點份量。」孟十寒踞高臨下，冷冷的道：「可也別小看了孟某人。」他估量自己此刻所站立的位置十分有利，可以凌空一擊。

他雖不諳水性，但只要這艘畫舫不沉沒，他並不躭心自己會溺斃在孟津河裡。

「姓孟的，我並沒小看你。」美婦人說道：「我這話是當眞的，若是我瞧不上眼的人，只怕想要見到我都很難啊。」

「妳很瞧得起我？」

「正是。」美婦人道：「我們可以化敵爲友。」

「不想高攀。」孟十寒臉色一沉。「孟某人一向我行我素，不結交狐羣狗黨。」

「哼，這太過份了。」美婦人怒道：「你怎可以出口傷人？」

「出口傷人？傷了誰？」孟十寒道：「莫非孟某說對了，妳們正是一羣狐狸？」

好像是的，一羣妖艷的女人。這樣的女人，一向被人叫做狐狸精。

「姓孟的，你最好是識相一點。」美婦人似乎已按捺不住，但並沒接下去，忽然話題一轉，問道：「你跟那柳家丫頭，好像打得火熱。」

「柳家丫頭？」孟十寒怔了一怔，瞠目問道：「那個柳家丫頭？」

「什麼？你還問我？」美婦人道：「你幫她對付賞花公子李金吾，居然不知她是誰？」

「哦？妳是說那個有把劍的女孩？」

「沒錯，我說的就是她。」美婦人道：「那可不是把普通的劍，據我所知，丘夫子鑄劍六十年，這是最好的一把，怎麼？你不認識那丫頭？」

「孟某人懶得多說。」孟十寒道：「老話一句，我不知道她是誰，也不知道她姓柳。」

「你喜不喜歡那把劍？」

「喜歡。」孟十寒實話實說：「但劍是她的。」

「沒錯，劍是她的，但那把劍曾經到了你手裡，你又還她。」美婦人星目一閃，無限惋惜的道：「這樣一把好劍，得而復失，你眞的是個傻子。」

「物各有主。」孟十寒道：「我寧願做個傻子。」

「傻子會經常吃虧。」

「也許。」孟十寒道：「但自作聰明的人，老是貪得無厭，巧取豪奪，不但到頭來虧吃得更大，還會倒個大霉，甚至送掉性命。」

「不見得。」美婦人道：「我就很不倒霉。」

「好，很好。」孟十寒連連冷笑。「這樣說來，妳就是個自作聰明的人？」

「不，我是眞正的聰明人，一個絕頂聰明的女人。」美婦人道：「姓孟的，要不要我教你幾招，保管你這輩子享用不盡？」

「怎麼享用？」

「眞的是個傻子，連享用都不懂。」美婦人媚眼如絲，春意盎然，笑道：「就像做皇帝一樣，要什麼有什麼，譬如說……」

「醇酒？美人？」

「哦？開竅啦。」美婦人扭了扭水蛇腰，挺着一對高聳的乳峯，吃吃笑道：「有興趣麼？」

「好是好，不過有些皇帝的下場也很悲慘。」孟十寒道：「倒不如安步當車，早迎朝曦，晚送夕陽，坐擁青山，笑傲烟霞，來得適意而舒坦……」

「哼，對牛彈琴！」

「沒錯，牛有牛的脾氣，也有牠喜歡口味，牛只願吃草，不喜歡吃肉。」孟十寒大聲說道：「話不投機半句多，孟某人這就告辭了。」

「告辭？你走得了麼。」美婦人冷冷地道：「你先瞧瞧，這是那裡？」

孟十寒一怔，放眼望去。

原來不知什麼時候，這艘畫舫業已悄悄駛離了那旅棧的窗下，放乎中流，此刻正在順流而東。

顯然，那幾個被扔入河中的少女，不斷的在船尾打起片片水花，使得孟十寒發生了錯覺，渾然不知這艘畫舫移動了位置。

這孟津河雖然不如大江大河波瀾壯闊，但中流距離兩岸，至少也有八九丈之遙，任是輕功超絕，也難凌虛飛渡，一躍登上彼岸。

孟十寒看在眼裡，不禁暗暗叫苦。

「我且問妳，妳到底是誰？」他怒聲喝道：「妳想把孟某人載往何處？」

「別急啊，孟十寒。」美婦人居然直呼其名，伸出玉葱般五指，攏了攏鬢角的秀髮，慢條斯理的道：「當年越大夫范蠡，載得一個絕世佳人扁舟泛五湖，莫非你不羨慕這對人間仙侶，學學樣兒？」

「妳是西施？」

「我是玉夫人，寶玉如玉。」美婦人嫣然一笑：「論姿容，未必比不上那個在苧蘿溪畔浣紗的女孩。」

「玉夫人？」

「沒錯，不過這是別人叫的。」那玉夫人道：「其實我還雲英未嫁，倒是嫁粧已備，豐厚得很呢。」

孟十寒道：「我可不是范蠡。」

「這只是個比喻，我沒說你就是范蠡。」玉夫人眉眼含笑，睨了孟十寒一眼道：「不過你已雀屏中選，我已打算做孟夫人啦。」

居然有這種事，毛遂自荐。

看她神態，亦眞亦假，倒是玄機難測。

「戲言浪語，孟某聽不習慣。」孟十寒忽然想到，此刻應速作了斷，自己不諳水性，說不定今夜眞會栽個大觔斗，主意既定，驀的大喝一聲：「照打！」

如今他人在篷頂之上，凌空發掌，凝足了十成功力，猛劈而下。

怒中發掌，砰砰有聲。

「哎唷，你……」玉夫人始料未及，不禁一驚，但她身形纖巧，走位靈活，輕盈地一閃避開。

但聽蓬隆一聲大响，一股强勁紮紮實實擊落在甲板之上，震得木板四飛，船身一陣搖晃。

玉夫人看在眼裡，也不禁臉色爲之驟然一變。

孟十寒並無繼續拚鬥之意，忽然一躍而下，偏身拾起了兩片斷裂的木板，右手奮力一擲，擲出三四丈遠近，隨即騰身一躍，飛離了畫舫。

他掠身河面，踏上了那塊飄浮在水面上的木板，左手木板同時出手，又擲出了三四丈遠近。

再起再落，片刻之間，登上了東岸。

「哼，孟十寒。」畫舫上的玉夫人銀牙咬碎，揚聲叫道：「你跟我記住就是。」

「孟某人一向健忘得很。」孟十寒立即回身高聲應道：「最好是妳自己記住，牢牢的記在帳本上，問題是孟某人欠妳什麼。」

回答得好，的確是並無賒欠。

「我當然會記住，我不會放過你的。」玉夫人仍然在糾纏。「若是你肯回心轉意，可去洛陽杏花塢，找那夜猫子……」畫舫順流而去，餘音已杳不可聞。

孟十寒冷笑一聲，登上了堤岸。

＊　＊　＊

午夜方過，山川景物一片朦

朧。

孟十寒認準方位，順着河流向上，不消片刻時光，便已奔回了旅棧，他穿窗而入，倒了碗涼茶，大口喝完，倒頭便睡。

半夜折騰，他着實有些累了。

此刻他什麼都不想，只打算好好睡上一覺，待得明晨醒來，再把這一天的遭遇仔細的推敲一下，賞花公子李金吾且不提他，至於那少女，對他顯然份外友善，惟獨這個突然出現的玉夫人，他先是感到幾分訝異，如今則是頗爲震驚了。

一艘畫舫，一位宮粧美人，過程又是如此撲朔迷離，是他平生唯一奇遇。

這宗事當然要仔細探究一下。

他是個習武之人，習武之人當然也需睡眠，只不過在睡眠中警覺性較高而已，無論任何風吹草動，都能觸動他的警覺神經。

這半夜他睡得很熟，並未發覺任何異樣。

一覺醒來，他起身推窗望去，只見河流對岸，陽光滿山，原來紅日已上三竿。

河水潺潺，無風無浪，水面平靜如鏡，惟波光雲影，別有一番景象。

但當他回轉身來，目光一接，不禁立刻怔住。

原來牀頭欄杆上赫然掛着一支劍，這支劍他一看就已認出，正是那位少女的劍，也是丘夫子加工加料所鑄的最後一支劍。

這支劍怎麼會在自己的牀頭上？

他記得昨夜轉回客棧之時，還喝了一大碗涼茶，雖然沒點亮油燈，但窗外眉月波光，屋子裡一目瞭然，牀頭上絕對沒有這支劍。

顯然，這支劍是在子刻過後，黎明之前，趁他熟睡之時，掛在牀頭上，這個人當然就是那位少女，不過如今他已知道，她是姓柳。

一個住在柳林裡，姓柳的姑娘。

幸好是她，如果是賞花公子李金吾，自己這顆腦袋瓜子，豈不早已不翼而飛了？

照說，想到這裡，他應該不寒而慄，甚至機伶伶打個冷顫，但他沒有，因爲他同時又想到，李金吾那有這種上乘的輕功造詣，那裡能掩到他牀頭，而他又毫無所覺？

此刻的疑問是，柳姑娘爲何留下這支劍？

這並不等閒，這是支千金不易的劍。

他走近幾步，想要瞧瞧這支劍，忽又發現劍環裡塞有張紙條，於是取出展開一看，寫的是：「感謝救命之恩，謹以此劍相贈」。

下欵是：「柳黛襝衽百拜」。

字跡娟秀，韻緻盎然，孟十寒不禁啞然失笑，心想：「我救她一命，這眞笑話，憑她幾顆彈珠，滿天星斗的打法，李金吾和那幾個窩囊廢般的錦衣大漢，那裡是她的對手，她又那會放在眼裡？」

硬說謝恩，這從何說起？

孟十寒取劍在手，沉吟了一下，暗忖道：「這支劍她花了五百兩銀子，我無功豈能受祿？再說，就算我眞的救了她，也不該受此厚贈！」

雖然，他很喜歡這支劍，但受之有愧，這支劍應該物還原主。

他想：「柳黛？好名字，也很好找，我就去那座柳林裡去找柳黛。」

* * *

中午時分，他離開了孟津。

柳林在那裡，孟十寒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地名。

這是前幾天他經過的地方，那地方人烟稀少，想問也無從問起，何況當初他只不過是個過路的路人，問它作甚？

不過如今想來記憶猶新，那地方山青水秀，柳綠如油，的確是個風光明媚的好地方。

雖不知地名，但他走過的地方從不忘記，算起來路程並不太近，依孟十寒估計，普通之人至少有兩三天行程，他腳力雖快，至少也得到明天此刻，甚至稍晚，才能趕到地頭。

當然，他並不在乎路遠，就算再遠一點，他也渴望有此一行。

昨夜，他遇上了那個宮粧打扮的玉夫人，自以爲是平生第一奇遇，而這個柳黛，難道不算是奇中之奇？

荊釵布裙，分明是個鄉下姑娘。

而她卻花費五百兩銀子買下這支劍，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那位洛陽豪門闊少，賞花公子李金吾，給她千金之價，她竟視如糞土。

世人擾攘一生，有幾個能成爲千金富豪？而她竟將這千金難求的一柄寶劍，平白地贈給自己，此女到底什麼來頭？一個鄉下姑娘會有如此豪放？

因此，他想再見到她，看看她的家，以及她的家人。

難道她家裡眞的是竹籬裡餵的有鷄？山坡上放的有羊？菜圃裡種的有菜？池塘裡養的有魚？這些話他當時都聽得清清楚楚。

當然，一個像樣的普通農家，照理這些事物也並不稀罕，農人耕田種地，飼養些家畜，這是常有的事。

但他不相信柳黛是個普通的農家女。

字寫得這麼娟秀，武藝又這麼高強，這樣的農家女那裡去找？又有誰見過？

而此刻，他正要去找，正要去見。

* * *

第二天午刻過後，柳林業已在望。

這座綠意盎然，鬱鬱葱葱的柳林，沿着一條青翠蜿蜒的山崗綿亘十里，林木茂密，幽深邃緲遠遠望去，烟籠霧鎖，蔚爲奇觀。

孟十寒來到近處，稍稍歇了歇腳，整了整衣襟，撣去了一路奔行之時沾上的塵土，正待順着一條幽靜的小徑緩步而入。

但當他目光一抬，忽然臉色頓變，駭然止步。

他到底見到了什麼？爲什麼會使他一向萬丈豪情，片刻間化爲烏有？

原來他目光所及，只不過在不遠處的柳梢枝頭，高高地挑着一條紫色鸞帶，鸞帶尾端繫有兩個小銀鈴，風吹柳梢，叮叮作響。

若依常人看來，一條鸞帶掛在柳枝梢頭，固然有點蹊蹺，但絕不會如何可怕，也不應如此驚愕動容，而孟十寒卻禁不住喃喃自語。

「啊，鸞帶令……鸞帶令……」

其實，這不僅是孟十寒，相信所有江湖中人，雖然不曾目見，也有耳聞，這條鸞帶令出現之處，任何人都不得踰越半步。

也就是說這條鸞帶是種禁令，犯者必死。

是不是有人犯過？有人死過？有，江湖耆老言之鑿鑿，並且舉出了許多例證，不但是犯者必死，而且就死在現場。

既是耆老之言，顯見這鸞帶令在江湖上歷時已久，而且行之有年，而出現的地點也從未固定，甚至曾經出現在一處繁華城市的陋巷裡。

至於這位令主是誰，卻無人能道其詳。

倒是有一點可以確定，這位令主必然迭有更換，要不然殫精力竭，一位老掉牙的令主，怎能保有這份權威，使得江湖中人敬畏不衰？

而犯者必死，多半是不肯信邪，甘冒風險之人。

孟十寒雖然一向自負甚高，很少低頭服輸，卻也不敢冒犯這項禁令，他似乎比別人知道得更多，也相信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敢輕妄躁進。

再說柳黛就住在柳林裡，豈能與這鸞帶令全然無關？

只要見到柳黛，不難探詢出鸞帶令主的身份，這樣一個絕佳的際遇，何必自己弄砸？

同時他又想到，按古老的傳說，鸞帶令只禁踰越、直闖，並沒禁止高聲喊話，他停頓了片刻，立刻揚聲叫道：「柳姑娘，柳黛姑娘，在下孟十寒求見。」

此刻日頭已西，斜陽如金，風動柳梢，搖曳生姿，鸞帶尾端那兩個小銀鈴，叮叮之聲更是清脆悅耳，這不是肅殺的景象，而是一片和穆、安詳，似乎並沒潛藏着任何兇機。

但柳林裡却無任何回應。

孟十寒不願罷休，拉開嗓門再次叫喊。

一連叫了三次，這才聽到小徑右側幽林裡，傳來一個清亮的語音：「是誰在這裡鬼叫？」

話音方落，一個小小的人影一閃而出。

原來是個頭梳雙髻，眉清目秀，瞪着一雙黑白分明，水汪汪的大眼睛，年紀約莫十一二歲的小女孩。她瞧了孟十寒一眼。「是你麼？」

「是。」孟十寒道：「正是在下。」

「你……好大的膽子。」那小女孩眼珠轉動，很快的在孟十寒身上打量了幾眼。「竟敢在這裡瞎叫。」鬼字改成了瞎字。

「在下要找柳姑娘。」

「什麼？找我？你是誰啊？」原來她也是柳姑娘。

「姑娘也姓柳？」

「沒錯。」那小女孩雙手扠腰，大大方方的道：「我叫柳絲。」

孟十寒看在眼裡，不禁笑了。

「哼，你笑什麼？」那小女孩鼓起兩片腮幫子，氣咻咻的道：「我這名字那裡不好？」

「不不，姑娘會錯了意思，這名字好得很。」孟十寒道：「在下只覺得姑娘這模樣兒，活脫脫就像另外一位柳姑娘。」

「另外？你是說……」

「柳黛。」

沒錯，柳黛說起話來，習慣地喜歡雙手扠腰，一副找人吵架的樣子，其他如面貌，輪廓，也都維妙維肖，只不過年紀差了一截。

「哦，你認得我阿姐？」柳絲眉梢一揚：「莫非……莫非……你就是孟十寒？」她是怎麼知道的，莫非兩姊妹說過悄悄話？

「是。」孟十寒點頭道：「正是在下。」

「孟十寒，你也太性急了點吧。」柳絲嘴角一哂。「阿姐昨夜才回到家，你今天就巴巴的追上來了。」她睨着孟十寒，意味深長。

這聽得出，兩姊妹不但說過悄悄話，而且這悄悄話還說得很貼心呢。

可惜這小妮子嘴巴不穩，一下子就溜出來了。

孟十寒一向持重，只笑笑道：

「孟某此來，只爲奉還柳黛姑娘這支劍。」他提劍在手。

「還劍？你沒弄錯吧。」柳絲道：「我聽阿姐說，這支劍是丘夫子贈送你的，你想要還給誰？是要還給丘老夫子麼？」

「丘老夫子？」孟十寒怔了一怔。

「沒錯，就是丘老夫子，住在孟津的丘老夫子，丘老夫子跟我家有通家之誼，我們都叫丘爺爺。」柳絲繼續說道：「阿姐告訴我，是丘爺爺要阿姐想個法子，將這支劍贈送給你。」

「什麼？想個法子？」孟十寒一時激動，不知如何說了下去。

他是在想，若是此事果然當眞，這位老夫子怎會知道自己？而又如此關愛？敢情他對江湖中事，對武林人物瞭如指掌？

「怎麼啦？」柳絲道：「想個法子就是找個理由，把這支劍贈送給你，有什麼不對？」

說得好，說得夠清楚了。

她阿姐的理由，就是感謝救命之恩。

「不，不，沒有什麼不對。」孟十寒試探地問道：「丘老夫子也懂得劍術？」

「劍術？」柳絲道：「你這話問得好怪。」

「怪？怎麼怪？」

「這當然很怪。」柳絲站立路中，依然雙手扠腰。「我且問你，你見過一個牧馬的人不會騎馬麼？」

問得妙，眞是一語驚醒夢中人。

鑄了六十年的劍，對於劍身的厚薄，劍鋒的利銳，劍環劍鍔的配置，以及劍柄握靶的適當與否，都須有精心的設計組合，以求得心應手，克敵制勝。

若是本身不諳劍術，怎能鑄出一把好劍？

以此推論，丘夫子不但熟諳劍術，甚至是一位絕頂的劍術高手。

只不過一向深藏不露，而以鑄劍之名享譽武林。

「柳絲姑娘，妳說得很好，當眞能言善道。」孟十寒道：「不過，在下還是想見見令姊柳黛姑娘……」

「爲什麼？」柳絲在笑。

「至少，在下還得謝謝她想出的好法子。」孟十寒也笑道：「她一直未曾言明，在下也一直被蒙在鼓裡，竟然不知是丘夫子的盛情。」

「你本就應該一直被蒙在鼓裡，這原本就是丘爺爺的意思，他要阿姐不要明說。」柳絲笑笑說：「只怪我喜歡多嘴。」

「謝謝柳絲姑娘。」

「怎麼？我這嘴多得好？」

「好，的確很好。」孟十寒道：「回頭在下還得趕回孟津，向老夫子當面道謝。」

「這倒不用啦。」柳絲道：「丘爺爺封爐之後，即將歸隱林泉，只怕此刻已經不在孟津了。」

「去了那裡？」

「我當然知道，但我絕對不會說。」這回她不多嘴了。

「既然這樣，在下也就絕不再問。」孟十寒笑笑道：「不過……」

「還是想見見阿姐？」

「正是，莫非她也歸隱林泉了？」孟十寒道：「至少虧她想出個好法子，在下也該當面道謝一番。」他相信柳黛想了很多，到頭來只想出那個破綻百出的法子。

法子雖不高明，誠意可感。

「說得也是。」柳絲道：「可惜你晚來了一步。」

「怎麼晚了？」

「阿姐今早去了潯陽啦。」柳絲道：「奉郡主之命，前往洛陽辦點事。」

「郡主？」

「郡主就是我娘啊。」柳絲笑道：「從小下人們都這麼叫，我們就跟着叫，叫慣了就改不過口來。」

兩人對話，相距約在三丈遠近，中間柳枝梢頭挑的那條紫色鸞帶依然在隨風飄盪，尾端的兩個小銀鈴，也依然叮叮作響。

但這是條鴻溝，孟十寒依然不敢跨越。

柳絲忽然招了招手，笑道：「你來，你過來，跑了這麼遠的路，也該喝杯茶，歇歇腳，可惜今天有客人，我娘只怕沒工夫見你……」

「客人？」

「這個你就別問。」柳絲笑道：「我招待你，不也是一樣麼？」

「但……」孟十寒望了望那條鸞帶。

「不打緊，你只管過來，你是客人啊。」柳絲眼珠頻轉，笑道：「我請客人喝茶。」當然，她是小主人。

孟十寒點了點頭，立刻跨步而入。

他眼角餘光，想要觀察一下小徑兩側幽林深處的情景，但並沒發現什麼異樣，心下不禁暗暗詫異，犯者必死，到底是怎麼死法？

柳絲業已轉身，並道：「我帶路。」

＊　＊　＊

竹籬茅舍，一連數楹，荷塘一灣，廣約數畝，一片水波瀲灩，綠意盎然，荷花有的已盛放，有的正含苞，點綴在萬綠叢中，更顯嬌豔，生動。

果然是池塘裡養的有魚，竹籬裡飼的有鷄，一隻大公鷄羽毛煥彩，正伸長頸子，喔喔地啼叫起來。

一切景物如此和藹可親，叫人迷惑。這與柳林外那條高挑的鸞帶，以及那像鸞帶在江湖中的傳聞，傳聞所產生的震撼，顯然大異其趣。

難道傳聞是假的麼？絕不。

犯者必死，這是千眞萬確的事，犯的人，死的人，有名有姓，江湖中記性好的人，可以說出一大串，只不過最近十年，明知必死，犯的人也就少了，犯的人少，死的人也就不多。

孟十寒算是奇遇，在高挑的鸞帶令下，昂然闊步，進入了這座柳林。

當然，有關鸞帶令的事，他仍然不敢多問。

茅舍裡也是靜悄悄，只有兩個大丫鬟，年紀都在十六、七歲，同樣的顯得秀麗文靜，落落有大家風範。

倒是這位小小姐柳絲，似乎充滿了野性。

茶端出來了，是好茶，蓋碗一揭，立刻透出一股濃郁芬芳的清香氣味，還有茶點，是用一隻精緻的漆盤盛出來的，漆盤裡有方格，每格的式樣、口味，各有不同。

「請用。」柳絲說。

孟十寒一路趲程而來，不但渴了，也正餓了，也就笑笑說：「我就不客氣啦。」

「儘管用。」柳絲也笑道：「既然是請客，就不怕大肚皮。」雖然只不過幾樣小點心，但語氣慷慨，而充滿了豪氣。

好茶、好點心，孟十寒絕沒想到，這幾間茅屋裡，居然能做出這麼好的美點，通都大邑他到過，各種美食他也嚐過，從未吃過這種風味絕佳的點心。

有桂花的芳香，有蜜糖的甜郁，有棗泥、有櫻桃，還有金橘、銀杏，多種多味，顯然是採集各種新鮮菓實，焙製而成，美不勝收。

孟十寒讚不絕口，也口不停嘸，片刻之間，把盛得滿滿的一隻漆盤一掃而空，兩個大丫鬟都看得笑了，小小姐柳絲還拍手叫好。

一個不客氣，一個不怕大肚皮，沒有做作、客套，賓主之間的距離立刻拉近了許多。

「喂，孟十寒，你很耿直，也很豪爽。」柳絲忽然道：「我是不是該叫你孟大哥？」

「隨意。」孟十寒說。

「隨意？」小柳絲道：「叫你狗熊好不好？」

「不行，我不是狗熊。」

「那叫你什麼？」

「孟大哥。」

「本來就是嘛。」小柳絲道：「孟大哥，下回再來，我弄幾樣好菜請客，還有好酒，陳了三十年的女兒紅，你說好不好？」

「好好好。」孟十寒道：「妳會弄菜？」

「我家有個好厨娘。」

「我說呢，」孟十寒道：「做菜可是門大學問，弄出幾樣色香味俱佳的好菜，可不是容易的啊。」

「誰說的，我也會……」

「妳會什麼？」

「比方說涼拌小黃瓜啦，皮蛋拌豆腐啦，還有……還有……」小柳絲歪着小腦袋想了想：「對了，來盤蝦仁炒蛋，多油，大火，快炒，三下兩下，起鍋啦。」她用右手當鏟子，張開左手當盤子，邊說邊比劃，有模有樣，好像老練得很。

「很好，很好。」孟十寒不禁大笑。「看來跟我的本領差不多，再多一樣就弄不出來了。」

小柳絲小嘴巴一噘，正待說話，忽然，柳林外傳來馬嘶之聲，只聽蹄聲雜沓，像是有好幾匹馬。

來者何人，膽敢策馬入林？

＊　＊　＊

這座柳林此刻已成禁區，既是好幾匹馬，必有好幾個人，莫非這幾個人儘都是瞎子，竟沒瞧見高高地挑在柳枝梢頭那條鸞帶？

這可不是普通鸞帶，這是鸞帶令。

禁止擅自踰越，犯者必死，難道這些人從來就沒聽過？或者故意聽而不聞，視而不見，存心前來找岔？

小柳絲似乎也並不在意，只淡淡的道：「孟大哥，我們去瞧瞧。」說得很輕鬆，只是去瞧瞧而已，好像不是她家的事。

莫非這條鸞帶當眞與她家無關？

這就奇了，她家不就住在柳林裡麼？鸞帶令不就高挑在路口麼？

孟十寒當然求之不得，他要瞧的是這條鸞帶令到底能發生怎樣的嚇阻作用。

如果犯者硬闖，將又是怎樣一番景象？

江湖上強者爲尊，權威須靠紮紮實實的武功，若是沒有超凡絕俗的本領，誰會在乎這條隨風飄拂的鸞帶，這鸞帶又怎能稱之爲「令」？

這是條曲曲折折的小徑，兩旁栽培了許多花草，龍吟細細，鳳尾森森，芳舍距離路口，約有半里之遙。

半里不過數百步，當然可聽到馬嘶之聲。

「孟大哥。」小柳絲邊走邊道：「若是發生什麼事，我們只能旁觀，不得插手。」

「我們？」孟十寒道：「妳也是麼？」

「是呀。」小柳絲道：「我娘說我年紀小，不許逞强好勝，若是手

癢，就打手心。」

「打過麼？」

「有啊。」小柳絲道：「是我唸書不用心。」

「唸些什麼書？」

「如今在唸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小柳絲背誦了幾句，忽然問道：「孟大哥，你說說看，我阿姐，像不像窈窕淑女？」

「當然。」孟十寒道：「蕙質蘭心，有林下風，難得的是樸實無華。」

「孟大哥。」小柳絲道：「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哦？太秘密了還是不說的好。」

「不，只是普通的秘密。」小柳絲道：「我長大了可不想當淑女。」

孟十寒道：「想當什麼？」

「我想當俠女。」

「好，很好。」孟十寒道：「其實，妳現在就像個小俠女。」

「眞的？」小柳絲高興的笑了。

說話之間，距離路口已經不遠，馬嘶已歇，卻有人聲嚷嚷，曲曲折折的小徑旁有座繁茂的荼蘼架，正好可以隱匿身形。

孟十寒打從籐蘿間向路口望去，立刻瞪大了眼睛，也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原來那是五人五騎，一字兒排在林外。

看來還沒越過鸞帶禁區。

可笑的這五個人，竟然都是古代人物，右起第一個，卻是曾經闖五關斬六將，五虎之首的關雲長，一張血紅的臉，長長的鬍子，手裡掄着的正是一柄青龍偃月刀。

差勁的是座下沒有赤兔馬，而是匹黃驃馬。

第二個手握兩柄宣化斧，短褐帶結，頭上亂髮如草，兩隻眼睛像銅鈴，赫然正是梁山泊黑森林中的李逵。

第四個更是匪夷所思，額頭正中居然多了隻眼睛，手持一支三尖刃，分明就是二郎神楊戩，只不過少了隨身的那隻哮天犬。

當然，那隻多出來的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分明是隻假的。

第五個更怪，半人半獸，頭上長了兩隻彎彎的角，應該是鐵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

排在正中的第三個，却是個女人。

這是個很漂亮的女人，雖也化了濃濃的粧，卻看不出扮演的是什麼角色，既不像梁紅玉，也不像穆桂英，更沒有花木蘭的英姿颯爽。

濃艷、妖媚，倒是有點像是潘金蓮。

古代人物重現今世，只有在戲台上才得一見，這是五個什麼人，莫不是跑碼頭，演野台戲的戲子？

演戲怎沒人敲鑼打鼓，也沒吹嗩吶的吹鼓手，再說關雲長和李逵，不知隔了多少朝代，如今居然湊在一起，這是什麼鬼戲？

孟十寒輕聲問道：「這怎麼回事？」

小柳絲漫聲應道：「哼，無聊，怪搞。」

「這些人是……」

「醉花宮一些嘍囉。」小柳絲道：「這些人時常來搗亂，花樣百出……」

「醉花宮？」孟十寒猛的一怔。

「孟大哥。」小柳絲道：「你是客人，有些事最好別問。」莫看她小小年紀，倒是蠻有分寸，只用簡簡單單一句話，堵住了孟十寒的嘴巴。

她要告訴孟十寒一個秘密，但眞正秘密的事，她是絕不會說的。

孟十寒雖然嘴裡不便再問，心裡不能不想。

昨夜他就遇上了醉花宮中的人，一位派頭不小，架勢十足的玉夫人，怎麼這羣戲子也是醉花宮中的人？

當然，這絕不是眞的戲子，不會崑曲，也不會京腔，就像小柳絲說的，無聊、怪搞，搞點花樣而已。

但如此粉墨登場，用意何在？

就在此時，只聽正中那個女人揚聲叫道：「有請主人答話，咱們要借道通過柳林。」原來只是借道，想要抄近路走。

有誰聽過，鸞帶令禁區可以借道？

也許多年以前，也曾有人用同樣的藉口，想要通過鸞帶令禁區，不過此路只能通往黃泉。

照舊，柳林裡依然沒有任何回應，小柳絲雖然聽得清清楚楚，卻也一聲沒響。

「咱們好言借道，禮數在先。」只聽那女人又叫道：「若是再不出面，咱們這就殺進來了。」她做了個手勢，向林子裡一指。

顯然，她是首領。

其餘四個人都隨着她的手勢，同時叫了聲：「殺！」揮舞了下手中的兵刃。

李逵好像最起勁，兩柄板斧舞得呼呼作響。

想當年，關雲長威鎮華夏，何等了得，如今只落得聽命於一個油頭粉面的女人。

牛魔王、楊戩，一妖一仙，如今也只能吶喊助威而已。

「孟大哥。」小柳絲兩眼晶亮，拉了拉孟十寒的衣角，輕聲道：「你瞧出什麼不對麼？」

「我不敢說。」

「不敢說？這是什麼話，在鬧

朱蜜兒禁不住慘叫：「啊……骨頭都快碎了！」

憲扭是不是？」小柳絲笑道：「不該問的不問，該說的還是要說啊。」

這是什麼歪理，只能說，不能問？

「好，我說。」孟十寒當然不會計較，笑道：「這四個人油彩塗面，看不出神色表情，但那四雙眼神，好像都很癡呆。」

「對了。」小柳絲道：「也不說話，只會喊殺。」

「而且是隨着那女人的手勢在喊。」

「沒錯。」小柳絲點了點頭，道：「這四個人全都受到了藥物的控制。」

「難道不是法術？」

「法術？誰見過眞正的法術？」小柳絲不以爲然道：「只不過憑手法，弄技巧，騙騙人而已，只有癡人才會相信。」小小年紀，倒是頗有見地。

「哦？」孟十寒快快道：「我是癡人。」

「對，你是癡人，你這癡人倒也很精，想要唬一唬我這個小女孩。」小柳絲笑笑道：「孟大哥，你再說說，這幾個人敢不敢眞的衝了進來？」

「敢。」孟十寒道：「只有那女人不敢。」

「爲什麼？」

「從眼睛看到的，耳朵聽到的就知道了，這女人叫了半天，仍沒踰越一步。」孟十寒道：「顯見她膽子很小，只想見機而作，不敢身先士卒。」

「要是這四個人鎩羽，這女人會怎樣？」

「策馬掉頭，立刻逃離現場。」

「好，孟大哥，你絕不是癡人，你是智多星。」小柳絲道：「能不能勞駕一下？」

「什麼事？」

「這柳林左側有條羊腸小徑，可以繞出柳林，到達前面山崗的轉角之處。」小柳絲道：「你願不願突出奇兵，截住這女人的去路？」

「捉住她？」

「從她的嘴裡可以眞相大白。」

「什麼眞相？」

「醉花宮的眞相啊。」小柳絲先叫孟十寒別問，但此刻還是扯上了醉花宮。

「這……」孟十寒當然願意，卻故意猶豫了下，笑道：「我此刻只是個客人。」

「所以，我家的家務事，你別插手。」

「截住這女人是家外的事？」

「怎麼？不願意是不是？」小柳絲道：「也不看看我阿姐的面子。」她打出了一張王牌。

「不不。」孟十寒道：「我是說也該問問妳娘。」

「孟大哥，你可別想岔了。」小

柳絲似想解釋什麼，但又不願明說，只道：「眼前的這些事，與我娘可說全然無關。」

眼前的這些事？到底是那些事？

難道包括鸞帶令？

孟十寒只管聽，但越聽越迷惑，有言在先，又不便多問，心想：「這也對，倒不如從那女人口中掏出一些眞相。」

「好，我就去試試。」於是他說：「不過，不能保証得心應手。」

「爲什麼？」

「敢於來此惹事的人，只怕都很扎手。」

「沒錯。」小柳絲道：「不過孟大哥你別忘了，你得丘爺爺這把劍，已經如虎添翼啊。」

「這……」孟十寒道：「我可不願殺人。」

「至少可以嚇唬人。」

「好吧。」孟十寒問道：「小徑在那裡？」

小柳絲報以一笑，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貝齒，用手指了指方位。

孟十寒順着她手指的方向，人影閃動，身形已起，片刻之間，隱沒在幽叢綠林之中。

＊　＊　＊

柳林外陣容依舊，五人五騎一字兒排列。

日影西傾，晚風漸勁，那條鸞帶宛如靈蛇般在半空裡翻騰，兩個小銀鈴叮叮之聲，更爲清脆。

喊叫了一陣，沒得到任何回應，那個妖嬈的女人似已漸感不耐，忽然嬌叱一聲：「殺，見人就殺，衝，衝了進去。」柳眉連聳，雙指一駢，直指柳林。

這一聲令下，四馬齊嘶。

登時那一代虎將，梁山好漢，梅山天神，西域魔頭，個個爭先，衝越了鸞帶禁區，那女人卻穩如泰山，立馬在禁區以外，動也沒動。

她不是戲子，她是觀衆，她只想看這齣好戲。

更重要的是，她要窺探一下柳林裡的玄機，怎麼處置這四個人，用的是什麼手法。

顯然，她早就知道，鸞帶令禁的是什麼，她在禁區以外，並未犯規。

沒犯規，當然安全無虞。

要不然，這條鸞帶令怎能取信天下？

＊　＊　＊

光天化日，相距不過百步。

這女人想要瞧個清楚，看個明白，她睜大了眼睛，一瞬也不瞬。

說也奇怪，她居然沒看清楚。

當這四個像是戲子，又像是白癡的人衝入柳林路口，只覺左右兩側幽林叢中人影連晃，電光石火般交叉而過，四個人一聲沒响，立刻落鞍倒地。

四匹健馬無恙，長嘶聲中人立而起，掉頭反奔。

沒有劇烈的鏖鬥景象，也沒金鐵破空之聲，只不過人影雙閃，一個從左到右，一個從右到左，彼此交換了下位置而已，倒是四周草木一陣飄搖。

至於這兩個人，也只是兩條人影而已。

一晃而過，怎麼看得清楚？瞧得明白？見到了只是一片朦朧。

那女人目睹此景，不禁駭然失色，眼看四匹健馬衝撞而來，倉促間先自撥轉馬頭，猛抖繮絲，雙腿一緊，放馬狂奔。

這番算是白忙，什麼都沒看到。

至於那兩條影子，是男、是女，竟也雌雄莫辨，眼前一花，人影已杳。

她一路粉汗浸淫，縱馬疾馳，片刻間奔到了山路轉角之處。

忽然，又見一條人影一閃，當路而立。

這只是條山陵小徑，道路甚是狹窄，這女人雖然離開柳林已遠，從頭到尾也未踰越禁區，心情仍然十分慌張，一下子似乎並未看清楚對方是個什麼樣的人，兀自嬌叱一聲：「閃開！」

同時，也不管對方閃是不閃，逕自縱馬撞了過去。

剛才她一聲令下，眨眼之間斷送了四條人命，那裡在乎多撞死一個。

那知人馬一接，竟被對方探手一把抓住了繮索。

馬兒口吐白沫，嘶叫一聲，停了下來。

那女人嚇了一跳，怒叫道：「你……你是誰，竟敢阻攔我的去路？」

不消說，這人就是孟十寒。

「妳又是誰？憑什麼如此霸道。」孟十寒找到了一個把柄，以牙還牙道：「這條山路又彎又窄，妳瘋狂馳馬，不怕撞死人了麼？」

那女人怔了一怔，這才仔細打量了孟十寒一眼。

她發現孟十寒一襲青衫，英挺昂揚，不但神態從容，肩頭上還赫然背着一支劍，心頭不禁微微一沉。

「你……你並沒死？」

「差點就死了。」孟十寒道：「要是眞的死了，有誰找妳論理？」

「你……你想怎樣？」

「見官去。」孟十寒冷冷的道：「打場妳草菅人命的官司。」

「官在那裡？」

「官府。」

「別瞎扯了，官府遠得很，我可不願奉陪。」那女人柳眉一剔，叫道：「放手！」

「放手？那有這麼容易。」孟十寒道：「妳既不願見官，就得賠錢，我還得請幾個和尚道士，做場法事，壓一壓驚。」

「賠錢？賠多少？」

「不多，白銀十萬兩。」

「什麼？十萬兩？想發筆橫財？」那女人冷笑。「你在做白日夢是不是？」

「不給？好，二十萬兩。」

「什麼？見風長？」

「沒錯。」孟十寒一本正經的道：「妳再說個不字，就四十萬兩啦。」

「好好好，算我倒霉，二十萬兩就二十萬兩。」那女人眼珠一轉，道：「但我身邊那有這麼多銀子，只好勞駕隨我去取。」

「勞我點駕倒沒什麼，只要見到白花花的銀子，我就會精神抖擻，笑口大開。」孟十寒道：「不過妳得說明，到那裡去取？」

「這你就別問了。」那女人道：「反正是個窖藏了很多銀子的地方。」

「哦？」孟十寒道：「該不是醉花宮吧？」

那女人驀的一驚，頓時瞠目結舌，好半晌才緩緩恢復平靜，問道：「你知道醉花宮？」

這醉花宮三個字，在江湖上雖然已有傳說，但知道的人畢竟不多，至今還籠着一層迷霧，想不到孟十寒一口說了出來。

若是隨隨便便說出這三個字，並不足使得這個女人如此吃驚，而孟十寒的語氣，分明是指這個女人就是醉花宮中之人。

只有醉花宮的人，才能去醉花宮取銀子。

他這樣露骨的指認，這樣毫無忌憚的說出醉花宮三個字，叫這女人怎麼不驚？

「沒錯，我全都知道。」孟十寒不屑地道：「知道了有什麼稀奇？」

其實，他肯定這個女人是醉花宮的人，還是剛剛不久，從小柳絲口中聽來的。

而且還加强語氣，說是全都知道。

「好。」那女人道：「你敢不敢去醉花宮？」

「有什麼不敢？只要有銀子，我那裡都敢。」孟十寒道：「是不是這就去？」

「哼，你寧爲財死麼？」

「死？笑話。」孟十寒忽然說道：「前天晚上我還見過玉夫人。」他想試探一下，有沒有這位夫人。

「你說什麼？」那女人身軀震顫了一下，一雙杏眼睜得老大，順口一溜道：「別見鬼了，你見過玉夫人，在那裡見過？」看這神色，聽這語氣，的的確確有位玉夫人，而且像是頗爲敬畏。

「好哇。」孟十寒察言觀色，見機威脅道：「妳敢罵玉夫人是鬼？」

「你……你眞的見過？」那女人氣焰頓斂，好像忽然間矮了半截。

「沒錯，在孟津河，在一艘畫舫上。」孟十寒冷冷的道：「怎麼？這難道有假？」說話之間，他仍然緊緊抓住繮索不放。

那女人盯着他，杏目中隱露凶光。

忽然翠袖一翻，掣出支七寸短匕，寒光一閃，照定孟十寒兜頭猛扎而下。

陰狠、歹毒，在猝不及防下突施辣手。

其實，孟十寒雖然無備，卻能隨時應變，他眼明手快，探手一把，已扣住了對方的腕脈。

隨手一帶，那女人驚叫一聲，滾下了馬鞍。

叮的一响，匕首落地。

人的腕脈，就像是蛇的七寸，一旦被扣，立刻渾身勁道全失，任你武功如何精湛，想要施展反擊，一時間也就力不從心了。

「哼。」孟十寒盛怒之下厲聲叱道：「妳把殺人當便飯麼？」

這女人雖然一擊落空，腕脈受制，顯然很不心服。

「有時當便飯，也有時當盛宴。」她抗聲說道：「今天卻是場鴻門宴，沒錯，看樣子眼前是你贏了，我只想問你，你到底是誰？」

「孟十寒。」

「孟十寒？」那女人想了想，道：「沒聽說過，這名字好像很陌生。」

「孟某人一曝十寒，從來沒打算在江湖上求名求利，也不想惹事生非，興風作浪，因此藉藉無名，這也是必然的事。」

這話不假，名氣是闖出來的，不願作怪的人，名氣就很難响亮。

「說得好。」那女人道：「你不惹事生非，爲何要找我的岔子？」

「妳這話也問得好，事實上這也只是以牙還牙。」孟十寒道：「前晚在孟津河上，那個玉夫人曾經故意找過孟某人的岔。」

「你就記在我頭上？」

「恰巧遇上了妳，該妳倒霉。」

「哼，你知不知道，你倒霉的日子在後頭呢。」那女人道：「醉花宮可不是好惹的，姓孟的，你最好是仔細想想……」

「孟某人已經仔細想過，所以……」

「哼，你想歪了。」那女人叫道：「惹惱了醉花宮，將會遭到天涯追殺。」

「也許，所以我想先殺一個，免得蝕本。」

「什麼？」那女人吃了一驚，駭然叫道：「你……你要先殺我？」

「還早。」孟十寒道：「先說說妳是誰，醉花宮位於何處，妳在醉花宮所司何事，還有那位玉夫人……」他一連提出了許多問題。

「我不說。」

「不說？」孟十寒冷冷的道：「我不信妳是銅打的，鐵鑄的……」扣住腕脈的手，猛的五指一緊。

「哎唷，你……你……好痛啊……」

「說是不說？」孟十寒臉色一沉，再次發問。

「姓孟的，這不管用的。」那女人臉色發白，咬牙叫道：「我死也不會說！」

「哦，難道眞的不管用。」孟十寒冷笑：「好，我就再試試看。」五指再緊，彷彿五道鋼箍，十成功力中猛又加了兩成。

「哎唷……哎唷……」那女人禁不住慘叫：「啊……骨頭……骨頭都快碎了……」只是快碎了而已。

當然，離碎了已不遠。

「不說是不是？」孟十寒厲聲問道：「要不要孟某人再加點勁？」

「不……不……」那女人在哀求。

「不說？」孟十寒問。

「不是……不是……」那女人額頭上冷汗滲滲，終於道：「我說……我說……你先鬆一鬆手啊……」看來離死還遠，她卻肯說了。

顯然，酷刑比死更難受，更怕人。

「要說就快。」孟十寒五指略鬆，道：「孟某人不喜歡婆婆媽媽。」

「好，好……我說……我叫……朱蜜兒……」那女人道：「甜蜜的蜜，蜜糖的蜜……」

「哼。」孟十寒叫道：「說正經的，別廢話。」

「這……」

「別支吾，快說。」

「好好好，我快說。」那朱蜜兒道：「我……我在醉花宮，只是個小角色……」

「多小？」

「聽人差遣的小角色。」

「小角色？聽人差遣？」孟十寒冷笑。「好吧，小角色，是誰差遣妳？」

「人很多，我也記不清楚。」

「什麼？記不清楚？」孟十寒怒道：「好壞的記性，我先擰斷妳這隻手，好讓妳恢復神志，別儘打馬虎眼。」登時臉色一沉，作勢欲擰。

「哎唷，別擰，別擰，我說，我說……」朱蜜兒嚇得臉色發白，顫聲道：「就是玉夫人啊。」

「嗯，這還差不多。」孟十寒道：「說下去。」

「說下去？說……說什麼？」

「醉花宮在那裡？」

「這……孟先生，這我眞的不知道，小女子從來就沒到過。」朱蜜兒忽然間變得像隻小綿羊，她說：「好像是遠在天邊，又好像近在眼前。」

「哼，在打啞謎是不是？」孟十寒怒道：「那裡是天邊？何處是眼前？」追得緊，也問得厲害。

「孟先生，我眞的沒騙你。」朱蜜兒道：「我說天邊的意思，是說很遠很遠，遠得不知道在那裡，也不知道是有是無……」

「眼前又怎麼說？」

「洛陽。」朱蜜兒這回答得很簡短。

「哦？洛陽有座醉花宮？」孟十寒道：「妳見過這座宮殿？」

「宮殿？孟先生，你……」朱蜜兒再也不敢觸惱了孟十寒，苦笑道：「那重樓飛閣是廟，小土地廟也是廟，只要是棟房子就成啦，喜歡叫什麼就叫什麼。」

孟十寒終於點了點頭，覺得她這話有理，一羣女人能幹出什麼大事，難道能建造一座紫禁城？

提起一羣女人，他忽又問道：「那位玉夫人差遣妳，妳又差遣誰？妳的手底下還有多少人？」

「一個都沒有。」

「哼，又在撒謊。」孟十寒道：「據我所知，至少有四個戲子，扮相都很不錯，至於唱腔怎樣，可惜還沒領教。」這幾句話分明是在暗示，他全都知道了。

當然，此時此刻，他並不知那四個人的下場如何，但也估量得出，情況必然不妙。

要不然，這個朱蜜兒的女人，何必落荒而逃。

「不，那四個人不是戲子。」朱蜜兒道：「也不是醉花宮中之人。」

「是些什麼人？」孟十寒故意問道：「莫不是花錢僱來的打手？」

「這……」

「快說。」孟十寒語音轉厲：「妳最好識相一點，若不說個清楚明白，是很難過關的。」

「好，我說，我說。」朱蜜兒吃過苦頭之後，似已完全軟化，她說：「這四個人全是江湖中人，我只知其中兩個，一個是摩雲手趙無璧，一個是逍遙客蕭九歌，是在藥物控制下迷失了本性。」

果然，全都說了。

「哼。」孟十寒道：「誰下的藥物？」

「玉夫人。」朱蜜兒道：「只有玉夫人才有這樣的藥物。」

這女人雖然避重就輕，表示自己全是聽命行事，至少所說那幾個迷失本能的江湖人物，應是千眞萬

確。

孟十寒怔了怔，情緒忽轉激動，臉色倏忽數變，忽然叫道：「快滾！」五指一鬆，掉頭直奔柳林而去。

這突然而來的舉動，突兀而怪異。

連朱蜜兒也不禁一陣錯愕，當然，叫她滾，這分明是放了她，這有什麼不好？

她定了定神，終於笑了。「一個傻子。」

＊　＊　＊

孟十寒是個傻子麼？這女人得了便宜還賣乖，顯然是在偷笑孟十寒放了她這條大魚。

其實孟十寒絕非傻子，只是位君子。

他從不輕易傷人，更沒殺過人，尤其是個女人，他委實不知怎麼處置她，他沒牢房，不能把她關起來，也沒繩索，不能把她綑綁起來，用手捉住個女人，送到柳林，一路拖拖拉拉，這多麼尷尬？

再說，他又何必捉她？

就算她是條大魚，這又與他何關？

而此刻他最關心的，卻是那四個被藥物控制的江湖人，其中逍遙客蕭九歌，他甚為熟稔，摩雲手趙無璧也久聞其名，是位耿介剛直的血性漢子。

若是這幾個人在迷失了本性下闖入禁區，果眞遭到了不測，將是中原武林一大悲劇。

此刻，這場悲劇是不是已經發生？

他已急得像隻熱鍋上的螞蟻，那裡還管得這個女人？

逕奔洛陽　追根究底

紅日西傾，天色已經不早。

這是他在一天之內，第二次進入柳林。

但他對那條鸞帶仍然不敢大意，第一次是小柳絲招手請他進去的，小柳絲是這裡的小主人，她當然可以請一位客人。

但這並不表示，每回都可不請自入。

因此，他只盼小柳絲再次相請，大大方方的再次進入柳林，探詢一下那幾個人的生死。

不料他抬頭望去，柳枝梢頭的那條鸞帶竟然已經不見，鸞帶已撤，當然再也聽不到兩個小銀鈴的叮叮之聲，表示禁令已解。

但這似乎透着一點蹊蹺，莫非起先那條鸞帶令，只是爲了打算闖入柳林找岔的人而設？

孟十寒心頭七上八下，暗忖道：「看來這幾個人只怕已經凶多吉少了。」

鸞帶令既是爲他們而設，犯禁者當然必死。

想到此時，他不禁有股憤憤不平之氣，覺得這鸞帶令的主人太過霸道，只爲炫耀自己的權威，而不能明辨是非，這豈非殺人不睜眼？

一切如常，柳林裡看不出什麼異樣。

幽林小徑上也照樣闃無人跡，但忽然清脆的語聲傳了過來：「孟大哥，快來瞧啊。」這是小柳絲在叫。

瞧？瞧什麼？莫非瞧幾個死人？

孟十寒心如懸磬，三步併作兩步奔了過去。

果然沒錯，荼蘼架後並排躺着四個人，正是那扮演戲子，迷迷糊糊大膽闖入柳林的人。

「莫非沒死？」孟十寒急急地問。

「這四個人形跡十分可疑，看似神志恍惚。」小柳絲道：「因此只被制了穴道，等待驗明正身，看看到底是那路人物。」

「還好，好極了。」孟十寒不禁吁了口氣。「這幾個人並非故意來此搗亂，只是身不由己。」

「孟大哥，你怎麼知道？」小柳絲問。

「這宗事稍待再說。」孟大哥道：「如今何不先解開他們的穴道？」

「這不成。」小柳絲道：「若是先解開了穴道，而藥性未解，那會照樣胡來啊。」

「這……」

「孟大哥，你先別急。」小柳絲道：「我已吩咐兩個丫頭，先清除他們臉上的油彩，等到恢復了本來面目之後，孟大哥不妨辨認一下。」她話還未了，兩個大丫鬟已相率走了過來。

其中一個丫鬟提着一桶清水，另一個手中執着一些布巾等清除油污之物。

丫鬟作慣了家務，手法都十分俐落。

原來關雲長的長鬚是粘上去的，二郎神額頭上那隻假眼也是畫的，眼珠子卻是粒小小的龍眼核，粘在額頭正中，活靈活現。

倒是牛魔王的兩隻角，是用筍殼接合製成，顯然頗費了一番工夫，像竹笠般戴在頭上，容易露出破綻的地方，則用幾綹假髮來掩飾，可眞煞費苦心。

片刻，一切油彩假飾全已清除。

孟十寒定睛看去，指着那個扮關雲長的人，激動的叫道：「對了，這人就是逍遙客蕭九歌。」

「蕭九歌？」小柳絲道：「孟大哥認得他？」

「認得。」孟十寒點點頭道：

「不僅認得，而且甚為熟稔，此人遨遊四海，豪氣如雲，約莫半年之前，我與他在岳陽樓揮手話別。」

「在一場豪飲之後？」

「妳怎麼知道？」

「氣吞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小柳絲笑道：「沒作牛飲，那裡能豪氣如雲？」

「哼，妳這小鬼頭。」孟十寒也不禁笑道：「不過這小肚子裡倒還眞有點墨水。」

「過獎了。」小柳絲道：「別忘了，我如今正在唸詩經，你說這人叫蕭九歌是不是？」

「於是妳想到了詩經上的九歌之篇。」

「沒錯。」小柳絲道：「詩酒難分，於是我就想到了酒，而且還想到了呂洞賓，醉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洞……」

「柳絲，妳眞會想。」孟十寒忽然話題一轉，道：「奇怪的是妳眼睛瞧着這四個直挺挺躺在地上的人，怎麼沒想到解藥？」

「孟大哥，你也眞會出題目，做文章，起承轉合，轉到解藥上面來了。」小柳絲道：「我早就想到啦，只不過還要稍等。」

「稍等？為什麼？」

「等我娘回來，我娘送位客人出山。」小柳絲偏起小腦袋，看了看天色：「啊，該回來了。」話完，掉頭奔行而去。

她並沒奔回茅舍，而是奔向另一條幽林小徑。

看來這柳林的主人，並非居住在茅舍之中，而是另有一處寧靜的潛修之所。

只不過小柳絲口中一再提到的「客人」到底是什麼人，孟十寒不便明問，怕被小柳絲堵了回來，但心頭上卻打了個問號。

而這位「客人」居然還得主人親自送駕，這當然不是個普通客，想必是位「貴賓」。

果然，不到盞茶時光，小柳絲又從原路急急的奔了回來，還在不斷的喘氣，顯見路程並不太近。

「有了，有了。」她手裡握着一隻小磁瓶，叫道：「翠兒，快準備點清水，這藥是要吞服的啊。」

叫翠兒的是個大丫鬟，木桶裡還剩有半桶清水，還有隻舀水的木瓢。

「這是解藥？」孟十寒問。

「我也不知道。」小柳絲道：「不過我娘給的藥，準沒錯的。」

這四個人必是在小徑上被制了穴道，然後移來這個較為隱僻的所在，而此刻這四個人，八隻眼睛瞪着老大，就像四條死魚，似乎還有知覺。

穴道受制，藥物未解，這種知覺可能很模糊。

白磁小瓶不多不少，恰好是四粒黑褐色的藥丸，兩個大丫鬟一個個分別撥開他們的牙關，投入一粒藥丸，然後舀入一口清水。

四個人都仰臥地上，藥丸清水進入口中之後，只聽一陣咕嚕咕嚕，立刻吞服了下去。

約莫經過了盞茶工夫，藥性漸漸散發，似乎原有的藥物控制之力已解。

小柳絲叫道：「行啦。」忽然駢指如戟，指風颯颯而出，分別掠過了四個人的穴道。

孟十寒目瞪口呆，為之震驚不已。

他原來只以為小柳絲生性聰慧，必然從小就練了些基本武功，絕沒想到她小小年紀，居然舉手投足，施展出這種高超的指風。

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卻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看來英雄原有種，一個隱秘不為江湖中人所熟知的武林家族中的兒女，畢竟不同凡响。

但仍有一點難以釐清，這家的主人是不是就是震懾江湖的鸞帶令主？

又為何此刻鸞帶已收？

指風一晃而過，小柳絲立刻收指屏息。

幾乎就此同時，那四個人驀的一跳而起，八隻眼睛四顧茫然，似乎不知自己身在何處。

還是那個扮關雲長的逍遙客蕭九歌，目光一閃，瞥見了孟十寒。

「孟兄，是你，這是怎麼回事？」

「蕭兄，在下正想問你呢。」孟十寒頓了頓，目光一掃，道：「不知那位是否摩雲手趙兄，在下孟十寒，久仰盛名。」這個名字，他是從那個醉花宮中的女人朱蜜兒口中聽來的。

他也的確久仰此人大名，只是無緣一會。

「啊，孟兄。」其中一人應聲說道：「在下正是摩雲手趙無璧，而且也久儀孟兄風範，只不知為何身在此處，像是做了場大夢。」

孟十寒正待解釋，小柳絲已搶先笑道：「這不但是場大夢，而且你們曾經成為天上神將。」她嘻嘻一笑道：「你就是二郎神楊戩，據說當年那個石猴子齊天大聖還畏懼你三分。」看來她不但在讀詩經，對稗官野史亦有涉獵。

「這……」趙無璧為之一怔。

「趙兄，是這樣的……」孟十寒便將事情始末，說了個大概，然後問道：「不知蕭兄、趙兄，到底是在何處落入了醉花宮的陷阱？」

趙無璧、蕭九歌同時說道：

「在洛陽。」

但兩人的遭遇卻各有不同，趙無璧是在一家旅棧中，喝了杯異香撲鼻的茶，突然入睡，從此就不知所以，也不知到過那些地方，作了些什麼事。

至於逍遙客蕭九歌的遭遇，則較為奇特。

他說他是在一個小巷裡，向一個賣花的小女孩買了一束花，他也不知那是什麼花，只覺花朵嬌艷欲滴，芳香撲鼻，他捧在手裡嗅了嗅，忽然感到有點昏昏沉沉。

「然後呢？」小柳絲好奇地問。

「然後……然後……」蕭九歌想了想：「在下好像走進了一個大戶人家。」

「大戶人家？」小柳絲再問。

「是啊，一座黑漆大門，左右好像有對石獅子。」蕭九歌道：「普通人家沒有這般氣派。」

「好。」孟十寒道：「蕭兄，你再仔細想想。」他目光一轉，轉向另外兩個人。

這兩個人也都各報了姓名，一個名叫廖廣，一個名叫廖明，是對兄弟，家住在孟津河對岸山區的村落裡，以狩獵為生。

哥哥矮胖，作了黑松林中的李逵。

弟弟身材高大，肌肉甚壯，作了牛魔王。

這對獵戶兄弟都承認，他們是受到兩個漂亮女人的誘惑，那兩個女人穿金戴銀，他哥兒倆想要人財兩得。

財是準沒得到，是不是得到了人？

他們兩個沒說，孟十寒也不想多問，只道：「此處距離孟津，只怕有兩三百里路程，兩位趕早回家去吧。」他掏出錠銀子，作為兩人的盤纏。

兩人無話可說，千謝萬謝的離開了柳林。

「孟兄。」蕭九歌忽然說道：「提到女人，在下進入那個大戶人家，好像也見到一個女人。」

「哦？」孟十寒道：「什麼樣的女人？」

「這……」蕭九歌竭力思索了一陣，終於搖了搖頭。「記不起來了，眞的像場夢。」

「那條小巷，蕭兄可還記得？」

「記得，記得，這當然記得。」蕭九歌道：「我進入那條小巷，還是很清醒的啊。」

「好。」孟十寒道：「我們這就去洛陽。」

「這就去？」

「沒錯，事不宜遲，這就去。」孟十寒道：「剛剛不久，在下也遇到了一個女人，依在下估計，她此刻正返回洛陽，若是能追上她，暗地跟蹤，說不定會有收穫。」他指的當然是朱蜜兒。

「孟兄。」蕭九歌道：「你的話在下聽不懂。」

「對，蕭兄是不懂，而此刻一下子也說不完。」孟十寒道：「好在此去洛陽，不止一日行程，一路上在下自會說個清楚。」

「孟兄。」摩雲手趙無璧忽然問道：「不知在下能否攀附驥尾？」

「趙兄言重了。」孟十寒笑道：「老實說，在下早有此意，只因萍水相逢，不便冒昧相邀，趙兄有與，眞是求之不得的事。」

「孟大哥。」小柳絲聽了半天，忽然插嘴：「你們說得熱熱鬧鬧，就是忘了我。」她嘟起了小嘴巴。

「怎麼？」孟十寒道：「妳也想去洛陽？」

「這……」小柳絲面有難色。「不行，我娘不會肯的，不過，我阿姐在洛陽。」

「對了。」孟十寒道：「我去那裡找她？」

「這個麼，你不用找她。」小柳絲道：「你只要到了洛陽，她準會知道。」忽然挨了近來，扳着孟十寒的肩膀，輕輕耳語了一番。

孟十寒連連含笑點頭。

這份稚氣未脫的可愛小動作，連趙無璧和蕭九歌看在眼裡，都不禁笑了。

顯然，他們兩人還沒弄清楚，是怎麼來到這片柳林，更猜不透孟十寒和這戶住在柳林裡的人家，有什麼深厚的淵源。

因為此刻鸞帶已收，他兩個一無所知。

要是他們知道這裡曾經出現過鸞帶令，而這裡的主人是不是震撼江湖的鸞帶令主？這兩張臉孔，只怕會立刻變得僵硬，甚至駭然變色。

至少是絕對笑不出來。

* * *

洛陽，乃是九朝帝王之都。

這裡城廓巍峨，建築宏偉，雖然歷代烽火不斷，但隨毀隨建，每一代帝王，都想要粉飾自己的江山，尤其是自己所住的都城，費盡人力財力，踵事增華，塑造成一個金碧輝煌的王朝。

而如今雖已乾坤易位，打從唐宋以降，洛陽王氣黯然，但三街六市，照樣十分熱鬧繁華，王公大臣的舊日宅邸，富商巨賈的高樓廣廈，依然是朝朝絃管，夜夜笙歌，一片昇平景象。

但繁華的都城，必然人物龐雜，千奇百怪。

孟十寒和蕭九歌、趙無璧等一行三人，離開柳林之後，立刻認準方位，直向洛陽進發，原是想追上那個醉花宮的朱蜜兒，可惜一路並無所獲。

路中，孟十寒自是一五一十，

將這幾天的前因後果，一股腦兒全都告訴了蕭九歌和趙無璧，兩個人不禁聽得張口結舌，激動不已。

尤其是有關鸞帶令，以及柳家姊妹之事，雖然事情已過，趙無璧和蕭九歌仍然爲之驚悸失色，久久爲之撟舌難下。

兩人都感慶幸，像是從鬼門關裡打了一轉。

倒是有一宗孟十寒不曾提及，那便是丘夫子贈劍之事，因爲這話出自柳絲之口，他還未獲證實，即使果然當眞，他也不願宣揚。

江湖人物，一向極爲敏感，丘夫子贈劍，這是何等大事，雖然他可以因此而一夕成名，但也可能因此而帶來極大的困擾。

他一向不願刻意求名，更不願多生事端。

但劍在他身邊，行家一落眼，就會認了出來，他又該怎樣來解說？

幸好此刻，趙無璧和蕭九歌並沒問起。

也許兩個人都在想，孟十寒既然有此奇遇，結識了一個與鸞帶令有關的家族，得到丘夫子的一支劍，反而不足稀罕了。

而此番這三個人的共同目標，則是如何揭開醉花宮的隱秘。

尤其趙無璧和蕭九歌身受其害，更爲憤慨。

第三天城門未閉，終於趕到了地頭。

在洛陽，三個人並無親朋，只好暫時借宿旅棧，蕭九歌是想先找到那條小巷，那個大戶人家，至於遇到的那個女人，委實有點恍恍惚惚，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眞是幻。

孟十寒卻驀然想起了玉夫人最後的話，她說若肯回心轉意，可去洛陽杏花塢找夜貓子。

杏花塢是個什麼所在？夜貓子又是個什麼人物？

偌大的洛陽城，千家萬戶，鄰簷櫛比，一時間到那裡去找？

那知好找得很，第二天黃昏時分就找到了，名稱爲「塢」，其實卻是重樓綉閣，氣派非常，門前並排三個大紅燈籠，燈籠上斗大的字「杏花塢」。

地方找到了，孟十寒卻爲之臉色數變，進退兩難。

原來這「杏花塢」居然是家妓院，門前正有幾個龜奴在哈腰打恭迎送客人，門檻裡的高脚欖上，坐着個臉上堆滿了脂粉的胖女人。

難道夜貓子就在這家妓院裡？

杏花塢開設在這洛陽名都的繁華之區，必然是有許多漂亮的女人，這夜貓子到底是男是女？

青樓妓女慣用花名，莫非這夜貓子只是個花名？

這樣的花名多難聽。

孟十寒正自沉思徘徊，忽然有個人挨了近來，輕輕的笑了笑，道：「閣下是不是想要進去瞧瞧？」

孟十寒怔了怔，抬頭打量了對方一眼，原來是位錦袍綉帶，斯斯文文的公子模樣人物，手中搖着一柄描金摺扇，扇柄上垂着翡翠墜子。

顯然，這又不知是那家豪門的闊少爺。

孟十寒本待不加理會，但轉念一想，這樣的公子哥兒，多半在風月場中打滾，何不見機行事，說不定可以探聽出夜貓子的底細。

「沒錯，正有此意。」

「只可惜臉皮太嫩，沒勇氣闖闖是不是？」錦袍公子笑道：「就像在下一樣，只好臨淵羨魚啦。」

「哦？尊駕臉皮也嫩？」孟十寒也笑道：「其實臨淵羨魚也不錯，莫非尊駕還想吃魚？」

「這……」錦袍公子道：「若想吃魚，總得揀條新鮮的，這種地方只怕都是鹹魚。」既然如此，來作什麼，莫非只想聞聞腥味？

「這可不見得。」孟十寒道：「在下雖不是花叢老手，倒也略知一二，只要尊駕花得起銀子，要想嚐新也並不難，可以找個清倌人。」

「清倌人？」錦袍公子道：「什麼清倌人？」

一位洛陽闊少，又徘徊在妓院門前，居然不知清倌人是什麼，這豈不可笑。

孟十寒心想：「莫非是故意裝佯？」此處正是街角之處，樹影婆娑，一時間也沒能瞧出對方的神色表情。

「沒錯。」於是他繼續道：「就在下所知，凡是荳蔻年華，尚未破瓜的通稱爲清倌人，這種清倌人通常陪酒而不陪宿。」

「會有這種事，妓女不陪宿？」

「待價而沽啊。」

「哦？閣下雖自稱不是花叢老手，看來卻是匹識途老馬。」錦袍公子笑哈哈的道：「敢問尊名上姓？」

「這……」

「孟十寒？」

孟十寒猛的一怔，睜目仔細看去，不禁失聲道：「妳……柳黛？」

＊　＊　＊

這可奇特，居然是柳黛。

柳黛顯然施了點化粧術，因此孟十寒一下子並未認出，也從沒想到柳黛會扮作個翩翩公子，居然在家妓院門前向自己搭訕。

因此一時之間，不禁面紅耳赤。

他自悔失言，不該說出什麼清倌人的事，好像自己眞的是匹識途

老馬。

「怎麼啦？」柳黛道：「你剛剛喝過酒？」

「沒……沒有啊。」

「沒有？怎麼臉上紅形形的？」柳黛笑道：「是不是走在妓院門前，被我撞破了？」

「這……撞得正好。」孟十寒道：「其實……」

「你也正想找我？」

「正是，好像什麼事妳都未卜先知。」孟十寒試探地問道：「妳知不知道，我曾見過柳絲？」

「知道了。」柳黛點了點頭，道：「你來這裡，莫非是找金夫人？」

「金夫人？」孟十寒一怔：「那來個金夫人？」

「金夫人就是玉夫人，是位侯爺的續房夫人。」柳黛低聲道：「她混跡江湖，爲了掩人耳目，於是搖身一變，自稱是玉夫人。」

「原來如此。」孟十寒道：「那位侯爺……」

「侯爺歲數已高，風燭殘年。」柳黛道：「於是這位如花似玉的夫人就一枝紅杏出江湖啦。」

「什麼？」孟十寒道：「妳說她是紅杏……」

「這有什麼不對。」柳黛輕輕一笑。「要不然你怎麼來了這家妓院？」說得沒錯，紅杏出牆與紅杏出江湖，意思並無不同。

其實孟十寒來到這裡，要找的並不是金夫人，而是夜貓子。

當然，找夜貓子也就是找金夫人。

不過他此刻最感到新奇的還是柳黛，一個鄉下姑娘，居然搖身一變成了洛陽城中的花花公子，一擧一動，那有半分土氣？

若是她變成富豪千金，是不是更加動人？

他腦海裡念頭轉動，不由得向柳黛多看了幾眼。

「你瞧什麼？」柳黛輕輕笑道：「是不是覺得我這烏鴉變鳳凰啦？」

「不。」孟十寒道：「是粉蝶兒變成了金龜子。」

「這怎麼說？」

「粉蝶兒翺翔於田野之間，何等自在高潔。」孟十寒道：「如今妳雖沒穿金戴銀，這模樣兒就像是滿身銅臭，跟李金吾沒有兩樣。」

「說得好。」柳黛道：「不過，有點錯了。」

「那裡錯了？」

「李金吾不配作金龜子。」

「該作什麼？」

「臭蟲。」

孟十寒不禁大笑，但一發即止，因爲他忽然覺得這是洛陽，而且正是華燈初上，時刻難免路人側目。

「孟十寒，你先別笑。」柳黛道：「你來杏花塢，到底是……」

「找夜貓子。」

「夜貓子？」柳黛問道：「什麼夜貓子？」

「妳不知道？」孟十寒笑道：「柳黛，妳總算被考倒了，看來妳並不是未卜先知，也不是什麼都知道。」

「好哇，原來你是在考我。」柳黛也笑道：「快說，什麼是夜貓子？」

孟十寒還在笑，但終於將那夜遇上玉夫人，而現在才知道是金夫人的事說了一遍，所以他來這裡，就是要找夜貓子，然後按圖索驥，尋找金夫人。

「孟十寒，」柳黛道：「金夫人就不用找啦。」

「不用找？」

「正是，因爲我知道她在那裡。」柳黛道：「倒是你說的這個夜貓子，不妨順便摸一摸她的底。」

「妳知道金夫人在那裡？」

「是，我知道。」

「爲什麼不擒賊先擒王？」

「擒賊擒王，這句話並非金科玉律，最好是先計量一下。」柳黛道：「就算這金夫人是王，如果先對付她，一旦樹倒猢猻散，她手下這些娘兒們發起難來，會把整個江湖攪得一場糊塗。」

「哦？」孟十寒道：「有多少想要發難的娘兒們？」

「還不大清楚。」

「這……」

「因爲不清楚，所以要弄清楚。」柳黛道：「我看先不必打草驚蛇，須知搗掉了黃蜂窩，這羣黃蜂就會滿天飛，就會到處螫人。」

「嗯。」孟十寒點頭道：「高見。」

「這是在捧我？」柳黛問。

「是妳盤算得有理。」孟十寒道：「柳黛，妳再說說，咱們該如何下手？」

「你剛才說的這條路倒是很好。」柳黛掉頭望了望那三盞高掛的大紅燈籠，道：「咱們這就去找夜貓子。」

「什麼？」孟十寒道：「妳也敢進去？」

「有什麼不敢。」柳黛道：「只要孟兄有此興緻，小弟自是奉陪。」忽然變成了小弟。

「妙極了。」孟十寒上下打量了柳黛一眼，讚道：「好一個俊小弟。」

柳黛丰神如玉，報以嫣然一笑。

＊　＊　＊

名都大邑之人，大都喜歡排場，講求衣冠楚楚。

這「杏花塢」本是銷金窟，龜奴鴇兒們，更是天生的勢利眼，憑孟

十寒一襲半新半舊的青衫，加上征塵甫卸，滿面風霜，只怕很難獲得青睞。

好在柳黛一身錦衣華服，朱唇朗目，人物秀挺，還有手中那柄描金摺扇，一步一搖，更是氣派十足。

洛陽城中的那些貴介公子，有誰比得上她玉樹臨風，如此亮麗照人？

因此，杏花塢門前的幾個龜奴眼睛一亮，老遠就迎了上來。

柳黛本來是走在前面，此刻卻故意停了停，轉向孟十寒，居然還彎了彎腰。

「大哥，你先請。」神態自然而恭謹。

她這樣一做作，使得幾個龜奴也立刻轉移了目標，面向孟十寒一連哈了五、六個腰，齊聲道：「大爺，這廂請，這廂請……」

「二弟。」孟十寒哈哈一笑。「來到這種地方，還分什麼大小。」一把拉住柳黛，大步進了杏花塢。

心有靈犀一點通，演來維妙維肖。

* * *

杏花塢佔地甚廣，樓台水榭，曲徑通幽，一條雕花長廊，蜿蜒於亭閣之間，別具匠心。

據說這原是一位前代王爺的府邸，想不到世事多變，富貴有如雲烟過眼，如今竟然淪落爲一家妓院。

孟十寒和柳黛在幾個龜奴鴇兒的簇擁下，繞過迴廊，進入了一幢精舍，門楣上有匾，橫書四個龍飛鳳舞的泥金大字「怡紅別館」。

「二弟，咱們到了大觀園啦。」

孟十寒想到了紅樓夢中寶二爺所住的怡紅院，隨又輕聲道：「回到府裡，千萬別露出破綻，萬一讓你大嫂知道，打翻了醋罈子，準會罰我跪算盤，跪個半宵呢。」

回到府裡？這「府」在那裡？

雖然輕聲，龜奴鴇兒都聽到了，個個掩嘴而笑。

「大哥，眞沒出息啊。」柳黛笑回道：「那個貓兒不偷腥，你怕大嫂也怕得有點過份了吧。」

「二弟，話不能這麼說。」孟十寒自我解嘲的道：「你想想，她畢竟是位相府千金，我又能拿她怎樣呢。」

兩個人一唱一和，有模有樣。

這樣一個一襲青衫，滿臉風塵的漢子，居然會是相府的金龜婿，有誰相信，幸好有柳黛這位貴公子在一旁陪襯，假的也好像眞的。

當然，沒有柳黛在旁，孟十寒也不敢信口雌黃。

落座奉茶之後，一個比較年輕，還頗有幾分姿色的鴇兒開始獻媚了。

「大爺，我替你先選三個紅牌姑娘，都是一等一的，然後任你挑。」她目光一轉，又轉向柳黛道：「至於二爺麼，這般風流模樣，該挑個清倌人啊。」

「不不。」柳黛急急道：「先安排大爺，我的事慢慢再說。」

「二爺，我瞧得出，你臉皮嫩。」那鴇兒吃吃笑道：「所以說挑個清倌人，兩個嫩臉皮，燃起兩支大紅蠟燭，送進洞房。」

「妳不是說要替我大哥挑三個紅牌麼？」柳黛道：「快去挑來啊！」

「是是是。」那鴇兒向個龜奴使了個眼色。

「且慢。」孟十寒道：「我只要挑一個，而且由我自己挑。」

「自己挑？」那鴇兒問道：「大爺來過這裡？」

「沒有。」孟十寒道：「第一遭兒。」

「哦？」那鴇兒道：「大爺沒來過，想要找誰？莫非有個知心要好的新近轉來了咱們這裡？」

「我悄悄說。」孟十寒故意裝模作樣地道：「妳附過耳朵來。」

那鴇兒笑嘻嘻的眞的挨了過來。

「妳聽好。」孟十寒果然悄悄地道：「我要挑的是夜貓子。」他仔細想過，這夜貓子可能是個女人。

那鴇兒怔了怔，臉上有種異樣的變化，似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爺，幸好妳是問上了我，她這個外號，這裡知道的人沒有幾個。」她問：「你眞的要挑她？」

「怎麼？」孟十寒道：「莫非本大爺在說瞎話？」

「不不。」那鴇兒道：「大爺指名要挑她，應該知道她，她一向不接客。」

不接客？怎麼會在妓院裡？

不過，總算沒搞錯，這夜貓子果然是個女人，一個女人在妓院裡，卻不接客，難道是個老鴇？

但可以肯定，絕不會是個清倌人，連外號都有了，必然在風塵中打過滾，那會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姑娘？

「別弄錯了，我可沒要她接客。」孟十寒道：「妳去告訴她，有個姓孟的要見她。」

「大爺姓孟？」那鴇兒臉上有一絲驚疑之色。

「怎麼？」孟十寒道：「難道大爺不能姓孟？」

「能，能，我可沒這麼說，大爺當然能姓孟。」那鴇兒道：「孟大爺，我這就去通報。」

通報？顯見這夜貓子架勢不小。

* * *

夜貓子？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女人？

這夜貓子雖然不接客，但像孟十寒這種特殊而又特別的客人，她怎麼會不接？說不定她早就在期盼，在等待，歡迎這位客人的翩然降臨，到訪。

不過，據鴇兒傳回來的信息，她要單獨接見這位江湖貴客。

按規矩，妓院裡的妓女接客，一回只接一個，絕沒同時一馬雙鞍的道理。

「大哥，你就去。」柳黛道：「我……」

「二弟，我知道啦。」孟十寒大笑。「你想找個嫩臉皮的清倌人。」大聲中離座而去。

柳黛怔了下，死命盯了他一眼。

* * *

花叢小徑，落英遍地。

由這小徑蜿蜒進入一幢精舍，精舍裡綉簾深垂，簾幕裡彷彿有個窈窕的人影，簾外正中擺了張交椅，置有綉花錦墊。

「孟先生，請坐。」簾裡人影道：「我就是夜貓子，不知有何賜教？」夜貓子居然有如此氣派，而措詞吐語，亦頗不俗。

孟十寒面對綉簾，大方落座。

「素昧平生，何言賜教。」他笑道：「孟某人此來，原是金夫人留言……」

「孟先生，且慢，你這話可露了馬脚。」那簾裡人影道：「你在孟津河上見到的分明是玉夫人，如今爲何改口叫她金夫人？」看來她是想先聲奪人，堵一堵孟十寒的嘴，別太囂張。

不料孟十寒卻來個硬碰硬。

「馬脚？什麼叫馬脚？」他冷冷道：「玉夫人不就是金夫人麼？」

「哼，你怎麼知道？」

「孟某人怎麼知道，用不着告訴妳，妳擺什麼臭架子？」孟十寒大聲說道：「孟大爺來到這杏花塢，只想花錢買歡，而妳呢，賣笑。」

「你……」

「怎麼？這話錯了麼？」孟十寒道：「孟大爺喜歡的是彎彎的柳眉，櫻桃般的小嘴巴，高聳的顫巍巍的雙峯，水蛇般的扭呀扭的楊柳腰，快，打起簾子，先讓大爺仔細瞧瞧……」

一言鬧翻，孟十寒再不留情，詞鋒咄咄逼人。

「好哇，孟十寒。」那簾中人影怒道：「你竟敢這般損我？」

「損妳？」孟十寒大笑。「妳在這種地方，又有個不三不四的外號，還想假充高貴，再不揭開簾子，孟某人就自己動手啦。」說完，寒光一閃，肩背上那支劍，業已緊握在手。

「這劍……」

「丘夫子的劍。」

「哼，這支劍幾時又到了你手裡？」

「幾時？夜貓子，妳也露了馬脚啦。」孟十寒雙目炯炯，盯着簾裡人影，叫道：「妳就是金夫人。」

他本來就有些生疑，從這句話中又得到了印證。

沒錯，這支劍曾到過他手裡，但又還給了柳黛。

這宗小小的細節，除了金夫人，這夜貓子怎麼會知道？

怎麼會說又得到了這支劍？

「沒錯，就是我。」簾中人影道：「我就是孟津河上的玉夫人。」

「不，妳是金夫人。」

「這有什麼好爭的。」那金夫人道：「孟十寒，別不知好歹，我約你來洛陽，不但並無惡意，甚至是想把你捧成個大人物。」

「多大？」孟十寒冷笑。「別噁心了，是不是要我當杏花塢的老闆？」

「沒錯。」金夫人忽然笑道：「我當老闆娘。」

當然，她本意絕非如此，杏花塢的老闆算得什麼大人物，她只不過借着孟十寒的話一歪，乘機施展狐媚，加以色誘。

「妳現在就是老闆娘。」

「就少個老闆啊。」

「別睜眼說瞎話。」孟十寒道：「妳的老闆姓金，要不然，妳怎麼稱做金夫人。」他不想指明那姓金的老板是位侯爺。

「哦？你知道的倒是不少。」金夫人道：「好像是這幾天才知道的。」

「這點妳說得不錯。」

「哼，又得了這柄寶劍，又摸清了我的底。」金夫人冷冷地問道：「你說，是不是那柳家丫頭嚼的舌頭？」倒也是個聰明女人。

「妳跟柳家有仇？」

「沒錯，本來仇深似海，但如今……」

「哦，如今又怎樣？」孟十寒頗感興趣，問道：「莫不是這仇已稍稍化解？」

「哼，除非一命一抵，這仇永遠難解。」

「妳說得太雜亂了，東扯西拉，好像千頭萬緒。」孟十寒道：「我越聽越糊塗，妳能不能說得清楚些？」

「當然能，不過孟十寒，你是局外人，不可先入爲主。」金夫人道：「若是你動不動就把我看成壞女人，這就不說也罷。」

「好，孟某人洗耳恭聽，絕不偏袒。」

「我知道你很正直……」

「別誇獎。」孟十寒道：「快說。」

「我也只能簡簡單單說說原委。」金夫人道：「我原以爲那柳丫頭的娘，就是那個震撼武林的鸞帶令主，如今才知事實不然。」

「妳是說鸞帶令主另有其人？」

「正是。」

「那又是誰？」

「孟十寒，這個你暫且別問，到目前爲止，我並沒有十成十的把握，指出鸞帶令主是誰。」金夫人道：「不過柳家倒是跟這位鸞帶令主走得很近。」

她說得沒錯，鸞帶令曾經出現在柳林路口，而鸞帶令一收，小柳絲的娘，就送走了一位貴賓。

孟十寒不禁暗暗點頭，但仍然有個疑問，因此他想繼續問下去。

「莫非是說妳跟鸞帶令主有仇？」

「正是如此，而且仇深似海。」金夫人咬牙說道：「十五年前她殺了我爹。」原來如此，這的確是仇深似海，不共戴天。

「哦？」孟十寒道：「莫非妳爹闖入了鸞帶禁區？」

「沒錯。」金夫人道：「孟十寒，你評評理，沒有皇上的詔書，沒有官府的宣告，這自劃的禁區，犯者必死，算那門子的事？」果然振振有詞，說得有理。

孟十寒怔了一下，無言以對。

顯然，就金夫人此刻所說的一面之詞，他委實無法提出任何反駁，就武林公道而論，他不知鸞帶令主是否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但鸞帶令主高高在上，他只怕無緣一見。

「孟十寒，你怎麼不說話？」金夫人冷笑。「你是不是仍然認爲其錯在我，我爹該死？」

「我沒這麼說。」

「你只是說不出來，找不到岔。」

「這倒未必。」孟十寒道：「孟某人雖然所知不多，不能一一道來，至少妳要報仇雪恨，是妳自家的事，不該牽涉一些無辜之人。」

「誰是無辜？」

「就眼前所見，那逍遙客蕭九歌、摩雲手趙無璧，就是無辜之人，他們並沒招妳惹妳，還有兩個孟津河山區的獵戶，被妳的屬下用美色所迷，用藥物控制，塗脂抹粉，演出一場鬧劇。」孟十寒越說越氣憤，冷冷地道：「妳這又怎麼推脫？」

「哼，爲了報仇，我不擇手段。」

「說得好。」孟十寒面有愠色。「妳不擇手段，但妳的手段未必比人强。」

「孟十寒，你在小看我？」

「抱歉，我一直沒把妳看得很高。」

「孟十寒，你眞倔强得很。」金夫人道：「若是我剛才沒作過一番解釋，若是彼此各不相讓，越說越僵，你想我們會不會兵戎相見？」

「會。」

「到時是你贏還是我贏？」

「孟某人不敢大言，至少有八成勝算。」

「這還不是大言？」金夫人冷笑。「若是大言，該說可以把我剁成八塊，對不對？」

「這……」

「記得在孟津河上，我們交手至少在二十招以上，也只不過平分秋色。」金夫人道：「爲何在這短短幾天之中，突然上漲了三成？」

「我不想多說。」

「不想多說？」金夫人道：「是不是得了丘夫子這支劍，助長了威力？」

「正是。」

「好，我只問你，就眼前的情景，一旦兵戎相見，你第一步怎麼作法？」金夫人道：「是不是先要撩開這幅簾幕，然後挺劍直逼過來？」

爲何有此一問？難道什麼事都要問個明白？

既是兵戎相見，自是各逞機鋒，機鋒豈可先洩？但就眼前情景，好像只此一途，這幅簾幕，就像一座城堡，若不先破城堡，如何擒獲首領？

「應是如此。」孟十寒點頭。

「好，孟十寒。」金夫人道：「你敢不敢站立起來，左移三步？」

孟十寒怔了怔，只覺這精舍裡華燈高點，其中一物一器，無不一目了然，看不出絲毫異樣，四壁光潔，也看不出有任何隱藏的凶機。

「哼，妳搞什麼鬼？」

「孟十寒，你若不敢，那就算了。」金夫人道：「我只想證明一件事。」

「證明什麼事？」

「證明我隨便一句話，就會嚇倒人。」

「嚇人？憑妳想要嚇倒孟某人？」孟十寒忽然想到，不論這女人搞的什麼鬼，此時此刻，絕不能示人以弱，減低了自己的氣勢，於是道：「好，我就中妳的計，看妳能把孟某人怎樣？」

驀的長身而起，向右橫跨了三步。

同時間他功力凝聚，緊握在手中的那支劍，劍尖在輕輕顫動，隱隱有龍吟之聲。

他凝神屏息，靜待了片刻，居然什麼都沒發生。

「孟十寒，你心浮氣躁，憑的只是血氣之勇，經不住我這激將之

法。」金夫人格格笑道：「看清楚，瞧明白，你眞的是中計啦。」

嘴說無憑，到底中了什麼計？

只見簾裡的金夫人舉手一拂，驀的克察一聲，垂簾自落，同時嘩啦一串連响，那張擺在正中的交椅，忽然閃電般翻落下去，出現了個五尺見方的大坑洞。

孟十寒心頭一沉，幾乎沉落深淵。

他萬萬沒有料到，這幢精舍中，竟然佈有這種險惡的機關，設若此時他仍端坐交椅，交椅一翻，在猝不及防之下無處着力，勢必隨之翻落坑洞。

到時雖有孟賁之勇，於事何補？

精舍裡華燈如晝，他轉眼一看，發覺自己恰好就站立在坑洞邊沿，坑洞裡黑黝黝深不可測，估計這坑洞底部，若不是一排排倒豎着利刃，必是一幅張開的羅網，網口一收，就成階下囚。

雖然此刻事情已過，他仍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冷顫。

不過對方說他心浮氣躁，他不能接受，但的確有點大意輕敵，不能事先防範這種鬼域技倆。

「孟十寒。」金夫人道：「我這手段如何？」

「妳這手段不值一笑。」孟十寒道：「不過我倒想問問妳，妳居然放過了我，這是何用心？」

「討好。」金夫人嫣然一笑，答得很乾脆。

此刻簾幕已除，一無遮攔，孟十寒放眼望去，金夫人已非那夜在孟津河上所見的雲髻宮粧，只是一襲輕便的杏黃衫子，長長的秀髮也只隨便挽了個結，但眉兒彎彎，星目朗朗，水靈靈的盯着自己，嘴角似笑非笑，風韻尤勝往昔。

孟十寒情不自禁的蕩漾了一下。

但隨即震慄了下，定了定神，收斂了這一瞬間的意念，心想：「人說英雄難過美人關，莫非就是如此造成？」於是他眉峯微聳。

「討好？妳只怕是找錯了對象，孟某人又不是什麼高官顯爵，翩翩公子……」

何以忽出此言？

高官顯爵，可能指的是那位風燭殘年，形同廢物的老侯爺。

翩翩公子是誰？莫不是賞花公子李金吾？

「你這是什麼意思？」金夫人道：「是說我喜歡攀高結貴，嫁了位侯爺？」

「侯爺？」孟十寒故意道：「金老闆是位侯爺？」

「別來了，孟十寒，你分明知道。」金夫人面露慼容，幽幽道：「當年我年幼無知，一時糊塗，爲了報仇洩憤，不惜委身權貴，那知……」她像是不願多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怎麼？」孟十寒直捷了當的問道：「是不是夢幻已破，報仇雪恨已成泡影？」

「孟十寒，你一直在小看我。」金夫人秀眉連聳，頗爲憤怒的道：「你等着瞧好了，那鸞帶令主並非三頭六臂，跟平常女人絕無兩樣……」

「鸞帶令主是個女人？」

「怎麼？你連這點都沒弄清楚，若是男人，用條鸞帶做什麼？」金夫人道：「鸞帶原本是女人的飾物，鸞帶令主代代都是女人。」

「哦！原來如此。」

「不止如此。」

「還有什麼事？」

「你聽了也許會大吃一驚。」金夫人道：「我已約好了鸞帶令主，要她血債血還。」

「妳說什麼？妳約好了鸞帶令主？」孟十寒果然大吃一驚，同時也睜大了眼睛，訝然問道：「妳不是說妳還不知鸞帶令主是誰嗎？」

「是誰並不重要，祇要她是鸞帶令主，」金夫人道：「我爹十五年前死於鸞帶令主手下，就是闖越了鸞帶令那片禁區……」

「這事妳已說過，就不必重提。」孟十寒道：「我祇想知道，妳怎麼能約到鸞帶令主？」

「怎麼？你想幫她？」

「妳太瞧得起我了，」孟十寒道：「就憑孟某人這點微末造詣，那裡能高攀到鸞帶令主。」

「哦！如果你肯高攀我一下，可是輕而易舉，」金夫人道：「可惜我在你眼裡並不夠高。」

「別說笑了，」孟十寒道：「如果你所言屬實，妳爹確在十五年前死於鸞帶令主之手，孟某人答應妳，作個局外之人。」

「中立？」

「對，不偏不倚。」

「好，孟十寒，雖無深交，我信得過你。」金夫人頓了一頓道：「前些時我去孟津，原想是謁見丘夫子老先生，要李金吾前去拜見，想不到這紈袴兒郎壞了我的事，又遇到了你，因此敗興而回……」

「妳說李金吾？」

「怎麼，你不知道李金吾？」

「知道，知道，賞花公子李金吾，」孟十寒道：「他曾千金求劍。」

「什麼千金求劍，那千金原是我的，我想以千金爲丘夫子上壽，是盼他評評理。」金夫人皺了皺眉頭。「沒料到這小子動了歪念頭，想要弄得一把寶劍，回到洛陽炫耀炫耀。」

「哦！想必這李金吾深獲妳金夫人青睞？」

「孟十寒，你可別想歪了，」金夫人道：「這種膿包角色，我還沒瞧在眼裡，不過，這小子倒是這杏花塢的常客，而且，捨得花錢。」

「好，這且不提，」孟十寒道：「妳爲何想到要丘夫子出面評理？」

「這事說來話長，我祇能就你想知道的說一說，」金夫人道：「我早就知道，丘夫子和柳家有通家之好，柳丫頭她娘就是飛花郡主，官宦世胄，起先我一直懷疑她就是鸞帶令主……」

「飛花郡主？」

「沒錯，她造詣不凡，有摘葉飛花之能，」金夫人道：「她本來就是位郡主，因此武林耆老就給了她這個美譽，稱她爲飛花郡主。」

原來這「飛花郡主」的名號是如此而來。

孟十寒忽然想到柳黛在孟津河畔，對付賞花公子李金吾幾個手下的事，那幾枚彈珠，用的就是漫天花雨的打法，原來出自家學。

他對一些武林軼事所知不多，也就不想多談，眼前祇想就事論事。

「於是妳就找丘夫子？」

「正是。」金夫人道：「最重要的是想印證一下，飛花郡主是不是就是鸞帶令主。」

「丘夫子會直言相告嗎？」

「縱不直言相告，也不會謊言相欺，」金夫人道：「這位老先生是位高人。」

「高人？」

「沒錯，丘夫子不是普通匠人，他鑄劍六十年，也練劍六十年。」金夫人道：「武林耆老中有人推測，他已習成馭劍之術。」

「妳是說馭劍行空，殺人於百里以外？」

「這我不知道，」金夫人道：「好像丘夫子並沒殺過人。」

「藏鋒不用，算是位長者。」

「一點沒錯，」金夫人點頭說道：「是當今武林中一位最受人敬仰的長者。」

「找位長者評理，算是找對人了。」

「這我相信，」金夫人道：「就像你一樣，準會不偏不倚。」

「算啦，別動不動就扯上我。」

「怎麼，莫非你在後悔？」金夫人道：「剛剛說過的話就想變卦？」

「妳在胡猜什麼，孟某人人雖微，言可不輕，祇要是說過的話，從不反悔，不過妳別儘在我頭上打轉。」孟十寒道：「我在想，妳何不再見見丘夫子？」

「作甚麼？」

「見見無妨，」孟十寒道：「徵求一下這位長者的高見，也許能化干戈爲玉帛。」

「好主意，不過孟十寒，我得明白告訴你，干戈就是干戈，我不想化作玉帛。」金夫人道：「再說丘夫子業已歸隱林泉，雲深不知處，再也找不到了。」關於丘夫子的去處，好像跟小柳絲所說相同。

至於丘夫子精通劍術之事，小柳絲會以牧馬之人相比，說法亦不謀而合。

「妳的意思是說仇就是仇，此仇非雪不可？」

「正是如此，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金夫人道：「我的勝算有九成。」忽然出此大言。

對於一個普通對手，尤其不可誇大其詞，何況那位曾經震撼武林多年的鸞帶令主，居然說握有九成勝算，這女人莫非在說瘋話？

孟十寒爲之一怔，却祇皺了皺眉頭。

他不想說什麼，他祇覺得這話甚是可笑，而此刻他也不想再取笑這個女人。

「你不相信，是不是？」

「這事與我無關。」孟十寒道：「孟某人已經說過，祇要妳喪父之事屬實，我就是個局外人。」

「局外人不想多嘴？」

「正是。」

「孟十寒，別裝得這麼輕鬆，」金夫人道：「至少你會關心這一場慘烈拚鬥的後果，是不是？」

「我想不會太慘烈。」

「哦，你憑什麼作這樣的預測？」

「因爲妳有九成勝算。」孟十寒忍不住還以微諷。「妳挾雷霆萬鈞之勢，理應像秋風掃落葉，對方絕無還手之能，哪裡有什麼慘烈的場面。」

「哼，你終於多嘴了。」

「就事論事而已。」

「好吧，你請回。」金夫人忽然道：「別讓那柳家丫頭等得心焦。」

「什麼？妳……」

「我早就知道啦，這丫頭來到洛陽業已三天，她雖然摸清了我的底，我也摸清了她的底，」金夫人冷冷道：「哼，打扮得怪模怪樣，不男不女……」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女無美醜，入室見妬，她雖弄清楚了柳家並非仇家，對於柳黛仍然有份醋意。

對於這種說詞，孟十寒自是不願插嘴，免得越描越黑，又起爭端。

「好。」他祇說：「再見了。」

「孟十寒，記住你自己說過的話，」金夫人道：「再見時希望不是兵戎相見。」

孟十寒沒有回答，大步出了精舍。

宿仇不究　禁制解除

夜貓子居然就是金夫人，雖非始料所及，却也是在情理之中，並不值得驚怪，最令孟十寒驚訝震撼的，却是在精舍中半個時辰不到的遭遇。

第一，那把交椅暗藏的機關，他幾乎陷身羅網，甚至死於非命。

第二，金夫人說出了她喪父的悲慟，仇家直指鸞帶令主，誓言此仇必報。

最後，也是最令孟十寒撟舌難下的是金夫人大言宣示，她對付鸞帶令主握有九成勝算。

九成？再加一成豈非十成，這十成豈非就是百分之一百！她憑什麼敢說這種大話，也不怕閃了舌頭。

孟十寒步出精舍，仍然在不斷沉思。

他愈想愈可疑，覺得金夫人這番話言必有因，莫非她背後還有更大的靠山，更扎手的厲害人物？

他低頭尋思，心無二用，不知不覺走上了花叢小徑，幾乎劈面撞到了個人。

「怎麼啦？」那人說：「像隻鬥敗的公雞！」

原來正是柳黛，她在那怡紅別館坐立不安，逕自尋了過來，龜奴鴇兒居然也未加阻攔。

「哦？」孟十寒抬起頭來，苦笑了一下。「妳瞧我像隻鬥敗的公雞？」

「嗯。」柳黛點頭。「有幾分像啊。」

「什麼有幾分，應該說像極了才對。」孟十寒幾乎大笑。「走，咱們出去再說。」

「出去？」

「沒錯，走出了這杏花塢。」孟十寒道：「今夜沒興，我也不想挑個什麼紅牌姑娘，妳也不必找清倌人了，畢竟咱們哥兒倆都是空心大老倌，那裡花得起大把大把的銀子啊。」他還在大笑。

柳黛盯了他一眼，也笑了。

＊　＊　＊

夜未央，燈火未闌珊。

孟十寒和柳黛走進了一家小館子，這小館子雖然座位不多，但却收拾得十分整潔，髹漆過的桌椅，光亮如新，可鑑人影。

除此以外，壁上還懸掛了許多名人字畫，一家小館子居然如此附庸風雅，却不多見。

掌櫃的是位老闆娘，儀容秀麗，充滿了青春氣息，熱情地招待客人。

這正是吃宵夜的時刻，而且有話細談，孟十寒挑選了一個在角落裡的桌子，隨意叫了三五樣菜餚，一壺花雕，這種酒很淡，意在遷就柳黛。

女孩子家能豪飲的不多，這種淡酒來上個兩三杯，想必無礙，不過可能兩頰生輝，平添幾許春色。

酒來菜到，菜餚全是現炒現做，氤氳着騰騰熱氣，柳黛忽然打開手中摺扇揚了幾下。

「這做什麼？」孟十寒問。

「這菜剛起鍋，太熱。」柳黛居然道：「我怕燙傷了嘴巴。」

居然有這種事，孟十寒祇好笑了笑。

於是兩人低斟淺酌，孟十寒細說從頭，一五一十，將自己進入那幢精舍的所有經過，仔細無遺的和盤托出，當然他保留了金夫人對他的挑逗，以及對柳黛所發的醋勁，這種事他說不出口。

柳黛時而皺眉，時而睜目，聽到孟十寒幾乎陷落坑洞，臉色顯得格外凝重。

當然，還有宗更爲震驚的，就是金夫人的誇口，說她對付鸞帶令主已握有九成勝算。

「她眞的這麼說？」

「柳黛，」孟十寒道：「難道我會瞎編？」

「不是，孟十寒，」柳黛道：「我祇是覺得她誇口誇得太離譜了。」

「柳黛，妳想過沒有？」孟十寒道：「我懷疑她背後有座很硬很高的靠山。」

「嗯。」柳黛點頭。「可能是的。」

「妳聽到什麼風聲沒有？」

「有一點點，但不能確定，」柳黛道：「就在這一兩天內，我會查個清楚明白。」

「很好。」孟十寒點頭。

「孟十寒，我告訴你一宗最爲隱秘的事。」柳黛俯過身來，貼近孟十寒的耳根，輕輕的道：「鸞帶令主就是我姑姑柳搖風，她接掌鸞帶令才十年，並沒殺害蘇紅袖她爹蘇三變，也沒殺害過任何人……」

這當眞是宗極大的隱秘，也是武林中多年來一直無人能解的隱秘。

孟十寒一怔，睜大了眼睛。

「蘇紅袖是誰？」

「就是金夫人啊。」

難怪，鸞帶令出現在柳林裡，果然是與柳家關係甚爲密切。

同時，柳黛也沒說錯，這十年中江湖上再沒聽說有人犯過鸞帶禁令，也沒聽說有人死在鸞帶禁區。

但這個結能不能解？現任的鸞帶令主，該不該承擔上一代鸞帶令主所種下仇根根源？

金夫人蘇紅袖肯不肯就此罷休？就此罷手？

孟十寒不願置評，也無話可

說。

「孟十寒，你別爲難，你既然答應了蘇紅袖，就該謹守信諾，置身事外。」柳黛微笑道：「我家則不然，我爹已於五年前謝世，姑姑是我家唯一的親人……」

「這個我知道，我也不會因此爲難。」孟十寒道：「不過我倒有點期盼……」

「哦？你期盼什麼？」

「據我所知，那金夫人蘇紅袖，很是崇敬丘夫子。」孟十寒道：「要是丘夫子肯出面……」

「孟十寒，你想錯了。」

「錯了，那裡錯了？」

「你不是說過嗎，蘇紅袖好像有個靠山。」柳黛道：「若是此事當眞，那就不是祇爲報仇雪恨了。」

「還爲什麼？」

「爲的是名利，爭的是武林霸業。」

「這……」孟十寒忽然一拍桌面。「沒錯，柳黛，妳說得一點沒錯，祇怪我一向既不求名，也不求利，老是忘了這宗事。」

他似是忽然憬悟，因爲這些年來他也看得多了，江湖上凡是稍有名氣，有點份量的人，誰不想搶上那張擺在最高層的交椅？

他同意柳黛的說法，連連點頭，忽見店門人影一閃，有個人直闖了進來。

「孟兄，原來你在這裡，我找得你好苦。」那人帶着一份驚喜，像連珠炮般說道：「好，好，我終於找到那個女人啦。」

孟十寒扭頭一看，原來是逍遙客蕭九歌。

「蕭兄，這廂坐，慢慢說，別大聲。」他微微欠身，指了指身邊一個座位。

蕭九歌自知莽撞，苦笑了笑，然後落座，望了望柳黛一眼，忽又問道：「這位是……」

「不打緊，這位是柳公子。」孟十寒道：「都是自己人，蕭兄儘可暢所欲言……」

蕭九歌先向柳黛點頭致意，然後細說所見。

剛才瞥見孟十寒，一時興奮，嗓門太高了，這回他刻意壓低語調，原來他找到了那條小巷，也找到了那座有兩個石獅子的黑漆大門。

「哦？」孟十寒道：「確定是以前到過的？」

「絕不會錯。」蕭九歌道：「巧的是我剛剛立定身形，那黑漆大門輕輕一響，隨即呀然而開，還好，我躲閃得快，閃藏在隔戶的門廊下，孟兄，你猜猜，那個走出來的是誰？」

「我猜不着，蕭兄請說下去。」

「上回我說過，恍恍惚惚遇上個女人，」蕭九歌道：「眞巧，走出來的居然就是她，身邊還帶了兩個很標緻的丫頭……」

「蕭兄不說是恍恍惚惚嗎，怎麼一眼就認出來了？」

「怪就怪在這裡，當初的確是恍恍惚惚。」蕭九歌頓了頓道：「沒想到再次相遇，腦子裡靈光一閃，居然就認出來了。」

「蕭兄，再說下去。」

「再說下去可更妙，」蕭九歌興緻勃勃的道：「當時我不想打草驚蛇，於是就一路跟蹤，孟兄，天下事眞是無奇不有，像這樣一位住在高樓廣厦、衣著華麗的貴婦人，居然走進了一家妓院……」

「妓院？」

「就是在洛陽很有名氣的杏花塢啊。」

孟十寒雙目一亮，不禁笑了。

「蕭兄，你眞的沒有認錯，她眞的進了杏花塢？」

「不瞞孟兄說，上回我來洛陽，跟幾個朋友逢場作戲，也曾去過杏花塢。」蕭九歌道：「這杏花塢院落很大，她是打從側門進去的。」

說得好，要不是逢場作戲，也許不會變成戲子。

「不瞞蕭兄說，我也去過，就是剛剛的事。」孟十寒故意學舌，笑道：「而且還見到這位貴婦人……」

蕭九歌猛的一怔，睜大了眼睛。「孟兄，你……」

「蕭兄，沉住氣，別大驚小怪，你說的那位貴婦人，就是我要找的夜猫子。」孟十寒拍了拍蕭九歌的肩膀。「回到客棧，聽我慢慢說。」

「這……這就走吧。」蕭九歌急欲弄個明白。

「你不進點飲食？」

「我飽死啦，剛剛就在左面街角的路邊攤上，唏哩嘩啦吃了碗大鹵麵。」蕭九歌摸摸肚皮說：「好大一碗，撐得飽飽的。」

「也好，咱們這就走。」孟十寒轉向柳黛，眨了眨眼皮，笑道：「二弟，等你的訊息，妳當然知道我在哪裡。」他沒問柳黛住在哪裡。

他知道這不必問。

神龍只能見首，神鳳呢？也一樣。

柳黛星目一閃，居然扮了個鬼臉，含笑點頭。

孟十寒向那老闆娘招了招手，說：「這邊結帳，請算一算。」

「客倌，不用啦，有人結過了。」

「結過？」孟十寒愕然問道：「是誰？」

老闆娘嫣嫣婷婷走了過來，帶來一股香風，含笑輕聲道：「夜猫子。」

* * *

又是夜猫子。

她說的雖然很輕聲，三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互相對望了一眼，在一陣錯愕下，也隱隱感到了一股壓力，這猫兒的爪子好像無所不在。

這個漂亮的老闆娘，分明就是隻猫爪子。

猫兒性本兇殘，天生好殺，但表面卻十分溫馴可愛，這老闆娘看起來溫柔多情，笑起來就像一朶花，甚至現在還在笑。

誰知道，這笑裡不是藏着一把刀？

孟十寒心頭一沉，瞪着桌面上幾盤剩餘的菜餚，暗忖道：「要是她在這裡面下了砒霜……」

當然，她絕沒下。

因爲金夫人說過，她要討好孟十寒，既有這番盛情，自是不會遽下毒手。

但誰又知道，她幾時翻臉？

「孟大哥，你還楞什麼？」柳黛笑道：「你初到洛陽，就有人請客接風，這多光采啊。」話完，她已首先含笑起身。

孟十寒和蕭九歌也跟隨着出到了店外，柳黛輕輕說道：「我試過，那些菜沒有毒。」

「妳試過？」孟十寒頗爲訝異。

「是啊。」柳黛道：「你沒瞧見我煽了幾煽？」

「沒錯，妳說那菜太熱，怕燙了……」

「那只是個幌子啊。」柳黛倒轉手中的摺扇，輕輕一按，柄端彈出一支銀針，長約三寸，笑了笑道：「你瞧，這是什麼？只不過你沒留意，我手法又快……」

孟十寒瞪大了眼睛，蕭九歌也大爲嘆服。

「江湖上鬼蜮甚多，不可不防。」柳黛道：「我剛一進去，就發現那女人笑起來十分做作，像是唐朝一位宰相李林猫。」她指的是李林甫。

於是三人分道，柳黛手搖摺扇，揚長自去，孟十寒和蕭九歌相偕回轉客棧。

「孟兄。」蕭九歌途中問道：「你幾時結識了這位柳公子？」

「什麼柳公子。」孟十寒再不相瞞，笑道：「她就是柳家大小姐柳黛。」

蕭九歌打從柳家來，多少知道些柳家的事，他見過那個可愛而又頑皮的小柳絲，當然知道有個柳黛，也知道柳黛人在洛陽，但他萬萬沒有料到，這位翩翩少年竟然就是柳黛。

他睜大了眼睛，張開了嘴巴，好半晌才回過神來，忽然一翹大拇指，讚道：「美人，好一個大美人。」

* * *

這是家小旅棧，人物並不龐雜。

孟十寒選上這家旅棧，也就爲了隨便一眼就可看出這裡進進出出的旅客，並自信可以分辨一下，這些人是些什麼來頭。

燈下，三人聚首，孟十寒便把這一天的經過細詳說了一遍，蕭九歌則只有跟踪金夫人那宗事。

摩雲手趙無璧整天沒出門，無話可說。

但他對孟十寒的經過和遭遇，自是感到十分驚訝，最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沒錯，孟兄你是局外人，但我和蕭兄可是局內人，那鬼婆娘說要報仇雪怨，我和蕭兄則是要以牙還牙。」他轉向蕭九歌，「蕭兄，你說對不對？」

「對，當然對。」蕭九歌激動的道：「居然用這種手段，讓咱們塗脂抹粉，扮成戲子，若是傳揚開去，豈不奇恥大辱，被人笑掉大牙。」

「說得也是。」趙無璧似是靈機一動，道：「有了，要是咱們抓住她，也把她扮成戲子。」妙極了，這倒眞是以牙還牙。

「扮成什麼角色？」孟十寒忍不住插上一嘴。

「扮成烏龍院裡的閻惜姣。」蕭九歌絲毫都沒猶豫，立刻接口。

他顯然是從杏花塢想到了烏龍院，靈感來得如此神速，比喻又是如此貼切，有如畫龍點睛，孟十寒和趙無璧都不禁同時笑了。

隨後，趙無璧正色道：「這只不過隨便說笑而已，咱們幹不出這種無聊的事。」

「什麼？」蕭九歌道：「趙兄是說就此罷手？」

「當然不是，多少也該讓她吃點苦頭。」趙無璧道：「不過此刻不宜急躁，還是先忍一忍，等待柳家大小姐的訊息。」

「好。」蕭九歌道：「那就等。」

* * *

等，要等多久？

第二天中午時分，來了個賣花的小女孩，這洛陽素有花都之稱，賣花的穿梭街頭，倒是平常的事。

但這小女孩卻說是送花，指名要見孟十寒。

孟十寒已料知了十之八九，立刻出面道：「小妹妹，我就是孟十寒。」

這小女孩秀髮垂肩，嫩臉勻紅，一雙水汪汪的眼睛，骨碌碌的轉了幾轉，點了點頭。「很像，很像，你就是孟大哥。」

「很像？小妹妹，妳是說……」

「是柳姐姐說的。」那小女孩道

:「柳姐姐說了好半天，我都記住啦，孟大哥就是這個樣子。」

「柳黛？」

「沒錯，就是柳黛姐姐。」小女孩道：「這束花送孟大哥。」

「哦？沒別的話？」

「有啊。」那小女孩目光左右一轉，輕聲道：「柳姐姐一再叮嚀，要悄悄說。」

「哦？這也好，小妹妹，妳隨我來。」於是孟十寒便把這小女孩引到了一條走廊的盡頭，也輕聲道：「這裡沒人，快說。」

這小女孩口齒清晰，顯然是照柳黛的吩咐，一字不漏的說了一遍，原來金夫人果然有了個很硬的靠山，那便是華山飛雷峯、雷家堡的雷八爺。

雷八爺單名是雷八，外號雷神。

飛雷峯，雷家堡，雷神雷八，一連串的好幾個雷字，這名號眞夠響亮。

雷神雷八爺大名鼎鼎，在十年前華山論武，他佔地利之便，以主人身份邀聚四海八荒，天下武林健者，聲稱以武會友，卻不幸敗在東方一條龍魯嘯天之手，從此偃旗息鼓，不出江湖。

這小女孩當然沒說這麼多，只簡簡單單說了聲華山雷八爺。

但這些事江湖任誰都知，孟十寒自是耳熟能詳，不禁感到一陣驚愕。

接着小女孩又說了，就定在明天申牌過後，要孟十寒趕到北邙。

「北邙？」孟十寒怔了怔。

「怎麼？」小女孩笑了。「孟大哥怕鬼？」

沒錯，北邙就在洛陽城北，一向號稱鬼域，是個有鬼出名的地方，遠地人說，鬼影幢幢，白晝都可見到。

當然，遠地人喜歡添油加醋，說有風，就有雨。

「小妹妹，妳不怕？」孟十寒含笑反問。

「那有什麼鬼，我去過好幾回呢。」那小女孩道：「只不過那地方盡是墳墓，樹木很多，陰森森的，山路上還有些野狗拖出來的人骨頭，晚上會有鬼火。」她說的都是些十分駭人的事，但她說起來語氣平和，好像很自然，足見她膽子很大。

孟十寒心想：「活脫脫就像是小柳絲。」

他知道柳黛她娘是位郡主，在洛陽必有些貴戚親朋，只是不便打聽這小女孩的底細。

再說，這小女孩精靈得很，只怕也問不出來。

「孟大哥，這束花裡有張短簡。」小女孩道：「要是我沒說清楚的，柳姐姐說這短簡裡都寫的有。」

「好，我知道了，妳說的已夠清楚。」孟十寒道：「回去告訴柳姐姐，就說我明天定會準時赴約，還有，小妹妹，妳叫什麼名字？」

「這……」小女孩展然一笑，露出一排整齊潔白的小貝齒。「我不說。」轉身一溜烟的去了。

＊　＊　＊

花束裡果然附有短簡，字跡娟秀而別饒韻緻，孟十寒認得出，這正是柳黛的手筆，內容卻只寥寥數語，簡單扼要，跟剛才那小女孩所說一般無二。

但最後則說她因無法抽身，只好在北邙相見。

孟十寒立刻將這訊息告知了蕭九歌和趙無璧，並示以短簡，蕭趙兩人再無話說，也決定準時赴約。

當然，誰也不知那將是個什麼場面，鸞帶令主是不是已到了洛陽？

但據柳黛最後那句話無法抽身來推斷，是不是她陪伴在鸞帶令主身邊？至於雷神雷八，雖然名號依然響亮，畢竟十年未出江湖，孟十寒等三人也從未見過，也不清楚他的一些平常事蹟。

這等於一個陌生人，但名號早已入耳，因此孟十寒等三人也很想見見。

據一般傳說，當年華山論武，雷神雷八爺只不過三十出頭，推斷此時絕未超過四十五歲，仍在虎虎有威的壯盛之年。

華山雷神，對決鸞帶令主，江湖中人縱無恩怨糾葛，誰不想一看究竟，一覩盛況？

只可惜此事甚爲隱秘，又選擇在北邙鬼域，既沒發出武林帖，也沒聽人口語相傳，奔走相告，當然也不會有什麼熱鬧可期。

但紙是包不住火的，誰輸誰贏，畢竟是宗武林大事，雷神雷八爺，顯然是想藉此一雪十年前華山之恥，重新抬起頭來。

金夫人蘇紅袖怎樣，看來只是一具傀儡。

＊　＊　＊

紅日西傾，正是申牌時分。

孟十寒等一行三人，已經到了山口，遠遠望去，只見古樹參天，白楊蕭蕭，果然一片陰森氣氛，唐人張藉有詩云：「洛陽城北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寫的正是這幅景象。

喪車，就是裝棺材的車。

洛陽歷代王公貴人，以至士庶平民，死後大多塋葬於此，因此這北部就成個大墳場，漫山遍野全是墓穴，人說有鬼，也就不足爲奇了。

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

啾啾，要是沒有幾分膽量，誰敢走進山口？

怪的是那個送花的小女孩，居然來過好幾回，還看到小路上被野狗拖出的人骨頭。

那大概是新下葬的，野狗啃掉了肉，只剩下骨頭。

孟十寒等三人剛剛進入山口，忽然前面小徑上捲起一股小旋風，挾帶着幾片黃葉衰草，滾滾向西而去。

「啊呀。」蕭九歌怔了下。「莫非眞的有鬼？」

「誰說不是，不過咱們一到，衆鬼迴避。」趙無璧笑道：「你沒見已經逃之夭夭啦。」

日影西斜，陰氣更盛，有種冷颼颼的感覺。

對面黃土墳前，一座拱起的孤墳上，出現了兩隻小狐狸，四隻晶亮的眼睛骨碌碌直轉，似是發覺有人到來，倏忽一閃，雙雙鑽進了墳洞。

蕭九歌仰頭望了望高大的樹影，忽然叫道：「啊，眼睛……兩隻眼睛……」

樹影裡出現了眼睛，這是什麼眼睛，是人是鬼？

趙無璧俯身拾起根枯枝，奮力向上扔去，樹葉沙沙，只聽一聲長鳴，振翅驚飛而去，原來是隻猫頭鷹。

「蕭兄，趙兄，別管這些了。」孟十寒提醒道：「此地甚是危險，不可大意，在下從沒聽過人死在鬼手裡，倒是常常聽說人死在人手裡。」

蕭趙兩人同時心頭一懍，齊道：「孟兄高見。」

人只會死在人手裡，這話很管用，蕭九歌和趙無璧立刻提高了警惕，同時緊了緊手中的兵刄。

蕭九歌使的是柄軟劍，輕輕一震，抖得筆直。

摩雲手趙無璧手按腰際，握住了一個把柄，看來是條長鞭，像蟠龍繞柱般繞在腰間。

但雷神雷八爺在那裡？鸞帶令主到了沒有？

山路蜿蜒，兩旁古墓纍纍，轉過一處山嘴，地域忽轉平曠，孟十寒忽然說道：「且慢，咱們先找個地方隱蔽起來。」

「作什麼？」蕭九歌問。

「當然是觀戰。」孟十寒解釋道：「若是柳姑娘所傳訊息不虛，應該就在此處，這地方地勢甚佳，雙方皆有用武之地。」

「孟兄，你知道的，」蕭九歌道：「我和趙兄並非爲了觀戰而來。」

「哦？兩位莫非要挑戰雷老八？」

「當然不是。」蕭九歌道：「咱們要找的是金夫人蘇紅袖，孟兄分明知道，何必多此一問？」

「這個在下當然知道，但這不是今天的主戲，蘇紅袖也不是今天的主角。」孟十寒道：「兩位何妨少安勿躁，先觀察一陣再說。」

「孟兄說的也是。」趙無璧轉向蕭九歌。「蕭兄，蘇紅袖跑不掉的，咱們不必先攪亂了場面。」

於是兩人同意了孟十寒的看法，先在一片亂石矮樹叢中隱蔽起身形。

不到片刻，西面的亂葬崗下，放出了一支響箭，接着又是一支，又是一支，一連三支響箭，就像三隻信鴿，帶着響鈴，橫掠長空而過。

響箭落地，沉寂了少頃，東面的荒林中忽然間簫鼓齊鳴，隨即出現了七名紫衣少女。

這批紫衣少女一人在前，隨後的是兩人一組，肩並肩的輕盈緩步而出，當先那少女揚聲叫道：「雷神既到，何不現身？」

亂葬崗下立即有人答話，聲音響亮，有如洪鐘，傲慢地叫道：「爾等是誰？」

「鸞帶令主駕下侍者，七金釵。」這邊應聲回話。

七金釵？原來鸞帶令主還有這麼多手下，上回在柳林路口，兩條窈窕的人影交叉而過，制住了蕭九歌等四人的穴道，想必就是這些金釵代爲執行。

當然，這必定經過令主的裁決。

「哈哈哈哈，駕下？好大的口氣。」對方語聲愈來愈响，山谷相應，震耳欲聾。「什麼金釵銀釵，只不過幾個黃毛丫頭，好，某家這就差出雷門八勇士，跟妳們這羣黃毛丫頭比比陣勢。」聽這語氣，想必就是雷神雷八。

話落，亂葬崗下一字橫排，果然出現了八名壯漢。

這當眞有趣得很，剛剛出現七金釵，立刻就招來了八勇士，孟十寒等三人不禁睜大了眼睛，屏息以待。

「比陣勢？怎麼比？」這邊領先的紫衣少女叫道：「莫非尊駕就是雷八爺？」

「沒錯，某家正是。」亂葬崗下只聽其聲，仍未見人，到此更是震天價一聲吼叫：「柳搖風，別擺架子了，快快站了出來……」原來他早就知道令主是誰。

聽口氣，此人甚是魯莽。

還好，他沒叫鸞帶令主滾了出來。

「雷老八，你吼叫些什麼？」荒林中終於傳出個清脆的語聲。「約我來的不是你，而是蘇紅袖，你憑什麼逞強爭先？」

「這……」雷神語塞。

「這什麼？你且先坐一下冷板凳。」荒林中的鸞帶令主忽然語音一沉，斬釘截鐵的道：「叫那正主兒蘇紅袖出來！」

林外的七金釵齊聲高叫：「蘇紅袖出來。」

看來這是令主在行令，七金釵應聲傳話，就像金鑾寶殿上皇帝傳詔一樣。

亂葬崗下纖影一閃，金夫人蘇紅袖立刻現身，她勁裝帶刀，那刀彎如眉月，是把紅鸞刀。

「我就是蘇紅袖，十五年前你殺了我爹蘇三變，讓我幼年失怙，流落江湖，飽受欺凌。」她話到此時，凄然淚下，繼續說道：「這筆帳怎麼算？」

原來如此，這的確難以消恨。

「妳這些話我很同情，也為妳難過。」林中的鸞帶令主道：「但我沒殺妳爹，妳說的是十五年前，我接掌鸞帶令主，算來只有九年八個月。」

「這可沒道理，江湖上只知鸞帶令主，從沒人問過鸞帶令主是誰，也無處問起，甚至沒人敢問。」蘇紅袖道：「既然鸞帶令主一脈相承，自應承擔一切，我找鸞帶令主算帳，應該沒錯。」

「哦？」叢林中的鸞帶令主道：「依妳的意思，這筆帳應該怎麼算？」

「血債血還。」蘇紅袖亢聲高叫。

「哼，這話未必說得過去。」林子裡的鸞帶令主道：「我接掌鸞帶令雖已十年，既沒殺過妳爹，也沒殺過任何人，雙手從未染血，妳憑什麼要我血債血還？」

「因為妳是鸞帶令主。」蘇紅袖道：「我爹就死於鸞帶令主之手。」

「妳這是在刻舟求劍，為什麼不分青紅皂白，一口咬定只要是鸞帶令主就該償命？」鸞帶令主道：「蘇紅袖，妳本可以爭得一些道理，可惜妳走錯了一步……」

「走錯了，那裡走錯了？」

「我相信妳起始就想過，自忖不是我的對手，於是興風作浪，以美色為餌，蠱惑聚衆，這些暫且不說，妳居然勾搭上了雷老八。」鸞帶令主道：「妳知不知道，這正中他的下懷，如今他正在利用妳，作他的春秋大夢，想要翻身呢。」

她一語甫畢，雷神雷八已亢聲大叫：「柳搖風，妳休得胡說！」他這一聲吼叫，有如晴空霹靂，方圓數丈，樹草為之搖顫。「某家幫她，只是為了伸張武林正義，為許多屈死的江湖中人湔雪沉冤，這有什麼不對……」

「住口，憑你也配說這種話，你雪什麼沉冤，難道你心裡沒數，你殺的人豈在少數！」鸞帶令主道：「以前的不說，這十年中你為了挽回在華山一戰的頹勢，想要以殺立威，重振旗鼓，在洞庭湖畔，坑殺了一十五名聖刀門下弟子，在淮北手刃七名北派門人，其餘零零星星被你誅殺的指不勝屈，最令人髮指的是你在玉門關外的白龍堆，屠殺往來絲路的商賈，劫掠財貨……」

「放屁，放屁，那有這種事……」雷八一氣之下，叫出了髒話：「老子……老子……一向正直……」

「雷八，快站出來。」鸞帶令主驀的輕叱道：「嘴巴要是再不乾淨，小心大禍臨頭。」

「什麼？大禍臨頭？」亂葬崗下的雷八暴怒如雷，叫道：「柳搖風，別吹大氣了，憑妳一條臭鸞帶，莫非眞的把自己當成了武林第一奇人？哼，站出來就站出來。」話完，果然從亂石堆中跨步而出。

雷神，的確與衆不同，他一襲青衫，身材高大魁梧，壯碩無比，腰中緊束一條牛皮帶，寬達五寸，此刻就地一站，彷彿半截鐵塔。

再往上看，則是面如紫金，虬髯繞頰，左右張了開來，根根如刺。

如此威風凜凜，平常人看了準會打個寒噤。

更驚人的是他身後還跟着兩名壯漢，合力扛着一把長刀，柄長七尺，刀鋒寒光閃閃，由於刀大柄長，沒有一百，至少也有八十斤，兩人才能扛起來。

當然，這也有點炫耀他天生神力的意味。

「哼，一把笨刀，裝模作樣。」荒林中的鸞帶令主冷哼一聲：「你除了喉嚨大，嗓門高，能比人强的只怕不多。」

「笨刀？妳說這是笨刀？」雷八怒道：「某家就讓妳見識見識，看它笨是不笨。」話完，單臂一伸，掄起了那把長刀。

他展示這把刀，用意就在先聲奪人。

此刻掄刀在手，立刻馬步一沉，運刀如飛，片刻間只見刀光，不見人影，刀風所及，距離他兩丈以外的八名勇士，衣角獵獵作响。

「好，好刀法，當眞是滴水不漏。」林子裡的鸞帶令主先讚了幾句，接着道：「不過我不想佔你的便宜，你枉費了許多精力，等會兒怎擋得住我這『魚龍九變』？」

魚龍九變？這是什麼武功？刀法還是劍法？

雷八一怔，長刀一收，人影重現，訝然叫道：「妳說什麼？魚龍九變？」

「沒錯。」林子裡的鸞帶令主道：「除了魚龍九變，還有十八迴旋

手。」

孟十寒和蕭九歌、趙無壁，聽在耳裡，相互對望了一眼，都同時搖了搖頭，這意思是表示，沒聽說過這類武學名詞。

但雷神雷八爺，則顯露了驚疑之色。

「這『魚龍九變』和『十八迴旋手』，據某家所知，乃是記載在天殘老人的遺笈上，當今武林耆老，也只聽傳說，從沒有人見過。」他質疑道：「柳搖風，妳從那裡得來，莫非是想唬嚇唬嚇雷八爺？」

「這倒很有意思。」林子裡的鸞帶令主道：「原來你也怕人唬嚇？」

「什麼？某家……」

「雷八，你剛才急不及待的舞弄那把笨刀，分明就在唬人。」鸞帶令主道：「我也唬你一唬。」說明了唬人，反而令人高深莫測。

這到底是眞是假？

雷神雷八楞了半晌，忽然怒道：「老子已經站出來了，妳也該亮亮相吧。」

「這當然可以。」鸞帶令主道：「不過雷八，我會不會『魚龍九變』，光從面相上是看不出來的。」話完，白衣飄飄，緩步而出。

一身雪白，儼然一尊白玉觀音。

同時白紗覆面，並未露相，因而看不出她的神韻表情，也看不出她的年歲玉貌，但仍看得出她身材修長優雅，窈窕猶如少女。

其實，她是柳黛的姑姑，接掌鸞帶令已長達十年，以此推論，至少應在中年以上。一左一右是兩個大丫鬟，看來約莫十六七歲，生得眉清目秀，模樣兒十分靈巧。

緊隨在後的另有一位中年婦人，一身鵝黃，面如秋月，令人有種明艷，亮麗，而又不失端莊、高貴的特殊風韻。

她一左一右也有兩個女孩，一個大女孩，一個小女孩，大女孩柳黛，小女孩是柳絲。

不消說，這一位貴婦人準是飛花郡主。

柳黛星目一閃，向孟十寒等三人隱蔽之處不經意地眨了眨眼睛。

顯然，她已先到，早就目覩三人隱匿於此。

只見亂葬崗下的雷神雷八雙目如炬，瞪視着相距不到五丈的鸞帶令主，忽然一掄手中長刀，像夜梟般一聲桀桀怪笑。

「憑妳雙手空空，胆子忑大。」他叫道：「這魚龍九變，十八旋迴風手，妳憑什麼兵刃使將出來？」

原來他還有個待解疑問。

問的也是，莫非這宗絕學竟然是空手道？

「好，雷八，我本來不想告訴你，讓你懸着個悶葫蘆方寸大亂。」鸞帶令主道：「不過我並沒那麼小氣，也從不心存詭譎，其實這天殘遺笈上的種種武功，號稱絕妙，絕就絕在隨心所欲，妙就妙在不拘什麼兵刃，刀也好，劍也好，甚至一根枯枝，一片柳葉，要是什麼都沒有，駢指如刃，照樣可以制服强敵，有着摧枯拉朽……」

「哼，那有這種事。」雷八冷笑道：「這豈不成了神靈，成了妖魔，成了鬼怪……」

「笨人說笨話，你以為用這麼一把大刀，才能顯露功力，天下無敵？你自以為天生神力，其實只是蠻力，就像一頭蠻牛。」鸞帶令主道：「蠻牛雖然有些蠻力，能犁田，能拉車，可惜一條小小的繩子就拴住了。」

這番比喻，釋事論理，尤其在武學一道，確有獨到的見解，同時也頗饒妙趣。

她身後的飛花郡主，也禁不住莞爾一笑。

但這直言卻也撩發了火種。

將人比牛，牛是畜牲，威鎮華嶽的雷八爺，那裡受得了這種鳥氣，在衆目睽睽下，這張臉往那裡擱？

「好哇，妳這張烏鴉嘴巴，竟敢把某家比成牛？」他大吼一聲：「老子一刀劈了妳。」大刀一掄，騰步而上，直衝了過來。

他身後一字排列的八勇士，也同時發了聲喊，個個爭先，一擁而出，只有金夫人蘇紅袖，仍然呆立原處，神情徬徨而迷惘。

* * *

情勢乍變，風波驟起，眼前將是一片刀光血影。

孟十寒等三人屏息靜氣，瞪大了眼睛。

這邊的鸞帶令主依然紋風未動，倒是她面前的七金釵倩影連閃，七個人快速地排成個半月形，同時紫袖一翻，各掣出了一柄短劍。

七柄短劍森森凜凜，頓時彌漫起一股寒意。

雷神雷八被鸞帶令主揭露惡行，又以蠻牛相比，禁不住怒火狂騰，手掄大刀，恨不得把鸞帶令主劈成兩半。

相距三五丈距離，自是一晃即到。

那知這三五丈距離，卻是十分遙遠，起步不到一半，忽聽颼颼颼，迎面飄落三條人影。

雷八一驚，沉身剎步。

不料立足未定，橫裡忽又飛來一條人影，手中一把長劍在斜陽中打閃。

這人來得比前面攔路飄落的三人更意外，更突兀，雷神雷八悚然心驚，倉皇中倒退了兩步。

他退得雖快，那人來得更快，

只聽叮噹一聲，火星飛迸，對方那支長劍，扎在刀鋒與柄桿交接處的刀鍔上，雷八只覺刀柄震動，自己握刀的虎口也爲之一麻。

那人閃身落地，挺劍卓立，原來是位中年文士。

儒巾儒衫，略有幾分破舊，寒傖，臉色蒼白，也充滿了風塵落拓之色，但雙目烱烱，神光充盈，頗有點人窮志不窮的書生本色。

雷八怒聲喝道：「你是誰？」

「一個讀書人。」那人道：「除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什麼書都讀過。」

「八索？九丘？」雷八叫道：「這是什麼鬼書？」

「不知道，只聽傳說，天下所有的讀書人都沒見過。」那文士道：「我花了十年工夫，窮搜五岳三山，遍訪當代名儒宗師，仍然一無所得。」

「哼，書呆子。」雷八叫道：「你爲何帶劍？」

「這有什麼，古來的讀書人誰不帶劍，你沒見孔老夫子帶了好長好長一把劍。」那文士略帶感傷地道：「不過有的讀書人青雲得路，有的卻書劍飄零……」

「啊呀。」雷八目光一閃，忽然叫道：「這是丘夫子的劍？」

「沒錯，正是丘先生的劍。」

「快說，你到底是誰？叫什麼名字？」

「我沒名字。」

「沒名字？」雷八怔了怔，忽然睜大了眼睛，叫道：「莫非你就是『無膽書生』？」看來他對武林高手，江湖遊俠，頗有所知。

「正是。」那文士道：「人家都是這麼叫的。」

「哼，老子莫非遇到了鬼。」雷八大怒喝道：「你膽子這麼小，也敢在雷八爺太歲頭上動土。」

「誰說我膽子小，我只是無膽而已。」

「混說。」雷八叱道：「無膽難道反是大膽不成？」

「你才混說。」無膽書生道：「你懂不懂得這個無字什麼意思，無就是沒有，既然沒有，你怎能分辨大小？」這不是傳道，也不是授業，只是在解惑。

「少囉嗦。」雷八氣極叫道：「某家只想問問你，你不去尋找八索九丘，爲何找上某家？」

「因爲你殺了我兩位好友。」

「你這種書呆子也有好友？」雷八睜目叫道：「快說，是誰？」

「一個是東萊齊子春，一個是南陽諸葛勝。」

「哦，原來是這兩個混蛋，沒錯，是某家殺的。」雷八叫道：「那齊子春橫行霸道，某家看不順眼，那諸葛勝搞什麼陰陽八卦，掐指一算，說老子氣數將終……」

「說得好，算得準。」起先飄落的三人，爲首的那人接口道：「這位諸葛先生眞是神機妙算。」

「什麼？」雷八憤然睜目。

「你……你是……」

「怎麼？你不認得？」那人冷笑。「本座可不是無名無姓。」

「哦？你是柳夢熊，中州盟主，而且也有把丘夫子的劍，對不對？」雷八認出了來人，仍然冷冷一哼：「某家並沒惹你，你跑來湊什麼熱鬧？」

怎麼？柳夢熊也來了？

沒錯，他就是中州盟主，這洛陽正是中州之地，他身材頎長，比得上雷八，但雷八肌肉虬結，略帶臃腫，他則比較勻稱，丘夫子當年爲他鑄劍，量了量身材手臂，特把劍身加長了三寸。

「湊熱鬧，本座可沒這份閒情。」柳夢熊沉聲道：「咱們的帳也該算一算了。」

「算帳？」雷八道：「你是來找某家算帳？」

「沒錯，本座正是找你算帳。」柳夢熊道：「憑你雷八爺，該不會一口賴掉吧？」

「不會。」雷八道：「不過你是中州盟主，某家也不是無名小卒，一些手下人的糾葛，有時鬧出人命，你又何必認眞？」

「哦，你倒說得很輕鬆。」柳夢熊再次冷笑。「好，過去的這且不提，已死的白死，但上個月你打劫洛陽龍虎鏢局一十五車鏢銀，總鏢頭雲龍三現司馬午，就死在你這把長刀之下，身首異處……」

「司馬午？」

「沒錯，就是司馬午。」柳夢熊道：「司馬總鏢頭乃是本座的換帖兄弟，一向情同手足，如今他身後蕭條，尚有妻兒老小……」

「哦。」雷八居然歎了口氣。「這倒沒有想到，好悽慘啊。」忽然騰身而起，長刀青光一閃，照定柳夢熊當頭下劈。

他賴不掉，只好用刀，江湖上的許多紛爭，多半都是用的這種法子，這法子很管用，輸了，紛爭立解，死了，前帳已清，兩無賒欠，爽快得很。

雷八惡向膽邊生，圖的就是個爽快。

沒料他長刀方下，忽然一聲慘叫，血光飛濺，自己一條右臂竟已齊肩而斷，長刀落地，人也轟然倒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出手的竟然是無膽書生。

原來雲龍三現司馬午，也是他的好友之一，他越聽越氣，越聽越火，又見雷八趁柳夢熊不防，猝然出手，因此奮起一劍，斜肩而落。

不過此時場中早已亂成一片，那八勇士已和七金釵交上了手，八勇士果然神勇，就像八頭猛虎，每人一把大砍刀，刀光閃閃，虎虎生風。

七金釵身形閃動，舉手投足，姿態優美，對敵猶如起舞一般，但每出一劍，都堪堪恰到好處，有如青蛇吐信，一吐即收，而且劍劍見血，從無虛發。

片刻之間，八勇士已倒下三個，其餘五人也是個個掛彩，敗象已呈。

無膽書生劍落即收，劍尖還在滴血。

「無膽兄，你……」柳夢熊不禁咦了一聲。

「怎麼？莫非柳兄認爲小弟不該搶先？」無膽書生道：「其實小弟最懂禮數，這裡另外還有一條手臂，一顆人頭，好的不都留給柳兄了麼？」

「不不，在下不是這個意思，此人落得如此下場，也就夠了，還要他什麼人頭。」柳夢熊笑道：「無膽兄既來洛陽，豈可過門不入，走，去喝幾杯……」

「柳兄要請小弟喝酒，可別吝嗇。」無膽書生道：「幾杯那夠？」

「幾罈。」柳夢熊大笑，拉了無膽書生揚長而去。

他沒向任何人打招呼，雖然眼見鸞帶令主靜立一旁，居然未加理會。

顯見，他對鸞帶禁令，不以爲然。

* * *

八勇士已無餘勇可鼓，尤其雷八倒下之後，鬥志喪盡，幸未倒地的五個人，血滴征袍，狼狽地退了下來，其中兩人撕下袍角，替雷八敷上金創葯，裹好傷口。

雷八滿頭汗珠滾滾，吁了口氣。

他萬萬沒有料到，此來要找的對手本來是鸞帶令主，那知跟鸞帶令主一招未接，卻栽在這個一向很少在江湖上露面的無膽書生之手。

天色已向晚，夕陽滿天，金夫人蘇紅袖仍然呆立原處，就像一尊石雕塑像，動都不曾動過，但漸漸加厲的晚風，吹動她的秀髮，越吹越亂，越吹越長。

山路小徑上忽然出現了個鬢髮皤然的老人，在兩名侍婢的攙扶下，策杖而來。

小柳絲欣然叫道：「丘爺爺來啦。」

飛花郡主立刻率領兩女迎了上來，鸞帶令主柳搖風卻靜立不動，神情漠然。

丘夫子佝僂着背，立定了身形。

「柳大姑，不論妳高不高興，」他咳嗽了兩聲：「老朽仍然有話奉勸。」柳大姑當然就是柳搖風。

「夫子何不憚煩。」鸞帶令主道：「若還是那些老話，我早聽膩啦。」

「老朽只有老話，想不出什麼新鮮詞兒。」丘夫子道：「就憑老朽當年跟令尊那份交情，就算妳聽膩了也該再聽一次。」

「我不聽。」鸞帶令主道：「我照做就是。」

「照做？」丘夫子老眼一亮。「柳大姑，妳也該說說，怎麼做？」

鸞帶令主應聲道：「從此江湖再不見鸞帶令。」她說得斬釘截鐵。

飛花郡主和柳黛、柳絲，本來臉色凝重，心頭懸着十幾個吊桶，生怕這位一向倔强任性的姑姑突然翻臉，此刻陰霾頓解，都露出了笑容。

柳黛甚至還向孟十寒等三人藏身之處，招了招手。

孟十寒和蕭九歌、趙無璧，立刻長身而起，跨步走出了亂石草叢。

「柳大姑。」丘夫子又道：「既然妳給老朽這個老面子，就別怪老朽得寸進尺，老朽想要瞧瞧那條鸞帶，也許保管一些時日……」

「怎麼？夫子怕我反悔？」鸞帶令主道：「好，留在身邊也只徒增傷感，就給夫子吧。」她探手懷中，取出那條鸞帶，由身邊一個丫鬟雙手捧出。

丘夫子接過鸞帶，老懷甚暢，拂了拂垂散在胸腹之間的銀白長鬚。

「夫子，你已稱心如願，想必更加健康快意，享壽百年。」鸞帶令主道：「再見啦。」轉身率領七金釵，重又隱入了荒林。

「托福，托福。」丘夫子也笑了，忽又向金夫人蘇紅袖招了招手。「蘇姑娘，妳請過來。」

剛才一番情景，蘇紅袖全都看到，此刻如夢初醒，立刻移步走了過來，福了福道：「參見夫子。」

「不用多禮。」丘夫子道：「令尊人死不能復生，何況已事隔一十五年，如今鸞帶令已解，老朽只有一言相勸，甚盼……」

「夫子，此事不用再提。」蘇紅袖道：「小女也只有一事相求，若能如願，便再無憾了。」

「妳說。」

「小女子斗膽，想要得到這條鸞帶。」蘇紅袖道：「焚化在老父墓前，英魂有靈，也就瞑目九泉了。」

丘夫子臉色忽轉凝重，顯得十分爲難，沉吟好半晌，這才雙目一睜：「好，爲了成全妳這番孝心，老朽只好豁出去了。」老人家像是

十分激動，顫聲說道：「拿去。」

蘇紅袖怔了下，忽然雙膝一軟，跪了下來，咽哽道：「多謝老夫子。」雙手接過鸞帶。

「起來，快起來。」丘夫子已轉過了身子。

孟十寒和蕭九歌、趙無璧剛剛走出亂石草叢，竟被丘夫子出現之後連續發生的情景爲之呆住，也因此而停住了腳步。

等到三個人回過神來，鸞帶令主和七金釵，以及雷神雷八和剩下的幾名勇士都已不見。

甚至丘夫子也在兩名侍婢的攙扶下步上了小徑，遠遠只見背影。

在場只有飛花郡主、柳黛和柳絲。

還有就是金夫人蘇紅袖，她亂髮蓬飛，正低垂着頭，踽踽落荒而走。

蕭九歌和趙無璧似是忽然想起，此來爲了什麼，登時雙雙騰身而起，三起三落，截住了去路。

「蘇紅袖，咱們的帳也該算一算。」蘇紅袖停住腳步，緩緩抬起頭來，一副神情木然，面無表情的樣子，半晌才幽幽道：「好，任憑兩位怎麼算都行。」忽然左手一撩，握住一把散亂的長髮，右手紅彎刀倏忽一閃，平滑頭頂而過，髮絲紛紛而落，撒滿一地。

驀地刀交左手，右手屈指猛彈，噹的一聲，竟已斷作兩截，扔掉了刀靶，同時閉上了眼睛。

蕭九歌和趙無璧目瞪駭然，雙雙閃退了三步。

「好，蘇紅袖。」兩人同聲道：「船過水無痕，宿怨已消，妳走吧。」

孟十寒跟蹤而到，道：「蘇紅袖，何苦如此？」

「沒什麼。」蘇紅袖聞聲睜目，道：「這是早就打定的主意，從此遁身空門，長伴青燈古佛。」話完，踏着衰草敗葉，隱沒在一條小徑轉彎處。

蕭九歌和趙無璧目光一掃，彼此對望一眼，似有默契般雙雙道：「孟兄再見，咱們還得趕回洛陽，暢飲幾杯。」話畢，也轉身而去。

孟十寒方自一呆，忽然發覺有人拉了拉自己的衣角，輕輕道：「孟大哥，不想見見我娘？」

孟十寒轉身一看，原來是小柳絲。

「應該，應該。」孟十寒道：「上回在府上多有打擾，理應參見令堂，當面道謝。」沒錯，上回喝過好茶，還嚐過從沒嚐到過的美味點心。

他隨着小柳絲走了過來，躬身抱拳：「參見郡主。」

「郡主？」飛花郡主笑道：「這名字我已好久好久不曾聽到了，聽來好不順耳。」

「是是是。」孟十寒立刻改口：「參見柳伯母。」

「嗯，這還差不多，親切多了，我喜歡這個稱呼。」飛花郡主道：「我沒兒子，只有兩個寶貝女兒，好盼望有男孩子對我親熱點啊……」

說得好，含蓄中顯露了母性的愛。

「這……伯母。」孟十寒囁嚅了一下，沒有下文。

「哦，天色不早啦。」飛花郡主舉頭望了望，轉向柳黛：「妳姑姑去了城東白馬寺，她今天心情不好，我們去陪陪她，然後回家……」

「娘，我想去逛逛龍門石窟。」柳黛道：「只怕要遲幾天回去……」

「好，都這麼大了，應該到處見識見識，那龍門石窟佛雕無數，鬼斧神工，值得一遊。」飛花郡主忽然話題一轉，笑道：「遲幾天有什麼打緊，就算妳帶個小伙子回家，爲娘也不反對。」

柳黛望了孟十寒一眼，不禁飛紅上頰。

飛花郡主拉了拉小柳絲。「妳阿姐要去逛龍門石窟，咱們娘兒倆只好去白馬寺陪伴姑姑啦。」拉了小柳絲走向山口。

那知不到片刻，小柳絲忽又奔了回來，她扳住孟十寒的肩膀。

「孟大哥，你可知道我娘說的小伙子是誰？」

「不知道。」孟十寒故意搖頭。

「笨大哥。」小柳絲笑道：「就是你啊。」

「小鬼頭。」柳黛不好意思地插嘴道：「妳巴巴的跑了回來，就爲了這句話？」

「阿姐，我也是爲人辛苦爲人忙啊。」小柳絲道：「不過阿姐，可別忘啦，洛陽五福齋的桂花糕……」

柳黛嗔道：「知道啦，小饞嘴。」

柳絲嘻嘻一笑，掉頭反奔而去，只見小小的身影閃了幾閃，片刻間飄過了山口。

（全文完）

俠義奇情倫理故事

池中蓮·文
可飛·圖

龍遊鳳天

上文提要：吳子畏是恭親王的忘年之交，是俠義之士，他正跟蹤一名在京犯案的採花賊周道，來到濟南府，他協助府尹鐵錚捉拿周道，周道是撫台的內弟，以爲仗山東巡撫的庇護，可以爲非作歹，更以爲自己是十三太保之首而輕視緝捕。吳子畏正想殲滅黑道的十三太保，現在他們送上門，正好爲江湖除害，便痛下殺手，先殺卓雨八……

淫賊難逃一死　貪官撤職審查

盡管她才殺過兩個歹徒，但俏臉上却漾着似有若無的甜笑，雖然那甜笑是那麼輕淡，但甜得令人心生喜愛。

總而言之一句話，這是一個人見人愛的，不論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一見之下，都會忍不住多看她幾眼的美姑娘。

當然，這剎那間變化的事，吳子畏都注意到了，但他那個對手，却是愈戰愈勇，他的心中儘管是急於殺掉對方，但一時之間却難以如願了。

那青衣女郎却不等他開口，目注他似笑非笑地道：「吳子畏，要我幫忙嗎？」

「不用。」吳子畏苦笑了一下道：「李姑娘來得正好，請費神照顧大人的安全。」

敢情他們是早就相識的人哩。

青衣少女含笑接着道：「放心，有我在這兒，鐵大人安如泰山。」

吳子畏道：「這個，小弟自是信得過的。」

青衣少女道：「可是，你要速戰速決才行，撫衙的特使可能就要趕來了。」

「啊！」

這眞是一言提醒夢中人，吳子畏之所以要鐵錚清晨審案，爲的就是避免撫衙的干預，因爲，這時候的國泰，還正蜷臥在姨太太的懷中。

但由於現場的意外變化，加上他目前這個對手頗爲強悍，幾乎不在周道之下，因而使他忘却了來自巡撫大人那方面的干擾。

此刻，一經青衣少女一提醒，驚「啊！」聲中，也顧不得驚世駭俗，振劍騰昇而起，艷陽普照中，但見一道白虹，有如長虹貫日似地一晃而下，那個歹徒已被腰斬兩段，斃命當場，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

同時，久已鴉雀無聲的人羣中，也發出一陣驚呼：「劍仙……劍仙……我看到劍仙啦……」

那個青衣少女迎着他，嫣然一笑道：「吳子畏，恭喜你已成爲劍仙啦。」

吳子畏苦笑道：「李姑娘，妳也尋我開心。」

「不尋你開心是可以的，只是……」她偏着頭，又是似笑非笑地道：「我救了你的鐵大哥，你如何謝我？」

鐵錚忙接道：「李姑娘，目前的事發生在公堂之上，下官不便離座，退堂之後，下官一定隆重致謝。」

青衣女郎扭頭嬌笑道：「鐵大哥請莫認眞，我是跟吳子畏玩笑慣的。」

但是吳子畏却是抱拳作揖，正

容說道：「李姑娘，小可代表鐵大哥，先致謝意。」

青衣少女抿唇微笑道：「就這麼口角春風，我不稀罕。」

吳子畏一怔，道：「姑娘之意，是要我如何致謝？」

青衣少女似笑非笑地道：「先叫我三聲李姊姊。」

吳子畏滿臉尷尬地苦笑道：

「這個……這個……」

青衣少女俏臉一綳，道：「怎麼，叫我李姊姊，難道辱沒了你麼？」

「不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是甚麼意思？」

碰上這位不講理的刁蠻公主，吳子畏可眞傻了眼。

幸虧一陣的急驟馬蹄聲替他解了圍。

那是來自撫衙署的兩個戈什哈，他們策馬疾馳，直闖府衙大門，向廣場中的公案前疾馳而來。

吳子畏連忙向鐵錚促聲喝道：

「大哥，立即行刑！」

鐵錚立即沉聲道：「行刑！」

吳子畏並向青衣少女以央求的語氣道：「李姊姊請照顧鐵大人的安全。」

青衣少女勝利的笑了一笑，她拍拍胸膛。「放心，一切有我。」

吳子畏已飛越圍觀的民衆，攔在兩匹奔馬之前。

兩個戈什哈雖已及時勒住坐騎，其中一個却是舉手一揚馬鞭，向吳子小畏兜頭抽來，口中並怒叫道：「你想找死！」

吳子畏順手接住馬鞭一拉，奪過對方的馬鞭，戟指沉叱道：「狗仗人勢的東西，給我滾回去！」

俗語說得好。「大衙門出來的狗，都逢人大三級。」那兩個一向仗勢凌人的戈什哈，幾曾碰到過這種場面，何況，目前的吳子畏，只不過是府衙幕僚人員的裝束。

因此，那兩個戈什哈氣得臉色都鐵青了，但目前的情況，却又不容許他們發作，因爲，周道已在一陣亂杖之下，發出殺猪也似的慘號聲。

其中一個戈什哈揚聲大喝道：「撫台大人有令，鐵大人杖下留情。」

鐵錚聽若未聞，相應不理，那行刑衆役的杖勢，却反更沉重起來，而作惡多端死有餘辜的周道的慘號聲，也一聲聲的微弱下去。

這，當然是顯示周道的生命，已接近了尾聲。

兩個戈什哈臉色大變之下，飛身下馬，準備向裡闖。却被吳子畏攔住，並冷笑道：「二位是老官差，當知道這是甚麼所在？」

戈什哈之一抗聲道：「管你是甚麼所在……我只知道鐵知府違抗撫台大人令諭，形同造反……」

「你打算甚麼樣？」

「我要救人！」

「憑甚麼？」

「憑撫台大人的令諭。」

「國泰算是甚麼東西？」吳子畏沉聲怒叱道：「我提醒你，這是法庭兼刑場，你有膽闖進去，鐵大人就有權依法宰人！」

「憑鐵錚一個小小知府，他敢？」戈什哈的語氣雖改，人却站在那兒，趦趄不前。

吳子畏淡然一笑道：「那麼，你何妨試試看。」

兩個戈什哈沒有勇氣試，事實上，即使他們膽敢闖入刑場，也救不了人，因爲，周道已遭到報應，立斃杖下了。

行刑皂役恭聲稟報：「啟稟大人，犯人周道一名，已經杖斃。」

鐵錚沉聲喝道：「梟首示衆。」

「是。」

在行刑皂役之應聲中，「卡察」一聲，周道已經身首異處。

兩個戈什哈臉色大變，面面相覷，大門口有人揚聲傳稟，「臬台朱大人，總文案賈大人到。」

兩騎快馬直闖刑場前，兩個戈什哈連忙迎了上去，低聲稟報着。

臬台朱斌，總文案賈珍兩人，很可能是接到了警訊後，才匆匆地起床趕來的，不但都穿着便服，連頭上的長辮都還沒有梳理好。

他們兩人端坐馬上，目睹現場慘景，再聽戈什哈的報告，臉色一陣青，一陣紅，却是開不了口。

鐵錚已緩步迎了上來，抱拳長揖道：「兩位大人聯袂蒞臨，卑職未曾遠迎，尚望兩位大人多多包涵。」

朱斌哼了一聲，沒有接腔。

賈珍却苦笑着一嘆道：「鐵老弟，你這一來，坑了我，也害了你自己。」

鐵錚張目訝然問道：「賈大人此話怎麼說的？」

賈珍面色一沉道：「鐵大人，你自己的承諾，還記得嗎？」

「賈大人指的是周道這個案子？」

「鐵大人何必明知故問？」

鐵錚却正容接道：「兩位大人，此處非談話之所，敬請東花廳待茶，再作詳談如何？」

賈珍冷言接道：「不必了，撫台大人還等着我們的回音。」

鐵錚苦笑了一下道：「既然如此，卑職自不便勉强。」

賈珍沉聲說道：「鐵大人，現在，我等你一句話。」

「甚麼話呀？」

「就是前兩天，你在我面前所作的承諾。」

鐵錚侃侃而言：「賈大人，你該記得，有關周道這個案子，在撫台大人前，我並未作任何承諾，只說過可以考慮，至於前兩天向你賈大人說的話，也記得很清楚，那是到時候以事實作答。」

說到這裏，抬手一指周道的無頭屍體，沉聲接道：「這就是事實，也是我的答覆，大人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我非常滿意。」賈珍冷笑道：「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鐵大人，你該沒忘記，周道是什麼背景？」

「我只知他是一個罪該萬死的江洋大盜。」鐵錚正容接道：「我是一個地方官，替老百姓興利除弊，是我的本份，我有權……」

一直沒開口的朱斌，冷然截口道：「你自己向撫台大人去表功吧！」

說完，撥轉坐騎，向賈珍沉聲說道：「賈大人，我們走！」

圍觀的百姓們，全都看見了事實的經過，儘管他們由於周道的伏法而人心大快，却也暗爲這位鐵面無私，不畏懼强權惡勢的知府大人揑一把冷汗。

但當事人的鐵錚，却反而表現得若無其事地淡然一笑，倒是那位李姓少女，顯得憤憤不平地冷笑道：「鐵大人，該退堂啦，我有很重要的消息向你報告。」

鐵錚一怔道：「什麼重要消息？」

「也是極機密的消息。」李姓少女神秘地一笑道：「回到裡面再說吧！」

由於李姓少女說得這麼神秘，鐵錚只得鄭重其事地將她和吳子畏二人帶到他的簽押房中(等於現代的首長辦公室地方)分賓主落座以後，鐵錚目注李姓少女，正容說道：「李姑娘，雖然俗語說得對，大德不敢言謝，但對剛才救命之恩，下官不得不鄭重致謝一番。」

他邊說邊站了起來，一整衣冠，向那李姓姑娘抱拳長揖，但却被李姓少女一擺纖手，發出一股潛勁，將他的身軀阻住，並嬌笑道：「鐵大人，不敢當，我也不愛好這一套的。」

鐵錚只好重行入座，向吳子畏苦笑道：「子畏，該將李姑娘替我介紹了吧？」

「是。」吳子畏含笑接道：「這位李姑娘芳名妙貞，是兵部尚書的掌珠，也是佛門俠尼無垢大師的得意弟子。」

鐵錚禁不住「啊」了一聲道：「將門虎女，俠尼高足，那就怪不得啦！」

李妙貞笑問道：「怪不得什麼呀？」

鐵錚却含笑道：「怪不得武功高超，豪邁不讓鬚眉。」

李妙貞也含笑說道：「鐵大人，武功高超四個字不敢當，但豪邁不讓鬚眉却意猶未盡。」

鐵錚一楞道：「姑娘之意是……」

李妙貞黛眉一揚，道：「應該說是豪邁勝鬚眉。」

鐵錚連連點頭笑道：「對，對，豪邁勝鬚眉，眞是恰當極了。」

吳子畏插口笑道：「鐵大哥，我還忘了介紹她的尊貴的另一身份。」

「請說！」

「她還是當今皇上的乾格格哩！」

「啊！」鐵錚雙目睜得更大，笑道：「格格駕臨，我這個小小府衙，可眞是蓬蓽生輝了。」

李妙貞却目注吳子畏，似笑非笑地道：「還有一個比格格更重要的身份，也一併說出來吧！」

吳子畏微微一楞，道：「沒有了。」

「那我只好自我介紹了。」

「好，妳說吧！」

李妙貞目注鐵錚嬌笑道：「鐵大人，我還是名滿京都的『一品公子』吳子畏的姊姊哩！」

「哦！」鐵錚啞然失笑。

吳子畏却含笑接道：「既然是我吳子畏的姊姊，就該叫鐵大哥才對。」

「對對，是我的不是。」她含笑而起，向鐵錚福了一福道：「鐵大哥，小妹這廂有禮了。」

慌得鐵錚連忙起立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妹，鐵大哥可生受了。」

李妙貞抿唇嬌笑道：「鐵大哥，說起來你也許不信，吳子畏這個人，天不怕，地不怕，他就是怕我這個姊姊，我說是黑的，他決不敢說是白的，我叫他往東，他決不敢往西邊走。」

「我相信，而且是絕對相信。」

鐵錚一面說着，一面向李妙貞和吳子畏二人身上來回掃視了一下。

吳子長尷尬笑着，沒有作聲。

李妙貞却訝問道：「鐵大哥，你看什麼呀？」

鐵錚意味深長地道：「好一對仙露明珠，祥麟威鳳。」

這一來，使得自詡爲「豪邁勝鬚眉」的李妙貞，也禁不住俏臉飛起一片酡紅，向鐵錚投過一個嬌嗔的白眼。

鐵錚含笑接問，道：「大妹子，我看妳不像是姊姊呢！」

李妙貞眉梢一揚，道：「我比他大三天，當然是姊姊了。」

「原來如此，對對對，即使只大一天，也該算是姊姊。」

「而且，我的世故也比他深，像方才在法場上發生的事，如果是由我打發，就不會使你鐵大哥受到虛驚了。」

一頓話鋒，目注吳子畏笑道：「小老弟，姊姊說的，你服氣不服氣？」

吳子畏苦笑道：「事實如此，我不服氣還行嗎？」

「這叫做嘴上沒長毛，作事不牢靠。」李妙貞一本正經地問道：「吳子畏！你這次回京，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

「我……我……」吳子畏訥訥地「我」了半天，却接不下去。

「是逃避我？還是討厭我？」李妙貞還是似笑非笑的神情來問道。

「不不！都不是，妳知道，我是承恭親王密諭，來暗查國泰的劣跡的。」

「那你猜猜看，我是奉誰的密諭而來？」

「難道妳也……也是奉……」

李妙貞截口嬌笑道：「別那麼緊張，我是奉命前來助陣的，因爲，你離京後，情況有了急劇的變化，所以我才日夜兼程趕了來。」

吳子畏苦笑道：「我的姑奶奶，說了半天，妳還是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好，我就痛痛快快的告訴你們。」她嬌笑接着道：「小老弟，鐵大哥，你們都附耳過來。」

吳子畏、鐵錚二人將腦袋湊了過去，李妙貞開始悄聲出了她的秘密任務，只見吳子畏和鐵錚二人的臉色在急劇的變化着，吳子畏並苦笑着道：「我早知道會有這一天，只是沒想到會這麼快。」

「別打岔！」李妙貞白了他一眼，又繼續的悄語。

約莫袋烟過後，李妙貞才以正常的語聲道：「二位想想看，這情況夠不夠嚴重？」

吳子畏淡然一笑，道：「不要緊，有妳這個女諸葛在這裡，我可以樂得清閑了。」

李妙貞哼了一聲，道：「別忘了，衝鋒陷陣，還是你的事！」

「小弟義不容辭。」

「我要提醒你，不可輕敵。」

「遵命。」

「現在，你乖乖的聽我的安排。再附耳過來。」

* * *

當吳子畏口中的女諸葛李妙貞在向他面授機宜時，撫署中也有一個秘密會議正在進行。

主持這一秘密會議的是巡撫國泰，與會的有總文案賈珍，臬台朱斌，藩台何進，另外有一個年約四十上下，身材頎長的青衫文士。

國泰顯然是剛剛聽完賈珍和朱斌二人的報告，只見他鐵青着一張胖臉，半晌沒有作聲。

其他的四個人都沉思着，也沒吭氣。

少頃，國泰一拳擊在桌上，「砰」然震聲中，怒聲說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賈珍嘴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還是沒有開聲。

國泰切齒接道：「鐵錚這小子欺人太甚，我不信堂堂巡撫會栽在一個小小知府的手中。」

朱斌注目問道：「大人之意，是不是將他……」

國泰沉聲接道：「馬上將他召到撫署來，也給他一個立斃杖下！」

那青衫文士接道：「不！大人，將鐵錚也立斃杖下，固然可以洩憤，但却是下下之策。」

「那麼……」國泰注目苦笑道：「柴兄，何以教我。」

青衫文士道：「還是照我方才的建議，先解決那『一品公子』吳子畏，這才是上策。」

國泰道：「可是，柴兄所認爲滿有把握的十三太保，已全軍覆歿，今晨派去的助手也有去無回，很顯然，那個姓吳的身手非常高明。」

青衫文士截口道：「不錯，吳子畏的身手非常高明，自出道以來，就沒有聽說他逢過敵手。」

「如此說來，照柴兄的刀法，有沒有絕對把握的？」

「我有沒有絕對把握，大人暫時莫問，但大人該對慶親王有信心。」

「當然，對你柴兄，我也一樣的有信心。」

「那就行了。」

「可是，萬一出了差錯，惹得那小子前來撫署行刺，那可不是好玩的。」

「放心，」青衫文士含笑接道：「即使萬一發生那種情況，只要我柴某人活着一天，我保証你毫髮無損，同時，我還要提醒大人一聲，不論那小子功有多高，他絕對不敢冒大不韙，去行刺一位方面大員的。」

國泰點點頭道：「對對，經柴兄這麼一提醒，我也想通了。」

青衫文士沉思着道：「最好是希望馬到功成，以免辜負了慶親王的期望，萬一事與願違的話，那就只好照大人的意思去做了。」

國泰點點頭，忽然低聲自說自語：「奇怪！」

青衫文士訝問道：「何事奇怪？」

國泰苦笑道：「我是說，慶親王明知鐵錚這小子不好駕馭，但又必須將他翦除而後快，我不明白，當時又何必將他派到濟南來呢？」

青衫文士道：「鐵錚這小子沽名釣譽，譁衆取寵，一年之中，由七品知縣擢升爲四品知府，這完全是恭親王在替他撐腰，全力保荐，派他到濟南來，也是恭親王力爭所致，慶親王又何嘗會樂意派他到這兒來呢？」

「這麼說，這是恭親王有計劃的安排？」

「不錯，說得清楚一點，他是暗中蒐集你的違法證據而來。」

「這個……柴兄，如果我們將那小子幹掉了，恭親王豈會善罷甘休？」

「我想這無須擔心，俗語說得好，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着，咱們有慶親王作後台，而慶親王又是當權的軍機大臣，恭親王是鬥不過他的。」

國泰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個道理。」

青衫文士注目接道：「我還得去安排一下，大人如果沒有甚麼指示，我該先行告退了。」

國泰沉思着道：「好，散會吧！」

對濟南府來說，除了早晨有過一場空前熱鬧之外，整整一天，都顯得無比的寧靜，像是甚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

* * *

樵樓正敲着三更。

濟南府府衙跟往常一樣，一片沉寂，一片黝黑，只有知府大人的簽押房中，還亮着燈光。

萬籟俱寂中，府衙後院騰起了五道人影，像五縷輕烟，一直向簽押房疾然飛撲過來。

那五個夜行人，由輕功的造詣上，不難想見，他們的身手，顯然不在已死的周道之下。

他們在簽押房對面的屋脊上隱伏下來，一面打量四週，也一面向簽押房打量着，像五隻出洞的老鼠似的。

簽押房的窗戶是敞開着的，那五個夜行人居高臨下，由暗窺明，自然看得清清楚楚。

就在臨窗的公案前，一個輕袍緩帶的年輕人，正伏案振筆疾書。

府衙的簽押房，是機密重地，半夜三更，坐在簽押房的公案上振筆疾書的，那自然是知府大人啦！

因此，那五個夜行人互相一打手式之後，立即散開，成半弧形一齊向簽押房撲了下來。

當中一個，又在凌空激射中，揚手發出一把淬毒鐵蓮子，射向窗內，一面冷笑一聲：「狗官！你的末日到啦！」

話聲未落，那鐵蓮子已以「滿天花雨」之勢，向振筆疾書中的鐵錚兜頭罩落，而那個發暗器的夜行人，也已到了窗外的五尺距離之內。

就當這千鈞一髮之間，正在伏案振筆疾書中的鐵錚，忽然像伸懶腰似地，抬頭展臂，水袖順勢一揮，那蓬正向他兜頭罩落的鐵蓮子，竟然比來時之勢更兇更疾，向窗外激射而去。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聽一聲慘號，那個剛剛射落到窗前的夜行人，剛好被他自己所發出的暗器射個正着，而「砰」地一聲倒在地上。

原來那位在簽押房中伏案疾書的年輕人，不是鐵錚，而是吳子畏所喬裝的。

也就當吳子畏一舉奏功的同時，窗外的天井中，也發出一聲慘號。

緊接着，金鐵交鳴之聲大作，並傳來一個蒼勁語音：「你……不是吳子畏？」

窗外另一聲慘號，那是李妙貞的傑作。

這也就是說，室外的四個夜人，已被李妙貞宰了一個。

那一陣金鐵交鳴之聲，也就是李妙貞以一敵三的殺伐之聲。

由於李妙貞已易釵而弁，沒有人認識她，才引起那一聲蒼勁之聲的喝問。

「我是吳子畏的師兄！」李妙貞故意逼着嗓子，以一種奇異的嗓音回答。

暗影中傳來一聲威嚴語聲：「不管他是誰，一律格殺勿論。」

「是！」那蒼勁語聲的人接口應道：「這小子非常扎手。」

不錯，儘管那圍攻李妙貞的人，兩個身手高强，但李妙貞一支長劍，縱橫四週，勇猛有如生龍活虎，以一敵三，仍然是攻多於守。

那威嚴語聲道：「不要緊，咱們兄弟，第二批人員，馬上就趕到。」

簽押房中燈光忽滅，吳子畏像幽靈似地出現在天井中，寒芒一閃，圍攻李妙貞的三人，已倒了一個。

李妙貞悄聲說：「這兒無須你幫忙，快去對付那個發號施令的人。」

「遵命。」

吳子畏朗笑聲中，人已騰拔而起，直朝向那威嚴語聲的人發話處疾射而去。

但他的身形一起，一陣密如飛蝗的暗器，由四方八面向他集中射來，迫得他不得不以長劍護身，瀉落地面。

緊接着，四條人影由屋頂暗影中疾射而下，將他圍在核心，展開一場激烈的惡戰，這一組的惡戰才開始，李妙貞那邊已傳出了兩聲慘號。

很顯然，李妙貞的兩個對手已慘死當場了。

但那兩個才倒下，屋頂上又射落四個人，將李妙貞困住。

兩組都是一對四，戰況也都暫呈膠着狀態。

這時，另一道人影，乘外邊混戰的機會，悄然進入簽押房中。

此人可說是膽大之極，一進入簽押房，立即關上窗門，點燃燈火，當然在公案上搜查起來了。

那是一個身着黑色勁裝，五短身材的精壯漢子，正當他手忙脚亂的搜查之時，他的背後却傳來一個很平靜的語聲道：「不要急，沉着一點，慢慢地找。」

「是！」

那勁裝漢子暴應一聲之後，忽然臉色大變，整個人僵住了。

他背後那平靜語聲又說話了。

「喂！朋友，你是不是奉命到這裡找周道的口供筆錄？」

那勁裝漢子身軀一震，戰聲問道：「你……你……你是誰？」

「『一品公子』吳子畏。」

「你……眞的是吳子畏？」

「如假包換。」

室外，傳來一聲凄厲慘號。

那知勁裝漢子身軀一抖，道：「可是……外面……外面也有個吳子畏？」

那勁裝漢子忽然熄去燈火，回身向吳子畏發話的方面飛撲過來。

說來也眞怪，他這十拿九穩的一撲，居然撲了個空。而吳子畏的語音也還是在他的背後。「朋友！你太過自信了。」

也就在這同時，那威嚴語聲的人也到了簽押房，壓低語聲喚道：「龍三得手了沒有？」

就在刹那間，那叫龍三的勁裝漢子也被吳子畏點住了要穴，沒法動彈了。

吳子畏貼着他的耳朵，悄聲道：「告訴他，說還沒得手。」

那語聲威嚴的人非常機警，一旦自己的話沒有立即獲得回答，立即飛身後退，並揚聲喝道：「風緊，扯乎！」

吳子畏由窗口飛身而出，身形所經，那正在圍攻他的替身的四個勁裝漢子中，立即倒下了兩個。

他身形如箭，一下子越過那個語聲威嚴的人前頭，將其攔住，並朗聲笑道：「朋友，不露兩手就走，不太遺憾了嗎？」

那是一個身材碩長，勁裝佩劍，却戴着一副面紗的幪面人。

只見他那透過紗巾的雙目中寒光一閃，冷笑一聲道：「吳子畏，別以爲我是怕了你！」

「不怕就不必逃！」

「哼！你知道我是什麼身份？」

「不用打啞謎，我已知道你是誰。」

「我不信。」

「哼！難道你不是國泰那老匹夫的走狗嗎？」

就在這說話之間，下面天井中已傳出兩聲慘號，接着是李妙貞的怒叱道：「留下命來！」

一陣人影飛閃，四個勁裝漢子飛射到幪面人的背後，但追躡而上的却有五個。

這是說，方才在天井中，以八對二圍攻李妙貞和吳子畏的人，已被宰了四個。

妙的是，這追躡來的二人，也都戴上了幪面紗巾。

吳子畏一擺手，沉聲說道：「暫時莫追。」

那幪面人冷笑一聲：「哼！替巡撫大人當走狗，至少比替知府當走狗的要高上一籌。」

吳子畏冷冷接道：「我沒工夫跟你閑磕牙，柴四海，揭下你的幪面紗巾。」

那蒙面人身軀一震，道：「你……你……你……」

他「你」了半天，却沒法接下去。

吳子畏披唇一哂，道：「難道你不是身任大內供奉，有關外第一高手之稱的『冷面神魔』柴四海？」

蒙面人苦笑一聲：「高明，高明。」

說話間，他已揭開了幪面紗巾，赫然就是午前在國泰秘密會議席上，與國泰稱兄道弟的柴姓青衫文士。

吳子畏冷冷一笑道：「大四供奉，爲皇上的客卿，地位是何等尊榮，想不到你却自甘卑賤，替一個聲名狼藉的巡撫當走狗。」

「燕雀安知鴻鵠志，小子，箇中道理，你不會懂的。」柴四海冷笑接着道：「吳子畏，本來我是不想親自出手的，但現在情況不同了，你們這幾個，一個也休想活到明天！」

吳子畏笑道：「柴四海，夜風不小，可別閃了舌頭呀！」

李妙貞插口冷笑着，以她本來的嗓音說道：「柴四海，你猜猜我是誰？」

柴四海一怔，問道：「妳……妳是女的？」

不等對方開口，又立即「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柴四海恍然道：「妳就是當今皇上的乾格格之李妙貞？」

「唔……」

「奇怪？我出京的當天，還看到妳去西山打獵，怎麼也及時跑到這兒來？」

「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哩！」李妙貞抬手一指另外四個幪面人道：

「這四位，你也想到他們的來歷嗎？」

「難道他們全是大內侍衛？」

「完全猜對了！」

李妙貞抬手揭下幪面紗巾，一面沉聲說道：「許侍衛，已沒有保密的必要了，你們也揭下紗巾吧！」

「是！」

另外四個人同聲恭應，一齊揭下了面紗。

那是四個年約三旬上下的精壯漢子，全身都洋溢着慓悍的氣息。

柴四海目注那四個侍衛冷笑道：「御前三品侍衛，這個銜頭，在一般人面前，固是唬人，但我柴四海却沒將他們放在眼中哩！」

李妙貞也冷笑道：「就你目前的行跡而言，除了慶親王之外，你連皇帝都沒放在眼內哩。」

柴四海怒聲截口道：「李妙貞，妳怎可含血噴人！」

「我說的都是事實。」李妙貞沉聲接道：「柴四海，按你目前這惶急的情形，足證你還沒有忘記作爲一個臣子的本份，那麼，我現在忠告你，立即俯首就擒，也許皇上會網開一面，恕你一死……」

柴四海冷然一哂，道：「妳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李妙貞道：「我此行是奉有密旨，專爲緝拿你而來，你要是執迷不悟，我就只好提着你的人頭，回京覆旨了。」

柴四海冷哼一聲：「就憑你們這幾塊料？」

李妙貞道：「無須勞師動衆，本姑娘跟吳子畏就可以足夠超渡你了。」

柴四海仰首狂笑道：「好……好……你們兩個小輩，一齊上吧！」

李妙貞扭頭向那四個侍衛道：「許侍衛，那四個由你們負責收拾。」

「喳！」

「留下一個活口！」

「喳！」

此刻的李妙貞，儼然是一位發施號令的指揮官，接着，向吳子畏說道：「吳子畏，咱們上！」

她這話聲未落，柴四海却已首先發難，只見寒芒一閃，向李妙貞疾捲而來，並冷笑道：「我倒要看看妳這黃毛丫頭，究竟有多少斤兩？」

「刷！刷！刷！」一連三劍，居然將李妙貞迫得連退三步。

吳子畏沉喝一聲，揮劍搶攻，李妙貞也乘勢反擊，雙劍聯手之下，也將柴四海迫退三步，李妙貞並嬌笑了一聲道：「柴四海，你也不過如此。」

她口中說得輕鬆，心中却禁不住暗暗吃驚。

因爲，她一向眼高於頂，在年輕一代中，除了吳子畏外，她不作第二人想。

但目前，她和吳子畏聯手之下，並不感到輕鬆，因此，也不難想見，柴四海不愧是大內有數的頂尖高手之一，並非浪得虛名之輩。

柴四海「嘿嘿」邪笑道：「小丫頭，別急，老夫的看家本領，還在後頭哩……喲，喲，喲，小丫頭後勁越來越强，夠意思，夠意思啦！」

敢情李妙貞和吳子畏兩人事先有過默契，儘管他們目前未有交談，但攻守進退之間，却配合得恰到好處。

因此，儘管目前的戰況形成彼進此退的拉鋸戰，但每當他們兩人聯手反擊時，柴四海所承的壓力，也一次比一次沉重。

也由於這原因，儘管柴四海口中還在邪話連連，但她的心情，却也跟着越來越沉重了。

當他們激戰到百招以上時，這種情況越來越明顯了。

這也就是說，柴四海已因情況之不妙，而不得不籌思如何脫身而退了。

但柴四海有如一頭老狐狸，雖然他心中已萌退意，但他手上的劍招，却是更加凌厲起來。

同時，在一旁的那個侍衛對四個勁裝漢子之戰，也已進入關鍵性的階段。

因此，一時之間，但見劍氣沖霄，金鐵交鳴之聲，連綿不絕。

李妙貞不愧有「女諸葛」之稱，她一見柴四海的劍勢一招比一招凌厲，已心知對方想開溜，立即沉聲喝道：「吳子畏，加點勁，柴老賊想開溜了。」

柴四海冷笑一聲：「小輩，老夫如果要走，誰也攔不住！」

李妙貞也冷笑着說道：「你何妨試試看！」

柴四海的攻勢更加凌厲了，相形之下，吳子畏和李妙貞兩人，已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似的。

柴四海一招强似一招，也一招狠似一招地搶攻着，一面邪笑道：「浪丫頭，妳不是要加點勁嗎？老夫已經加上勁了，妳好好受用吧！」

吳子畏和李妙貞兩人雖然被迫而採取守勢，但他們的防守很嚴謹，一但對方拚命搶攻，却是奈何不了他們。

柴四海的江湖閱歷何等豐富，他的心中已感不安，但目前一見對方這種有恃無恐的鎭定情形，他那不安的程度也自然爲之加深了起來。

就當此時，他手下的四個勁裝漢子之一，突然發出一聲凄厲慘號，顯然已經報銷了一個。

那一聲凄厲慘號之聲，好像有帶頭作用，一聲剛落，另一聲又起，同時還響起了一聲悶哼！緊接着，是一串串「唏哩嘩哩」聲，那是有人由屋頂上面滾落地下，只聽許侍衞沉喝一聲：「拿下！」

「喳！」

應聲來自地面，很顯然，柴四海的四個手下，已是二死一被生擒，那剩下來的一個的命運，自可想見。

柴四海心頭一驚之間，只聽許侍衞沉聲喝道：「鼠輩，只要你能再接下我十招，我拚着接受處分，讓你活着離去。」

柴四海也不敢戀戰了，只見他奮力一招「夜戰一方」，盪開對方兵刄，冷笑一聲：「暫時便宜你們這對狗男女……」

話聲中，人已長身而起，一個俯衝，向圍場外疾射而去。

吳子畏所以一直守多攻少，就是爲了保持眞力，等候這一刹那間的機會。

因此，柴四海身形才起，他也啣尾疾追，並沉叱一聲：「老賊，留下命來！」

「留下命來」這句話，雖然是一般追敵的口頭禪，但事實上，此刻的柴四海，可非得留下命來不可了。

因爲，啣尾疾追的吳子畏，使的是馭劍術。

儘管他的馭劍術確如已死在他劍下的周道所說，不過是才入門的，但對於一個不懂得馭劍術的人來說已算是無敵手了！

因此，柴四海一聽後面風聲有異，而扭頭一看時，禁不住失魂落魄，將他那凌空激射的身軀，猛然往下一沉。

因爲他是看到了身劍合一的吳子畏，以電掣星馳之勢，疾射而來。

儘管柴四海是老江湖，但在性命交關的緊要關頭，也爲之方寸大亂。

他，身形往下一沉之間，不加攷慮地，繞向迎面一株合抱的參天大樹後面。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聽嘩啦一聲，枝葉紛飛中，血雨狂射，柴四海連哼都不曾哼出一聲，人頭已滾落一旁，而他那無頭身，却仍然向前狂奔了十多步，才倒了下去。

柴四海屍身一倒，屋頂上也傳來另一聲凌厲慘號之聲。

剛剛射落地面的李妙貞揚聲道：「許侍衞，全都收拾了嗎？」

許侍衞長身而下，一面恭聲道：「回格格，全都收拾了！」

鐵錚也在吳彪和兩個侍衞的護衞之下，緩步而出，含笑道：「大妹子、子畏，恭喜兩位大功告成，愚兄亦與有榮焉。」

李妙貞抬手一掠鬢際青絲，神秘地笑道：「是的，鐵大哥也與有榮焉，而且，咱們這趟濟南之行，得到好處最多的也是你。」

鐵錚怔了一怔，才注目笑問：「大妹子，看來，妳心中還有秘密沒有告訴我？」

「是的，諸葛一生唯謹愼。」李妙貞含笑接道：「山人心中埋伏了十萬兵甲，不到必要時，是不肯預洩天機的。」

鐵錚苦笑了一下道：「大妹子，妳這袖裡乾坤，幾時才可以讓我知道？」

李妙貞抬頭看了一下東方天際，漫應道：「快了，東方已經發白，現在，咱們一面派人辦理善後，一面梳洗一下，然後，咱們一起去撫署……」

「去撫署，我也要去？」

「當然！你是這一齣戲的主角，是一定要去的，到了撫署，自然就知道我山人的袖裡乾坤了。」

鐵錚目光移注了吳子畏，道：「子畏，大妹子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你總該知道吧？」

吳子畏不答反問：「你說呢？」

李妙貞含笑接道：「鐵大哥請放心，小妹葫蘆中，絕對不是狗皮膏藥就是了。」

＊　＊　＊

濟南府府衙中，各人固然是一夜未睡，距濟南府不過兩里路程的巡撫衙門，却也有人通宵未睡。

可以想像得到，撫署中通宵未眠的，是巡撫國泰、臬台朱斌、藩台何進、總文案賈珍等四人。

這四位官大人，可不比武林中人，熬個把通宵不算一回事。

尤其是他們平常養尊處優，又被酒色掏虛了身子，一個通宵熬下來，已全都臉色蒼白，昏昏欲睡，如非事關重大，不得不勉强以鼻烟和濃茶提神强撐着，怕不早已就地倒了下來。

也許是爲了驅除睡魔，也可能由於心情太亂，這四位雖然都沒有說話，但都不約而同地，背着雙手在小花廳內踱步。

好像是自語，也好像是向他的僚屬發問，國泰在低聲嘰咕着：「已經天亮了，怎麼他們還沒有回來？」

朱斌苦笑了一下，道：「我想，不論成功與否，都該要回來了。」

是的，有人回來了。回來的是國泰派到濟南府府衙外觀察動靜的私人保鏢古中劍。

由於國泰幹的非法事情太多，擔心有人行刺，所以，他私人僱用了一批武林中人作保鏢，不分日夜，輪流護衞他的安全，而古中劍却是他那批私人保鏢中的領班。

古中劍匆匆地闖進來，不用他開口，只要看看他的臉色，就已知道事態不妙了。

但國泰却仍然故作鎮定的，沉聲問道：「古中劍，怎麼樣？」

「回大人，」古中劍苦笑着接道：「大事不好了！」

「柴供奉他們失手了麼？」

「是的，全軍覆滅。」

國泰臉色一變，再也沒法故裝鎮靜了，他停下來了，注目問道：「你是說，他們都被生擒了？」

古中劍苦笑道：「可能……可能是全部被殺死了。」

賈珍插口接道：「這怎麼可能呢？柴供奉是大內超級高手，即使在江湖上，他也屬於頂尖兒人物。」

古中劍道：「賈大人，小的說的是事實。」

國泰沉聲接道：「古中劍，鐵錚用的是甚麼人？」

古中劍道：「回大人，由於對方身手太高，小的不敢過於接近，只能在較遠的地方，聽他們說的對話。」

「他們說些甚麼？」

「對方是個女的，柴供奉稱她甚麼乾格格，也叫她爲丫頭。」

國泰的面色再度一變。「是乾格格李妙貞麼？」

「對了！對了！當時，柴供奉也是這麼說的。」

「她還說些甚麼？」

「她說，她是奉了密旨專爲緝拿柴供奉而來的，還帶有好幾個大內侍衞。」

「柴供奉是不是死在那些大內侍衞的手中呢？」

「不！是死在『一品公子』吳子畏的手中。」

「好，你退下。」國泰支走了古中劍之後，向賈珍問道：「夫子何以教我？」

賈珍沉思着接道：「大人，如果乾格格只是奉命緝拿柴供奉而來的，則我們不妨裝糊塗，不聞不問……」

國泰道：「如果那丫頭別有任務呢？又當如何？」

賈珍道：「大人之意，是怕乾格格也負有對大人不利的任務？」

國泰苦笑道：「是呀！我擔心的就是這一點了。」

賈珍徐徐地接道：「大人無須多慮，我想乾格格不可能有對大人不利的秘密任務。」

「何以見得？」

「因爲，如果她負有對大人不利的任務，應該先行到撫署，不會先去府衙。」

「但願如此。」

「而且，大人也該相信慶親王，如果朝廷有不利大人的行動，慶親王一定會全力支援，國泰也一定會先行通知大人的，大人以爲對嗎？」

經過賈珍的一番分析，國泰緊繃着的心絃，總算略爲放鬆了一點，他點點頭道：「對，對，我幾乎將慶親王給忘了。」

國泰幾乎忘了他的後台老闆慶親王，經過賈珍提起，方自滿臉苦笑之間，又有人給他帶來了壞消息。

那是一個管理朝廷邸鈔（即有關朝廷一切動態，包括人事移動在內的公報。）的文案，送來一份剛剛收到了的邸鈔。

邸鈔中，第一條就是慶親王被免除了軍機大臣職務，遺缺由恭親王接替的公報。

這，對國泰而言，算得上是屋漏又逢連夜雨，但覺腦子裡「轟」的一聲，像中了邪似的楞住了。

一旁的賈珍連忙問道：「大人，是甚麼消息？」

國泰將那份邸鈔向賈珍手中一送，苦笑道：「你自己看看吧！」

賈珍接過邸鈔，朱斌、何進兩人也移步過來一同閱讀。

閱讀結果，自然使他們一個個像是突然掉入了無底深潭之中，那一張張由於整夜未眠而熬得蒼白的臉色，可更加蒼白得怕人了。

沉寂了半晌，還是賈珍先開口道：「大人，邸鈔中並未提及本省人事，我們不可自亂陣脚。」

國泰苦笑着長嘆一聲，道：「免不了的，不過是時間早晚問題而已。」

不等他們三人接腔，揮揮手道：「諸位都回去歇息一會，午餐後，再來從長計議吧！」

他的話剛剛說完，一個戈什哈已在門口躬身行禮，道：「啓稟大人，濟南府知府鐵錚，前來晋見。」

國泰面色一變，道：「他來幹什麼？」

那戈什哈躬身道：「回大人，卑職不知道爲什麼。」

「飯桶！」

「是！大人。」

「還有些什麼人？」

「有六位隨員，其中一位是女的。」

國泰愁眉深鎖，又開始踱起方步來。

按國泰和他的僚屬們原定的計劃，是由柴四海率人先行將吳子畏和鐵錚殺了，取回周道的口供筆錄，甚至放一把火，將濟南府一燒了事，由當權的慶親王去彌補紕漏，萬一這一步行不通，就將鐵錚召到府署來，予以立斃杖下，後果仍由慶親王負擔。

現在，第一步計劃失敗了，鐵錚自己送上門來，按說，正好可以實行他的第二步計劃。

但問題却在古中劍的那一番報告，和剛剛收到的那份朝廷邸鈔。

與他狼狽爲奸的慶親王後台老闆已垮台了，而李妙貞那乾格格的身份，和所負的秘密任務，更使他疑神疑鬼，忐忑不安，因而當他一聽到鐵錚求見，隨員中並有一個女子的消息時，就覺得大禍臨頭了，而又不知如何自處。

此情此景之下，其餘三位大員，也一個個有如末日將臨此地，噤若寒蟬。

這時，那戈什哈又囁嚅地說道：「啓稟大人……還……還有……」

「還有什麼？」

「鐵大人的隨員中，有四位是身着三品官服的侍衛。」

一位四品知府，却有四位身爲三品侍衛的隨員，這是意味着一些什麼？已經不難想象了。

因此，當事人的國泰，如遭雷殛似地，身軀震了一陣，臉色如土，定在那兒沒法動彈了。

就在這當兒，外面傳來一聲驚急的叫嚷聲：「嗨，鐵大人，請等一等……」

只聽李妙貞的聲音嬌叱道：「滾開！滾開去！」

吳子畏的語聲也同時叱道：「不長眼的東西，也不看看咱們是什麼人！」

很明顯，門外的警衛已看出苗頭不對，沒有接腔。

靴聲「閣閣」，一行七人，已肅然地進入小花廳外面的議事廳中。

不錯，那正是由鐵錚領頭的，吳子畏和李妙貞二人居中，四個三品侍衛殿後的那一行人。

他們進入議事廳後，吳子畏在正中一站，其餘六人雁翅般分立兩旁，李妙貞嬌聲喝道：「聖旨下，國泰、鐵錚接旨！」

鐵錚對於接聖旨有他的一份，似乎大感意外，但此時此地，自不便發問，只好整袍端帶，向着肅立正中，雙手捧着聖旨的吳子畏跪下去，並恭聲說道：「臣鐵錚接旨，願吾皇萬歲萬萬歲！」

醜媳婦總得見公婆，在此情景之下的國泰，已無選擇餘地，站在小花廳門口向李妙貞說道：「請李格格稍待，容下官換朝服。」

李妙貞冷然道：「不必了。」

「是。」

國泰苦笑一下，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議事廳，在鐵錚身旁跪了下去。

吳子畏等國泰作例行的三呼，已朗聲宣讀聖旨：「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山東巡撫國泰，貪贓枉法，魚肉良民，甚至矇上欺下，勾結江洋大盜，致使民怨沸騰。殊負朕之殷望，茲着朕義女李妙貞協同少年俠士吳子畏，剪除盜匪，並將國泰押返京城，由六部會審議處，所遺山東巡撫一職，由濟南知府鐵錚暫行兼代，另候後命，欽此。」

鐵錚照例三呼謝恩，國泰却在惶急交迸之下，當堂昏了過去。

鐵錚剛剛站起來，李妙貞却向他嬌笑道：「恭喜鐵大哥，現在，你該知道我葫蘆中賣的是什麼藥了。」

鐵錚顯得既興奮，又驚恐的，道：「大妹子，妳事前也不披露一下消息，好讓我心理上有個準備。」

李妙貞笑道：「就是爲了給你一個意外的驚喜呀！」

「可是……」鐵錚搓着手：「這一切來得太意外，也太匆促了，一時之間，使我頓時沒法適應。」

「不要緊。」李妙貞接着說道：「撫署人事暫不更動，我並留下吳子畏和兩位侍衛在這裡協助你……」

「那麼，大妹子妳呢？」

「我要偕同另兩位侍衛，押解國泰，回京覆旨，我想，最多半個

月之內，正式任命即可下達，到時候，你就可以放手整理了。」

「多謝乾格格……」

「不！還是叫我大妹子聽起來舒服得多了。」

「是，大妹子。」

這時，賈珍、朱斌，何進等三位大員，也清醒地向鐵錚道賀，李妙貞却臉色一整，沉聲說道：「三位大人，方才我和鐵大人的說話，你們都聽到了？」

「是的。」那三位大人同聲恭應。

「三位大人未來出處，我不便揣測，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在正式廷諭下達之前，各位必須各守崗位，好好協助鐵大人處理公務。」

「喳！」三位大員又是同聲恭應着。

李妙貞扭頭向在一旁的許侍衛說道：「許侍衛，咱們午餐後，立即起程。」

「喳！」

鐵錚訝問道：「大妹子，這麼快就走了嗎？」

李妙貞嬌笑道：「皇命在身，怎能不急，再說，我早一天回京覆旨，也可使正式廷旨早一天下達。」

不等鐵錚接腔，又接着笑道：「鐵大哥，現在，你已是這兒的主人了，昨宵，我們折騰了一個通宵，你準備如何酬謝我們？」

鐵錚笑了笑道：「咱們大夥兒先來一頓豐盛的午餐，聊表寸心，也算是替大妹子妳餞行。」

吳子畏含笑接道：「好呀！待會不醉不休了。」

鐵錚忍不住的「呵呵」一笑，連那本來是滿臉尷尬神情的賈珍、朱斌、何進等三人，也有了笑容。

但在大廳的一旁，却發出了一聲深長的嘆息聲。

那是由封疆大吏一下子變成待決之囚的國泰，他已經甦醒過來，但已經沒有人理他了。

也就在國泰嘆息聲中，作爲新主人的鐵錚，含笑肅客，一行人魚貫地進入小花廳中……

（完）

血染大青河

義幫無助難民　得以暫且棲身

女俠黑牡丹故事／辛奇士・文　可飛・圖

公雞嶺下，大青河上，正有一艘渡船頂着嶺上洒下來的一片金色陽光在河面上移動，一個彪形大漢，頭戴斗笠，穿一條寬鬆長褲，灰色背心，連扣子也未扣，露出一身賁起的肌肉，正把幾丈長的大竹篙插向河底，翹着大的屁股，兩隻脚丫子用力的蹬着船邊，把渡船撐向對岸，岸上，這時正麕集着大羣挑兒抱子擔行李的難民，焦急的等着過這大青河呢！

船快靠岸了，只見船尾坐着一個灰布包頭的大脚媽媽，正盤着腿，手上拿了一支旱煙桿，一旁還放了一根玉米鬚捻的火繩，望着岸上的難民直搖頭嘆氣！

船在一塊大木跳板前攏住，大塊頭船家把竹篙「骨嚕嚕」插在船頭中央的船孔裏把船穩住，腰帶上抽出一條汗巾，抹去額上汗水，扶着竹篙，吆喝着招呼岸上人快上船。

船尾坐着的大脚媽媽，早把旱煙桿掛在小臂彎，托了一個木盤子來到船邊，樣子是要收取過河費的，但奇怪的是船都坐滿了人，她却一個銅子兒也未收！

「阿壯！撐船了。」

說罷，她又到船尾坐下來。

船行河中，大脚媽媽對身邊的一個婦人問道：「你們準備逃到哪兒去呀？」

那婦人背着行李，懷裏還有個吃奶孩子，一邊哆嗦着讓孩子睡，邊回應道：「老大媽，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天災人禍，民不聊生，亂世啊！」一個老人嘆口氣！

這一天大青河上的渡船，從破曉到黃昏，直把岸上逃難的人全送到河對岸，算一算總有個三四百人，是牛家母子在這大青河上未曾有過的最多的一次，但也是他們收取過河費最少的一回，因為，他們根本未曾收取分文。

當夕陽從公雞嶺對面滑下去的時候，牛大壯把船穩在岸邊，望着像條巨龍般的一羣難民發楞，牛大媽站在一旁邊抽旱煙，道：「他們都是上集過來的，背井離鄉，怪可憐的。」

說得也是，自從改朝換代以後，伏牛山區不知從那裏冒出許多打家劫舍的土匪，紮寨盤踞，殺人放火，小村小莊的人，生存失了保障，不逃往他鄉又能怎樣？

「噗通」一聲，牛大壯跳到大青河裏洗去一身汗臭，爬上來的時候，牛大媽遞給他一個好大的雜麪窩窩頭，包穀湯在船後梢鍋裏，還未燉好呢！

「船老大，快把船撐過來！」

牛大壯母子望過去，灰濛濛的對岸，正有二三十人向他招手，有幾個不但招手，且還直跳脚，像是在破口罵。

於是渡船又撐過大青河對岸，牛大壯把船穩住，牛大媽却及時托個木盤子迎在跳板頭上。

「老太婆，妳要渡船費？」

好長的一道刀痕，從鼻樑一直到左耳根，繞嘴短髭，一直連到下巴，牛眼直瞪着擋他上船的牛大媽。

牛大媽不愠不火似笑非笑。

「不錯，每人十個制錢。」

刀疤漢子咧嘴一笑，那樣子比哭還難看，拍一拍背上的大砍刀，牛眼一瞇，道：「爺們出來是殺人的，沒有帶銀子，趕着爺們回頭來，妳跟爺們上蜈蚣嶺去取吧。」

牛大媽一聲冷笑，道：「阿壯，把船撐回去。」

牛大壯拔出竹篙正要往岸邊頂去，不料刀疤漢子「嗆」的一聲拔刀在手，揮刀向牛大媽劈去，刀疤漢子身後的四五個站在跳板上漢子，也大聲吼道：「殺了她，不長眼睛的老虔婆！」

「叭叭叭」一連三聲脆響，刀疤漢子連揮三刀，却全被牛大媽用手中木盤卸向一邊，眼看着船就要離開岸邊了，刀疤漢子一急縱身往船上撲去。

只聽牛大媽一聲「滾」，飛起一脚，把刀疤漢子踢落河中，她一手又腰，揮着右手木盤厲喝道：「大媽玩刀的時候，你們還在穿開襠褲呢！」

眼看着渡船就要調頭駛去，刀疤漢子全身濕透的爬上岸來，突聽這些人的最後面有人喊道：「牛大嫂，妳等等呀。」

船上的牛大媽一楞，心想這會是誰？於是她對牛大壯一擺手道：「停住，看看是誰在咋唬。」

天色已是灰中帶黑，十丈以外就難以看清楚對面何人，這時候站在跳板上的四五個漢子，全退到岸上，只見後面那人，急步來到跳板上，高聲對三丈外的牛大媽道：「大嫂，我是趙二聽呀！」

「喲！不假不假，是二聽，阿壯，快把他拉到船上來。」

牛大壯也粗着喉嚨笑道：「趙大叔，你抓緊了。」

就見牛大壯把那支長竹篙平伸到趙二聽的面前，明晃晃的篙尖閃閃發亮。

趙二聽雙手急忙攀住竹篙，船上的牛大壯奮力一聲「起」，像挑起一件衣服般，牛大壯已把趙二聽挑到渡船上。

趙二聽一落到船上，牛大壯急忙又把竹篙頂向河底，就要送趙二聽過河。

「等一等，總得把我那幫兄弟也送過河吧！」

「二聽你……」

牛大媽相當吃驚，因為才一年多不見，怎麼二聽會落草為寇了？

一聲無奈的長嘆，趙二聽低喟道：「祖上無德我無能，上天又窮折騰，田裏秧苗露個頭，全都餵蝗蟲了，大嫂，這些妳也是知道的。」

牛大媽不悅，冷然道：「我爹給了你一身本事，打譜沒叫你當強盜吧！」

「我知道我不對，所以我埋了我娘、我媳婦，還有我那可憐的一兒一女以後，曾大老遠的跑到師父墳頭上跪了一天一夜。」

牛大媽黯然神傷，道：「何不去吃糧當差，就憑你那身本事，也不難找個小差事幹幹，何苦當强盜幹這缺德勾當！」

趙二聽冷冷道：「吃糧當差又談何容易，大嫂我不說妳還不知道，朝代一換，全是滿人天下，再說比我年輕的人又多，人家不會要我這年近半百的老人。」

牛大媽有着無奈，當即道：「這帮人可是你的手下？」

趙二聽點着頭，不好意思的道：「不瞞大嫂，二聽早就看到妳與大壯了，總想掩着臉混過河去的，但是刀疤李不會說話，觸怒了大嫂，不得已只好厚顏一見了。」

牛大媽一聽，當即問道：「你帶着二三十人要往那裏去？」

半晌趙二聽不回話，牛大媽却並不放鬆，追問道：「可是追今天過去的那帮逃難的？」

趙二聽扶了背上鋼刀一把，又搓着雙手。

牛大媽微搖着頭，大不以為然的道：「二聽，你該知道阿壯他爹在世的時候，嫉惡如仇，提起中原一把刀，江湖上誰不豎起大拇指，你同大壯他爹同門學藝，他爹死在流寇手中，死得人人叫好，一把大刀劈死攻城流寇上百人，雖說死在城門下，但也是為一城百姓而死，而你……」

「大嫂就不用多說了，如今二聽已經披上一張强盜皮，幹的就是殺人越貨勾當……」

「可是那羣逃難的，他們離鄉背井，挑兒背女，那風吹雨淋之苦，臨了還要被你們洗劫，我說二聽啊，你才幹了幾天强盜，心眞的全黑了！」

趙二聽冷笑道：「人生就是一場戲，不幸我趙二聽却扮的是强盜，幹甚麼得吆喝甚麼，牛大嫂妳多體諒小弟吧！」

「如果我做大嫂的替那帮逃難的向你這位山大王求個人情放他們一馬呢？」

趙二聽就着牛大嫂身邊，低聲道：「大嫂，妳可眞是糊塗，逃難的人油水多呀！」

「放屁，有油水還會往外鄉逃？」

哈哈一笑，趙二聽道：「逃難的有兩種人，一種是田裏沒收成，家裏又缺銀，不往外鄉逃，只有等着餓死，另外一種人，家中有銀子，却因荒年土匪多，一旦土匪上門，必然人財兩失，他們不逃，難道等着被搶？」

牛大媽一聽，冷冷道：「你倒是想得齊全。」

趙二聽多少還有些得意道：「既幹强盜，多少總得研究研究下手的對象啊！」

望望岸上黑漆漆一片的二三十個携刀壯漢，牛大媽一咬牙，面露冷冽，道：「這麼說來，你是一定要過河去搶了？」

「不是去搶，是伸手去向他們中間多金的要一點，蜈蚣嶺上幾十口人，總得要吃飯吧！」

牛大媽暗中一咬牙，對船頭發楞的牛大壯道：「靠岸，叫他們全上船。」

牛大壯一聽，叫了一聲：「媽……」

「靠過去，你聽到沒有？」

於是，牛大壯急忙拔篙在手，又把渡船調頭攏向岸邊跳板靠定。

趙二聽咧嘴一笑，對牛大媽道：「大嫂，只等送過河，妳同阿壯在河邊候着，約莫着三更天，我就會領着兄弟們折回來，到時候我不敢說多，三二十兩銀子，二聽是一定會奉送給大嫂的。」

牛大媽沒有回答，自己却退到兒子身邊來。

終於，三十個攜刀漢子全上了渡船，渡船擠得滿滿的，牛大壯喝叫着：「蹲下去，蹲下去不要動！」

牛大壯與牛大媽二人心裏全明白，眼前可是一船强盜，雖說趙二聽算是自己人，可是人若幹上强盜，那是六親不認的，眞正翻了臉，牛大媽心裏有數，合着她與阿壯二人之力，不一定會是趙二聽的對手，到時候過河的那帮逃難的，還是不會倖免被劫命運。

於是牛大媽做了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決定……

大青河水，在夜間也會發出淡淡的綠色，丈多深的河水，在這寬逾五十丈的河裏，不時會發出「嘟嘟」的水聲，河底下的大石頭，夜裏看來好像是許多陰司水鬼，伺機要拖人下水一般。

牛大壯奮力撐着船，上身一頂一撞的，配合着脚底板的移動，把渡船撐向河中……

牛大媽拿着火繩，就着煙袋鍋點着，撇着大嘴巴，猛吸一陣，一翻眼，正瞧見那個被自己踢落河中的刀疤臉漢子，不由瞇起眼衝着他一咧嘴笑笑。

船中間，趙二聽一直望着這位牛大嫂，他心中相當明白，如果牛大嫂送自己一帮人過這大青河，那也是十二分的勉强之事，或許大家舊識，多少也帶着些情面吧！

也就在趙二聽正想得出神，而船又行駛到了大青河正中央的時候，只見牛大媽長身一起，對牛大壯沉聲道：「把篙帶着，咱們走！」說完，「噗通」一聲，當先縱入河中。

牛大壯抱起竹篙，也翻身投入河中。

只見他認得眞切，竹篙一送一遞，已把篙頭遞到水中牛媽媽的懷中。

水面上，牛媽媽只露出個頭，而牛大壯却潛在水中，一步步的朝着岸邊潛去……

於是，渡船失去了主宰，船身打轉，已不辨方向，朝着下游漂去，渡船上的趙二聽不由大怒，破口駡道：「娘的，人不親土親，土不親故鄉親，幹嘛要在這大青河上要我趙二聽。」

這時候一船三十人全慌了手脚，幾乎把渡船晃翻，却被趙二聽喝住，叫大夥仍蹲着不動。

牛大媽站在河岸邊，哆嗦着身子，對兒子牛大壯道：「趙二聽當上了土匪，這是荒年亂世造成的，我並不太責怪他，只是不該領着人去打劫逃難的，這就有悖天道了，我不能不管這檔子事。」

牛大壯脫下身上背心，猛力把水扭乾，替牛大媽擦着頭上身上的水，邊說道：「小時候我時常騎在趙大叔肩頭上擠着看戲，怎麼會想得到他會當山大王，阿壯好難過……」

遙望着消失在河面上的渡船，牛大媽道：「約莫着他們怕要到石龍堰才能挨到岸邊上岸。」

而石龍堰，却遠在三十里外的西鄉城北面，不過牛家母子可清楚，這三十里水路有一半驚險萬分，因爲兩岸全是懸崖峭壁，河道窄的地方，水流如萬馬奔騰，漩渦如百丈深淵，望之令人膽寒，何況他們坐滿一船人而未有竹篙或木槳，如果撞上岩壁，必將是撞翻一船人，而全作波臣去。

牛大壯母子二人一路走回公鷄嶺下面的矮茅屋裏，這地方母子二人已住了半年多。

這時候天剛交三鼓，牛大媽抽了一鍋旱煙，躺在床上對牛大壯道：「帶着一根繩子，連夜去把渡船拖回來，不要忘了帶把刀去，叫天嶺那面有野狠。」

牛大壯一面應着，順手在鍋裏拿了兩個雜麪窩窩頭往懷裏一塞，肩上掛着一根長蔴繩，拎着刀回頭對牛大媽道：「媽，我走了，妳起來把門頂上。」

牛大壯離開公鷄嶺沿着山邊小徑，朝着大青河下游走去，有時小徑把他帶向半山腰，他本想看看大青河上他的渡船，只是河谷中漆黑一片，因爲天上的鈎鐮月，濛濛的被一層薄雲遮住。

山路是崎嶇的，有些地方怪石崢嶸，舉步艱難，當牛大壯趕到石龍堰的時候，四更已盡，天正黑得厲害呢！

沿着石龍堰岸邊，朝着對面的怪石岸看去，隱約有條小船停在那裏，牛大壯立刻下水游去，天也發白了。

當牛大壯爬上船，他看得眞切，正是自己的渡船，只是有些地方已碰得面目全非。

於是他立刻把繩子繫在船頭柱上，就在附近伐了兩根長竹竿，慢慢把船朝着上游撐去……只是在水流急河道窄的地方，他就得上岸去拖。

本來牛大壯二十三四歲，生得一付好骨架，臂粗腰圓，雙手大如畚箕，伸出的手指頭像小棒槌，一望就知孔武有力，六尺餘高的個頭，就那麼叉腰一站，活像廟門上的把門將軍，就只缺少一嘴繞腮鬍子。

牛大壯似乎不知道甚麼叫累，當他啃完兩個窩窩頭以後，老遠已望見了公鷄嶺，他一高興立刻跳上船去拿起竹竿往前撐，一面敞開大嗓門唱起小調來。

「李闖王喲，那個闖王李呀！
你娘懷胎十月生不下你呀，
拳脚敲打你娘的肚皮呀咳……
十一月裏，李寡婦懲得她放不出個屁，
十二月，李寡婦捧住肚皮乾着急，
十三月，你娘盡說好聽的，乖乖兒出來吧！
你這才呀哎……
慢吞吞爬出你娘的肚皮呀，咳……」

最後的那聲咳，腔調甚高，韻味十足，不過這在當時甚是流行，因爲傳說中李自成是他娘懷胎十三月才生的。

渡船被牛大壯撐到岸邊，河岸上早有許多人候着要過河呢，牛大壯當即把船固定好，抬頭看看天，快正午了。

於是他跳下船來，一路跑向茅屋，邊歡叫道：「媽！我回來了，快上船吧！」

門扉是開着的，牛大壯發覺茅屋裏很亂，衝到屋外，不遠處一棵大樹下……

「媽！」牛大壯拖着沉重的脚步，心如鹿撞般狂奔過去，「哇」的一聲，伏在牛大媽的身上搥胸頓足的痛哭起來！

聲音是嘶啞的，似在搶地！於是山岳爲之動容，而大青河的水也似在嗚咽了……

雙手抱起屍體，牛大壯發覺血還未乾，那要命的一刀是在脖子上，幾乎把一顆頭砍掉。

他把屍體抱進茅屋，平整的放在床上，牛大壯扶着床沿跪在地上，他哭哭停停，再撫摸着牛大媽的一頭華髮，漸漸的，他睡着了，因爲他太累了，一夜未睡竟又遇上這種令人心碎泣血的事，他如何能支持得住？

也不知睡了多久，牛大壯却在一片喊殺與嚎叫中醒過來。

長身而起，牛大壯扶着門扉望向大青河，正發現河岸上等着過河的人往四下逃散，那些已經上到船上的人，有不少被擠下河中，十幾個揮刀壯漢，正追逐着人羣東殺西砍，而河岸上已經躺下不少人了。

牛大壯一咬牙，抓起鋼刀衝向河岸來，口中駡道：「娘的，殺了你們這羣王八操的！」

他走地有聲，山石被他踢飛老遠，看上去正像一頭下山猛虎，狂吼着撲去。

他人一撲近河岸，正迎着四五個逃難的往他這邊跑來，兩個手持鋼刀土匪，依舊是灰巾包頭，足蹬草鞋，口中叫駡着追來，一見牛大壯撲來，不由一怔，當下高聲叫道：「快來呀！姓牛的冒出來了！」

牛大壯咬牙切齒，雙手握緊刀把，狂劈而上！

兩個土匪似也不弱，一打招呼，對牛大壯來個左右夾攻，彼此呼應。

但他們忽略了牛大壯的身手，他除了跟他爹娘學過武功，自己又是天賦神力，加以個頭大，只一刀劈過去，就聽「嗆」的一聲，迎面那漢子的刀斷了，人也被斜肩砍翻在地，他那落在地上的斷臂，竟還隱隱帶着幾根斷肋骨，赤紅的心尚自在地上抖動不已。

牛大壯不等另一個刀落，「咻」的一聲，鋼刀暴斬，就聽那人「猴」的一聲，翻身丢刀而逃……

隨手抓起一塊石頭，牛大壯抖手向那人砸去，「噗」的一聲，像是砸中一個沙肉西瓜，一股血雨，就在那人的後腦暴裂開來，牛大壯起步追去，却見那人已一頭撞到沙灘裏，動也不動了。

立刻間，又撲過來七八個，其中一個就是那刀疤壯漢。

不錯，正是蜈蚣嶺的大頭目刀疤李，只見他一揮手，七八個嘍兵立刻把牛大壯圍在中間。

牛大壯沒有經過這種場面，一時間雙手握刀不知向那一個劈過去。

却聽刀疤李戟指牛大壯罵道：「王八操的，你可把大爺們整慘了，魔鬼崖，閻王灘，就差沒把船撞翻，老子們正愁找不到你呢！」就見他手一揮，厲叫道：「大夥上，活劈了他。」

牛大壯手中鋼刀一掄，嚎叫道：「是誰殺了我媽？說！」

刀疤李冷笑道：「你媽不上路，寨主送她去見你爹了。」

牛大壯一聽，眼睛幾乎憋出血來，他那厚厚的大嘴巴直喘大氣，自言自語道：「趙大叔！趙大叔！難道當了强盜眞的六親不認了？」

這時候正在追逐逃難人的五六個嘍兵，也轉頭圍了過來。

他們一見牛大壯，全都罵不絕口。

牛大壯抖着手中鋼刀，不停的轉變方向，那模樣完全是一副找人拚命的架式。

圍的人圈子愈來愈小，十幾把鋼刀全對着他，如果這時候牛大壯要倒下去，必然會被剁成肉泥。

突然間，牛大壯狂吼一聲，揮動鋼刀往前衝去，他猛然發動，形同拚命，刀猛勢沉，前面的幾個嘍兵還眞叫他這種架式撼住而不敢輕攖其鋒，急急的往一旁閃躲。

却見刀疤李連竄帶跳，擋住牛大壯去路，冷冷的道：「好小子，你想往大青河跳哇！」

其實牛大壯還眞是打的這個主意，一旦他竄入大青河，眼下這帮嘍兵就拿他沒有辦法，然後自己就會設法找上蜈蚣嶺去，爲媽報仇。

眼下刀疤李擋住去路，十幾個嘍兵又舉刀砍來，牛大壯只得返身掄刀砍去……

於是，刀光霍霍，刃芒連閃，一陣砍殺之後，牛大壯雖然又砍翻三四個嘍兵，但自己臂上腿上也各中一刀，鮮血已把牛大壯的灰褲子染紅一大片。

這時刀疤李大聲吼道：「看準了下手，看這小子有多少血好流！」

牛大壯眞的到了捉襟見肘窮於應付的地步，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再說他還未曾與人交過手，眼下這種場面也還是有生頭一遭。

如果就此打住，成績也還不錯，只可惜十來個圍住他的嘍兵，全都像狠，因爲你一衝殺上去，他們就躲，而後面的却又乘機遞刀劈砍……

眼看着牛大壯已處於難以應付地步了……

這時候日正當中，上百逃難逃荒的人，早已躲向附近山林中去了，看起來大青河邊上，除了刀芒與喊殺聲外，只偶爾可以聞到河上的浪花聲。

頂着陽光頂着風，大青河對岸山道邊，踢踢彈彈的來了一騎黑衣姑娘。

她胯下的長耳黑驢，正把牠那驢頭一點一點的往前伸，黑衣姑娘的額頭上，汗珠子似顆顆珍珠，透着烈陽發出閃閃的亮光。

跨驢到了大青河岸邊，正發現對岸刀光打閃，刃芒像河面上日光反射出的彩芒，隱約中還聽到「叮噹」撞擊聲。

黑衣姑娘一看，當即就在驢背上一聲「得！」

就見那頭黑驢竟然一下子衝往河中，向着對岸游去……

有道是：驢怕鬼猪怕水。

如果騎驢走夜路，突然間驢不走了，八成牠看見那話兒了，這時候就算揮鞭打，牠照樣不聽嚷嚷。

當然猪最怕水，因爲牠已經夠肥的，如果再喝上一肚皮水，豈能活命。

雖然驢不怕水，雖然黑衣姑娘彈起身子縱立在驢背上，但仍被往下游冲了近百丈遠，驢蹄才碰着河底，而黑衣姑娘的一條黑綢長褲，早濕了大半截。

黑驢把黑衣姑娘馱到岸邊，她不等黑驢先出河水，立刻一個飛縱，衝向打鬥現場，正遇上牛大壯東歪西撞，雙脚浮動不穩，東劈一刀，西砍一陣，而圍着他的十來個嘍兵，在刀疤李的吆喝下，只是困住牛大壯，看樣子就等牛大壯躺下以後好把牛大壯撕成零碎。

蒼穹是深藍的，却突然間一團黑影自頭上直撲而翻入牛大壯身旁。

立刻使得刀疤李與十來個嘍兵一怔。

「嗆！」黑衣姑娘拔劍在手，陽光晒得她面如桃李，但却一臉含威的冷若冰霜。

「這麼多人圍着一個受傷的，打譜是以多吃少啊！」

刀疤李見是個絕色女子，楞然中不由齜牙咧嘴笑道：「大姑娘，妳這是打那兒來呀！千萬別淌這渾水，妳一邊歇着，看我刀疤李收拾這頭頑熊，只等殺了他，我領你上蜈蚣嶺去，保準妳吃香喝辣。」

冷然一撇嘴角，黑衣姑娘道：「原來你們是土匪呀！」

「大姑娘，可別說得那麼難聽，兄弟們只是玩刀拚命混口飯吃罷了。」

黑衣姑娘冷笑道：「既然這麼說，那麼讓本姑娘掂掂你們這些玩刀的夠不夠份量。」

她的話聲未盡，就見强烈的光芒下，突見黑影晃掠盤旋，一瞬間爆發出一股陰慄之氣，沒有刀劍撞擊聲，也沒有斷骨裂肋聲，就那麼閃電般的青芒一束，快不可言的一揮之間……

於是，慘叫聲像撕裂人們的心肺，附近圍上的嘍兵，在黑衣姑娘青鋼劍飛快擦過之時，幾乎就有四個人的頸項，被劍鋒劃破喉管。

血像地上噴出的泉水，只是這泉水所噴出的是紅色。

也許因爲黑衣姑娘太美了，因此圍着的嘍兵們沒有防着黑衣姑娘會來上這麼一下。

刀疤李哇哇大叫道：「娘的，妳……妳好殘酷！妳還是人……」

黑衣姑娘傲然一笑，道：「幹土匪的也怕殘酷，厚顏說出人性二字，豈不令人笑掉大牙！」

刀疤李一咬牙，罵道：「奶奶的，看來妳是條毒蛇，老子就連妳一齊砍！兄弟們，上！」

突見黑衣姑娘彈身上翻，半空中一個蒼鷹掠食，青鋼劍早帶起一蓬血雨。

她似是不再多說，劍走輕靈，身法詭異，幾個照面，早又被她刺殺數人。

牛大壯原本鼓着最後的餘勇，伺機把刀疤李砍死，就算自己倒下去，也覺值得。這時一見來了能人，不由精神大振，只見他發一聲喊，直向刀疤李衝去，口中罵道：「老子劈了你這個王八蛋！」

刀疤李原來也相當狡猾，這時發覺黑衣姑娘是個江湖能人，自己萬萬不是人家對手，心中一怯，就想撤鴨子走人。

却不料牛大壯一刀砍來，急切間忙舉刀相迎。

「噹！」

刀疤李的刀未落，但却一條手臂麻到心窩，叫聲「不好！」轉頭就逃。

突然間，迎面樹林中衝出十多個逃難的，他們手中拿着石頭、扁擔、竹棒，像瘋了一般大叫道：「打死這個狗强盜！」

刀疤李一看迎面幾人來勢洶洶，後面又有牛大壯追來，只得一咬牙，斜刺裏往大青河邊逃去。

牛大壯雖然臂傷腿傷，但他却鼓起餘勇非要手刄刀疤李不可。

只要看他那右手把鋼刀拖在身後，全身直衝向前的架式，不難看出。

刀疤李正應了那句俗話：狗急跳牆，人急懸樑，因爲他竟在走投無路下，一頭鑽入大青河裏。

隨後追來的牛大壯與一幫逃難的，一到岸邊，牛大壯早咧開大嘴巴罵：「蛋上抓蚤，我看你往鳥上跳！」

說着，「噗通」一聲也跳入大青河裏。

刀疤李一跳入大青河，心裏已覺得不大對勁，因爲牛大壯能靠水吃水，水下功夫必高人一等，心念間，狠憋一口氣，直往河中間潛去。

他還未潛出幾丈遠，雙脚早被牛大壯的兩隻蒲扇大手抓住。

刀疤李正要自水中用力往後蹬，不料牛大壯早伸出一足頂在他的胯中間，只一蹬，已把刀疤李憋過氣昏死在水中。

牛大壯一把挾住刀疤李的腰，回身游到淺地方，只見他手起刀落，就在水中割下刀疤李的腦袋。

像個圓西瓜，那顆頭已帶着一溜血，漂向大青河下游而去，那具沒有頭的屍體，却載沉載浮的游蕩在水面上。

這時候黑衣姑娘早把其餘的幾個嘍兵解決掉，也緩步牽着黑衞走過來。

一見牛大壯已殺了刀疤李，不由一笑。

但當牛大壯身上淌血，走出水面，黑衣姑娘忙過去一看。

「你的傷可不輕，快把水擦乾，我給你上藥。」

牛大壯想哭，因爲他面對這位黑衣姑娘，不知該說些甚麼感激話。

如果不是這個姑娘及時到來，保不準自己早已血染黃沙，死於非命。

牛大壯喉頭打結，有些哽咽：「姑娘，牛大壯給妳叩頭！」

黑衣姑娘急忙扶住，當即取出刀傷藥，叫牛大壯坐在柳樹下，仔細的替他包紮起來。

這時正有不少逃難的，也扶老攜幼圍過來，大家彼此稱讚黑衣姑娘神勇，眞是救苦救難菩薩。

牛大壯想着老娘被殺，心裏難過，淚眼滂沱的問到：「姑娘，妳高姓大名，牛大壯會刻骨銘心永記不忘。」

黑衣姑娘道：「我叫黑牡丹，打從孟津來，進入這伏牛山區裏也有一個月了，今日經過這裏，不意就碰上你被這羣土匪圍殺，這是怎麼回事？」

黑衣姑娘邊問，回頭望向遠處山坳裏的一幢茅房，又道：「你可是住在那茅屋裏？」

牛大壯以手臂拭去眼淚，抽噎道：「不錯，我與媽同住在那茅屋裏，去年我娘倆逃難到此，那時候河上只有竹排可以過這大青河，媽說逃難下去不如找事作，每天賺上幾個制錢，三餐併成兩餐，有個窩窩頭啃着，也比往下逃去好些，所以我同娘就在這大青河上渡船爲生，約莫着過了荒年，我們就可以回轉家鄉了！」

牛大壯吐了一口唾沫，又接道：「一年來看着不少顚沛流離失母掉兒的災民，打從這大青河經過，我娘眞的不忍心收取半文過河費，有時候只要賺夠一天吃的，也就算

了，那想到昨日天都快黑了，突然出現一批土匪，爲首的竟然是……」

於是，牛大壯仔細的把昨日發生的事，對黑牡丹說了一遍。

黑牡丹一聽，不由怒容滿面，貝齒格格作響，連四週的一衆難民，也有不少破口大罵！

忍着傷痛，牛大壯緩緩站起身來，雙手抱拳施禮道：「姑娘，我這就去把我娘葬了，然後找上蜈蚣嶺，趙二聽既然脫下人皮，我阿壯就把他當頭狠，我饒不了他。」

五六十個青壯年難民，也都附和着道：「大個子，你要殺上蜈蚣嶺，俺們都跟你去，娘的附近六七十里以內，早有人在說蜈蚣嶺上強人不是東西，合着咱們去同他們拚了。」

黑牡丹含笑搖頭，道：「如果你們去，一個也別想活！」

一面指着牛大壯又道：「你這身傷能戰？」

牛大壯尚未開口，黑牡丹又道：「我倒有個主意，或可一舉搏殺那土匪頭子趙二聽。」

牛大壯與一衆難民大喜。

急問黑牡丹是何妙計。

於是，黑牡丹說出她的腑內機關……

* * *

蕭瑟的山風，抖落不少花林樹葉；

悠悠的白雲，

遮住大部酷熱的陽光。

一條蜿蜒如蛇的山道上，一片荒落寂寞的荒嶺下，正有一個年輕機伶壯健男子，肩上扛着扁擔，一付細柴蔴繩，挽在扁擔一頭，正急匆匆的朝着蜈蚣嶺上攀去，從他的神色裏，可以看出他一定有着急事。

登上蜈蚣嶺，年輕人也才剛剛翻過半山凹，迎面衝過來十幾個手持長矛鋼刀嘍兵，吆喝着攔住年輕人的去路。

「幹甚麼的？」

年輕人放下肩頭扁擔，抽出腰上挽的汗巾，擦着汗道：「快帶我去見趙寨主，我有要事呀！」

「你是誰？我們的寨主才剛剛睡下，昨晚折騰了一夜，你要是閒話一句，最好告訴我們，免得你挨耳刮子。」

「刀疤李他們全死了，難道是閒話一句？」

年輕人話一落，十幾個嘍兵大驚失色，也不問明白，立刻把這年輕人帶到山寨。

年輕人站在寨門裏面一處不算大的廣場上，望着這山寨看。

發覺這裏竟有個相當大的山洞。

沿着山洞口，又搭建了幾座茅草屋。

山洞口上面約三丈高處，正有一個四方洞口，顯然這是山洞的第二層。

年輕人正四處探視。

已有不少嘍兵，聞聲走出茅屋來，向這年輕人圍過來。

突然，自山洞裏走出一幫人來，爲首的正是趙二聽。

只見他向年輕人一招手，道：「你過來！」

年輕人拖着扁擔，急忙走過去，施禮道：「小的稻田溝孫二牛，給趙寨主叩頭。」

「你是稻田溝的人，那不是在大青河的北面嗎？聽你說刀疤李幾個被人殺了，這是怎麼回事？」

年輕人爬起來，抹抹額頭汗水，道：「過午時候，我在大青河北面過來，因爲我過去認識刀疤李，正準備跟他來投奔趙寨主呢，不料却見大青河岸柳樹林前，一幫人正在拚殺，沙灘上已經死了不少人，刀疤李也正浴血拚命，可是對方三個人圍着他殺，我因爲武功平常，只好躲在樹後，眼看着刀疤李被他們殺死在大青河裏，身首異處。」

他緩過一口氣又道：「他們殺了刀疤李，這才把他們受傷的人，一個個抬在柳樹林裏上藥包紮，又把幾隻十分沉重的箱子抬上渡船的小艙裏，看樣子準是金銀寶物，不過，他們好像不會立刻上路的樣子，因爲他們也傷了不少人，所以我才急忙趕來向趙寨主報信……」

年輕人才剛剛說完。

趙二聽雙目圓睜，猛然伸雙手，抓牢對面年輕人的衣領，冷然怪喝道：「娘的，你可是在誆我？」

年輕人語音生硬的道：「寨主只要到大青河一看，便知道小人的話不假。」

冷然一笑，趙二聽打橫把年輕漢子往斜裏摔出去。

「蓬」的一聲，年輕人一連在地上翻了三個滾，才被茅屋山牆擋住了去勢，看樣子眞的七葷八素，被摔得不輕。

趙二聽哈哈一笑，叫人把年輕人扶起來，道：「看你這身骨架，娘的，我疑心刀疤李死在你小子手裏，如今又大着膽子來賺老子呢！」

年輕人手臉擦傷好幾處，爬起來，道：「寨主，你冤枉好人了！」

哈哈一笑，趙二聽當即大聲吼道：「孩子們，抄傢伙上路了。」

於是，蜈蚣嶺的趙二聽，領着五十多名嘍兵，在那年輕人的帶領下，朝大青河急急奔去。

* * *

這光景正就是月上柳梢頭的時候，因爲隱藏在大青河附近的幾十個年輕逃難的，不時自柳樹林望望

天，而天空中一彎新月，正在兩顆閃爍的孤星陪伴下，爬向中天。

隨着爬升的新月，他們也神情緊張而手心沁汗。

當然他們絕不附和人約黃昏後的說詞，因爲他們所等的，並不是心上人兒，而是窩在蜈蚣嶺上的一股土匪。

繞過山坡矮樹林。

趙二聽一行人已望見了大青河。

那銀色泛青的河面上，是柔柔的，在新月的照耀下，呈現着大青河永恆的活力與生命。

趙二聽叫大夥停下來。

因爲他趙二聽領着一干人盤踞在蜈蚣嶺，自然也不是個二百五。

「和尚于，帶個人摸到河邊去探探路子。」

人叢中立刻蹦出個大光頭，只見他生得粗粗壯壯的，透着一臉精明，憋着一張大凹嘴巴，下唇幾乎可以碰到鼻子頭，一閃身來到趙二聽身前：「寨主，如果有情況，我打聲口哨。」

只見那年輕送信的，扛着扁擔走過來，道：「我陪于頭目去。」

趙二聽咧嘴一笑，道：「你不用去，就在我身邊吧！」

年輕人心裏明白，一旦姓趙的發覺上當，自己第一個就得死在他手裏。

回頭已見和尚于領了個細柳高挑嘍兵，往大青河邊摸去，看他二人那種架式，活像兩隻溜向豬圈的狠。

二人一逕摸到柳樹林，正發現不少受傷的難民，哼哼咳咳的躺在地上。

牛大壯那條渡船，正靠在跳板頭上，隱約有兩個持刀漢子坐在艙門附近。

和尚于尚未走近渡船，船上二人已發覺到，當即喝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這光景算是敞明了，渡船上眞的有貨色。

而沙灘上，和尚于也發現了不少屍體，却全都是蜈蚣嶺的嘍兵。

於是，他一聲冷笑，隨口打了一聲淒厲而尖銳的口哨。

「殺！」

月影下，矮林中，立刻像幽靈般飛奔出幾十個手握長矛刀槍嘍兵，一路喊叫着殺奔而來。

趙二聽衝出矮林，只幾個提縱，人已到了沙灘上，當他看到沙灘上的嘍兵屍體，不由破口大罵道：「孩子們！給我着實圍起來殺，替死去的報仇，娘的一個也別放過。」

也眞是夠快的，五十多名嘍兵，立刻斜刺裏往一排柳樹林中殺過去，另一面，趙二聽却掄動手中大砍刀撲上了岸邊渡船。

船上原來有兩個持刀壯漢守在艙邊，一看趙二聽躍上渡船，立刻縱身跳到水中，急急往岸上逃去。

一看這光景，趙二聽捧腹大笑，道：「他娘的倒是一對識時務的傢伙！」

說着他大步走向矮艙門邊，大砍刀朝着艙門一挑，不由一怔！

「他娘的，妳是誰？」

「取你的命！」

聲音既柔而且細，有如黃鶯出谷。

趙二聽一聽，後退一步。

月光下雙目凝視，望着含威走出矮艙的黑牡丹，一轉眼哈哈又笑起來，道：「成！娘的，眞是深山出俊鳥，洞裏出妖精，趙大爺的老婆沒福氣當壓寨夫人，却不料今晚遇上妳這位水晶似的美人兒，妳不是要取趙大爺的性命嗎？那就跟我上蜈蚣嶺，因爲妳只能在床上才有機會抽乾趙大爺的一身骨髓油。」

黑牡丹一聲冷笑，緩緩拔出青鋼劍。

突然間，岸上哀號此起彼落，刀光霍霍中，不少嘍兵倒臥在血泊裏。

光景着實叫趙二聽一怔，但更叫他一悚的，是他脚下的渡船，不知怎麼竟自己離開岸邊，朝着大青河上移去，他急忙望向船頭的竹篙，却見那竹篙在左右搖晃。

趙二聽以爲竹篙未曾插牢呢！

也就在這時候，突然間一聲「嘩啦」，從船頭下面竄上一個大漢子，只見他臂上腿上仍纏着布，嘴巴裏却啣了一口鋼刀，正是牛大壯。

趙二聽一驚，當即露出一臉奸笑，道：「阿壯，是你？」

「爲甚麼？爲甚麼你要殺了我媽？」

一咬牙，趙二聽道：「是你媽不仁於前，大叔我才不義於後，大青河上一夜折騰，差一點要了命，大叔還在想要不要放你一馬，你却自己不撿時辰的送上來，大約鬼使神差，要你趕着去伺候你那老媽了。」

飄飄蕩蕩的，渡船已漂到了河中央，緩緩的朝着下游飄去。

只要過了金沙灘，繞過十里飛鳳岩，那兒就是狹窄的魔鬼岸與閻王灘。

強忍着一身痛，牛大壯厲喝道：「我同你拚了！」

牛大壯跟蹌的揮刀衝向趙二聽，劈頭一刀砍去！

冷凜一笑，趙二聽手中大砍刀那麼巧妙的往牛大壯的鋼刀上一貼，身子往側一讓，像一條滑溜的魚一閃而到了牛大壯的身後。

他沒有轉過身，就伸出右脚朝

後踹去，「蓬」，正踹中牛大壯的屁股上。

一轉身，趙二聽咧嘴笑道：「阿壯，你那手三脚猫，就別在大叔眼前出醜了。」

一手攔住牛大壯衝過來的身子，黑牡丹跨步站在牛大壯身前，冷然一笑，道：「看樣子還眞的有那麼三兩三。」

得意的一撫短髯，趙二聽一挺胸膛接口道：「沒有三兩三，豈能上梁山，眼下這才開個頭，玩意兒還在後頭呢！」

黑牡丹一撇嘴，道：「我正等着領教呢！」

牛大壯却又要往上衝，却被黑牡丹攔阻，道：「剛才他已有機會放倒你，可是他沒有……」

突然仰天一聲哈哈，趙二聽道：「貨賣識家，眞是一點也不錯，妳可知道我爲甚麼不殺他？告訴妳，自小我就常抱阿壯看野台戲，如今叫我一刀劈了他，想想看我如何下得了手！」

黑牡丹冷笑連連，道：「只怕不是你說的這般好聽吧！因爲船在河心，你還指望着牛大壯替你撐船上岸呢！」

趙二聽嘿嘿一笑，道：「我不但指望着阿壯送我上岸，更期望把妳弄上蜈蚣嶺去着實的享受一番呢！」

他話聲落，大砍刀幻化出兩道冷電激流奔向卓立在矮艙口的黑牡丹。

鋒刄破空響，刀口即將劈下，黑色披風宛如一朶烏雲般陡然蓬飛而起，半空中劍芒在趙二聽頭上打旋。

趙二聽一刀劈空，狂吼一聲，大砍刀疾撩上空，同時間矮身翻滾。

及時的躲過黑牡丹穿頂一劍。

斜目望去，只見黑牡丹平伸雙臂，人已穩當無比的站立在船面上。

趙二聽尚未站穩，黑牡丹已進攻三次。

她那俐索與瀟洒的身法中，隱含着滾動的刀山，令趙二聽心中一寒。

突然劍芒中黑牡丹微微冷笑道：「山大王，眼下這情勢已很明顯，是生是死，端看你的修爲如何了。」

「咻」的一聲，大砍刀直迎而上，似是要與黑牡丹來個青石板上磨石頭——硬碰硬！

却聽黑牡丹一聲冷笑。

劍芒一縮暴伸。

一束無堅不摧的銳風挾着排山倒海之勢，快不可言的削向趙二聽脅下。

趙二聽一刀劈空，黑牡丹已貼近身來。

如果想躲過要命的攔腰一劍，除了斜向船外，別無他途可想。

趙二聽就那麼稍作猶疑，黑牡丹的劍鋒已觸上他的肌膚。

一股難以令人忍受的撕裂之痛，逼使他「嗷」的一聲，一種非人類的慘嗥中，只見他斜裏被劍鋒送落在河中。

站在船尾的牛大壯，一看來了機會，竟毫不考慮的一頭潛入水中。

落在水中的趙二聽一見牛大壯游來，大砍刀瘋狂的亂劈。

却不料牛大壯在水下一把撈住他的雙脚，直往河底拖。

趙二聽急把大砍刀往水下面送，然而他脅下受傷，大片的血水擋住他往水下看，而牛大壯却把趙二聽自河底的大石頭旁拖住，而使得趙二聽的刀全遞在大石頭上面。

趙二聽在水中一陣掙扎，終於不動了。牛大壯扭住趙二聽的頭髮，一刀割下趙二聽首級，急忙浮到水面。

發覺渡船已冲下老遠。

牛大壯奮力游過去，爬到船上。

黑牡丹急叫道：「快到岸上去！」

牛大壯毫不遲疑，急忙抓起竹篙，把船撐到岸上。黑牡丹望着牛大壯腰裏挽着趙二聽的人頭，而身上的傷口又因泡水而流着血，一股摯誠的關注自她雙目流露出來。

有不少嘍兵，在看到牛大壯腰裏挽着顆人頭，韋陀一般揮着竹篙連掃帶戳，被他這般撼天震地的氣勢嚇楞住。

再看到一個黑衣矯健女子，一連放倒數名嘍兵，早撒鴨子轉頭就逃！

打鬥結束了，黑牡丹就把這批從盧氏過來的一百多個逃難的，在那個年輕人指引下，全送上蜈蚣嶺，因爲那兒有足夠的糧食與金錢，吃個一年半載還不成問題。

牛大壯把牛大媽就葬在他住的茅屋旁，墓前不是甚麼香爐之類，而是在石板上放了一顆人頭，初時那顆連着血肉的頭，招來一大羣五顏六色的大蒼蠅，直到那人頭只剩下個頭殼，還擺在那兒！

當黑牡丹從蜈蚣嶺來到大青河的時候，牛大壯正在大青河上替一幫難民撐船，只是在上船的地方已沒有人替他托着盤子收取過河費了。穩住渡船，牛大壯遙望着黑衞背上的黑牡丹，咧開大嘴巴，高聲叫道：「姑娘，妳的大名字眞叫黑牡丹嗎？阿壯給妳立個石碑在這大青河的渡口岸邊……」

微笑着揮揮手，黑牡丹不知怎的感到鼻端泛酸，眼眶潮濕！（完）

新派武俠奇情短篇／麥晶・文　可飛・圖

傻俠

詭計雖絕　百密一疏

黃昏，西邊那輪大金盤將幾朶白雲染成燦爛的金黃色，遠近山林，嫋嫋升起了一片縹緲的淡淡煙霞，幾隻倦鳥從天上掠過，投向山林中。

就在這時，一陣淸脆的馬蹄聲，敲破了這條荒無人煙的寧靜古道。

馬，很普通，人，也不大起眼。

他是個二十多歲的少年，體格相當健壯，五官也相當端正，但稱不上「英俊」兩字，尤其是那身樸實無華的服裝和那張古銅色的臉，也給人的印象與一般的馬伕走卒差不多，但是，他背上却有一口刀。

他是武林人物。

＊　＊　＊

「來了！來了！」

「是那傻小子？」

「正是。」

「好極了，他應該會發現路上那些血跡吧？」

「不錯，他正在察看路上那些血跡，咱們設下的這個陷阱可以成功了。」

＊　＊　＊

他並不傻，他祇是天性純厚，直腸直肚，而且是嫉惡如仇，好管閒事，碰上看不過眼的事，他都要伸手管一管。

更可笑的是，當他「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時候，從不顧慮對方的武功有多高，祇要認定自己管得對，他會像一頭蠻牛勇往直前，那怕碰得頭破血流也不在乎。

所以有人稱他「傻俠」。

現在，傻俠停馬察看地上的一灘血跡，他從數十里外的鎭上一路到此，這已是他發現的第二灘血跡，確定是有人受傷，而且確定受傷者剛經過此處不久……唔，這人受傷很重，要是不趕快給他救治，一定會流血過多而死……於是，他舉目而望，望向對方不遠處的那片茂密林中，斷定受傷者必已進入樹林中，當即拍馬向前趕過去。

＊　＊　＊

「過來了，那傻小子過來了！」

「老三，快些將那些狗血倒在身上。」

「不，先喝一口。」

「喝一口？」

「是呀！先喝一口，準備等下吐血呀！」

＊　＊　＊

傻俠一馬縱至樹林前面時，已聽到樹林裡面傳來搏鬥喝叱聲，聽聲音似有三個人在聯手圍攻一個人，他立即飄身下馬，拔刀衝了進去。

不錯，是三個彪形大漢在圍攻一個青年。

那青年滿身是血，正在浴血奮

戰，但因寡不敵衆，情況已岌岌可危！

傻俠一見大喝道：「你他娘的三個兔崽子，三個打一個，你們要不要臉！」

「砰！」

就在此時，一個彪形大漢一拳擊到那青年的胸口，那青年張口「哇」的一聲噴出一大口血，身子向後顛出數步，終於倒了下去。

傻俠怒不可遏，大吼一聲，揮刀飛撲了過去。

那三個彪形大漢一見有人趕到，不敢再打下去，一聲「扯活！」便像三隻耗子鼠竄入林，一刹那便逃得無影無踪。

傻俠本待追擊，但見那青年受傷極重，覺得先救人要緊，便走向那青年人身邊，急問道：「老兄，你還好吧？」

青年好像耗盡了全身最後一絲口氣，這時一動不動的半躺在地上，口中仍不斷流出血來，氣若游絲的問道：「你……你是誰？」

傻俠答道：「我姓王，名天賜，你貴姓大名？跟那三個人有什麼過節？」

青年兩眼無神，微微噏動嘴唇道：「原來……原來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傻……傻……傻俠王天賜。」

傻俠戇戇一笑道：「不敢當得『大名鼎鼎』四個字，我是屢戰屢敗，十次九輸……」

青年道：「小姓胡……單名……一個『朔』字。」

王天賜道：「胡說？」

青年道：「不！是朔，朔日的朔。」

王天賜道：「原來是胡兄，剛才那三個人是誰？他們爲何……對了，先別談這些，我看胡兄內傷甚重，你還能夠撐得住嗎？」

胡朔道：「不行了！我……恐怕不行了！我……要死了！」

王天賜道：「別急！別急！小弟身上帶着幾顆治療內傷的藥丸，你先吞下一顆試試。」

說罷，即由懷中摸出一顆藥丸，是用蠟殼包裝的藥丸，捏破蠟殼，把藥丸塞入胡朔的口中，叫他咬碎吞下。

胡朔依言服下了他那顆藥丸，面現感激的道：「謝謝你了，不過，我內傷甚重，祇怕……祇怕要糟蹋王兄的靈丹呢！」

王天賜道：「胡兄，快別這樣說，你先不要說話，好好調息一會再說。」

胡朔依言閉目調息了一會兒，面上慢慢泛出一片苦笑，睜開眼睛道：「不成，我……我頭好昏，我……我完了！」

王天賜道：「不會，小弟師門靈藥相當有效，胡兄再歇一歇看看如何？」

胡朔道：「不！乘着……乘着小弟還有力氣說話時候……」

他說到這裡，探手入懷取出個小盒子，遞給王天賜道：「王兄，在下知……知道你爲人正直，所以……在下想託你一件事，希望你不要拒絕，好嗎？」

王天賜接過那小盒子，愕然道：「這是什麼東西？你要我做什麼？」

胡朔道：「盒中之物是……是一隻……一隻白蟾蜍……」

王天賜一怔道：「白蟾蜍？」

胡朔道：「是的，白蟾蜍乃是……乃是稀世之寶，可……可以除百毒，王兄沒有聽人家說過嗎？」

王天賜又露出他慣有的戇笑，答道：「小弟孤陋寡聞，確未聽過此物。」

胡朔嘆了一口氣道：「剛才……那三個傢伙就是……就是想搶劫此物，要去領取百兩黃金，幸好是王兄趕到……」

王天賜驚訝道：「領取百兩黃金，這話怎麼說？」

胡朔道：「我……說來一言難盡……王兄想必知道『神州大俠凌宇』這位大俠客吧？」

王天賜吃了一驚，點頭道：「當然知道，神州大俠凌宇老前輩是小弟最敬仰的一位人物，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俠客，川中誅三凶，湖北滅五寇，前年又在魯北劍劈十八黑騎，黑道上的朋友對他眞是聞名喪膽，小弟很想拜訪他，祇因自慚形穢，是以不敢造次。」

胡朔露出一絲微笑道：「這麼說，王兄……這次可以去拜……訪他了，仰瞻他的風采了。」

「怎麼說？」

「他有個么女叫凌玉蝶……」

「不錯……她叫『蝴蝶女俠』，名氣也大得不得了呢！」

「三個月前凌玉蝶不愼遭到綠林朋友的暗算，中了一支『五毒斷魂鏢』……」

「哦，有這種事？」

「是的，那『五毒斷魂鏢』奇……奇毒無比，幸好她父親深諳岐黃，用盡……用盡各種解藥，暫時保住她一條命，可是……可是凌姑娘一直昏迷不醒，至今已三個月之久……」

「莫非這白蟾蜍能解凌姑娘之毒？」

「是的，凌大俠窮研醫術，肯定必需一隻白蟾蜍來合藥方能救醒女兒，祇是……白蟾蜍乃稀世之物，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因此凌大俠乃懸賞以求，說誰能送去一隻……一隻白蟾蜍，便願致贈黃金

百兩，或者……將他女兒嫁給他……」

「小弟明白了，胡兄捕得這隻白蟾蜍，打算送去給凌大俠合藥，不幸却被賊人所知，因此便想搶劫胡兄的白蟾蜍去領取賞金。」

「正是，不過……在下無……無意領取那筆獎金，因爲……因爲凌大俠一生鋤奸扶弱，也是在下最……最敬重的人物，在下能有機會爲他效力，自認是最……最大的榮幸……」

王天賜聽了很感動，連連點頭道：「對！胡兄重義輕財，小弟太感動了。」

胡朔道：「那麼，就請王兄替……替在下完成了此事，立刻將此物送……送去凌雲山莊交給凌大俠，好嗎？」

王天賜認爲此事義不容辭，毫不考慮的點點頭道：「好，祇是胡兄怎麼辦？」

胡朔苦笑道：「在下自知活……活不成了，此處距離凌雲山莊祇有十來里路，王兄先將白……白蟾蜍送去，然後再……再回來爲在下收屍便了。」

王天賜道：「不！小弟將胡兄一起送去凌雲山莊，凌大俠醫術高明，必能挽回胡兄之命了。」

胡朔又苦笑道：「不成，在下內傷極爲嚴重，不……不能移動身子，你……讓我這樣靜靜地躺着，或許……或許還可以多活一刻，你快快帶着白蟾蜍上路去吧！」

王天賜想想也是，於是將小盒子納入懷中，站起來道：「那麼，小弟這就送去，至遲一個半時辰必趕回來救胡兄脫險。」

語畢，轉身欲行。

胡朔忽然道：「慢着！」

王天賜轉回問道：「胡兄還有什麼吩咐啊？」

胡朔默然半晌道：「我的想法改變了，要是……要是王兄要致贈你百兩黃金，你便收下。」

王天賜一聽，心中甚爲不舒服，道：「胡兄把小弟看差了，小弟雖是個窮小子，可也不是見利忘義之人！」

胡朔道：「不，我……我的意思是，當你返回此處時，我祇怕已經死了……如果我能活下來，我絕不要那筆賞金，但如果……我死了，我就需要它了。」

王天賜聽不懂，問道：「胡兄這話是什麼意思？」

胡朔道：「我有妻兒，還有一位母親，我若死了，他們……他們的生活便會陷入……絕境，這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王天賜明白了，點頭道：「好，胡兄，請將住址告訴小弟，萬一胡兄或有不測，小弟一定將所有賞金送去交給令堂。」

胡朔道：「我……我家住在石城縣南的河口村，距此……祇有三十多里，你去……河口村問起我的姓名，就……就可找到舍下了。」

王天賜牢牢記下他說的地名，又問道：「萬一小弟必須將賞金送去府上時，胡兄還有什麼要交代的？」

胡朔道：「請多多……勸慰家母不要傷心，也請轉告拙荊，叫她……叫她好好把兒子教養成人，這就夠了。」

王天賜點頭應諾，掉頭要走，忽又掏出一顆藥丸，捏破蠟殼塞入胡朔嘴裡，說道：「胡兄似乎尚無大礙，你再服下這一顆，說不定小弟回來時，你已沒事了。」

胡朔道：「謝謝你，你快去吧。」

王天賜飛奔出林，跳上坐騎，拍馬便向北方十里外的凌雲山莊疾馳而去。

* * *

「呸！呸！呸！他個婊子養的，原來狗血的味道這樣難聞……」

待王天賜乘騎遠去之後，胡朔立即一跳而起，連連的往地上吐口水。

與此同時，三個彪形大漢從黑暗的樹林中走了出來，正是剛才圍攻胡朔的三個人。

其中一個看見胡朔連吐口水，不禁笑道：「蕭風，你還抱怨什麼？這個主意可是你自己想出來的啊！」

原來他不是叫胡朔，他叫蕭風。

蕭風不禁笑道：「你們看我剛才表演得如何？」

另一個斷眉大漢哈哈笑道：「太精彩了，有人說私生子較聰明，果然是不錯！」

蕭風聽了有些不高興道：「老三，你幹什麼老把『私生子』三個字掛在嘴邊上？」

老二咧嘴一笑道：「這有何妨，你本來就是私生子嘛！」

第三個彪形大漢接着嘻嘻笑道：「老三，說眞的，我們眞佩服你，你這個計策太絕了。」

蕭風面露得意之色，聳聳肩道：「我五毒斷魂客蕭風算無遺策，任他是名滿天下的凌宇老匹夫也要栽在我手裡！」

第一個彪形大漢是他們四人中的老大，他聽了哈哈的大笑道：「這回你幹得不錯，不過說來說去，還是三個月前那一鏢打得好。」

老二接口道：「是啊，說不定等一會，那傻小子眞會將百兩黃金叮叮噹噹的提回來呢！」

老四道：「不過，我有些懷疑，當眞那白蟾蜍能解去五毒斷魂鏢

嗎？」

蕭風道：「我的五毒斷魂鏢祇有我自製的解藥才可解，不過凌老匹夫窮通古今醫書，也許白蟾蜍確有解毒的功用，也未可知。」

老大笑道：「可是他一定做夢也沒想到那隻白蟾蜍已被你注入劇毒，凌老匹夫果眞用它去合藥，正好促使他女兒早日死亡！」

蕭風又面露得意之色道：「嘿嘿，論武功，我蕭風替他提鞋都不配，但如論機智，我蕭風可以上比孔明，下比……下比……」

老大道：「吳用！」

蕭風道：「正是，正是。」

老二笑道：「你打了人家女兒一鏢，如今拿一隻有毒的白蟾蜍去毒殺他女兒，又賺他百兩黃金，說得好聽是智賽孔明，說得難聽的……」

老四接口道：「傷天害理！」

蕭風不悅道：「喂！那百兩黃金你們不想分了是不是？」

老四道：「不分也沒關係，不過我倒要跟你說一句正經話……」

蕭風沉着臉等他說下去。

老四道：「等一會兒那傻小子果眞帶來一百兩黃金的賞金，我勸你拿十兩金子去將你老婆贖回來，咱們男子漢大丈夫，吃老婆的軟飯會叫人笑話的。」

蕭風冷笑道：「哼！老四，你給我閉嘴！」

老大道：「老四，這樁事你就不要再勸他了，他的情形我十分瞭解，將老婆贖回來沒有什麼用的。」

老四道：「爲什麼沒有用？」

老大道：「他已經不能了。」

老四大奇，望着蕭風驚問道：「眞的嗎？老三，你是怎麼搞的呀！」

蕭風氣得臉色發青，狠狠瞪了老大一眼道：「你們三人今天是怎麼搞的，非要把我蕭風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一股腦兒抖出來不可嗎？」

老大哈哈笑道：「好！好！別說了，我看那傻小子要不了一個半時辰就會趕回來，咱們還是先去前頭等他吧！」

* * *

已是深夜了，古道上洒滿月光，好像沉在大海中一樣靜謐……

突地，一片馬蹄聲和車輪聲遠遠響過來。

不久，一輛馬車在月光下出現，駕車的竟是個傻俠王天賜。

「颼！」

一支飛刀突從道旁樹林中射出，打中那匹拖車的馬，那匹馬負傷之下登時人立而起，希聿聿的嘶叫起來。

王天賜吃了一驚，趕緊拔刀躍下，橫刀在胸，大喝道：「是那個小毛賊暗箭傷人？給我滾出來！」

打出飛刀的人並未出現。

王天賜又吼叫道：「你娘的藏頭露尾，有膽的就快滾出來呀！」

一個人悄然現身。

王天賜一見之下，頓時目定口呆道：「你……胡兄，原來是你……」

蕭風笑道：「對不起，王兄，在下看錯了，以爲是那三個小毛賊。」

王天賜看了一眼那匹倒地的馬，很不高興的道：「你把小弟的馬打傷了！」

蕭風連連拱手道：「實在對不起，在下一時沒看清楚，不是故意的。」

王天賜打量着他，問道：「你沒事了？」

蕭風笑道：「正是，王兄那兩顆藥丸眞靈，你去沒多久，在下就能站了起來啦！」

他對於王天賜駕着一輛馬車回來甚感疑惑不解，便問他道：「事情辦成了嗎？」

王天賜點頭道：「辦成了！」

蕭風一指馬車又問道：「這輛車子裡面載着什麼東西呀？」

王天賜道：「賞金。」

蕭風詫異道：「一百兩黃金，提都可以提着走，幹什麼需要一輛馬車？」。

王天賜說道：「凌大俠問我要金子還是銀子，我覺得銀子較爲方便，於是他便折算銀子裝了兩大箱，還送了我一輛馬車……」

他一邊說一邊走向車後，撩開車篷布，指着車箱中兩個大箱，說道：「看，滿滿的兩箱大元寶。」

蕭風高興地笑道：「王兄，謝謝你。」

王天賜冷笑道：「謝什麼，這兩箱大元寶如今不是你該得的。」

蕭風怔道：「怎說不是我該得的？」

王天賜道：「你自己說的，你說活了不要，死了才要，如今你既得不死，這兩箱大元寶便該歸我所有了。」

蕭風面上升起了悍笑，目中也冒出了殺氣，道：「你是這樣的打算嗎？」

王天賜點頭道：「不錯，白花花的兩箱大元寶不要，我瘋了？」

蕭風悍笑道：「小子，你猜我是誰？」

王天賜道：「你是胡朔！」

蕭風道：「不！我叫五毒斷魂客，凌玉蝶三個月前所中的那支五毒斷魂鏢就是我打的。」

王天賜一聽此言立刻一刀就砍了過去，大罵道：「原來如此，你娘的眞不是好東西！」

蕭風倒退丈餘，手中撤出一條鍊子槍，大笑道：「併肩子上啊！」就與王天賜打了起來。

這時，老大、老二、老四便從道旁林中竄了出來，手中各掣兵器，老大撲上助戰，老二和老四跳去車後，一人一箱，將兩箱大元寶拖了出來。

他們急不及待的將兩個大箱子打開，要看看那白花花的大元寶，不料箱蓋打開，便覺眼前一花，繼之咽喉一涼……

「哎唷！」兩聲慘叫，血光迸現，他們兩人身形雙雙彈起再摔下，就不動了。

因爲，他們的咽喉已被利刀割裂，登時了賬！

正在圍攻王天賜的蕭風和老大一聽慘叫聲，兩人臉色一變，老大頓足倒縱，想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那知雙腳剛剛落地，一柄匕首已刺入他的心胸。

「啊……」

老大雙目一直，也倒了下去。

敢情箱中並無大元寶，而是躲着兩個青年！這兩個青年出手如電，一剎那便解決了老二、老四和老大，然後一齊欺上還在與王天賜搏鬥的蕭風。

「姓蕭的，快把解藥交出來。」

蕭風這時嚇得魂飛魄散，全身發軟，王天賜還沒有砍中他一刀，他就已經跟蹌的倒退了十幾步，青年之一如影隨形緊躡而上，飛起一腳將他踢倒，手中的匕首抵在了他的心胸，冷冷一笑道：「蕭風，你這個下三濫，原來是你幹的好事！」

蕭風臉如土色，全身發抖，戰聲道：「饒命！饒命！請……你們饒我一條命，我願交出解藥就是了！」

「拿出來！」

「是……」蕭風乖乖的掏出解藥，遞給那青年，口中還不斷的求饒。

王天賜走上前，像踢死狗般踢了他一下，笑道：「你一定想不通怎麼會有這樣的結果，是嗎？告訴你，是你自己百密一疏，凌大俠祇知他女兒中的是毒鏢，並不知那是五毒斷魂鏢，要是你不說出五毒斷魂鏢五個字，你今天的詭計就得逞了！」

蕭風哀求道：「小的知錯了，請你們饒恕小的一次，小的身世坎坷，是……是個私生子，而且又是病身，所以……」

那青年喝道：「你這個喪心病狂的東西，你還想活嗎？」

手中的匕首向前一送……

（完）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花鼓歌

上文提要： 宮主看到賊兵火焚村莊，一怒之下抽鞭削去汴梁金堂一中年人的右耳，一夥人狼狽逃竄。醜婆婆幪面出現，帶走宮主，要陸游等前去救助柳青青。陸游與小桃等在路上碰到猴兒李三，才知幫主親率二十四個刀槍不入的金袍人分守城四門，準備擒獲柳青青。小桃故意告知宮主被擒獲……此時柳青青焚燒了敵巢……

挾持宮主上九華　犁庭掃穴滅洪帮

陸游把耳朵湊近她的嘴邊。

祇聽柳青青說道：「你可知道，我已三日又三夜，不會瞌一下眼兒，也記不起甚麼時……候，飲食過了，祇知一鼓作氣，不僅是……殺人，還得……」

原來是這麼回事，他不蠢，如何會想不到，這三日三夜中，還得時時刻刻，眼觀四面，耳聽八方，那敢瞌一下眼兒，殺人，也防被人所殺，豈僅時刻在提防身邊的人，甚至滿城皆是洪帮中人，她又已露了形藏，甚至不敢被人見到，不用說，時時刻刻都在不停變換藏身之所。

可憐的柳青青，一時間，他又是憐惜，又是喜，又是安慰。

原來不是受了傷，如何不喜，是以，一回到了他身邊，他溫暖的懷中來，就再也支持不住了，因為有了他的保護，他懷中，一直是她最安全的地方。

那麼自然而然的，無限敬佩，無限憐惜，無限的愛，他把她摟緊了。

她也任由他緊緊地摟抱，且正感覺到他的摟抱，她無懼無恐，安心的閉上眼，睡着了。

現在，他有了主意，三日又三夜，她已不飲不食，也明白這是她如此軟弱無力之故，忙輕輕地，把她抱進殿中，裡面雖然黑暗，但黑暗中，他也熟悉每一個角落，把她放在他們曾經坐臥過的地方。

趕快，明知她已無知亦無覺，但得趕快在天明之前，回到她身邊來。

他從牆角坍塌之處溜了出來，小心翼翼，仔仔細細巡查了一遍，深夜，荒山，破廟，明知無人，亦不由他不小心。

趕快，他得快去快來，因為他知道，近處沒有人家，後山臨河，祇有亂石嶙峋，可憐的柳青青，已三日三夜不曾飲食了，他得趕快在她醒來之前，在天明之前，找來飲食之物。

他奔走老遠，方找到一戶農家，慚愧，他非得作一次樑上君子不可了，那知祇找到一個盛水的壺，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不料那農家眞是赤貧如洗，那有食物留下來，即使並非日無隔餐之米，夜無鼠盜之糧，但有糧食，對他也無用處，擔心柳青青，雖然焦天龍已死，嘍囉已是樹倒猢猻散，但這是洪帮的地頭，如何不擔心。

取了水壺盛了水，慌忙又奔了回去。

已是月落鳥啼，後悔不前往鳳陽，城中必有現成的食物，但現在已近黎明，怎能讓柳青青留在廟中，即使沒睡熟，也已無抵抗之力。

仍然連半個人影也見不到，道

上亦無行人，回到廟中，總算柳青青仍睡熟如故。

忽然心中一動，後山，不是有焦天龍那秘密無人知的巢穴嗎？即使焦天龍的爪牙，也少有人知道的，既是巢穴之地，豈無食物。

趕快，趁天色未明，抱起柳青青，尋到那水邊的懸岩，雖然抱着柳青青，却難不倒他，不要說黑夜之中了，即使白天，在岩石上也看不見有落腳之處，祇能見到江水拍在岩石上，濺起的浪花，但他却知道何處可落腳。

貼在崖壁，即使懷中抱着柳青青，也平穩地滑落下去。

可不是那入口之處了，洞中若有聲，即使輕微，洞口聽來也會極響亮的，祇有江上的夜風，灌入洞中發出的聲響，毫不遲疑，走了進去。

心想：洞中黑暗，焦天龍既以此地為巢穴，進口左近，必備有火種，果然，就在岩壁上一個小洞中尋到了，竟是江湖上的夜行人使用的火筒，抽出紙摺子，祇一晃，即燃了起來，點着了石壁上的火把，登時一片光明。

陸游大喜，原來不過是個深約三四丈的岩洞而已，有床亦有桌椅，設備雖簡陋，却無不齊全，焦天龍的秘密巢穴，除了近身的心腹，無人知道，而那知道的幾個心腹，已葬身魚腹了，那還有人，如何不大喜，而且，再沒有比這裡更隱蔽的了，即使人到了岩石上，亦不知岩石下有這麼個所在。

忙把柳青青放到床上，是他懷中溫暖，還是火光之下，柳青青那冷如冰的臉上，現出了嬌艷的紅暈。

沒有爐灶，有爐灶就會有炊煙，那還秘密嗎，心想，必儲存有乾糧。

可不是立即找到了，竟還不少，即使兩人，也足夠十日八日之需。

他把水壺、乾糧，取來放在床頭。為何要喚醒她，多嬌艷的紅暈，可知她雖然飢渴，却無恙，祇不過三日三夜不眠不休，在殺人，也擔心被人所殺的緊張中渡過，一旦鬆弛下來，而且，有了他懷中的安全，是以，立即再也不能支持，睡熟如泥。

轉來又轉去，不行，為何他離不開她的床邊，他的目光離不開她紅暈如花的臉兒，為何他的心跳愈來愈厲害。

為何不熄了火把。

火把一滅，晨曦便已透入洞來，原來天已亮了，祇不過才是黎明，洞中仍然黑暗。

豈不是好過眼觀鼻，鼻觀心，眞羞愧，為何他不像柳青青一樣，胸懷坦蕩，不能眼中有色，心中無色。

目無所視，若仍有所視，也祇是一片黑暗，也不過黑暗中，漸漸略辨人影而已，却是再不能見那嬌艷如花的紅暈。

現在，他敢坐下來了，甚至敢坐在她的身邊，也就是床邊。

一坐下來，目已無所視，那倦意也就襲上來，難道他又不倦，祇不過不像柳青青，三日三夜未曾、也不敢瞌一下眼兒，柳青青再嬌小，但懷中抱着她，狂奔了大半夜，奔出近百里地，還得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不但防人追趕，也要防無所不在的洪帮中人，如何不緊張、提心吊膽。

現在，他明白了，明白柳青青為何一旦到了他身邊，投入他安全的懷中，曾經殺過那麼多洪帮中的高手的柳青青，立即崩潰了，眼睛一旦閉上，就再也睜不開來。

現在，他不也如此，已在安全之處，也不用戒備，尤其是柳青青，已到了他身邊。

初在鳳陽，那一晚，他躺在床上，柳青青不就是躺在他腳邊。

既然柳青青一時不會醒來，為何不趁這時候，睡一覺。

倒在她腳邊，即使閉上眼，也感覺得到她，黎明的江濤，輕拍在岩邊，到處是亂石的荒山，連草也不生長，但仍聽得到晨風在歌唱，不用催眠，他立即睡着了。

睡夢中，他不是在柳青青腳邊，而是柳青青在他懷中。

多少個夜晚，難道柳青青不在他懷中，但却不是在他的懷抱中，甚至不敢碰觸到她，但現在，他敢了。

啊唷，他手中劇痛，把他痛醒了。

「放手，醒來！」是柳青青的聲音，低而且急。

他醒了，原來不僅是在夢中，他才把柳青青抱在懷中，竟然緊緊地把她的雙腳抱在懷中。

忙不迭放開手，好不惶急，說：「我也睡着了，我該死……」

但奇怪，柳青青竟無惱意，而且，顯然人家早已醒來了，因為水壺已取來放在她身邊，被褥上放着乾糧，那是他早已取了放在床邊的。

那麼，柳青青早已醒來了，而且，已喝了水，也已吃了乾糧。

那麼，却任由他緊抱着她的一雙腳，若是惱他，早就惱了，也不會等到現在才打他了。

啊！手中拿着乾糧的柳青青，側耳在聽，也沒瞧他，而是瞧着洞口。

他一定睡了好久，好久，不僅洞外，連洞中也一片明亮，原來西

斜的太陽，已照進洞來，照亮了洞口左邊的岩脚，那麼，已是午後了。

那柳青青兀自在凝神，不理他，也不瞧他，却瞧着洞頂。

洞頂，甚麼也沒有呀，但他也聽到了有人，分明還是有不少人，在洞頂上走動，像是由遠處走來，走近洞頂上來。

而且不是路過，前行的人，分明止於崖邊，後來的人，到了崖邊，也停下了步來。

那水邊的懸岩本就高不過數丈，人在岩上，不見有洞，其實那懸岩中空，有人在上面行走，自然聽得清清楚楚，而且老遠便聽得出來。

陸游一怔，祇見柳青青的臉兒不但冷，而且繃得緊了，目中也冷芒暴射。

啊呀！陸游不但放開手，而且跳了起來，亂石荒山，又無道路，左近甚至無人家，連前山的小廟也荒廢破敗了，那來行人，而且如是衆多！

立即想起，那日他之所以尋到柳青青，發現這岩下有洞，還得多謝燕雲子，即是那先生，也即是洪帮帮主的指引，原來是那魔頭借刀殺人，爲他除去焦天龍，並把柳青青全家被殺之仇，諉之於焦天龍，那麼，怎說沒人知道有這麼個隱密的藏身之所，祇道知的已死絕了。

當眞，洪帮的人無處不在，更何況這鳳陽原就是洪帮起源之地，之所以叫洪帮，原就是由太祖皇帝，洪武爺而得名，又怎會少了洪帮的人馬？

他抱着柳青青，慌不擇路，初時無心，後來却有意，祇顧狂奔，必是被人發現了。

必是那魔頭得到知會，追尋了來，既知有這麼個隱蔽的藏身之處，怎會不尋來，不用說，同來的，必也是刀槍不入的金袍人。

岩上的脚步停止了，陸游心中一緊，有人開口了，那聲音，如何會聽不出來，分明就是帮主，也就是那聽來極耳熟的那先生的聲音，說道：「你確信他們就在下面？」

「稟告主公，天明前，我本是奉命前來鳳陽，却無意中發現，從前山那破廟中，一直跟踪到這崖上，初時嚇了我一跳，還奇怪，竟以爲兩人爲何投江？待聽不到水聲，那時天色雖未明，但若然投江，必能聽到水聲的，才知下面必有隱蔽的藏身之處。」

陸游心中一急，閃出一片寒濤，竟把從未亮出來，柳青青所說琴棋書劍詩劍花，譏笑他是擺樣兒，長不逾兩尺，一直藏在衣底的寶劍亮了出來！

「好劍！」

柳青青一怔，眼兒也亮了，說道：「好劍！這必是傳說中青冥劍了？」

陸游一跨步，擋在柳青青身前，眉兒一挑，但未開口，那挑了的眉兒竟又皺了起來，柳青青不會不知來了甚麼人，雖然臉兒已繃得緊了，却仍坐在床上，手中仍然拿着乾糧，分明絲毫不把來人放在心上。

好大膽，竟然不懼，仍然氣定神閒。

「妳，不怕，一點也不擔心？」

「擔心甚麼？」

「妳殺了人家那麼多人，恨妳入骨，而妳……連一把飛刀也沒有了。」

柳青青吃了一口乾糧，咀嚼起來，說道：「你錯了，正因我不怕他們，他們才怕了我，有飛刀又有何用，膽下來的人，我的飛刀，也殺不了他們。」

當眞，若不是怕了她，柳青青令他們膽落了，甚至燕雲子，豈有不下來查看的。

「這就叫做：我不怕敵，敵必怕我，」柳青青又啃了一口乾糧，說道：「難道你聽不出，他們這是在虛張聲勢，我們出去，倒上他們的當了，不知有多少暗器，甚至大塊小塊的石頭，對準着這洞口，一出去，不頭破骨折，也會成爲人家暗器的靶子，成爲刺猬。」

當眞，面對面的說話，豈會提高聲音的，這分明是要他們聽到，柳青青說得不錯，若不是知她在下面，心中生怯，豈會無人下來查看的。

柳青青一擺手，輕聲說，她一直是在輕聲說的，分明不讓上面的人聽到她的話聲，知道下面有人，而且正是他們，道：「聽，別出聲。」

祇聽上面的人在踱起步來，走來又走去，忽然停步了，仍是那燕雲子的聲音，說道：「我且問你，你親眼目睹，見到那姓陸的少年抱着那妞兒，落下這崖頭。」

「而且聽不到水聲，」咦！這人是誰，好熟悉的聲音，說道：「祇不過不敢走近了。」

「且慢。」忽聽一個粗啞的聲音，插嘴道：「憑你……跟踪了人家那麼遠，咱們這麼多人，死得不明不白，就連人家的影兒也沒瞧見，帮主，這會不會是以逸代勞，在誘我們上當？因爲，你們看，可看得到有落脚之地？」

了不得，陸游把横在胸前的青冥劍垂了下來，可不是被柳青青料中了，他們不敢出去，上面的人也不敢下來。

當眞，人在上面，看不到有落脚之處，即使燕雲子知道有暗樁，

高處見不到，誰也不敢霍然飛身下去。

除非是像他一樣，會燕雲十八翻，能在空中轉側，改變方位。

燕雲子亦是燕山門人，應該能夠的，柳青青眞料敵如神，可知連燕雲子也有了怯意。

「說得是，」又一個說道：「手脚並用，也能從懸岩上滑落得下去，但也就無法防備了，豈不是任她宰割，更連人家的影兒也瞄不到，便已喪命了，咱們空有刀槍不入的金袍和頭罩，我已試過了，竟擋不住那飛刀。」

「現在，你明白了嗎？」柳青青道：「我不是不取回柳葉飛刀，而是故意留下的，就是要他們知道，不要他們的金袍，不全是金絲，而是混和着野蠶絲編織而成，便是金片金葉，飛刀也能截斷洞穿的，他們可上我的當了。」

「妳，這是怎說？」

「應該說是：上了醜婆婆的當了，」柳青青道：「因爲他們祇知飛刀雖能洞穿金袍，但我功力不足，近身尚可，遠處飛刀，便成了强弩之末，要割斷賊子的喉嚨，那倒是能夠的。」

「醜婆婆，啊……」

當眞，九華神尼乃是佛菩薩，豈會設計打造出這樣歹毒之極的殺人利器來。

柳青青點了點頭，道：「好像我告訴過你，並沒瞞你，醜婆婆知己知彼，知道賊子有金袍刀槍不入，故爾用緬鐵之精，打造出這刀來。」

寒光暴閃，柳青青亮出了她的刀，陸游近在身邊，竟也覺得刀上的寒芒砭膚，那必也是緬鐵之精打造的了。

「你明白了嗎？」柳青青切齒，咬緊了牙關，說：「我就在等待這一刻，先除去他身邊爪牙，令他的堂口土崩瓦解，先公而後私，現在，爲我，爲醜婆婆，報仇雪恨，是時刻了！」

不怪她連一把飛刀也沒賸下，也絲毫不懼了，原來她的二十四把柳葉飛刀，已物盡其用。

柳青青已下了床，仇人就在上面，不怪她目光冷，臉色也更冷。

上面爲何一點聲音也沒有了？是甚麼人，又在踱起步來，那沉重的聲響，就像踏上他心上一樣。

不由陸游不擔心，那麼，柳青青便有切金斷玉的柳葉飛刀，但這是燕雲子，何況人家有二十四個高手，能作金袍人的，那必是洪帮中武功最高，也對他忠心的高手，任她輕功絕頂，又豈能近得燕雲子的身去，更何況人家人多。

「眞要多謝你，」柳青青分明凝神在聽，却仍說道：「眞是神差鬼使，你不但帶我到這裡來，而且把那賊子誘了來，也許是我那死去的爹娘，以及醜婆婆死去的親人，在天有靈……」

柳青青忽然住了口，因爲上面又傳來了話聲，仍是那燕雲子，說道：「我且問你，你親眼見到那姓陸的少年，抱着她，飛落崖下？」

「而且沒聽到水聲。」先前說話那人道。

另一人道：「莫非你見鬼了……」

「住口，」是燕雲子的聲音，喝止住這人，又問道：「於是，你才命人知會我。」

柳青青啊了一聲，低聲道：「你聽出來沒有，是那個打花鼓的姓邢的漢子。」

便陸游也聽出來了，點了點頭，原來那姓邢的漢子，不但是那賊子的耳目，而且是心腹。

那姓邢的漢子道：「我沒胡說，也沒見鬼，因爲我知道那姓陸的少年的來歷，也知道燕雲十八翻，是當今天下絕世輕功，別人不能，你我不能，帮主却能夠，也知道他雖然抱着一個人，你們聽着了，那妞兒扮成了個小小子，竟和我廝混了兩日，是以，我怎會認不出來，而且知道這崖下有個山洞，現在，我也不怕說出來，這山洞，原是焦天龍秘密的巢穴，各位都知道，我生長在鳳陽，也一直在焦天龍身邊。」

便又有人岔了嘴，說道：「但仍有可疑，那妞兒，殺了咱們那麼多人，可連她的影兒也沒瞄見，也無人傷她，也傷不了她，她又沒受傷，那姓陸的少年怎會抱着她？」

果然，這人一說，都啞口無言了。

柳青青一拉陸游，示意他跟隨，到了崖下那入口之處，才在他耳邊低聲道：「妙極，你的青冥劍必也能截金斷玉，你明白，該怎麼做。」

該怎麼做，那自是示意他，若有人敢滑落下來，見一個殺一個。

陸游也咬緊了牙關，點了點頭，閃身在洞口右邊，上面的話聲，自是聽得更清楚了。

祇聽那姓邢的漢子又繼續說道：「我明白主公的意思，會不會我一離去，姓陸的少年和那妞兒已離去了，好教主公得知，我雖然不知姓陸的少年爲何抱着她，但別處不去，却來到這極隱蔽之處，可知是在躲逃、藏匿，那妞兒在他懷中，一直不見動彈過，那姓陸的少年若不是奔走得惶急，我天膽也不敢跟得近，雖不知是否受了傷，但不會離去，仍在下面，絕不會有錯，而且，不過一會工夫，我已趕了回來，就一直守候到現在。」

「且慢，」又有人岔嘴了，說道：「既然沒人傷她，也沒人傷得了她，甚至無人能近其身，姓邢的，我可不是瞧不起你，憑你，竟跟踪了人家這麼遠，竟會不被人家發覺，你不是說那姓陸的少年身有絕世輕功嗎？我看，大是可疑，會不會是在誘我們上當，神出鬼沒的妞兒，可知狡猾之極，咱們可別上她的當，誰若不信，不妨下去試試。」

便那燕雲子也啞口無言了，忽聽一人說道：「我且問你，崖下的石洞，洞口有多大？裡面另有出路沒有？」

「沒有，」是姓邢的漢子的聲音。「洞口本來甚寬，自焦天龍作爲巢穴，用石頭堵塞了兩面，祇賸下祇有數尺寬的門戶。」

「妙極，」那人喜道：「我有主意了。」

正奇怪爲何上面沒了話聲，但不大工夫，傳來了轟然聲響，連岩洞也震動了。

一時間，兩人心生狐疑，面面相覷，望着對方，眼兒都睜大了。

因爲那轟然的響聲，一聲聲，不但沉重之極，而且在移動，分明在移向崖邊，顯然都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了，即使柳青青綳緊了的，冰冷的臉上，也變了色，變得蒼白。

陸游叫了聲：「不好！」頭頂一暗，低喝道：「快退！」

那知退得遲了，嘩啦一聲暴響，因是正後退間，那一脚已離了地，非但被飛濺湧入的浪花，濺得衣衫盡濕，而且站立不穩。

總算兩人都是輕功高手，就勢借勢，向後躍退，幾乎已退到床邊，才站得穩了。

即使是柳青青，也嚇傻了，祇把兩人恨得咬牙切齒，那洞中，也登時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原來洞口被推下來的大石堵住了。

能把數尺寬的石門堵住，而且一半還在水中，竟也把洞門封閉得嚴密，那大石少說有數千斤，必是合上面多人之力，也祇能推動，順着那傾斜洞頂，滾落下來，把石門堵住了，而且堵得嚴密，連一絲光亮也透射不進來。

好歹毒的賊子，祇聽轟然的響聲，仍不絕於耳，洞中仍震動不已，岩上的賊子，像是仍不放心，大塊小塊的石頭，仍然不斷滾落，抛落下來。

罷了，那姓邢的漢子原來熟悉這岩洞，不是說了嗎，除了洞口，別無出路，那麼，今生今世，兩人休想出得洞了。

兩人都在亂石堆中轉了半天，如何不知山上的亂石，皆是極堅硬的花崗石，縱有鋒利之極的刀劍，也不能毀石出困。

更何況外面的賊衆，必然守候，不會便走。

嗆即一聲響，必是柳青青已知絕望了，陸游也不禁長嘆一聲，擲了手中的青冥劍。

伸手不見五指，洞中漆黑，但仍感覺得到，感到柳青青走近他身邊來。

感覺得到，他的手被柳青青握在掌中了，雖然衣衫都濕透了，但那手却是無比溫暖的，那溫暖也瞬即傳遍全身。

都是聰明人，都知道現在的處境，數千斤的大石封閉了洞口，聽響聲，大石上下，必然已堆積成了一座石山，今生今日，是不能再見天日的了。

多少日來，多少個夜晚，柳青青都睡在他懷中，但竟從來沒有，從沒有像現在一樣，緊緊地把他的手握在掌中，當然，也從沒感到那暖遍全身的溫暖。

「我，對不起你，是我……連累……害了你。」

柳青青竟會說出這樣溫柔的話來，全身濕透了的柳青青，從來都是冷冰冰的聲音，現在，那話聲反而一點也不冷了，即使已在有死無生的絕望中。

陸游也從來沒有，從不敢這樣大膽過，竟就勢把她拉到懷裡，而且緊緊地摟住了她，即使無數個夜晚，她曾在他懷中，即使他曾抱着她，奔走了半夜，竟從來不曾感到和她如此接近過，心不是貼着心，而是，心連着心，竟是像那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一樣，出奇的寧靜，却不是死一樣寂靜，因爲，他不是感覺，而是聽得出她心跳的聲音。

竟會不是死寂，不是死亡的絕望，竟……連陸游也不明白，竟是幸福的喜悅與歡欣。

因爲，這絕望與死亡，令他的絕望復活了，那永遠失去了她的絕望，他以爲今生今世，他永遠失去她了，自從柳青青把他抛向半裸的宮主懷中那一刹起，其實他已在絕望中死亡了，而現在他却從絕望中復活了，現在，不料生命的死亡，竟是愛的復活，今生今世，有生之日，柳青青再也不會離開他，難道不是永永遠遠，在他懷中了。

他敢摟住她，緊緊地，心連着心，他說了，話聲是那麼平靜又溫柔。「妳沒有連累我，帶妳到這裡來的，是我，不是妳。」

「但你是爲了我。」

「這是命中註定。」陸游說，話聲不但出奇的平靜，而且，他聲調中，透着喜悅與歡欣。

像不是對她，對懷抱中的柳青青，而是在自言自語，說道：「自從那一晚，初相逢，鳳陽城中那一晚，我就對自己說，今生今世，我

和她永永遠遠也不分離，天涯海角，我也要跟隨着她，永伴在她身邊，現在，這難道不是天從人願了。」

啊！柳青青啊了一聲，身子兒一顫，甚麼也看不見，但他不用眼睛，用心靈的眼睛，他看得到，柳青青睜大了眼兒，在凝視着他。

啊喲！柳青青爲何凝視着他，又爲何身子一顫？竟以爲渾身濕透，不見天日的水邊的石洞中，本就陰暗，潮濕又寒冷，而洞外的太陽，一定已落山，洞外的天氣一定已寒涼起來，他竟以爲柳青青身子一顫，是寒涼之故。

「我該死，」陸游說：「我竟忘了，妳身上的衣裳濕透了，來，快脫下來。」

她竟然百順千依，任由他替她脫去濕透了的衣衫，不，甚至內衣，因爲全濕透了。

既無所見，漆黑一片，既然都有死無生，面對着死亡，還顧忌些甚麼，有甚麼可顧忌的呢，若有，有的祇是無限的柔情與溫情。

「快，躺在床上，躺進被窩裡。」

「難道你不也……濕透了，難道你不冷？」

啊，她做甚麼，竟也動起手來，也替他脫去全身濕透了的衣裳，雙雙倒在床上了，竟是她，替他蓋上被褥，不，是連同她自己。

即使不蓋上被褥，也溫暖了，因爲那麼自然而然的，那麼毫無顧忌的，摟抱在一起了。

不再有言語，甚至沒有激情，甚至不知是她在他懷中，還是他在她懷中。

緩緩地，她在他懷中抬起頭來了，說道，那麼無限柔情地，說道：「我也是……」

陸游道：「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竟會那麼平靜。」話聲不也無比溫柔，說道：「妳也是……甚麼啊！」

「那一晚……就是你說的那一晚，我也凝視你，你不知道，因爲你閉上了眼睛，你瞞不了我的，你裝睡，但你的眼珠直轉，我知你不是眞的睡着了。」

「我不瞞妳，」陸游說：「我閉上眼睛，因爲我不敢看妳……」

「我也是。」

「妳說甚麼？」

「當你望着我，我也是不敢看你的，但你一閉上眼睛，我就不但看，也在心中說：就是你了，今生今世，我永永遠遠也不離開他。」

「原來妳也是……」

「不知這是不是一見鍾情？」

他用緊緊的摟抱來作了回答。

那麼，她不是眼中有色，心中無色，也不是純眞得不知有男女之別。

「要不……」是否摟得她太緊了，令她透不過氣來，氣促地說道：「要不，我也不鑽到你懷裡來了，而你……你眞是又呆又傻。」

而且怕碰觸了她，把兩手綁了起來，眞是又呆又傻，簡直奇蠢無比。

但他不是因爲她吐露了心聲、眞情，而把她抱得更緊了，却突然嘆了口氣，倒鬆了兩手。

他感覺得到，柳青青怔了怔，說：「你可是……惱了我。」

「惱了妳，」陸游說：「妳不但撕破了宮主的衣衫，令她半裸，而且把我擲到她身邊……」

「不！」柳青青說：「是她懷裡，而且嘴對着嘴兒。」

「而且，她非嫁我不可，我也非娶她不可了，你爲何如此？可知妳騙我，妳所說不是眞的。」

儘管她的嬌軀那麼溫柔，他心下却涼了起來。

柳青青也嘆了口氣，說道：「因爲我要你即刻帶她走，也要她立刻心甘情願跟你走，你知道爲甚麼？」

現在，是她溫溫柔柔地把他抱在懷中了，說道：「師傅說，我殺孽太重，不是佛門弟子，永不能皈依我佛，我也從沒想到過要皈依……但那一刻，我却想到了，因爲要救千千萬萬生靈……」

「但現在……」

「現在，我們已永不能再見天日，那宮主已不能嫁給你，你也不用娶她了，天地雖仍大，却祇有你和我。」

「祇有你和我，永永遠遠，我是說，有生之日，永不分離。」

「但是，我們再也出不了這山洞，活不了幾日了。」

「但我們仍然活着，情天一刻，不也勝永恒？」

再沒有言語了，若然有人，能聽到的，祇是他們心跳的聲音。

在甜蜜的愛中，在有情人的懷抱中，一刻也就是永恒，永恒難道不也有如一刻。

不見天日的洞中，又那有日和夜，也就不知過了多少日和夜，他們試過各種方法，直到刀劍都毀了，非但不能出困，甚至透不進一絲光亮進來。

不知過了多少日，祇知道再也沒有了乾糧，水壺中早已沒水了，甚至倒在床上，擁抱也軟弱無力了。

終於，他們陷入半昏迷的狀態。

但昏迷中，這一雙有情人，仍然擁抱如故，雖然兩臂是那麼軟弱，甚至身子漸漸冷了，但情心却更溫暖了。

「聽！」已陷入半昏迷的柳青青，忽然清醒了些。

歌聲隱隱約約，竟有歌聲傳來。

陸游也睜開眼來，也清醒了些，那睜開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他不但聽到歌聲，而且見到了光亮，歌聲隱約，光亮也隱約。

「花鼓歌！」

可不是花鼓歌，是一個甜美之極的女子的歌聲，多少日來，石洞中，連滴水的聲響也聽不到，有聲入耳，如何不甜美。

柳青青撐起身來，但祇不過頭兒抬了抬，便已軟弱無力地倒下了。

有歌聲，有光亮，當然有人，柳青青嘆了口氣，一定是渴望有人，渴望光亮，心有所思，有所盼望而已，那會有人來，一定是幻覺。

「不！」陸游道：「眞是花鼓歌，啊！我知道是誰了，原來……另有通道，焦天龍那賊子狡兔三窟，這石洞豈無秘密通道。」

陸游精神一振，不但說話有力了，而且坐了起來，也把柳青青扶了起來。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歌聲愈來愈近，祇不過光亮，分明是燈光，雖然明亮了些，却仍如縷。

「我知道她是誰了，花姑娘。」

「你是說，姓邢的漢子身邊的小妞？」

「她爹知道焦天龍有這麼個秘密所在，她當然……」

轟然一聲響，敢情長滿了青苔的石壁上，在封閉了的石門，既然長滿了青苔，可知很久很久沒開啓過了，何況是密不通風的洞中，石被大力推開，如何不發出轟然聲響。

他明白，她爲何歌唱而來，因爲那是要告訴他們，她是善意，爲救他們而來，別無他意。

那麼，他們有救了。

「我……早就……知道，她是個好姑娘，而且……對妳有……」

有甚麼，他們不是得救了嗎？竟會話聲未完，必是那口氣一洩，竟暈了過去。

* * *

那是一年後了，在燕山的高處，天蒼蒼，雲飄緲，林野一片迷茫。

在那雲環霧湧中，走出一雙少年男女來，正是祇羨鴛鴦不羨仙的柳青青和陸游。

「你眞不願去探訪你師傅？」

「不敢去的是你，不是我，」柳青青說：「若那宮主知道你沒死，就不會皈依我佛了，倒要看你怎麼處置她，還有我。」

陸游呵呵大笑，說道：「我擔心的却是：那宮主若不出家爲尼，燕雲子那魔頭必不死心，若想造反，必又是一場浩劫，却是咱們還欠了那花姑娘的救命大恩情，但願咱們有報答之日。」

笑聲飄緲，漸漸隱於迷茫的野林，當眞是高山鳥飛絕，竟不見林鳥驚逃。

（完）

玉笛天戈

新派湖海傳奇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四面楚歌堪憂慮　俠義之士囚天牢

上文提要：鐵山因救駕皇上，不願受封賞，博得個「野俟」封號，武林人以他爲榮。張宗宇是四品官員，却與黑道勾結，亦可能是羌笛怨的重要份子，羌笛怨包藏禍心，可能引起一場大災難。鐵山一家關心民間疾苦，因此由邊陲移師至京畿。天台五雄被俠士秋馭龍擊殺，右隴三惡道乘危想殺秋馭龍，被燕語姑娘救下……羌笛怨騷擾狙擊鐵山等……

一片雲看起來只是一條較大的絲巾，女孩子用它來包裹秀髮倒還不錯，當作兵刃使用，似乎有些離譜。

但這條輕輕柔柔的絲巾，却湧起一片令人窒息的罡炁，惡殺手余勁如非迅速收招倒縱，只這一招他就非栽個觔斗不可。

此處他們各逞機鋒，全力奮戰，紫菀的功力似乎較高一籌，但也非百招以上很難分出勝負。

跟隨惡殺手撲出的還有摘星手卡青，五軍堡三將之中的韓奔雷、劉蓬山，鷄人帮二更鷄頭元朔。

晚流香彈身一躍，攔住了摘星手卡青的去路，掌中金芒流轉，刹那之間就已揮出三刀。

這三刀有如天外飛來，名滿京師的摘星手竟然連中三刀，一招未出，就已失去再戰的能力了。

晚流香不再理會卡青，纖腰一擰，去勢若箭，一片雲輕輕一抖，二更鷄頭元朔便已摔了出去。

「好美麗的姑娘，好高明的武功。」

這是西天大藏殿聖使的讚許，表面上瞧不出他們有甚麼不妥，他們的內心却已引起極大的波動。

另兩名出場挑戰的韓奔雷及劉蓬山，被鶯聲茯苓接着，冰簟四婢的武功出自晚流香親傳，放眼江湖，能夠接下她們三招兩式的並不多見。

韓、劉二人雖是五軍堡三將中的人物，全都未出十招，就已趴在地上喘大氣了。

最先與紫菀相鬥的惡殺手余勁，也跟他們同一下場，而且受傷最重，至少要躺上三兩個月。

這是一場精采的搏殺，可惜時間太短，旁觀者難免有未能盡興的感覺。

但在攔路者來說，同一事實，却有極爲不同的感受。

鐵山並未出手，只是幾個年輕的女孩子，就將五位名噪江湖的高人打得趴在地上，如果換上樓星台方雙鳳等幾位霸主，不見得就能討得好去。

因此樓星台色厲內荏的咳了一聲道：「姓鐵的，你們好大的胆量，竟敢在聖使的面前行凶！」

鐵山淡淡道：「閣下這是不講理了，攔路找碴的可是你們。」

聖使之一忽然冷哼了一聲道：「鐵山，明晚三更本聖使在三星河街鐵塔寺相候。」語音一落，身形暴起，一閃之間已失去兩位聖使的踪跡。

兩位主角一走，其餘的門派怎敢停留，他們架着傷者，匆匆鼠竄而去。

紫菀撇撇嘴道：「瞧他們這付窩囊相，居然也敢向咱們找碴。」

茯苓道：「公子，咱們該留下他們的。」

鐵山道：「留下他們有甚麼用，咱們要面對的是西天大藏殿的高人。」

晚流香秀眉一蹙道：「西天大藏，天地玄黃，黃泉洗馬，碧空翱翔，無論上天入地，均在他們的掌握之中，大哥，咱們幾時惹上他們了？」

鐵山道：「西天大藏殿是一個神秘恐怖的門派，咱們今天才第一次見到它的門下，怎麼可能招惹他們。」

鶯聲道：「八成是樓星台他們造謠中傷，慫恿那般人來找咱們麻煩的。」

晚流香道：「有此可能，大哥，你不認爲西天聖使問你的幾句話有些古怪？」

鐵山道：「我也是這等想法，只是猜不透他的用意。」

紫菀道：「猜不出不要緊，三天後問他們就是。」

晚流香道：「大哥，三天後鐵塔寺之約，你準備帶那些人去？」

鐵山道：「我想由我隻身赴約。」

晚流香道：「不行，咱們不會讓你隻身涉險的。」

鐵山道：「西天大藏殿以武林主宰自居，鐵塔寺之會必然是公平的一搏，人去多了沒有用，再說人家也沒有邀約你們。」

晚流香哼了一聲道：「公平，哼，就算五軍堡那些門派不去，西天聖使也是以兩對一，這能說是公平？何況他並沒有說要你單獨赴約。」

紫菀道：「人心難忖，公子怎能相信那些甚麼聖使，就算他們不想使詐，誰能担保五軍堡鷄人帮不使陰謀？」

茯苓道：「咱們跟隨公子前去，只是防範有人暗中搗鬼，不會碍着甚麼的。」

晚流香主婢的關心，使鐵山大爲感動，而且她們言之成理，他也就不再堅持了。

第三天的三更時分，鐵山準時到達鐵塔寺，同行的除了晚流香主婢五個，還有孫采蓉、紅榴、豆蔻等主婢三人。

此時强勁的夜風，吹得樹梢發出嗚咽之聲，他們的衣袂也在强風中獵獵作响。

也有靜止不動的，除了鐵塔寺，就是那兩名西天聖使了。

在他們丈外之處，鐵山停下脚步，雙拳一抱，向兩名背面而立的西天聖使道：「鐵某應約而來，兩位有甚麼指教？」

在一聲輕蔑的冷哼之後，他們緩緩轉過身形，適才冷哼的正是三日前與鐵山訂約的那個。

此人面頰削瘦，兩腮無肉，配上一對陰森冷酷的目光，令人瞧一眼就會混身都不舒服。

豆蔻第一個瞧不順眼，撇撇嘴道：「你神氣甚麼？過來讓本姑娘瞧瞧你是甚麼變的。」

削瘦聖使面色一凜，右掌一提，掌心立即湧起一團黑氣，只要他往前一吐，必然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鐵山心頭暗暗一懍，他不明白西天大藏殿練的是甚麼武功，但他這一擊之威，必不是豆蔻所能承受的，因而暗凝九九旋陀神功，準備出手迎戰。

削瘦聖使並沒有擊出這一掌，他放下右臂，以冰冷的語氣道：「看在你年幼無知，本聖便饒你一次。」

一頓接道：「姓鐵的，就靠這些娘們保護你？」

鐵山道：「閣下如果挑戰，鐵某樂意奉陪，祇不過咱們素昧平生，可以說風馬無關，閣下找上鐵某，必然師出有名了，說說看。」

削瘦聖使道：「你當眞要我說？」

鐵山道：「說吧，閣下，鐵某在洗耳恭聽。」

削瘦聖使道：「你當江寧捕頭時，原是一個老態龍鍾的老者……」

鐵山唔了一聲。

削瘦聖使道：「還要本聖使說下去了？」

鐵山道：「鐵某頂天立地，自認俯仰無愧，說吧閣下。」

削瘦聖使哼了一聲道：「好强硬的一張嘴，你該不會說你忽然變得年輕，是吃了王母娘娘的蟠桃仙菓吧？」

鐵山道：「在下原本就是這樣，何需吃王母娘娘的蟠桃鮮菓，至於當捕頭麼，那是整天與盜匪鬥力鬥智的苦差事，將自己裝扮一下，也是形勢所需，怎麼，這也碍着閣下了？」

削瘦聖使道：「當眞是這樣麼？你應該明白，欺騙本聖使，會受到嚴厲的懲罰的。」

晚流香冷哼一聲道：「咱們夫婦尊敬西天大藏殿，但不能接受侮辱，再說閣下雖是自稱西天聖使，可惜咱們見識淺薄，不知道是不是應該相信。」

削瘦聖使雙目暴睜，衣衫無風自動，顯得惱怒以極。

另一名身形較矮，迄未出聲的聖使忽然咳了一聲道：「師兄息怒，這件事不能責怪他們……」

削瘦聖使怒道：「你是說咱們應該承認造謠撞騙，破壞師門的令譽了！」

較矮的聖使道：「師兄言重了，小弟怎敢存有那等狂妄的念頭。」

削瘦聖使道：「那你就不必多話，此事我會處理的。」

語音一頓，雙眉向鐵山一挑道：「你們一起上吧，我會讓你們相信的。」

鐵山神色平淡的笑笑道：「要動手在下一定奉陪，不過閣下最好把話說個明白，爲甚麼要找上鐵某？」

削瘦聖使道：「我會告訴你的，先接下我三招再說。」

語音甫落，揚掌急吐，一股陰森冷冽的黑氣，挾疾風暴雨之勢，向鐵山等迎面撞來。

西天大藏殿聲威久著，是武林中的神化人物，他們的門下很少在江湖中出現，更使他們蒙上一道神秘的色彩。

據故老傳說，近百年來，少林武當之所以閉關自守，不入江湖，是西天大藏殿一名弟子所造成的。

少林武當是武林的泰斗，武功博大精深，放眼天下，沒有一個門派堪與比擬，這兩大執武林牛耳的門派，竟同時栽在西天大藏殿一名弟子的手中，這不只是駭人聽聞，更具有震懾人心的效果。

好在這般神化中的人物，很少行走江湖，否則原本多事的武林，不知又是何等的面貌了。

如今西天大藏殿的弟子再現江湖，第一個就找上鐵山的麻煩，他爲甚麼這麼倒楣？

鐵山經過不少大風大浪，原是一個千錘百煉，不易動怒的人，想不到遽遭橫逆，西天大藏殿找上了他，還可能替他安上一個莫須有的罪名，人的忍耐是有限的，碰到這等事兒那能不挑起他的眞火。

因此他對削瘦聖使的掌力不閃不避，口中一聲大喝，全力揮掌迎了上去。

但見一股紅若朱丹的罡炁，以狂飆之勢猛撞削瘦聖使擊來的黑氣，轟的一聲巨响，只見沙飛石走，草摧木折，這一掌之威，竟然如同天崩地塌一般。

晚流香孫采蓉主婢，全都身具上乘武功，但在强勁的罡炁震撼下，仍被迫得連退數步。

待脚下拿樁站穩，她們的目光便一起投向鐵山，這一眼瞧出，她們的嬌容之上，忽然顯出一片駭異之色。

鐵山還是兀立如山，而且週身紅光圍繞，氣勢有如天神。

再看那位聖使，髮絲飛篷，臉如白紙，雖是暴退一丈以外，仍然口噴鮮血，受了頗重的內傷。

鐵山贏了，一掌互擊的結果，西天大藏殿竟然砸了金字招牌。

較矮的西天聖使忽忙扶住他的師兄，並掏出兩粒療傷靈丹塞進傷者的口中，然後抬頭對鐵山道：「朋友好武功，這一掌之賜，本門必有一報。」

此時鐵山週身的紅光已經收斂，聞言冷冷道：「兩位要走了麼？」

較矮的聖使道：「不錯，莫非朋友想趕盡殺絕？」

鐵山道：「閣下誤會了，鐵某並不懼怕貴門報復，只是要將前因後果弄個明白。」

較矮的聖使道：「你要明白甚麼？」

鐵山道：「自然是兩位爲甚麼要照顧在下了，我想必有一個很好的理由。」

較矮的聖使道：「這個……」

鐵山道：「怎麼，不方便說？那必然是一個十分毒惡的罪名了，說吧，我都不怕，你怕甚麼？」

較矮的聖使道：「我師兄適才說過，你原是一名老態龍鍾的捕頭，爲甚麼忽然如此年輕？這已經說得夠明白了，何必要我再浪費唇舌。」

孫采蓉面色一沉道：「你是說我大哥不該如此年輕？請問一個三十七八的男人，應該是甚麼模樣？」

較矮的聖使一呆道：「此話當眞？」

鐵山淡淡道：「在下出生於江寧對岸的浦口，該處有年籍可查，其實這是在下的私事，何需閣下相信。不過貴門既以天下武林的主宰自居，就應該明察秋毫，勿枉勿縱，閣下師兄弟竟然誤信人言，不查眞相，不辨是非，就認定鐵某是罪在不赦的邪惡之徒，如非在下尚有自保之能，咱們豈不身遭枉死而含冤莫白了！」

在鐵山嚴詞指責之下，較矮的聖使冷汗汩汩而下，簡直無地自容，原已負傷的削瘦聖使忽然連噴兩口鮮血，翻身栽倒下去。

較矮的聖使大吃一驚，急吐指如風，連點削瘦聖使幾處穴道，然後向鐵山雙拳一抱道：「愚兄弟見事不明，當回師門領受門規，告辭。」語音一落，伸手挾起他的師兄，放步狂奔而去。

紫菀道：「西天大藏殿不過如此，他竟敢向公子栽贓，咱們不該放過他的。」

晚流香道：「西天大藏殿主宰武林近百年，他們雖是很少出現江湖，但沒有一個門派敢輕視他們，咱們不見得鬥他們不過，最好還是不要結這麼一個强敵。」

孫采蓉道：「大哥，他們要走了，要不要給他們一點教訓？」

孫采蓉所指的他們，可能是五軍堡鷄人幫，及一些心存鬼域的江

湖幫派，他們隱藏在十丈外一處山坡之後，西天聖使的落敗，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震撼，聖使一走，他們自然要拔腿開溜了。

鐵山如果要攔下他們，就沒有一個能逃出他的掌握，他却搖搖頭道：「何必結怨太深，讓他們走吧。」

沒有人反對他的決定，只有晚流香提出一個大家都想知道的問題。

「大哥，適才你紅光繞體，掌傷西天聖使，那是甚麼武功？」

「我那裡還有甚麼武功，還不是九九旋陀罷了。」

「你騙人，九九旋陀神功，怎麼會有紅光繞體？它的威力也沒有你那一掌强大。」

「你敢瞧不起我師門武功，哼！」

「龍城李侯是當代武林的第一高人，我怎麼敢瞧不起，不過我倒要找他老人家給我一個公道。」

「給你一個公道？我師父幾時得罪你了？」

「他老人家沒有得罪我，他的徒弟却專門欺負老婆。」

「咳，流香，你可不能瞎栽賍，我幾時欺負你了？」

「哼，作賊心虛了吧，你武功藏私，就是欺負咱們姐妹幾個。」

「相信我，流香，我擊傷西天聖使的那一掌，使的確是九九旋陀神功，至於怎麼會紅光繞體，以及有那麼驚人的威力，我也有點莫名其妙。」

晚流香當然相信鐵山不會藏私，說這些只是逗逗他而已。

此時她腦中靈光一閃，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快解下你的龍角寶刀讓我瞧瞧。」

鐵山解下背上的寶刀交給晚流香，她拔刀出鞘，默運玄功，以十成功力向刀身之上傳去。

龍角寶刀原是沙溪神龍的獨角，只要以內力貫注於龍角之上，它就會紅光流轉，耀人眼目。

晚流香的冰簟神功造詣頗深，她以十成功力貫注龍角，竟然半點紅光也沒有出現。

她將寶刀交還鐵山道：「恭喜你啦，大哥，今後放眼天下，大哥將不作第二人想了。」

鐵山道：「別瞎捧我，到底怎麼回事？」

晚流香道：「這龍角之上，原本蘊有一股怪異的力道，你試試這股力道還有沒有？」

鐵山往常運功於龍角之上，就能與其中的力道相融合，使擊出的功力增强許多，現在提功一試，龍角上的力道竟然消去。

晚流香道：「沒有了，是麼？」

鐵山道：「是的，它到那裡去了？」

晚流香道：「到你的身上去了，你吸收了神龍的內丹，武林中將很難找到對手。」

鐵山愕然道：「你說那股力道是神龍的內丹？內丹怎麼會藏在角上？」

晚流香道：「這個我無法解釋，我想我的推測應該是正確的。」

這就應了一個巧字，鐵山原想將龍角上的力道收為己用的，經過多次努力，依然無法如願，估不到經西天聖使强大的內力一逼，倒使他撿了便宜。

孫采蓉道：「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咱們今後可以快意恩仇了。」

鐵山道：「妹子先別得意，咱們開罪了西天大藏殿，只怕會有無窮的後患。」

豆蔻道：「怕甚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淹，西天大藏殿有甚麼好怕的。」

鐵山道：「西天大藏殿主宰江湖近百年，雖然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武林各派慴伏在它的威勢下，沒有一個敢稍有不敬之心。適才那兩名聖使，只是大藏殿的弟子，其功力之高，已達驚人的地步，如若該門派出一名眞正的高手，江湖上就可能面臨一次浩劫。」

語音一頓，長長一吁道：「如果我猜的不錯，羌笛怨這個邪惡的組合，不只是仍在暗中發展，中原武林人可能有不少已入其掌握之中，他們一旦發動暴亂，必會造成嚴重的後果，還有……」

晚流香道：「還有一件讓我來說吧，我娘為了在中原爭得一席之地，多年來苦心孤詣，努力經營，目前已集結全部力量，移師中原，宣佈本門復出，也是勢在必行，但在中原武林的心目中，本門是魔道，是他們所不容的，一經宣佈復出，很可能引發一次驚人的混亂，大哥是冰簟門的女婿，他不能不管，那麼咱們就要與天下武林為敵了。」

鐵山道：「咱們不怕與天下武林為敵，但要認清處境。如果是義之所在，自然不容反顧，只是咱們先要充實自己，迎接挑戰就得具有披荊斬棘的能力。」

由他們適才的對話，就知道鐵山夫婦是處於四面楚歌之中，如今又惹上一個主宰武林，威懾江湖的神秘門派，他們的前途可說是危機四伏了。

鐵山語重心長，他身邊的這般人那會聽不明白，晚流香微微一笑道：「大哥不必過份悲觀，咱們人數雖是不多，還沒有人能夠奈何咱們，至於西天大藏殿麼，他們既從武林主宰自居，就應該講理，咱們

無愧鬼神，有甚麼好担心的。」

鐵山道：「說得也是。」

他們回到天津藥材店，天色已近黎明，鐵山的弟子諸葛麟迎上前來道：「稟師父，秋前輩他……」

秋馭龍是燕語由廣東義園救回來的，由於他負傷頗重，鐵山除了給予全力醫治，並派諸葛麟從旁照料。

此時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時刻，在淡黃燈光照射下，諸葛麟的面色顯得有些點蒼白。

鐵山向他瞧了一眼道：「秋前輩怎麼啦？」

諸葛麟囁嚅半晌道：「弟子被人迷昏，醒來已失去秋前輩的踪跡。」

鐵山道：「有沒有找找？」

諸葛麟道：「找過，找不出半點蛛絲馬跡。」

包蓮兒與鐵湘菱帶着梨花、凝香兩名婢女迎了出來，道：「人已經丟了，這是急不來的，你們辛苦了一夜，先吃點東西歇一會再作計較。」

鐵山道：「好吧。」

一個時辰之後，鐵山在天津藥材店的後廳召開了一次家庭會議，除了郭雨亭的四徒石鞭在店裡照顧生意，六徒田田負責警戒之外，其餘的全部參加。

輕輕咳了一聲，鐵山注目賀元簇道：「賀少俠……」

賀元簇道：「晚輩在。」

鐵山道：「那天向你出掌襲擊，要我三天之內交出龍角寶刀的那兩個人，以後有沒有來過？」

賀元簇道：「沒有。」

鐵山道：「查出他們是誰了麼？」

帽客白矯道：「稟公子，查出來了，他們是遼東雙霸竹劍武雄。」

鐵山道：「是他們？聽說這兩人雄霸關外，所向無敵，但十餘年來，他們的足跡從未踏進過關內，此次也來湊熱鬧，就有點耐人尋味了。」

包蓮兒道：「大哥：你看秋大俠的失踪，是不是這兩人幹的？」

鐵山道：「希望是他們。」

包蓮兒道：「怎麼說？」

鐵山道：「他們擄人的目的是以人換刀，如是張宗宇所為，秋大俠就難有生機了。」

語音一頓，接道：「白兄可知道遼東雙霸目前在何處落脚？」

白矯道：「這兩人十分狡滑，屬下數度跟踪，只探出他們經常出入正陽門大街附近的打磨廠，或是往東的箭杆胡同，至於藏在那一家就不得而知了。」

鐵山道：「白兄與丐幫可有交往？」

白矯道：「屬下認識幾個丐幫朋友，全都不在京師，公子如果有借重他們之處，只怕要勞動雨亭兄了。」

郭雨亭道：「白兄好說，屬下的確與丐幫五大長老之一的居三年相識，莫非公子要請他們追查遼東雙霸的下落？」

鐵山道：「我正是這個意思，郭兄認為如何？」

郭雨亭道：「要想居三年帮忙，只怕還要勞動公子與他見面不可。」

孫采蓉道：「這只是芝蔴大的一點小事，你就辦它不妥？」

郭雨亭道：「因為居三年有一個怪癖……」

孫采蓉道：「哦……」

郭雨亭道：「在丐幫，居三年的武功是一流的，除了幫主別踐，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孫采蓉道：「所以他就倨傲自大，目空一切了，這種人多得很，怎能稱為怪癖。」

郭雨亭道：「小姐說得是，只是他却仗恃他過人的武功，對有求於他的人，下了一道難題。」

孫采蓉道：「甚麼難題？」

郭雨亭道：「賭，要在十招之內勝過他的打狗棒法及降龍十八掌，否則他是不會帮忙的。」

孫采蓉道：「這人好可惡，他簡直是强人所難嘛。」

鐵山道：「不要緊，你必然知道居長老的住處了，咱們走。」

晚流香道：「我跟你去。」

鐵山道：「不，去見丐幫長老，人多了反而不便，你們還是檢討一下咱們的防守吧，秋大俠被人架走的事，咱們不能再讓它發生了。」

他沒有對任何人譴責，但每一個人都感到有些不安，論功力，講機智，天津藥材店裡的小伙記全都有兩把刷子，那麼這是疏忽，是缺乏敵情觀念，也是不可原諒的過失，在此等尷尬的情形下，自然沒有人堅持要跟他前去了。

＊　＊　＊

在廣寧門大街之北，有一座禪林名叫增壽寺，原是遼國仙露寺的故址，乾隆二十一年重修，現為發放賑濟物品的地方。

郭雨亭帶着鐵山走進寺內的西偏院，其中雖無亭台之勝，却也幽篁遍地，在臨風搖曳之際，倒別具一番情緻。

在一幢房舍的走廊之上，一條長凳斜斜的擱着一塊木板，一名青衫文士在木板上好夢正酣。

這位青衫文士面如滿月，長眉入鬢，衣衫雖是舊了一點，却顯得頗為整潔。

由外表瞧看，此人多半是一位

落泊文場的士子，誰知郭雨亭偏偏向他走去。

「居大俠，久違了。」

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想不到青衫文士竟然是丐幫的長老。

「大掌櫃的不去守住你的銀子，跑來找要飯的尋開心。」

他由木板上站了起來，口中在跟郭雨亭說話，雙目神光閃爍，冷冷的向鐵山投了過去。

郭雨亭立即爲他們引見，道：「丐幫五老之一的居三年大俠，野侯鐵山，都是名滿湖海的高人，兩位多親近親近。」

鐵山雙拳一抱道：「久仰居兄大名，今日有幸一會。」

居三年拱手一禮道：「能得野侯寵顧，這是居某的榮幸。」

郭雨亭道：「咱們無事不登三寶殿，今日造訪是有事相求。」

居三年雙目一睜道：「話說明白一點，求我的是郭兄還是野侯？」

郭雨亭道：「是野侯。」

鐵山再度抱拳一拱道：「在下友人秋馭龍，在養傷中被遼東雙霸所擄……」

居三年截口道：「野侯是要敝帮救他出來？」

鐵山道：「不敢勞動貴幫，咱們只要知道敝友現在何處。」

居三年道：「在下知道秋大俠被囚之處，你們却救他不出。」

鐵山道：「爲朋友之義，咱們總得盡上一點心力。」

居三年道：「秋馭龍現在刑部大牢，因爲他身背六條人命。」

鐵山一呆道：「那遼東雙霸……」

居三年道：「他們在刑部供職。」

鐵山道：「多謝賜告，郭兄，咱們走。」

回到天津藥材店，包蓮兒見鐵山面色不太好看，原想問他此行的結果，現在只好等他消了氣再說。

燕語捧來茶水，凝香遞上毛巾，這兩名丫頭是晚流香孫采蓉撥過來侍候包蓮兒的。她們武功頗高，也一般的聰明伶俐。只是個性有些不同，一個明快，一個比較含蓄。

鐵山擦過臉，飲過茶，個性明快的燕語就再也忍不住了。

「我不相信姓居的就這麼難纏，待會我非砸掉他的要飯窩不可。」

「咳，燕語，誰說居三年難纏了。」

「那是公子贏了他，他賴皮？」

「贏他？沒有呀。」

「甚麼，難道公子當眞輸給他了？」

「也沒有呀。」

「公子，你是怎麼啦？」

小丫頭可眞急了，噘嘴瞪眼，模樣兒可愛以極。

晚流香孫采蓉恰於此時聯袂走來，包蓮兒起身讓座，兩個丫頭分別奉茶，這一打岔燕語自然不便再追問下去了。

晚流香却微微一笑道：「他們並沒有過招，那裡會有輸贏。」

燕語一怔道：「是老要飯的改了他的怪癖？」

鐵山道：「他改不改我不知道，只是我沒有求他。」

燕語撇撇嘴，投給鐵山一記白眼，意思是怪他說了半天都是廢話。

其實這是燕語問得不得體，才弄出這麼一段插曲。

晚流香孫采蓉已經問過郭雨亭了，所以她們明瞭一切經過。

因而孫采蓉道：「大哥，情形並不太糟。」

鐵山道：「哦？」

孫采蓉道：「秋大俠不是落在仇家的手裡，就不會有生命危險。」

鐵山道：「暫時是沒有，不過他殺了人，殺人者死，是朝廷的律法。」

孫采蓉道：「咱們可以找阿侍郎，何況秋大俠殺的不是好人。」

鐵山道：「沒有用的，你忘記咱們曾經找過他了。」

孫采蓉道：「那不同，別忘了你現在的身份已經不同於往日了。」

鐵山沉吟半晌道：「好吧，咱們試試。」

阿侍郎是住在取燈胡同，鐵山曾經來過，現在是第二度拜訪，不同的是前次是夜晚，如今是白天而已。

刑部侍郎掌生殺之權，是當朝頗具權勢的人物。鐵山與孫采蓉到達之時，但見車馬盈門，出入皆顯貴，他們夫妻幾乎呆在那裡。

孫采蓉眉頭皺了一下道：「大哥，咱們似乎來得不是時候。」

鐵山道：「不錯，這是標榜權勢的所在，那裡容得下一介白丁。」

孫采蓉微微一笑道：「布衣也可傲公侯嘛，何況大哥也是名震江湖的野侯呀。」

鐵山道：「說得是，咱們走。」

他是一個氣湧山河，佼佼不羣的大丈夫，他的衣着雖然只是一領藍衫，仍無法掩飾他那英朗豪邁的軒昂氣質。

孫采蓉綠衣紅裙，只是常人的裝飾，但她那絕俗的嬌容在放射着奪人心魄的艷光，幾乎使日光爲之失色。

這對夫婦是出色的，但不論他們怎樣出色，還是比不過那些高車

駟馬，僕從如雲的權貴豪門。

因此在距離侍郎府大門兩丈之處，他們就被兩名豪奴攔了下來。

「作甚麼來的？」

「找人。」

「知道這是甚麼地方麼？」

「阿侍郎府邸，不錯吧？」

「不錯，你找誰？」

「來到這兒找人，自然是找阿侍郎了。」

「找咱們老爺，你是誰？」

顯然，這兩名豪奴有些意外，語氣却比適才悅耳多了。

孫采蓉看不慣他們那付奴才的嘴臉，冷然接口道：「去告訴你們主子，野侯鐵山夫婦來訪。」

野侯鐵山？沒聽說過，豪奴心裡在這麼想，神色上已經作了極大的轉變。

侯爺的身份何等崇高，當奴才的怎敢得罪，於是他向另一名豪奴使了一下眼色，那人立即返身向府裡奔去，他哈着腰對鐵山夫婦道：「奴才替侯爺帶路。」

這座侍郎府邸，鐵山是前度劉郎今再來，只不過他的身份與前次有了很大的差異。

他還是一介布衣，民間却稱他爲野侯。

他這個野侯不是皇上封的，却沒有人敢否定他這項尊號。原因很簡單，如果他掏出御賜的金牌，見官大三級，連王爺也得矮上半截，稱野侯實在是委屈他了。

阿侍郎是朝廷重臣，滿堂朱紫，座無白丁，他却不得不親身迎接。

「不知鐵先生大駕寵臨，請恕下官沒有遠迎。」

「好說，鐵某夫婦不遠而來，希望阿大人不要見怪。」

「鐵先生言重了，請。」

鐵山夫婦被迎進大廳，待下人奉茶之後，阿侍郎咳了一聲道：「鐵先生是人間奇男子，下官愚昧，竟然失之交臂。」

鐵山知道他是指上次求助被拒之事，明哲保身，會作官的多半如此，所以鐵山不想怪他，因而微微一笑道：「過去的事不必提了，鐵某夫婦另有一事相求。」

阿侍郎道：「鐵先生太客氣了，只要下官能力所及一定遵辦。」

鐵山道：「鐵某一個朋友被關在刑部大牢……」

阿侍郎道：「哦。」

鐵山道：「他殺了幾個人。」

阿侍郎道：「那般人必有取死之道了。」

鐵山道：「天台五凶的確是幾名殺人越貨，無惡不作的盜匪，此等凶人自然死有餘辜。」

阿侍郎道：「令友能夠除掉天台五凶，必然不是常人，他是誰？」

鐵山道：「他名秋馭龍，草澤賤民，大人不會認識的。」

阿侍郎微微一怔道：「是他……」

鐵山道：「大人認識？」

阿侍郎道：「下官並不相識，只是此案牽涉頗廣，要救貴友，還需多費一番週折。」

鐵山道：「這原是一件單純的江湖仇殺案件，爲甚麼會廣事株連，不知大人能否指示一二？」

阿侍郎道：「這個，咳，下官職責所在，實在有所不便。」

鐵山面色一沉道：「如果鐵某一定要知道呢？」他說話之際，身形已緩緩立起，同時伸出右手，以不急不徐的速度向懷裡摸去。

阿侍郎心頭一震，道：「慢點，鐵先生，你先請坐。」

鐵山以凌厲的目光向阿侍郎瞧了一眼，再收回右手坐回原先的座位。

阿侍郎嘆口氣道：「刑部不想多事，更不願涉及江湖恩仇，但是如果是王府的侍衛被殺，刑部就無法置身事外了。」

鐵山道：「阿大人弄錯了吧？天台五凶惡名滿江湖，是幾個道道地地的盜匪，怎麼會是王府侍衛？」

阿侍郎道：「本案是由睿郡王府派人捕獲嫌犯，再行文移送本部的，是否有錯，鐵先生最好前往睿王府察詢。」

鐵山道：「那好，不過鐵某還有一點要求。」

阿侍郎道：「鐵先生請說。」

鐵山道：「在鐵某未查明眞相之前，請不要對秋馭龍施行任何刑罰。」

阿侍郎道：「下官遵辦。」

鐵山道：「多謝阿大人，咱們夫婦不打擾了，告辭。」

回到天津藥材店，鐵山一直悶聲不響，這是他的習慣，當他思索問題之時，他是全心投入的。

孫采蓉道：「大哥，你是想不明白天台五凶何以成爲睿郡王府的侍衛？」

鐵山道：「我是想張宗宇由於裙帶關係，才當上帶刀散騎舍人……」

晚流香道：「那麼他的裙帶關係，必然是那位睿郡王了。」

包蓮兒道：「如果眞是這樣，天台五凶成爲睿郡王府侍衛就不足爲奇了。」

鐵山長長一吁道：「羌笛怨在江湖之上已經擁有驚人的潛力，要是睿郡王府也被滲透，豈不十分可怕？」

包蓮兒道：「朝廷重臣之中，早就被羌笛怨滲透了，譬如溫侍郎

吧，咱們明知他有問題，卻對他無可奈何。」

晚流香道：「此事非同小可，大哥最好找煦親王談談。」

鐵山道：「我也是這般想法，咱們走。」

晚流香道：「采蓉妹子見過煦親王，你還是帶她去吧。」

鐵山道：「這樣也好。」

* * *

這是一間密室，房外侍衛羅列，戒備得十分嚴厲，房裡上首坐的是白髮蒼蒼，輕裘緩帶的煦親王，鐵山與孫采蓉坐在他的左側。

煦親王瞧了鐵山夫婦一眼道：「鐵大俠，這麼久才來看我，你都在忙些甚麼？」

鐵山道：「很久沒有來問候王爺，的確是鐵山的疏忽，不過咱們遇到一些煩人的事，一時也抽身不開。」

煦親王道：「都弄妥了麼？」

鐵山道：「有一件還沒有。」

煦親王道：「我插得上手麼？」

鐵山道：「正想痲煩王爺。」

煦親王道：「好，你說。」

鐵山道：「天台五凶是幾個殺人越貨，無惡不作的盜匪，鐵山聽說已退職的帶刀散騎舍人張宗宇，以重金聘請他們前來京師而心生懷疑，及派人追踪五凶，發現他們已被一名江湖俠客所殺，這名俠客也身負重傷。」

煦親王道：「後來呢？」

鐵山道：「咱們將那名俠客救回療傷，想不到被人用藥迷暈看守的將人架走。」

煦親王道：「這我幫得上忙麼？」

鐵山道：「幫得上，因爲他被關在刑部大牢。」

煦親王啊了一聲道：「那是誰做的？」

鐵山道：「睿郡王，理由是秋馭龍殺死郡王府的五名侍衛，所以派人緝捕凶手，移送刑部。」

煦親王一怔道：「會是他？這就難辦了。」

鐵山道：「莫非睿郡王主眷極隆，權傾朝野？」

煦親王道：「那倒不是，不過此人素性剛直，守正不阿，頗受皇上器重，他的作爲，應該不會有所偏差才對。」

鐵山聞言一呆，他想不到這位睿郡王竟是一位骨鯁之臣，他不僅甚獲皇上信任，也得到同僚的推崇，那麼秋馭龍豈不是難有翻案的機會了？

孫采蓉咳了一聲道：「王爺……」

煦親王道：「鐵夫人有話請說。」

孫采蓉道：「王爺適才說睿郡王個性剛直，守正不阿？」

煦親王道：「是的，這是滿朝文武共同的看法。」

孫采蓉道：「既是有口皆碑，睿郡王必然是一位正直的君子了，但君子可以欺其方，王爺以爲然否？」

煦親王道：「鐵夫人是說睿郡王可能受人欺騙朦蔽？」

孫采蓉道：「這是賤妾大胆的臆測，因爲以睿郡王守正不阿的性格，怎麼可能用幾名無惡不作的江洋大盜作他的侍衛？」

煦親王道：「不錯，這其中果然另有玄機，鐵大俠，你有甚麼看法？」

鐵山道：「如若小妾沒有猜錯，睿郡王就不只是被人欺騙朦蔽，還可能隱藏着更大的危機……」

煦親王道：「那是甚麼危機？」

鐵山一吁道：「羌笛怨，鐵山跟王爺提過，如果這個邪惡的組織侵入睿郡王府，豈不是十分可怕！」

煦親王面色一變道：「不可能。」

鐵山道：「王爺怎能如此肯定，就因爲睿郡王個性剛直，守正不阿？」

煦親王道：「這個……」

孫采蓉道：「大哥，王爺既有難言之隱，咱們何必强人所難。」

煦親王赧然一笑道：「對不起，有些事實在不方便說，不過令友秋馭龍我可以設法將他釋放。」

鐵山道：「多謝王爺，愚夫婦就此告辭。」

離開王府之後，他們像兩隻鋸了嘴的葫蘆，沉重的心情，使他們提不起說話的興趣。

孫采蓉忽然哼了一聲道：「這兩人寃魂不散，跟踪咱們幾條街了，要不要招呼他們一下？」

鐵山道：「只要兩名小嘍囉，不必管他。」

孫采蓉道：「讓他跟到咱們的住處？」

鐵山道：「咱們的住處人人皆知，他只是監視，看咱們還要去甚麼地方。」

孫采蓉道：「咱們處處受人監視，那多彆扭。」

鐵山道：「出門有跟班的倒也不錯。」

孫采蓉柳眉一皺道：「大哥，我看這件事複雜得很，跟踪者是那方面的，咱們有必要弄個明白。」

鐵山道：「他們是睿郡王府的侍衛，咱們目前還不能與他們正面爲敵，所以不必管他。」

孫采蓉道：「你瞧到跟踪者了？」

鐵山道：「沒有。」

（未完‧二）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魔鬼‧如來佛

上文提要：樂滿天化名林正果，與曹先梅一起去大雁塔遊覽，碰巧少林寺掌門菰臨，樂滿天決定硬闖，假意向了空禪師請教，目的是印證他是否佛祖。出得寺來，迎面碰到曹先梅堂哥曹先擢……樂滿天接到俞四叔的密函，告知情勢危急，不能輕信任何人。不久俞少英化裝成乞丐找他，叔姪兩人對曹先擢的行爲有所懷疑……

闖大雁塔寺探秘　得住持協助解困

寺內組了一隊巡邏隊，在各處巡視。由於地方大人少，根本難不住樂滿天，他幾個起落已至大殿外。殿內的和尚吟經聲震耳欲聾，一眼望去，盡是光頭的，卻不見曹先擢及曹先梅之踪影。

忽然背後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施主你在作甚？今日本寺不開門！」

樂滿天猛一回頭，卻見一位頭陀，正站在自己背後，他一時想不出理由來，只好瞎扯：「貴寺今日爲何不開門？」

「有事，施主改天再來吧！」頭陀言畢轉身而行。

樂滿天心頭一動，標前問道：「貴寺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可否請大師見告一二？」

頭陀站住，似在猶疑。「今晨敝寺死了一位不該死的人！」他邊說邊轉過身來，上身動作甚慢，說話也有神無氣，但手上之動作卻極快！食中兩指駢起，急戳樂滿天腰上之穴道！

這一招眞是陰毒，事先毫無先兆，待得樂滿天發覺，其手指離穴道不過三寸之遙，要想閃避已來不及了，急切之間，只好運功把穴道移開一點！

不料那頭陀十分謹愼，指力又强，仍然將樂滿天之穴道封住，緊接着左臂一抬，又連點了樂滿天身上三個穴道，樂滿天但感眼前一黑，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待樂滿天醒來時，身已在潮濕之地牢裡，他暗嘆一聲，料不到，接了這宗生意之後，一連坐了兩次牢。更令他担心的是，大雁塔寺的和尚，會否懷疑他便是殺死了空之凶手？

那頭陀機心頗深，連他自命聰明的人都着了道兒，而且武功之高，出人意料。

頭陀在和尚廟裡出現，一般是掛單的，此人是什麼來路？因何武功會這般高？

忽然他腦海中閃過一絲靈光！爲何頭陀之目光如此熟悉？更佳之易容術，也掩飾不了其一對眸子，除非此人修養已至極高境界，目光眼神方能隨心改變！

反觀過來，自己之易容術雖然亦自命不凡，但眼神又是否能掩飾改變？若不能者，則自己可能已暴露了身份！

想到此，樂滿天不由自主地出了一身冷汗。正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最重要的是如何反敗爲勝！不離開地牢，自己很可能會不明不白地死在這裡。

好不容易等到一個小和尚來送飯，樂滿天見他一臉正氣，乃將他

喚住：「小師傅，你叫什麼法號？」

「小僧法明，施主有何指教？」

「在下是怎麼被送來此處？」

「施主自己也不知道？」那法明有點驚訝。「是一位在本寺掛單的頭陀發現施主偷偷潛進來，是以將施主擒下，送給我師父慧能，把你囚在此處，你快吃飯吧！」

「你師父是負責此處之事務？」

法明嘆了一口氣：「家師本來很受重用，因不愼犯了規，被貶來此處專管犯規的同門。你認識家師？」

「在下被抓來，只有令師知道？」

「這兩天寺裡亂糟糟的，家師還未上稟。」

樂滿天道：「請小師父請令師過來一下，說在下有極重要的消息告訴他，千萬千萬！還有，小師父不可將此事及在下告知任何人！」

法明看了他一眼，問道：「你眞的有要事找家師？」

「我還能離開麼？就算騙你，令師也不過來一趟而已，何況在下可以發誓……」

「好，你且稍候。」

法明去後不久，便帶着一位五十左右年紀的和尚來到，那和尚估料便是慧能，只見他步履沉穩，分明武功不弱，但神情憂鬱，雙眉緊鎖，人亦長得十分瘦削，來至木棚前，淡淡地問道：「聽說施主有要事找貧僧，請說，貧道還要唸經！」

「可否請令徒到外面去把風？」

慧能略爲猶疑了一下，揮手着乃徒出去。樂滿天又問：「抓在下來的那位頭陀叫什麼名？」

「那頭陀自稱黃燈，半年前便來過，最近來來去去的，平時甚少跟人說話，其他掛單僧人因他身上骯髒，嫌他有一股惡臭，因此甚少接近他，也因此他常獨自一人睡覺，施主問此何事？」

「師父請莫急，最近丐幫幫主曹先擢是否曾到訪？」

慧能雙眼倏地射出兩道神光來，整個人似完全改變了，令人有不可仰視之感。「不錯，你被抓跟他又有何聯繫？你到底是什麼人？」

「在下將在適當之時候對你說明一切，目前尚不能說，請你相信，這是一宗關係武林生死的大事！」

慧能雙眼瞪着樂滿天，神光如電，樂滿天坦然相對，半晌慧能方道：「你找貧僧便是爲了這幾句話？」

「當然不是，曹先擢走了沒有？黃燈還在否？」

「曹先擢當晚便走了，黃燈則不清楚。」

「哦？他只來了一忽？」

「不錯，他來找少林了空禪師，只說了頓飯工夫便離開了！」

「他是否還帶着一個姑娘？」

「不錯，當時那姑娘被安排在飯堂吃茶，他則到內室跟了空密談。」

「之後了空便歸西？」

「至次日大概寅卯交界時分，忽聞一聲慘呼，敝寺住持跑過去一看，了空已中掌而死！」

樂滿天急再問：「當時曹先擢在何處？」

「他跟了空密談之後，便攜其妹告辭了，不過却是由側門離開的，因爲大門既遠，又上了門上了鎖，比較麻煩！」慧能道：「此事發生之後，貧僧亦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到底誰是凶手？」

樂滿天沉吟道：「那一夜，無人發現有夜行人悄悄進寺？」

「沒有！」慧能吸了一口氣：「但這不能証明無人進寺，因爲本寺佔地不小，防守上自有空隙，再說又沒有刻意防守！」

「了空住所附近沒有人看守？」

「本寺有派人防守，但後來在了空要求下撤了！」

樂滿天急問：「他是在何時要求撤人的？」

慧能目光一亮，隨即喃喃地道：「這是個關鍵的問題麼？貧僧爲何沒有想及？嗯，貧僧一直在此處，一些事都是聽同門說的，這個問題貧僧沒有問人！」

「在下要求見貴住持，希望師父玉成，我敢保証，我對貴寺沒有半點歹意，之所以混進來，也是爲了偵查了空被殺之事！」

慧能想了一下。「貧僧試說服住持……」

「不是試，是務必做到！」

* * *

慧能走後，樂滿天腦海中立即佈滿了一個又一個問題。若曹先擢與曹先梅半夜離開，爲何她不留暗記？除非連她也出了事！爲何俞少英的朋友沒有發現他倆離開？是這些人不可靠，還是疏忽？

對於俞少英之人格，樂滿天絕對放心，那出問題的是那一方面？

第一個問題尚未整理出答案，甬道上已傳來步履聲，樂滿天抬頭一望，便見到慧能帶着一位老和尚走過來，估計他便是大雁塔寺之住持玄明。

他故意長身道：「住持佛駕光臨，請恕晚輩身上不便，不能行大禮了！」

玄明看了他幾眼，向慧能揮揮手，示意他打開木栅門，解開樂滿天身上之囚鍊，又請他出去。「聽說施主有要事相告，老衲尚有事待辦，請施主坦言速告。」

樂滿天問道：「大師，你覺得

慧能師父爲人如何？」

玄明略爲沉吟道：「是非分明，忠誠可靠，嫉惡如仇，只是少了一份出家人的修養。」

「晚輩如今說的一些話，事關重大，假如大師認爲他不宜在場，可請他離開，但若認爲在大事上他可助一臂之力，晚輩認爲在場更好！」

玄明神態有點不安，慧能則有點緊張。「施主到底是什麼人？」

樂滿天略一沉吟：「晚輩是羅雲峯之嫡傳弟子！」

玄明和慧能同時吃了一驚，脫口問道：「便是一代劍師之羅神劍？」

「不錯！知我來歷者，武林中加上兩位，大概只有十個人而已，希望守秘，晚輩下山負有特殊任務，便是九大門派出了不少叛徒，這些人組織了一個叫天道盟的組織，意圖統一武林，華山派及崆峒派均已遭了毒手……」

玄明截口道：「是次了空來此找老衲，亦是爲此而來，因爲他已不敢相信九大門派的人，是以要找九大門派以外的人協助，可惜……」

樂滿天於是把自己混進天道盟之天庭內的情況說了一遍，「晚輩懷疑『佛祖』便是曹先擢！」他又解釋了懷疑他的幾個原因。

玄明沉吟不語，良久方道：「曹幫主在武林中聲譽不過不失，給人印象武功亦不很高，他會是『佛祖』？他能練成佛門絕技『金剛不壞之身』？」

「這只是晚輩之推測，可能他身上穿了刀槍不入之物，如天蠶衣，寶甲之類的東西。不過話說回來，他若是個庸碌之輩，能治好丐幫麼？」

慧能脫口道：「住持，施主說得有理，試想丐幫在他上任之前的情況，和現在一比，便明顯看出其能了！這十來年，未曾聽過誰敢欺侮丐幫，而以前跟他們作對的仇家，却一個個不見了，說明這裡面有問題！」

玄明吸了一口氣，喃喃地道：「這裡面有這許多關係，老衲事先實在想不到……其實我也懷疑曹幫主入夜到訪，可能問題出在他身上，但沒有証據，出家人可不能打誑語！」

「住持住所離了空多遠？」

「同一座小院內，也怪老衲太過粗心大意，一躺下便睡着了。」

「無人聽到打鬥聲？」

「沒有，只聽到一個慘呼聲，老衲驚醒之後，跑過去一看，窗櫺破裂，不見人影，凶手肯定是由後窗溜掉！」

「一掌斃命！」慧能嘆了一口氣：「此人武功之高，簡直匪夷所思！若說凶手是曹先擢，貧僧實懷疑其武功是否可到這個境界！」

樂滿天微微一笑：「兩位都是出家人，不知江湖之技倆及奸險，也許曹先擢第一次跟了空見面時，已悄悄下了毒，這種毒無色無味，且必定是在一定時間之後方發作，以至了空無所感覺……」

「若是禪師中了毒，他又何須再來行凶？」

「師父有所不知了，能致人於死命的毒藥，必能爲高手所察覺，因此他下的毒，估計必是軟骨酥及迷藥一類之藥物，時間一過，便會失效，故曹先擢必須趕在藥力失效前，前來下毒手！」

慧能低聲道：「施主言之成理。」

玄明望了一眼。「這都只是施主偏面之詞耳！」

「跟他一齊來的那位姑娘，是否跟他一起離開？他倆是如何離開的？乘馬車，步行，騎馬？」

玄明道：「曹幫主不准咱們送他，只知離開時是步行，出了本寺之後如何便不清楚了！」

「晚輩再問一件事，那頭陀還在麼？」

玄明又看了慧能一眼，「哪一位頭陀？」

慧能低聲道：「黃燈，是他把少俠抓來交給弟子的，說他偷偷潛進來，弟子心想此刻正値多事之刻，便先把他囚禁起來！」

玄明道：「本寺有這麼一個人，老衲並不知道。慧能，你悄悄查一下，不可打草驚蛇！」

慧能去後，玄明又問：「少俠，老衲又能協助你做些什麼？」

樂滿天席地坐下，問道：「了空死後，少林寺誰最有機會接其位？」

玄明沉吟道：「少林寺的事，老衲不甚了解，不過依理推測，應由了了接任。」

「住持所據何理？」

「因爲了空若不在，常由他主持寺務，猶如副掌門，猜想了空既去，當由他繼任。」

「了了此人如何？」

「城府深沉，但辦事極爲得力，少林派服他的人很多。了空則十分敦厚老實，不過人有點迂腐古板，也有點固執，不過他對佛理極有研究。」

樂滿天暗暗點頭，再問：「住持跟曹先擢諗熟？」

「前晚方頭一遭見面，他進來後自報身份，說有要事見了空，了空聞報後，表示願見，是故本寺放他進來！」

樂滿天吸了一口氣。「請住持找個人頂替晚輩，仍被囚於此，並

請人跟俞少英聯絡，希望住持放我出去！」

玄明點頭。「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少俠除魔衞道！」

慧能匆匆進來，道：「住持，那黃燈今日一早便已離開了！」

* * *

又一個晚上，樂滿天已回客棧跟俞少英見面，他首先把經過告訴他。「四叔，小侄始終堅信曹先擢是殺人凶手，你查到什麼？」

「咱們在一輛馬車車廂上發現曹先梅留下的暗記，愚叔相信，他倆離開大雁塔時，是乘馬車走的。後來我又問過，當時守在那附近的人也看見了，只是想不到乞丐竟會乘馬車，是以疏忽了！」

樂滿天一拍大腿：「眞是氣煞我也！如今最重要的是爲先梅之安危擔憂！查到她的落脚處否？」

「查到了，是在胡家大宅。姓胡是本城之財主，但不好出風頭，給人印象是好好先生，凡事不强出頭，也不落後，更不喜拋頭露面，向來深居簡出，他那宅子聽說有四五十間房，妻妾也有五六位，只可惜生了十來個女兒，竟無一個兒子……」

樂滿天截口道：「我不管這些！目前梅妹和曹先擢是否尚在裡面？」

「不錯，咱們尚未查出曹先擢跟胡世官之關係！」

「你有沒有朋友認識胡世官的？我要易容進胡宅！」

「這眞危險了！」

「再危險也比去天庭好，你想辦法接應，大雁塔寺的大和尚，值得信賴！」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鐵膽金劍』岳楓已到長安了，不過，多他一個人似乎作用不大，除非令師肯下山！」

樂滿天道：「家師不但已封了劍，而且發誓今生再不下山，你別指望他了。」

俞少英輕嘆一聲，道：「你且休息一下吧，愚叔去找幾個人了解一下胡宅！」

俞少英走了不久，房門被人敲響，正是他與韋勤及曹先梅約定之暗號。他心頭狂喜，急不及待地把門拉開，料不到來敲門的竟是韋勤！

「你怎地這般快便回來？」樂滿天邊開門邊問：「可有收穫？」

「有，曹先擢果然有問題！崆峒派弟子檢驗過陸飛舟之屍體，發現他是先中了一種慢性的酥骨毒，最後才被人以重手法震斷心脈！而且還有幾個崆峒派高手，亦同樣中了毒！」

樂滿天心頭砰砰亂跳，但雙眼却緊盯着他。「你的消息是否可靠？」

「韋某尚未到達崆峒，便遇到崆峒派的弟子們，他們偷偷上山，先派人引開留守崆峒派的天道盟羅漢，其他人則把屍體運去，韋某相熟的朋友倪寧，祖傳幾代都是仵工，他們請倪寧父親檢驗的！」

樂滿天吸了一口氣。「曹先擢若非『佛祖』也是天道盟三大主佛之一，冤枉不了他！」

「問題是如何殺他！」

「那是另一個問題了！如今曹先梅正在他手中！」

韋勤大驚問之，樂滿天扼要地把連日來發生的事告訴他。韋勤想了一下，道：「若韋某沒有猜錯者，那胡家大宅必是天道盟的一個據點，等於其他幫會的分舵，類似許良義莊，他身份亦可能跟瑞興賭場的封藝生一樣！」

樂滿天道：「說得有理，因此你不必進去，留在外面配合俞四爺。」

「崆峒派的弟子來了七八個，都是他們派中之精英，如今化裝住在附近三家客棧內，這些人可以利用，他們都想報仇！」

樂滿天點頭不語。

過了半天，俞少英才回來，喜孜孜地道：「找到熟悉胡世官的人了，此人叫常洋生，是個學文學武均不成的青年，不過他父對胡世官父子有救命之恩。常家本來家道不差，上一代死後，常洋生拿了家裡的錢，到處求師學藝，把錢都花光，更由於他常年不在家，家裡沒有男人，多次遭盜匪光顧，如今已不名一文，正由外地回來，準備投到胡家！」

「你認識常洋生？」

「不，是常洋生的一位兄輩常洋岸。洋岸常接濟他，由他出面說服洋生，介紹你到胡家當護院或討個差使，反正將你扮成洋生之患難朋友！」

樂滿天喜道：「如此咱們倒要跟他說出一切，免得露出馬腳。」

「慢慢來，咱們三人先說好聯絡諸事再說！」

* * *

樂滿天是以馬南山之面目出現，跟常洋生相處，有個好印象，洋生極想幹番大事，以改變族老對他之看法，因此樂滿天便透露了一點口風給他知道，進胡宅是要幹驚天動地的大事。並告訴他胡世官可能暗中被人控制，着他不可洩漏一丁點。而他之任務在目前只是帶樂滿天進胡宅，並想辦法讓胡世官留用他。

常洋生拍拍胸膛，表示沒有問題，兩人又先編好「故事」及措詞，次早一齊赴胡宅。

* * *

曹先擢拉着曹先梅出了大雁塔寺後，便跳上一架馬車，那馬兒四蹄裹着厚布，無聲地在黑暗中前進。

「大哥，你怎會有此馬車？咱們如今去何處？」

「這是本地一位大善人的，他暗中資助我丐幫良多，」曹先擢道：「如今咱們便去他家。」

「他叫什麼名？家在何處？」

曹先擢閉上雙眼，道：「到了地頭之後，不就知道了麼？」

馬車倏地停住，一扇木門亦無聲地打開，曹先擢拉着曹先梅閃進木門，俄頃，那門又閉上。

黑暗之中，辨不出方向，兩人只跟着一位僕人前進，曹先梅心生警惕，悄悄對曹先擢道：「大哥，此處……」

曹先擢輕笑道：「沒問題。」

兩人隨僕人走進花廳，只見那裡已擺着一張小桌子，「兩位稍候，敝上立即出來。」

話音剛落，便見一位肥胖的中年漢緩步出來。「曹兄說要來吃晚飯，怎地到現在才到？」

「莫兄莫怪，在下因遇故友，因此遲到，此乃舍堂妹先梅，梅妹，這是莫善人。」

中年漢笑道：「不敢當，賤沛安。」他回頭又對下人道：「快着他們上菜。」

曹先梅道：「咱們已用過膳了……」

「但莫某尚未吃，菜早已準備好了，兩位便陪莫某吃一點吧！」

曹先擢向曹先梅點點頭。「莫善人對我丐幫有恩，咱們不可令他失望。」當下兩位相繼入座。

莫沛安先敬了他倆一杯，便呼起箸。這頓飯吃得很快，莫沛安道：「莫某習慣早睡，且兩位忙了一天，也已疲累了，明天再慢慢聊。莫進福，帶兩位貴賓到客房休息！」

曹先梅聽見莫進福三個字，心中暗暗好笑，客房佈置清雅，曹先梅一躺下床，一陣睏意襲上心頭，便進入香甜夢鄉去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才醒來，醒來時，竟是睡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再定睛一望，竟在囚室內，而曹先擢亦坐在鄰室，她大吃一驚，問道：「大哥，這是怎麼一回事？」

曹先擢苦笑一聲：「這叫做陰溝裡翻船，咱們昨晚中了毒！」

曹先梅問道：「是那姓莫的在酒菜中下毒？」

曹先擢長嘆道：「不是他還有誰？也不知他爲何要下此毒手！」

「若是與咱們有仇，爲何不趁咱們昏迷時下毒手？」

曹先擢沉吟道：「武林中有個天道盟，你知不知道？林正果有跟你談過嗎？」

「沒有！」曹先梅大吃一驚，幸而她反應快。「這是個什麼組織？」

「咱們還未弄清楚！」曹先擢看了她一眼：「不過據可靠的消息說，他們之宗旨是要對付九大門派，繼而統治武林。姓莫的可能被人收買或脅迫，要拿曹某去邀功，妳是個姑娘，他們應不會理會妳！」

曹先梅緊張地問道：「這個組織的頭領是誰？」

「還未查出來，聽說他很神秘，嗯，外面似乎有喊殺之聲，奇怪！」曹先擢轉頭問道：「梅妹，你先運運氣，看有沒有不妥？」

曹先擢手脚挪動，發出一陣叮噹聲響，曹先梅這才發現他手脚都扣上鐵鍊，心頭一陣慌亂，心想：他到底是「佛祖」嗎？

適才她已偷偷運過氣，覺得除了體力稍有不如之外，並無其他異狀。此時想着心事，却不敢大意，裝模作樣試了一下方表示沒有問題。「大哥，你呢？」

曹先擢舉一舉雙手。「除了這勞什子之外，已基本恢復！」

話聲未落，囚室外之甬道突然响起一道巨响，似是門板落地之聲，接着只見一個衣衫襤褸，手提鐵鎚的丐漢跑了進來。「幫主受驚了！」

他手起鎚落，幾記力擊，囚室杉木已斷，曹先擢鑽了出去，道：「把鄰室的姑娘救出來！」

丐漢態度十分恭謹，應了一聲，又依法炮製，把曹先梅也救了出來。

「外面情況怎樣？」

「幫主，咱們只是攻其不備，他們到底人多，快走！」丐漢在前領路。幸好曹先擢雙腳上之鐵鍊頗長，行動不致太受影響，曹先梅先他一步鑽出去。

外面一片漆黑，原來已是第二天之晚上，遠處喊殺之聲不絕於耳。丐漢道：「幫主，咱們先出去，把你手腳上之鐵鍊弄掉再來報仇未遲！」

三人由側門離開，外面又有一輛馬車，三人一鑽入車廂，馬車便開始轉動。曹先擢咬牙道：「想不到這姓莫的，竟是兩面三刀之人！」

丐漢道：「幫主，有錢人，有幾個是好的？除了胡世官之外，屬下尚未遇第二個！」

曹先擢道：「那就先到他家去吧！他家裡有錢，說不定有神兵利器，可解鐵鍊！」

丐漢笑道：「幫主放心，小侯已經在那裡等您了！」

曹先擢大喜：「有小侯在，還有什麼鎖開不了的！」說着話馬車已停了下來。

那胡家大宅比莫家氣派得多，大門外一對石獅子比人還高。丐漢首先走上石階，在門上敲打，不久大門打開，胡家之僕人引他倆到大廳去。

未幾，自內走出一位瘦削的老者來，老者給人之感覺是樸素羞怯，曹先梅十分奇怪。曹先擢却長身行禮道：「夜深打擾，曹某深感不安。上次聽敝幫陸分舵主說，胡善人對敝幫弟子關照良多，曹某尚未登門拜謝哩！」

胡世官微微一笑。「錢財乃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只怨胡某人單力薄，只能聊表寸意，未能解決窮苦貧困之難題！」他雙眼倏地落在曹先擢手脚上。

曹先擢嘆了一口氣，把莫沛安加害之情，簡述了一下。「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想不到我曹先擢也會在陰溝裡翻船！」

那丐漢則問道：「胡善人，聽說敝幫的老侯也在府上？可否請他出來一下？」

胡世官笑道：「那老猴子高興來就來，高興去就去，誰管得了他！三位一定還未吃飯，來寶，快吩咐廚房準備！」他又引他們三個到偏廳去，侍兒先送上香茗。

曹先梅見乃兄端杯，她才敢喝，胡世官跟曹先擢瞎聊些什麼，她一句也聽不進去，心中只一直在盤算着一個問題，曹先擢是不是佛祖。

從種種跡象觀之，「佛祖」絕不是他，那麼萬一樂滿天殺錯了人，不是……

想至此，她恨不得立即趕回客棧，着樂滿天另尋對象。她到底是聰明人，臉上封得死死的，一丁點都沒洩漏。

就在此刻，忽然一個身裁矮小瘦削，紮着一條冲天辮子，衣着整齊的漢子走進來，他笑嘻嘻地道：「幸虧你們還未吃，我眞有口福！」

這漢子神態、裝扮似是十餘歲的小童，再看應有二十多歲，仔細一看應在三十多歲，教人弄不清其實際年紀。

那丐漢道：「老侯，快替幫主把鐵鍊解開，否則沒飯給你吃！」

姓侯的小鼻一皺，冷哼道：「老與，老子若要靠你吃飯，早已餓死幾十年了，還能活得這般快活？替幫主解難，乃是份內事，用不着你操心！」

他走前幾步，向曹先擢行了一禮。「幫主受苦了！」他半蹲着身，以一根細鐵絲，在鎖頭上左右弄了幾下，便聞「啪」地一聲，打開了。

胡世官嘆道：「眞乃人材也！」

俄頃，老侯把曹先擢手上之鐵鍊亦打開了，恰在此時，下人送上點心來，衆人遂挾菜大吃。

吃了一半，曹先擢才介紹他的手下，原來老侯的就叫小猴子，另一個丐漢典漢，人稱「大力神」，均是丐幫的堂主。

衆人飽餐之後，曹先擢道：「今夜早點休息吧！」

曹先梅之客房跟曹先擢他們分開，在另一座獨立小院，那裡住的都是些女眷，但她躺在床上却睡不着覺，心中一直盤算着一個問題：曹先擢到底是不是「佛祖」？

無論如何，她也得出去跟樂滿天說清楚。

＊　＊　＊

次日早餐後，曹先梅向曹先擢道：「大哥，小妹告辭了！」

曹先擢道：「你要去哪裡？你那姓林的朋友呢？」

「他回江南去了！小妹準備去蘇杭遊玩。」

「反正沒有急事，且在此處多住一兩天吧！」

曹先梅道：「也好，不過小妹在此悶得發慌，出去走走，晚上再回來。」

胡世官道：「某派個人陪你。」

「不必了，我喜歡獨來獨往，而且也得買幾套衣服！」曹先梅堅持要走，曹先擢只好放她去。

曹先梅離開胡家之後，發現有人暗中跟踪，心頭一動，泛上疑雲，她乘到成衣店買衣物時，由後門溜了。接着又混進一家大宅的後花園，換上男裝，然後離開。

姑娘家到底比較細心，她到了客棧之後，又先走了一匝，不見異狀，然後翻墻進去。

門上之暗記仍在，但拍門竟然無人應，且又沒有留下去向之暗記，曹先梅不由急了起來，抓了個店小二，問道：「小二哥，住在這間房的人呢？」

「一早便出去了，咦，剛才我在門口怎地沒有見過你？」

「他可有說去哪裡麼？」

「這是客官的自由，小的可不敢多問！」小二一副悻悻然。曹先梅塞了一塊碎銀給他，着他不許對人說他來過，小二見錢眼開，滿口應允。

曹先梅離店之後，不便立即去胡宅，便在附近閑逛。却料不到樂滿天此刻已到了胡宅。

曹先梅忽然想起一件事，跑到一家藥材舖問掌櫃：「掌櫃的，請問本城的一位大善人莫沛安家在何方？」

那掌櫃看了他一眼，道：「本城沒有此人！」

曹先梅一怔，急問：「掌櫃的在本城住了多久？那莫沛安小可還見過一面，長得胖胖的！」

「老朽是本城人，在此開藥店已有二十多年了，若是本城有名的

善人，可沒有一位姓莫的，若他不出名，那老朽便不認識了！」

「聽說他家離胡世官善人家不遠！」

「那就更加沒聽過了！胡世官大名，老朽不但如雷貫耳，而且見過不下百次，但從未聽過有個姓莫的善人，除非他不愛出名，不過胡世官家附近沒有一個姓莫的！」

「老伯，你眞的這般肯定？」

「不錯，胡家是大家族，他是族長，住在附近的都姓胡，還有馬、丁、郭三姓，據說他們之先祖都是回回，漢化之後才改漢姓的！」

「謝了！」曹先梅仍不死心，又跑到另一條街，問一家脂粉店的老闆娘，得到之結果，完全一樣。她不得不重新考慮了。

假如這姓莫的眞的是個不愛出風頭的善人，那一切自然沒有問題，但假如沒有此人，則一他在騙曹先擢，原因是另藏陰謀；二則，曹先擢在欺騙自己，但他這樣做有何好處？

曹先梅倏地出了一身汗，連忙找了一家專售小吃的店子坐下，繼續思索，假如第二點沒有推測錯誤，則他們可能有意佈下一個騙局，造成自己之錯覺！

不過她想來想去，想不出曹先擢這樣做的目的何在，表示他自己不是「佛祖」？單從表面上之証據看，完全不足夠。

他們爲何要弄昏她跟曹先擢？

忽然一個念頭泛了上來，會否曹先擢根本沒有昏迷，他一昏迷，便有人灌下解藥，然後等到自己快醒來時，再跑到囚室去。

這一天一夜他幹了些什麼事？

曹先梅完全沒有辦法猜破，看看已近黃昏，便決定再到客棧找一找樂滿天。

到了客棧，輕輕以暗號敲門，門隨即打開，開門的却是兪少英及韋勤。兪少英見到她呆了一呆，曹先梅道：「四爺，是我！」她閃身進去，重新把門關上。

兪少英又驚又喜地問道：「妳不是在胡宅內麼？」

「是呀，你怎知道？」

「妳不是在馬車上留下了暗記？馬車停在胡宅，咱們便知道了！」

曹先梅心頭狂跳，一把抓住他：「你是什麼時候找到那馬車的？」

「昨天上午咱們便查到了！」

曹先梅一聽，倏地呆住了，久久不作聲，兪少英吃了一驚，忙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妳快說！」

＊　＊　＊

曹先梅扼要地把自己這兩天遭遇告訴兪少英。韋勤脫口道：「所謂莫沛安，其實就是胡世官家裡！馬車只是在外面轉了一圈，再由前門進門，因此妳認不出來。」

曹先梅問道：「他們故意設了這麼一個局，到底用意何在？」

兪少英反問：「妳可知道少林掌門了空被殺之事？」

曹先梅吃驚地道：「老禪師是什麼時候被殺的？誰是凶手？」

兪少英乃把情況告訴她，又將樂滿天到大雁塔寺暗查，被一個頭陀逮住的事說了。

「因此你們懷疑凶手是曹先擢？」

「本來只有五成把握，如今聽了妳的話，便有九成把握了！」

韋勤接道：「曹先擢已經多次以頭陀之身份到寺內掛單，當然那時他不知道了空會在那裡，他假扮頭陀，可能另有目的，大概是爲了掩人耳目，兜至暴露胡宅是天道盟的暗舵，而他又跟天道盟有關係！」

「他弄昏了妳，便以頭陀身份混進寺內，殺了了空，也用不着逃跑，仍住在寺內，最後抓住了樂滿天才離開……」

曹先梅忍不住問道：「他爲何不殺樂滿天？」

「我們事後推測，第一當時附近可能還有和尚，第二他認不出樂滿天來，第三他想不到自己會暴露！」

曹先梅再問：「如今樂大哥呢？」

上文提要：元十三限一弩二矢，一射老林、一射居士，居士因織女之死而傷透了心，陣法也亂了，也因救老林而致中箭傷重，元十三限正想向他施殺着，幸諸葛先生趕至，擲出風姿綽約的驚艷一槍，元十三限也搭上了愛情的箭，雙方槍拔弩張，元十三限已久待這戰，以「六合青龍」大陣圍殺，諸葛同四大名捕應戰。居士一見諸葛，才安心死去……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箭射於掌沿上　槍擲碎佛像身

這兩大高手，兩名宿仇，一人亮出了槍，一人搭上了箭，就要作出一場驚天動地的大交擊！

老林禪師爲之震動。

在他面前的兩個人，正要浴血決戰。

月色光芒映照在他們身上，一個像神，一個如魔。

不管神魔，都比鬼還可怕。

那是一種泯滅天地、慘絕人寰的淒厲。

當正邪決戰時，其決戰的殺力，是非正非邪、大不慈悲的。

老林和尚所見的是兩個像瘋子一般的豪傑，而這兩人，只有一條路可走。

決一死戰。

他們之間，只一個能活。

雖然，這麼多年來，正的邪的屢經艱辛，不管道消魔長，是魔消道長，彼此還活着，堅强的活着，以使對方死亡喪命！

* * *

箭，已上弦。

槍，已亮。

——人心呢？

脆弱的心經不經得起箭穿？

——人呢？

羸弱的人體怎經得起槍擊？

* * *

兩人一見面，就動手。

一開始動手，第一步，就是退。

疾退。

退得極速。

諸葛先生只是白髮稍略揚了一揚，已退出了一丈。

元十三限的眼睛霎了一下。

一霎之間，他也退出了一丈。

兩人不約而同，都先選擇了退。

保持距離，以策安全。

他們就像是遇上了什麼毒蟒猛獸，先拉遠了距離，才好反擊，謀定後動。

兩人各退了一丈，相距就是兩丈。

兩人在退的時候，膝不屈，肩不聳，已完成了退勢，就連絕頂高手在步法挪移時的微微輕挫，在他們疾退之際都不會稍現。

一種勇退的姿態。

有時候，在人生裏，勇退要比勇進所需的勇氣更大。

* * *

兩人一旦「落定」，一拔箭、張弩、瞄準，一彈槍、抅桿、振纓。

這瞬刻間，元十三限所扣在弓上的箭，突然「不見了」。

諸葛先生的槍卻變成了一朶花。

紅花。

令人驚艷的花。

* * *

槍有槍花。

這槍頸繫有大束紅纓。

槍尖連顫，紅纓便幻振起艷花。

艷花如夢。

似幻。

——那一種美，是絕美，令人有美死了的感覺。

（就爲它死了也值得。）

就在這一刹間，諸葛小花就刺出了他的槍。

驚艷一槍！

就在這時，「颼」地一聲，元十三限在眇目厲嘯中，竟把拉滿的弩一鬆，射了一「箭」。

但他的弓上沒有箭。

難道他發的是「空箭」？

同一時間，他的箭壺裏還剩有一支箭。

那支箭却神奇地離壺而去，就像有人把它拉滿了怒射出去一樣。

諸葛先生正全神留意元十三限搭在弦上的箭。

可是，那一支箭，卻「消失了」。

另一支箭卻以銳不可當、强莫能禦之勢暴射！

這一箭來得突然。

奇速。

正中諸葛先生的心房。

* * *

這是傷心小箭。

它就是要傷人的心。

傷透敵人之心。

這就是傷心之箭！

* * *

諸葛先生不能避。

不及避。

無法躲。

躲不掉。

更來不及招架。

招架也招不住。

這是可怕的箭，專傷人心！

* * *

就在此際，諸葛先生的軀體上，發生了就算親眼目覩也必以爲是幻覺的變化。

因爲箭射向諸葛心胸之處，箭尖已及胸還未到之際，他的胸膛竟突然出現了一個洞。

一個完全透明的洞。

那兒沒有肌膚。

也沒有肉體。

那就像一個人，胸膛忽然開了一個透明的洞！

那一箭就恰從那一個「洞」穿了出去。

它却是穿了諸葛先生胸前一個「洞」。

但却不是它射穿的。

* * *

同在這一瞬之間，諸葛先生已然反擊。

他的槍飛刺而出。

槍很長。

丈二。

但是槍尖離開槍頸，疾刺元十三限。

槍射出同時，諸葛先生叱了一聲。

「開！」

——他「開」了槍！

快得簡直不像「槍」，而像一顆甚麼「鐵彈」似的。

這一槍，「刺」向元十三限的手。

左手、手指、尾指。

如果這一槍「開」向元十三限任何一處，元十三限都已防守，且都避得過、擋得開、應付得來。

但不是。

槍只射他的尾指。

一個最不重要也極不受注重的部位。

可是，只要元十三限想攻擊殺傷這眼前大敵，就得要張弓、搭矢，一旦要拉弩扣箭，一隻手自然便得暴露在敵人眼下——尤其是五指。

諸葛先生便選這一點發動了攻襲。

他一槍就刺了進去。

刺擊！

* * *

元十三限發現了這一點的時候，他也發出了他的箭。

他的最後一箭。

然後他才全面準備招架、防守、閃躲諸葛先生的這一擊。

他不一定能抵得住那一槍。

但他已下了決心。

至多不是犧牲掉一隻手指！

如果以一隻手指來換取諸葛先生的命，那實在是太划得來了。

就算他要切掉了一隻手，只要能取諸葛先生之命，他也願意。

* * *

要是你呢？

你願不願意？

其實一個人爲了打擊敵人，不惜犧牲自己，那是至笨不過，也對自己十分不公平的行爲。

一個人理應寧願把努力放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設法讓自己超越過敵人，讓敵人爲打擊你而煩惱，這才是對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以打擊敵人、傷害自己以作爲「報復行動」。

可惜，一個人的行爲受制於思想，而想法又受制於經驗，而經歷又受制於現實環境，縱是英才人傑，也難以超逾這些條件、制限。

元十三限恨諸葛先生。

就算傷害自己，犧牲一切，他也要除掉諸葛小花！

問題是：

除得掉嗎？

* * *

諸葛先生的「槍」還沒攻到他的尾指——約莫還有五尺左右——就突然變成了：一朵花！

一個爆炸的「花」。

美麗如一場驚艷！

這一記「驚艷一槍」，原來是一個滅絕一切的爆炸。

這「爆炸」不是炸藥造成的。

炸藥無法有這樣的功效。

至少這在當時辦不到。

諸葛先生是用內力達成了這一點。

也就是說：這一槍的威力，既不必刺敵人身上，只要爆炸了開來，其威力已足以粉碎敵人、致敵死命！

* * *

爆炸發生了。

元十三限避不掉。

但他的「最後一箭」已射了出去。

那是無形的。

原來有形的箭已在他詭異的內力引發下，完全消失了形體。

這是透明的一箭。

箭仍疾射諸葛先生的心胸。

這時候，諸葛的一掌，卻以拜佛之勢，豎於心房之前。

那一箭看不見。

所以沒法躲避。

那一箭沒有聲。

所以不能閃開。

那一箭連空氣也沒有驚動，但它卻明明是破空而至。

那一箭——

就釘在諸葛先生的心房上。

但諸葛那兒已直豎了一掌。

那一箭就射在他掌沿上！

——射擊！

* * *

這一戰結束。

結束得極快。

甚至頗爲突兀。

只留下了殘局。

* * *

達摩金身留在寺內，但已完全碎裂，沾了斑斑血迹。

元十三限在爆炸甫起之時，破竅飛遁，得保殘身。

達摩神像替他擋了一劫。

可是，這一槍「驚艷」在他身前，他得保殘生，也決不會好到那裏去。

所以他立即飛遁。

臨去前還向要攔截他的老林和尚動手。

那是「拳打脚踢、一招二式」。

一招便迫開了雷陣雨。

二式封住了一切敵人的追擊。

他一面急遁，一面恨聲、嘶聲、啞聲喊：「諸葛……我們沒完……沒了……」

諸葛先生一手撫胸，慘然頷首，也喃喃的道：「我們也完不了……」

他也沒完全佔便宜。

他在胸口「自穿」一個「洞」，所以在箭穿射而過時，並沒有受到眞正的傷害，但那種箭穿得痛苦，不但依然感受得到，而且還更慘烈。

此外，他的左手佛掌，釘着一支箭。

箭——如果他施的不是正宗佛掌，只怕這一箭還會震碎了他的掌骨與胸骨！

他破了元十三限的「傷心小箭」。

他更以「驚艷一槍」重創了元十三限。

但他自己也不好過。

所以他已無法追擊。

他心裏疼。

可能就是這陣心痛吧，反而使他忽然想起了一些過去了的、同時也湮遠了的事。

他和許笑一、元十三限一起拜在韋青青青門下……

他們一齊不分寒暑，咬牙苦練……

他們一同闖蕩江湖，並肩作戰……

他們一道兒快意恩仇，長街械鬥……

他們還在一起痛飲碎盃，用主持正義的手來愛撫女人……

可是，卻有這樣的一天，他們已彼此再不相容。

甚至爲了打擊對方，所以才終於生出一種燃亮自己的熱情來。

自從有了小鏡，他們就不再是好友，不再是同門，更不再是弟兄。

他們是仇敵。

何必呢？

何苦！

爲什麼人總善於內鬨？

宋廷之所以積弱至此，也因爲只勇於內鬥，把對付敵人的力量集中來對付自己人，這是值得羞慚的啊！

是以，諸葛先生忍不住向夜穹猛地喊出了一句話：「元師弟，你要是肯棄暗投明，發奮向上，你的傷我替你治，我的位子可以讓給你……」

夜空中也傳來了一陣嗚咽。

就像是一頭傷足的狗。

英雄無敵的元十三限，負傷的時候，也只似一隻流淚而慘淡的犬隻不成？

「諸葛小花，你說得輕易。要墮落太易，要進步卻很難。這麼多年來你對我唯一做的就是阻着我的前路，今兒就算你眞讓路給我，我也已習慣，除非我自行把你淸除！你別假惺惺，佯作好人了，我恨你，我看透了你，你心裏要對付我，但又要做好人。你只要屹立在那兒

，對我而言就是一個惡的譴責。我殘忍是因爲要往上爬，你殘忍卻要當好人！諸葛小花，你休想我服你，我只要恢復得過來，這輩子，我仍然爲對付你而活。」

語音迄此，兀然而絕。

也不知是說話的人突然走了，說不下去了，還是倏然間斷了氣。

對着月影，諸葛先生靜下來，苦笑。

元十三限的話，仍在他耳邊縈廻。

句句都似他心裏的話。

但他仍是那個痛苦的他。

也許，沒有故事可以教訓得了人，除非是自己能夠憬悟什麼。或者，也沒有什麼話可以改變得了誰，除非那句話正好是心中那一句。更重要的是，元十三限這一番話，使他更深刻的體悟到：人是那一種邊說大家何必苦苦相鬥，邊又鬥個你死我活的那類動物。

——一種比植物還不如的「動物」。

（然而，他自己，究竟也是不是這一種「動物」？）

或許是眞的，元十三限這些話，不但是駡他，也駡中了他，駡醒了他。

他心底裏是不是也確有這種潛伏着的魔性？

他喟然。

他喟息。

人與人的鬥爭中，怎麼總是以爲自己對的，而別人一定就是錯？

他看看自己錯縱複雜的掌紋，背影十分蒼涼，身旁有傷重和傷逝的人，老林寺殘垣塌在那兒，那是一座荒山的嶺上，大地非常荒涼，月在天邊漸西沉。

* * *

睿智的諸葛先生，也沒預料得到這一戰對日後武林的影响。

連元十三限也意料不到：這一戰不只於他和諸葛先生的生死交戰，而影响也決不止是在他兩人身上，甚至不僅在此時武林，此際朝野將有重大影响，連同日後的人類歷史，也爲之完全改變了過來……

關鍵人物不是他們。

而是老林和尚。

他目睹這一戰。

他也曾力戰過：確制不住「傷心一箭」。

但「驚艷一槍」却能！

那是一種爆炸力！

一種莫大的力量。

這使得老林和尚下了決心：在有生之年要研究出一種武器——縱然練不成諸葛先生那種絕世無匹的功力，也可以機械火藥的威力來造成同樣的殺傷力，這樣，就可以穩操勝劵令羣邪辟易了。

是以，他要將餘生之歲月來潛研一種可媲美「驚艷一槍」的「武器」。

他能夠。

因爲他原是「江南霹靂堂」雷永的人。

而且是雷家堡的好手。

他是雷陣雨。

他終於有所發明。

但在世上好的發明不一定會給善用。

他終於創造出一種殺傷力極大、至鉅的武器，就叫做：「炮彈」。

* * *

這時際，諸葛先生還在躭心。

冷血、追命、鐵手、無情只怕已在私房山跟魯書一、燕詩二、顧鐵三、趙畫四、葉棋五、齊文六遭遇戰了吧？「四大名捕」能應付得了「六合青龍」嗎？

天漸高。

月漸小。

* * *

這故事是告訴我們：

沒道理爲了愛就得要爲它犧牲，不管是愛國家、民族、愛情、自由，但你的命只有一條，沒了命就沒有自由、愛情、民族和國家了。

* * *

山高月小。

月蒼寒。

月華鋪洒於這荒山之巔。

山巔的巨巖就像一面屏風、一間房子。

大地沉沉，崖下有流水急湍洶湧，深不見底。

山峯上有人。

四個人。

四個人都俯着首，他們不是像諸葛先生一般，在端視自己手心的掌紋，而是在看自己脚下：脚下的影子。

* * *

他們當然不會無緣無故，來此荒山看自己的影子。

常看自己影子的人都是寂寞的人，因爲他們甚至沒有別人可看，只有看自己的影子。

這是一座寂寞的山，像一座遺世而獨立的小房子，就孤懸在此。

* * *

此山毗連緊接老林寺。

這是私房山。

此際老林寺塌了。

山猶在。

人也在那兒。

他們不是來寂寞的，要赴寂寞的盛宴，在鬧市紅塵照樣可以寂寥不已，只要一顆心是寂寞的，何處不寂寞，更何愁不寂寞？只怕寂寞苦苦纏繞相隨，揮之不去罷了！誰也實不必到此深山來尋找寂意寞然的。

他們是來執行任務的。

他們在等。

等待。

他們守候。

守候一個人。

他們千里迢迢、夜行晝伏、風塵僕僕、不見天日的潛來這兒，自然就是阻截這個人，並要格殺了他。

這個人卻絕對值得他們這樣做。

只要這個人一死，在朝中能抗衡相爺的武裝力量，只怕剩下的決不到一成。

這個人當然就是諸葛先生。

* * *

既然這四人在等諸葛先生，那末，他們也當然就是：「六合青龍」。

只是，「青龍」有六條，他們只來了四人不成？

來了四條龍，能截得住諸葛嗎？

他們也一樣在躭心這個：

只要諸葛來老林寺，他們就一定能截得住，但只怕六人還未齊集前，諸葛已經到了。

他們受元十三限之命，完全故佈疑陣，表面上，魯書一和燕詩二仍留在京城，他們似有所異動，牽制住諸葛先生。

——諸葛先生若留在京城不動，他們也決不動身。

誰也知諸葛先生絕不好騙。

所以元十三限與蔡京商議得的計策是：

一，最好是把諸葛先生「拖死」在京城裡，只要找些人鬧事，接二連三的發生刺客入宮行弒事件，萬勿眞箇傷了皇帝（那是蔡京的「大靠山」！），但皇親國戚殺他幾個，只要諸葛先生護駕不力，緝兇無功，自然就會給皇帝撤職法辦，至少也有疏遠生疑！以功力論，到宮中搗亂的事，自是交給魯書一、燕詩二辦最好，加上蔡京佈在宮中人馬的接應，穩準把諸葛和四大名捕忙箇白折騰！於此同時，元十三限便可先行在京城之外堵截天衣居士，先行除掉一個心腹大患。

二、要是諸葛先生「膽敢」不理皇帝生死安危，出京保住天衣居士，元十三限亦早有連環計：只要他摸準了天衣居士的行藏（他認定許笑一稟性純厚，決不肯拿手下弟子性命犧牲、轉移目標，故而只要知道有一個天衣居士的從員門生出沒，就可以捏準了天衣居士也一定會在那兒不遠，準沒錯！），屆時，六合青龍就會以祖師爺傳下來的大陣，圍殺諸葛小花！

三、所以，他先行把魯書一、燕詩二留在京城，把齊文六和葉棋五佯稱調派去攻鹹湖，然後由顧鐵三、趙晝四去打甜山。事實上，六大門徒，盡佈於「三房山」各處，只要一聲召喚號令，立即結陣，必殺諸葛。

四、蔡京和元十三限都算定了，諸葛先生和四大名捕不可能同時離開京師！因為近日皇宮十分不平靖，諸葛決不敢冒這個險，把自己嫡系人手盡皆調出京城，光靠舒無戲、一爺這干人物，萬一保不住聖上，那時誰敢躭待得起？只要來的是一個諸葛，他們就以「六合青龍」的「乾坤大陣」圍殺之。如果來的是「四大名捕」，元十三限自可蕩平，一舉斬除諸葛小花的「四肢」。

是以，蔡京以為算無遺策。

元十三限也以為這次是贏定了的。

這時節，他們卻從犬吠聲的暗號裏得悉，諸葛先生來了！

葉棋五和齊文六是匿伏的援兵，先行得知，不禁大驚。

但魯書一與燕詩二已迅速會集。

他們自京城裡披星戴月的趕來。

他們早已先一步獲得風聲：

諸葛先生果然沉不住氣，親身出動了！

想到他們將成為捕殺武林中大名鼎鼎諸葛先生的一份子，誰都不禁大為奮亢。

他們甚至忘了追究：一向審愼的諸葛先生何以採取如此大膽妄行，擅離戌守皇城職守，竟置天子龍體安危於不顧，直赴甜山之役？

其實，諸葛先生一旦得知天衣居士來京助自己對付蔡京，就知道這位師兄的用意。

無非是要「引蛇出洞」，引走元十三限和他手下大將，尤其六合青龍，盡皆出動，暗示諸葛可趁此誅殺蔡京，除此政敵、殺此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這想來正是天衣居士的苦心。

簡而言之，是蔡京要利用在朝在野派系實力與元十三限跟諸葛先生之間的同門互鬥，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勢力。元十三限則要趁此除掉天衣居士或諸葛先生。天衣居士卻要元十三限分心於他，吸住元十三限的注意力，以俾諸葛先生剷除政敵。

諸葛先生卻沒意思要殺蔡京。

原因是：一、世上有些禍害，已到了深入膏肓，不能清理的地步了；一旦强於清除，反而使整個架構全面崩潰。宋廷積弱結禍已深，一旦蔡京失勢或身歿，取而代之的朱勔、王黼、蔡修，只怕全都要比蔡京還要卑鄙無耻，而且不擇手段。蔡京一死，只形成亂局，對國家社稷，並無好處；至少此時此境，當朝上下，全是蔡氏黨羽，積重難返，惡瘤毒深，猝然一刀割除，只會使病人活不下去。跟金人「眉

來眼去」、「私通款曲」的蔡京，一力求和免戰，在朝中大受支持，一旦失勢，只怕金人深恐宋廷圖强，必定加緊進攻，實在國力不振，倉無積糧的情形下，金人的猛烈進攻，只怕難以阻擋，所以蔡京位高權重，更不能說死就死。

二、就算能平蔡黨，必由「舊黨」當政。蔡京打着「新黨」旗號，對「舊黨」恣意壓抑坑殺，實裏對「新黨」有才識不俯曲之士也照樣打擊屠戮。「舊黨」一旦經太后扶植而上，必全面反撲，屆時報復必熾，積怨更深；而這一干人，飽受禍害，對在朝掌權者仇怨極深，很容易便造成造反謀叛、宮廷內亂。這就像一個病久體弱的人，怎經得連帖猛藥！諸葛先生向來只對是非不對人，成為兩黨不容之士，對蔡黨一夥，抗爭經年，反而造成一種「反恃」的實力，如果「新黨」一旦得勢，必把諸葛先生列為敵對，屆時無論良窳忠奸，皆趕盡殺絕，更非社稷之福。

三、就算身邊沒有了元十三限和六合青龍，蔡京此人仍是不好對付。朱勔、王黼各有高手保護，而笑臉刑總朱月明、翻雲覆雨方應看、天下第七、龍八太等，全是惡人中的大惡人、高手中的一流高手——蔡京，不是想殺便殺得了的。

所以諸葛先生要弄清楚。

蔡京有無意思要奪位——一如王莽？

他跟四大名捕商議的結果是：

不可能。

蔡京雖多年來廣植羽翼，但皇帝不能剔除他、非他不可，但他的權力，實則仍來自於皇帝。

他跟趙佶臭味相投，相交甚深。萬一不是趙佶當皇帝，蔡京的位置也危危乎矣，當皇帝的誰不忌畏有人比他更權重名高？如果由他自己「取而代之」，以蔡京「禍國殃民」的惡名，加上金人隔江伺伏，以及舉國上下對蔡京的積怒，蔡京再笨，也知道那是他不可跨越的壑溝！

所以他才不那麼笨，去當那撈什子的皇帝！

因而蔡京決不會殺趙佶，反過來說，為了保持他的權勢，他得要保住趙佶的命和帝位。

是以諸葛先生很放心。

他決意要阻截元十三限對天衣居士的加害。

故此他把戌守重任，交予哥舒嬾殘（哥詩嬾殘因慕諸葛先生大師兄「嬾殘大師」，故改名為「嬾殘」；他因深諳六藝，聞多識博，為人滑稽突梯還能歌善舞，痛陳時弊於嬉笑怒罵中，近日大受皇帝趙佶賞識，留在身邊，諸葛先生這才敢離君側），潛出京師，直奔甜山。

他一走，仍驚動了魯書一和燕詩二。

於是燕詩二與魯書一也飛撲甜山，會集其他四名師弟。

只不過，魯書一和燕詩二一旦動身，四大名捕也收到了風聲。

「不對勁。」

「六合青龍盡皆出動了！」

「一定是去伏擊世叔的！」

「我們去阻止他們！」

是以四大名捕也出動了。

他們請託舒無戲來看管大局。

於是局面就變成了：天衣居士引元十三限出京。

元十三限要趁此殺掉天衣居士，也有意引出伏殺諸葛先生。

四大名捕卻以突擊來阻止六合青龍的圍襲。

也許，唯一完全意外的是：

一、老林寺裡冒出了個雷陣雨。

二、元十三限藏身於菩薩像內，卻得天衣居士點化，悟得了「忍辱神功」和「山字經」的要訣！

這兩件事，延擱了元十三限下手殺天衣居士的時間。

但六合青龍在私房山的截擊也躭擱了諸葛先生。

諸葛先生在私房山上，立刻受到魯書一、燕詩二、葉棋五、齊文六的包圍。

所幸顧鐵三和趙晝四仍然未至。

——「六合青龍」，六缺二。

「乾坤大陣」佈不下來。

單憑實力，六合青龍來的只有四人，他們斷斷勝不了諸葛先生。

不過這圍攻卻可以阻截諸葛先生一陣子。

——只一陣子？

雖只一陣子，但對大局仍是有決定性的影響。

至少，已經定了天衣居士與織女的生死！

這就是諸葛先生「來遲一步」的原因。

儘管，他在劇戰中已發出獨特的嘶鳴：

在「自在門」中，嬾殘大師葉哀禪、諸葛先生、天衣居士、元十三限的長嘯聲都各有不同。

嬾殘大師的長嘯是龍吟。

天衣居士是鳥鳴。

諸葛先生是犬吠。

元十三限是狼嗥。

因而，諸葛先生在劇鬥中欲以長嘯聲震懾住元十三限，也警告他勿向天衣居士下毒手，否則他定必誓不干休。

那長嘯聲是說明了，如果對方狠心殺了天衣居士，他定必血債血償！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假的梅三公子被閻世和揭穿了劍招，便殺人滅口，甚至曾參加捉淫賊的名捕賀金標、言家拳掌門人言乾蓀也無傷死在房中。孫湘蓮對梅三也有點懷疑，雖然暗中偵察，仍找不到証據，却發現小獼猴的字條，說明梅三是假的，湘蓮却不信。假梅三取得她的信任，便一同上路，在林中發現「藍腰帶幫」高手在恭迎一腰束藍帶的老頭……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聞香教擴充基業　孫湘蓮追蹤獼猴

這是「藍腰帶」七十二舵總舵主，威震長江的黑虎神郝于蒐，他居然親自出馬！

蹄聲終止，先前那八匹駿馬上的大漢，一齊飄身落馬。

恭恭敬敬的深施一禮，然後肅立一旁。

黑虎神郝于蒐一對豹子眼，冷峻的掃視着梅三公子主僕和那缺了一隻耳朵的車把式，目光停在兩輛轎車之上。

吊客眉微微一軒，喪門臉上露出一絲鬼氣森森的陰笑，下垂的嘴角中，吐出嘿然冷哼！緩緩的回過頭去，右腕微抬，寬大袍袖中伸出鷹鈎似的食指，向那輛遮得密不透風的轎車遙遙一指，極具威嚴的沉聲喝道：「先把這輛打開！」

八名大漢，轟雷似的答應一聲。立有兩人大踏步搶出，向那輛轎車奔去。

缺耳車把式這時把毡帽往上推了推，拱手說道：「合字上的朋友們停步，我有話說。」

「你說！」黑虎神郝于蒐大不刺刺的吐出兩個字來。

兩名奔過去的大漢聞聲停步，靜靜的站在那裏。

車把式跳下車來，緩緩的從懷中掏出一份大紅名帖，然後說道：「在下三義會盛老二，奉卓會首之命，押運兩名天理教的仇人，前往河北，望道上朋友高抬貴手，這是咱們卓會首的名帖，呈請過目。」

說着，方要行前幾步把名帖遞過，郝于蒐連正眼也不睬一下，右手微揮，冷笑了聲，道：「你們放着蒲圻那條路不走，却要打我面前經過，事前也不招呼一聲，豈非故意折損藍腰帶面子？」

他略為一頓，突然目射精光的道：「朋友，是卓大奎沒告訴你們，還是你漏說了，那粒雄黃珠呢？」

車把式忙道：「在下不知。」

「憑你當然不知道，你們二當家龔長勝，我已命人送他上百里州去了，卓大奎何在？」

車把式一聽，自己二當家已落人手，不由臉色微變，說道：「敝會卓會首和三當家的，在後即到。」

郝于蒐又道：「你們三義會已結上了天理教，眼裏那還有我郝于蒐？好！你把車子留下，叫卓大奎上百里州來一趟。」

黑虎神這一亮萬兒，車把式已經臉色如土，站在一旁，像塊木頭似的，那裏還敢說半個不字。

兩個大漢接着韁繩，跳上車轅。

黑虎神郝于蒐才回頭吩咐另外兩個大漢道：「這輛車子，和他們主僕兩人，也一併帶回去，再行發

落，不過不准得罪了讀書人。」

他吩咐完畢，正待勒轉馬頭！

驀聽耳中響起一聲冷笑，這笑聲雖然不高，但內勁之足，震人耳鼓。

郝于蒐是何許人？笑聲入耳，心頭猛然一震。

暗想：此人內功之深，不在自己之下。

難道是卓大奎趕來了，區區三義會的頭目，那會有如此身手？

他回頭一望，自己手下兩個大漢，左脚前跨，身子微俯，直挺挺的站着，不言不動，頭上青筋暴露，冷汗直流，敢情着了人家道兒。

長江八怪跟隨自己多年，論武功，除了頂尖高手，在江湖上也罕有能敵，那會一轉眼，就受制於人之理？

想到這裏，心頭不禁一凜，惱怒之下，兇性突發。

他自認為功力精深，除了寥寥幾人，已是天下無敵！

當下濃眉陡豎，驀地撥馬轉頭，厲聲喝道：「何方高人，衝着我郝某而來？」

他瞧不出身前那文弱書生主僕兩人，會是身懷絕藝之人。

是以一雙兇光四射的豹子眼，只是四下搜索。

他身後四怪眼看兩個同伴被制，這時也各亮兵刃，緊跟在郝于蒐身後，有若兇神惡煞一般，準備隨時噬人的神氣。

梅三公子卓然而立，臉上微露不屑，他身後站着書僮劍兒，緊捧着長劍。

黑虎神徐徐下馬，伸手在兩個大漢背後，輕輕拍了一掌。

照理解開穴道，兩個大漢應該伸手活動了，那知却大謬不然。

兩個大漢，竟依然木立如故，一動不動。

這下，使得黑虎神郝于蒐凜然變色，一張白慘慘的喪門臉，色泛豬肝。

憑自己長江上下游七十二總舵主之身份，居然連人家點的穴道都解不開？傳出江湖，豈非栽到了家？

他楞了半晌，不見有人應聲出面。

不由掃了梅三公子一眼，暗想：難道會是這個瞧不起眼的書生做的手脚？

目光掃過，右手向前一揮，身後四怪如奉綸音。

四條人影，倏然飛出，直向梅三公子主僕撲來。

郝于蒐是要瞧瞧對方身手，到底是何來歷？

是以四怪撲出之後，一雙眼神就緊盯着梅三公子。

暗想：即使你是一流高手，這回四怪聯手合擊之下，也斷難討得便宜。

那知念頭剛沒轉完，怪事突起。

四怪撲出，對方視若無睹，連身形也並未稍動。

等到四怪堪堪逼近，梅三公子左手袍袖輕輕抖動。

這不過電光石火一瞬之事，郝于蒐都沒有瞧清。

四怪離對方數尺之遙，去勢驟停，在四個不同方向同時栽倒。

這不是點穴，這……這是什麼武功？竟有如此厲害！

郝于蒐縱橫江湖數十年，竟然識不透來歷，心頭無限震駭，色厲內荏，雙手微拱，不由呵呵笑道：「尊駕眞人不露相，果然好手法，不知是何派高人？」

梅三公子陰惻惻的一聲冷笑，然後冷冰冰的說道：「郝于蒐，你連小生也認不出來嗎？」

郝于蒐聽着那冷冰冰的聲音，全身不由一震，說不出什麼緣故，但覺得有點機伶伶的感覺。

他識多見廣，自然識得對方內功精深，這一聲，有點像佛家「獅子吼」，是一種邪門陰功！

他定了定神，傲然答道：「恕郝某眼拙。」

梅三公子又是一聲陰笑：「眞是笨東西，小生天台梅三公子！」

「梅三公子！」郝于蒐驚詫的叫出聲來。

要知梅三公子在玄女教大開殺戒。

連九天魔女的「九天玄功」尚非其敵。

華山派一代宗師太白神翁尋仇而去，鎩羽而歸。

這件事，正震動了武林。

而且近日又傳聞貴州總捕頭神刀閻世和、辰州言家掌門人言乾蓀等人，都死在他手下。

江湖上提起梅三公子，大家都弄不清他到底是正是邪？

好像黑白兩道，只要一碰上他，誰都無法倖免。

自己武功再高，也斷非其敵，今天他無故找上門來，不知是禍是福？

郝于蒐心頭一陣凜慄，沉聲問道：「郝某適才誤把尊駕當作三義會之人，多多開罪，閣下俠駕賁臨，不知有何見教？」

梅三公子見他色厲內荏，知道已把對方懾住，心中暗暗得意。

劍眉一軒，忽然臉含笑容，拱手答禮道：「好說！好說！郝當家威震長江，兄弟久仰得很。」

說到這裏，突然向郝于蒐唇皮微動。

黑虎神只聽耳邊響起梅三公子清晰的聲音：「郝當家如不見外，

兄弟正有事奉商，今晚二更，當至貴幫面談。」

這是傳音入密的功夫，出彼之口，入己之耳，旁人都無法聽到。

心中雖不知對方要和自己商量些什麼？但看梅三公子神色之間，似乎並無惡意。

像他這種高手，如能拉上交情，自是再好不過的事。

當下也就微微頷首，表示接受。

梅三公子心中大喜，也含笑點頭。

忽然他側耳一聽，又朗聲笑道：「半里之外，正有兩人向這裏趕來，敢情就是三義會的人，憑郝當家手下八位，已足夠料理，把他們帶回百里洲去，兄弟暫且告退。」

只見他左手微抬，無名指向六人臉上輕輕一彈。

六個大漢立時「啊」了一聲，甦醒過來。

黑虎神聽說三義會有兩人趕來，敢情就是卓大奎和秦智？

什麼？還在半里之外，他居然聽到了？

唔！聽到「把他們帶回百里洲去」這句話，說得特別沉重，原來他也爲着那顆雄黃珠而來！

想到這裏，不由心中釋然。

自己藍腰帶幫，能夠結上這樣一位絕世高手，一顆雄黃珠的順水人情，又算得了什麼？

長江八怪中的六怪（另外兩怪奉命上了三義會那轎車）醒轉之後，一眼瞧到梅三公子，仇人相見，份外眼紅。

驀地同聲厲吼，各操兵刃，正待撲去！

「住手！」

黑虎神郝于菟大喝一聲。

六怪楞得不知所云，立即停住。

「這位就是轟傳江湖的梅三公子，你們還不快去見禮？」

「哈哈！不打不相識，小生方才多多冒犯！」梅三公子不待六怪開口，早已含笑拱手。

長江八怪久聞梅三公子之名，不想竟是一個只有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公子，（他們那知眞正的梅三公子，比他還要年輕！）當下他連忙抱拳作揖，說了仰慕的話。

梅三公子這才拱手作別，跨上馬匹，兩馬一轎，蹄聲得得，車聲轔轔，向鬧市江邊奔去。

百里洲在宜都與江陵之間，爲長江中的一塊陸地，四面環水，如果沒有船隻，插翅難渡。

乃是「藍腰帶」幫的根本重地，總舵所在。

百里洲雖然沒有百里方圓，但從東到西，也足有二、三十里。

阡陌交通，田舍井然！

住在裏面的，當然全是藍腰帶幫的妻兒戚友，男耕女織，又加上了水產豐富，這裏的居民，眞是世外桃源一般。

藍腰帶幫的總舵，是設在百里洲的中部腹地，屋宇櫛比，覆蓋頗廣。

*　*　*

今晚，他們議事廳上，燈火輝煌。

正中左上首，虛着一席，黑虎神郝于菟踞坐在右首大交椅上。

兩旁燕尾般排着兩排座位，藍腰帶高級頭目，一個不缺。

他們正在等候名震武林的青年高手梅三公子。

當然，那三義會的三位頭領，以及車把式盛老二，此時已全被「請」來，「招待」在一處不太自由的房間之中。

他們那輛轎車，和車中載着的兩個被三義會用迷香迷翻的一老一少，三義會去巴結天理教的四式禮物中其中包括一粒「雄黃珠」，也都照單全收。

說起這粒「雄黃珠」，原來是卓大奎在珠寶商那裏廉價購得。

這黃澄澄瞧不起眼的一顆珠子，竟然是蛇蝎遠避，善解百毒的奇寶。

他自然喜出望外，視如拱璧。

這消息傳出江湖，自然有人心生覬覦。

三義會雖然微不足道，但最近天理敎副敎主瘟煌道人史長風，玄女敎副敎主紅燈夫人，都曾親自蒞臨過三義會。

這當然是三義會的人，自抬身價的說法。

但事實上也不假，瘟煌道人和紅燈夫人，確實在同一晚上，在岳州露過相。

而且天理敎青龍壇壇主翻天印党皓、玄武壇壇主奪魂扇李秋山，及撲天鵰邵一飛三人，却千眞萬確的落脚在三義會裏，和卓大奎稱兄道弟！

於是三義會在江湖上的牌子，立時響亮起來。

大家弄不清三義會和天理敎、玄女敎有甚麼淵源？

但至少三義會背後有這兩個扎硬後台，倒是事實。

因此，還有誰敢正眼瞧一瞧三義會？自然也沒人敢再動這顆「雄黃珠」的腦筋。

但這風聲，恰巧聽到天理敎副敎主瘟煌道人耳中。

因爲「雄黃珠」正好是瘟煌道人所練最歹毒的「瘟疫散」的唯一尅星，這就指名相索。

卓大奎正在挾天理敎以自重，副敎主要的東西，還不乖乖奉上？

而且同時又替天理敎活捉了兩個敵人，這就另配了三式禮物，連同兩個點子，一起押運北上。

一面派老二龔長勝打頭站，自己和老三秦智，却暗暗尾隨在轎車之後。

還恐路上引人注意，才不走蒲圻那條近路。

他做夢也想不到會被藍腰帶幫一網打盡，連人帶貨，照單全收。

時近二鼓，藍腰帶總舵主黑虎神郝于菟，在議事廳上，召集所有高手，靜靜的等候着梅三公子。

他白天聽梅三公子的口氣，示意自己，把三義會的人截留，分明也志在那顆「雄黃珠」。

果然如此，自己樂得做個順水人情。

反正不費本錢，能夠結交上他這樣一位絕世高手，對藍腰帶幫，可是有益無損的事。

萬一對方對自己有甚不利，仗着自己手下，這許多高手，也足可和他一拚。

何況表面上，自己召集全幫頭目，恭候他光臨百里洲，正是最隆重的禮遇。

時間已經是兩更了，從江邊碼頭上，一直到大廳，都派有得力頭目等候。

只要一發現有人前來，便會立即往裏通報。

可是一直等到現在，不但不見梅三公子前來赴約，就是連江面上，也不見有半點船隻的影子。

大家心中不免疑惑，梅三公子是否眞的會來？

就是連黑虎神郝于菟，也不由疑信參半起來。

難道他故意戲耍自己？但那又不像。

他分明說得極爲鄭重，不會不來！

但百里洲四面環水，江面遼闊，前來赴約，決逃不過守望人員的眼睛，除非會飛！

正當此時，忽然大廳前面，括起一陣輕風。

一股似有若無的淡淡異香，因風散入大廳。

這香風來得太突兀，座中高手，誰也都是江湖上的老江湖，經驗豐富。

但誰也聞不出這是甚麼香氣，而且稍縱即逝。

再要聞時，已經完全消失。

香氣才過，大廳上不知何時，悄無聲息的多出兩個人來！

一個是劍眉朗目，臉型瘦削的道裝青年。

道冠羽衣，飄然而立，臉上含着微笑。

一個是十五六歲的道僮，手捧長劍，侍立身後。

這兩人仙風道骨，直是圖畫中人！

藍腰帶幫這許多高手，竟不知人家如何來的？

這下，可把黑虎神郝于菟驚駭得不知所云。

即忙站起身來，拱手笑道：「哈哈！梅三公子不但是信人，簡直是神人，郝某恭候多時，有失遠迓！」

啊！這青年道人，就是梅三公子！

大廳上多少眼光，這時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驚詫、讚歎，不一而足。

江湖上轟傳着九天魔女、太白神翁，都敗在他手下，原來竟是恁地年輕！

只見梅三公子也趕緊趨前幾步，拱手道：「有勞郝當家與衆位久候，兄弟心中已感不安，那敢再勞玉趾？」

黑虎神郝于菟見梅三公子甚是謙虛，覺得面上有光，心中益喜。

讓座之後，就替梅三公子介紹了藍腰帶幫一干重要人物，大家一陣寒暄之後，黑虎神郝于菟左手一揮，早有侍立的人，恭恭敬敬捧上一個錦盒。

郝于菟接過之後，喪門臉上滿堆笑容，向梅三公子說道：「梅公子寵臨百里洲，使藍腰帶幫全體兄弟均蒙光輝。這顆『雄黃珠』，郝某借花獻佛，不成敬意，還望梅公子哂納。」

說着雙手遞了過去。

梅三公子並不推讓，只是微微一笑，才道：「這顆雄黃珠，乃是天理敎瘟煌道友的唯一尅星，他久欲得之而後甘哩！既蒙郝當家見賜，兄弟權且收下！」

接過之後，瞧也不瞧，就隨手交給身後的道僮收下。

郝于菟看他老實不客氣，把「雄黃珠」收下，心頭暗暗高興，足見他原是爲了此珠而來。

那麼，自己這回總算拉攏了一位有力高手。

却說梅三公子收下「雄黃珠」之後，徐徐的站起身來，精光烱烱的雙目，向四面掃了一轉，然後拱手說道：「兄弟此次得有機緣，和許多肝膽相照的朋友見面，殊感榮幸！」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又道：「不過兄弟向郝當家和諸位朋友有個不情之請，要和大家商量。」

黑虎神郝于菟聽得心頭一顫，暗想：自己還當他只是爲了一顆「雄黃珠」而來，原來他另有花樣。

口中却笑道：「梅三公子請坐下好說，只要我藍腰帶幫辦得到的，決不敢叫你梅三公子失望。」

這回，他無緣無故的跑到藍腰帶幫總舵來，不知又安了什麼心？

但沒有好事，是可以斷言的。

郝于莬往後退出了半步，道：「郝某久聞大名，恨無機緣識荊，梅公子眞正身份，郝某未敢妄測，還請明白見示。」

梅三公子突然發出一聲懾人心神的陰笑，冷冰冰的道：「兄弟溫如風，郝當家總聽人說過罷？」

溫如風！聞香教主！

原來江湖上盛傳的梅三公子，就是聞香教主溫如風！

本來嘛，梅三公子，名不見經傳，那會有這大的本領。

是聞香教主的化身，這就難怪了。

這當然是藍腰帶幫一干人的想法，他們沒見過眞的梅三公子，所以把眞的溫如風也當作了同一個人。

其實眞的梅三公子這時還在六紹山練劍呢！

他笑聲甫畢，陰隼的眼神徐徐向廳上橫掃一週。詭笑道：「郝當家和各位，何必洶洶作勢，兄弟方才已經說過，去留悉聽尊便。不過，兄弟初來之時，已讓各位聞了一點『蝕骨柔香』，如無兄弟獨門解藥，一過十二個時辰，骨軟筋酥，立成了手無縛雞之力的人。

「你們願意隨兄弟同甘共苦的，兄弟當然十分歡迎，不願意者，兄弟也不勉强。不過從此以後，不准再在江湖露面，否則，嘿嘿！本教主隨時取其性命。」

他話聲雖然不高，但聽到黑虎神郝于莬一干藍腰帶幫衆人耳中，何異晴天霹靂！

這麼一來，藍腰帶幫豈非瓦解冰消？

長江上下游七十二舵的基業，拱手讓人。

是可忍，孰不可忍？

郝于莬白慘慘的喪門臉上，青筋暴露，濃眉怒豎，目射兇光，重重的嘿了一聲。

大廳上，燕翅般坐着的兩排藍腰帶幫高手，也全都霍地站起，紛紛手按兵刄，大有羣起一擊的趨勢！

聞香教主溫如風突然仰天狂笑！

這一陣笑聲，聲如裂帛，使人聽得不寒而慄！

閒言表過，却說黑虎神郝于莬，聽溫如風自道來歷之後，心頭更是陡然一震。

這位近幾年才露面的神秘人物，自稱聞香教主，江湖上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出身來歷。

不但一身武功莫測高深，而且擅長採補，手段毒辣。

比之耳聞中的梅三公子，更爲驚人。

雖然他只是一個光身教主，並無羽黨。

但據說連當年聲威鼎盛的天威教老教主知機子，和玄女教主九天魔女、紅燈夫人等人，都和他分庭抗禮，不敢小覷了他！

溫如風陰陰一笑，坐下之後，歉然說道：「郝當家千金一諾，兄弟就不枉此行了。」

黑虎神郝于莬瞧着他神情詭異，禁不住心頭惴然，一面笑道：「梅三公子有何吩咐，還請直說！」

梅三公子瘦削臉上閃起冷漠的笑容，身子再度霍地起立，望着郝于莬道：「郝當家可知兄弟眞正的身份麼？」

此言一出，不由把藍腰帶幫總舵舵主黑虎神郝于莬，以及一干高手，一齊驚愕得說不出來。

不錯！梅三公子，大家本來只有耳聞，從沒見過，你知道臉長臉圓？

既然他自己說是梅三公子，大家就認他是梅三公子，誰又知他眞正來歷？

黑虎神郝于莬心中雖然懷疑，可是他畢竟是多年老江湖了，臉上沒露絲毫神色。

相反的，却一臉驚喜，呵呵大笑道：「天理、聞香、玄女，江湖上三教鼎立，兄弟更是慕名已久，溫教主仙駕寵幸敝舵，益增聲威，溫教主如有驅使，藍腰帶兄弟能力所及，敢不竭盡棉薄？」

黑虎神郝于莬不敢得罪這位魔頭，自以爲說得夠乾脆了。

那知熱面孔貼上了冷屁股，聞香教主溫如風一張陰沉沉的臉上，一絲笑容也沒有。聽完之後，只是冷冷的道：「郝當家這份義氣，着實可貴，不過你話別回答得這麼快！兄弟讓你們先考慮一下，再說不遲！」

他說到這裏，微微一頓，然後又道：「其實兄弟也是一番好意，想請你們全體參加聞香教罷了。不信，諸位且試運眞氣，看看還能逞强嗎？」

「蝕骨柔香」！大家在江湖上，少說也混了十來年，可從沒聽到過這種古怪名稱！

方才溫如風現身之際，大家果然聞到一點異香。

但大廳上如此寬敞，四面通風。

就是當年用毒最著名的苗疆毒婦，賣給江湖同道的「迷魂散」，在這種空曠場合，也會失去效用。

方才那點似有若無的香氣，那會有如此厲害？

黑虎神郝于莬聽得將信將疑，依言微一運氣。

不由把他那顆稱雄江湖的野心，立時徹底涼透！

他一直自認爲內外兼修，功力精深，天下能足與爲敵的，也已不多。

但這時試一運氣，竟然眞氣不凝，全身筋絡軟弱無力，足見聞香教主溫如風之言非謬！

十二個時辰之後，如果眞的骨軟筋酥。江湖的人，一旦失去武功，這眞比殺了他還要難堪。

何況像黑虎神郝于莬，又是成名多年，威赫一時的人物。

郝于莬自知藍腰帶幫諸人，難與對方爲敵。

何況又着了人家的道，與其身落人手，不如乾脆自己了斷，還可保得一世英名。

一個人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便再無所懼，膽氣一壯，也一陣桀桀狂笑，喝道：「溫如風，你手段毒辣，果然不愧聞香教主之名，郝某忝爲藍腰帶幫七十二舵總舵主，今日就此解散。只是一干弟兄，與你無怨無仇，還望瞧在郝某面上，慨賜解藥，郝某感激不盡！」

他說到「盡」字，鳥爪似的右手，曲指如鈎，猛向自己天靈蓋上抓去！

「且慢！」

溫如風驀地一聲大喝！

郝于莬手爪要落未落，倏然停住。厲聲喝道：「溫如風，你還待怎的？」

溫如風臉上揚起一絲微笑，溫和的道：「郝當家，你完全誤會了兄弟之意。」

郝于莬懷疑而又盛氣的道：「你且說來聽聽！」

溫如風打了個哈哈，道：「兄弟浪跡江湖，自問會過不少英雄，但未有盛名遠播如郝當家者。」

郝于莬聽他忽然捧起自己來了，心中極爲受用。

但臉上依然一無表情，只是嘿嘿的笑了兩聲。

溫如風續道：「是以兄弟不遠千里而來，要請郝兄參加本教，共同合作。不但藍腰帶幫並不如郝兄剛才所說的瓦解冰消，而且更要擴展光大。如蒙郝兄俯允，聞香副教主一職，還仰仗郝兄出任艱鉅，悉憑郝兄尊裁。兄弟幼得異書，不過只是爲了發揚聞香教而已，區區之意，還望郝兄亮察。如果郝兄堅持己見，那麼兄弟只好告退！」

說着微微拱手，便作勢向廳前走去。

他這番話，詞卑言甘，不由聽得黑虎神郝于莬霍然心動，大出意外！

他自思卑憑自己的能耐，固然足以稱雄江湖。

但和人家天理、玄女教，及九大門派相比，自己藍腰帶幫還差得甚遠。

如果加盟聞香教，今後能和天理、玄女一南一北兩個大派鼎足而三。這副教主的頭銜，自然要比藍腰帶幫總舵主要響亮得多。

何況自己及一衆弟兄，中了溫如風的「蝕骨柔香」，他作勢要走，並沒提及解藥。

萬一眞個走了，自己一干人依然身受其害。

他權衡利害，不由向溫如風躬身說道：「教主金玉之言，使郝某茅塞頓開，副教主一職，郝某愧不敢當，當願追隨教主，於願已足。」

溫如風哈哈大笑道：「郝兄何謙，聞香教今後全仗大力，副教主自非郝兄莫屬。啊！貴幫弟兄之中，有誰不願參加的，還請當面說明。」

藍腰帶幫一干高手，見總舵主也加入了，還有誰敢說半個不字，大家轟叫了一聲「願意」。

溫如風心中一喜，右手袍袖驀地揮起，一陣香氣，從他衣袖中拂拂而出。

大廳上微風輕漾，淸香氤氳！

「哈哈！兄弟有一件東西，請郝兄瞧瞧。」

溫如風邊說邊從懷中緩緩地掏出一支金光燦然的赤金鳳釵，高擧手中。

黑虎神郝于莬，身爲藍腰帶幫七十二舵總舵主，在江湖上也算得一號響噹噹的人物。

焉得不識當年羣魔大會上，當衆頒行，江湖上一體遵循的金釵符令！

連忙拜了下去，口中說道：「弟子郝于莬，叩見符令！」溫如風笑道：「郝兄快快請起，我們還要共議大事呢！」

這金釵符令，不過是兄弟去年路遇千手道友，她知道我聞香教創設伊始，在在需要人力財力，這才送了我這支符令。」

說着把金釵符令遞了過來。

郝于莬聽得十分驚詫，暗想教主和海心山老前輩，原來還是朋友！

自己由藍腰帶幫總舵主，一躍而爲聞香教副教主，身份自然隨着教主，升高不少。

想到這裏，心中更自暗暗高興。

連忙雙手一擧，恭恭敬敬的接過金釵，詳細看了一會，才捧還給溫如風。

一面說道：「郝某能夠追隨教主，已是萬分榮幸，就是沒有海心山老前輩的符令，郝某敢不唯命是從？」

聞香教溫如風知道他已心悅誠服，收起金釵符令，和郝于莬一起回到廳上落坐。

一面從袖中取出一卷創設聞香

教的計劃，交到郝于菟手上，鄭重的道：「本教一切計劃，全在上面，請教兄過目，依此行事。」

郝于菟接過之後，連稱「遵命」。

這計劃中，自然是藍腰帶幫總舵，改爲「聞香教」總堂，七十二分堂，以及一切教規教訓，不必細表。

從此藍腰帶幫，就一變而爲聞香教，不在話下。

溫如風一面又吩咐把三義會三個當家，一起請來，親自曉以利害，要他們加盟聞香教。

卓大奎、龔長勝、秦智三人，原是岳州土豪。

創設三義會，在江湖上雖小有名氣，那算得了甚麼？

他們不遠千里，去投靠天理教，實在因爲自己三人，自知武功有限。

要在江湖上混下去，總得有個扎硬後台。

湊巧前次天理教爲了追緝鐵臂蒼虬武公望，幾位堂主，落脚在三義會裏。

當時青龍堂堂主翻天印党皓，因三義會在岳州，開設了幾家客棧酒樓，聲勢也着實不小，有意拉攏，要他們加盟入教，這也是他們這次親向天理教輸誠的主要原因之一。

這時給溫如風一說，要他們加入聞香教，權衡輕重，自己三人落入人手，除束手聽命尚可苟活外，還能說甚麼呢？

何況聞香教主又答應入教之後，岳州分堂，仍由卓大奎擔任分堂堂主，遠比加盟天理教爲有利。

因此，三人諾諾連聲，滿口答應。

溫如風做夢也想不到，一夜之間，長江上下游，和岳陽城中，全變成自己勢力範圍，足可與天理、玄女兩個大教，鼎足而三。

心下大喜，這就和黑虎神郝于菟以及一干藍腰帶幫高手，三義會頭領等人，連夜計議，籌備擇吉開壇。

* * *

却說紫鳳孫湘蓮，在途中雖然也聽到黑虎神郝于菟和梅三公子（溫如風）的對話。

但她一來因身體還沒十分復原，第二她知道梅三公子的武功，比自己不知高出多少，這點江湖草寇，那裏會是他的對手？

是以只在轎車中休息，並沒有探問。

而且溫如風和郝于菟有一段話，是用「傳音入密」的功夫說出。

孫姑娘自然沒有聽到，所以也不知溫如風和郝于菟相約之事。

等到了城內，落店之後，溫如風諉稱要去探望一個朋友，約須一兩天才能回來。

一面囑咐孫姑娘在客店中安心休養，一面留下「扶元散」，要她按時服用，再有幾天時間，當可完全復原，說着就帶了劍兒（其實是藍兒）匆匆離去。

孫姑娘終究是初入江湖，經驗不深。

她跟蹤了三個晚上，對這位心懷叵測的假梅三公子，居然深信不疑！

她幾次想在半途上，和梅三公子告別，上九華山師父那裏去。

但一想到自己這次中了「金線桃花蠱」，多蒙梅三公子相救，而且一路上小心照顧。

如果沒有他秘製的「扶元散」，服下「百毒散」之後，蠱毒雖清，百日之內，眞元耗損，還會武功盡失，不如等全部復原之後再說。

另外，姑娘家還另有心事，那就是眼前這位梅三公子，分明是自己從小訂婚的夫婿。

聽對方口氣，好像渾不知情，但自己心中可有了譜兒。

何況，何況瞧他平日裏對待自己，也不似無情。

自己既然遇上了，豈可當面錯過？

這種話，自己一個女孩兒家，又如何說得出口呢？

孫姑娘芳心轆轤，也暗自打算，準備乘機探詢，略示心跡。

這是第二天的晚上，梅三公子主僕（在孫湘蓮心目中，溫如風還是梅三公子），還沒回轉。

孫姑娘經過兩天休息，體力也恢復了不少，正想上床運功。

驀聽自己窗前，響起極細小的聲音，似是夜行人，但又有些不像。

心中嘀咕，正待聽聽清楚。

忽然木板窗上，有東西抓了兩下。

孫姑娘啞然失笑，這敢情是貓！

「吱！」「吱！」

聲音不高，但決不是貓。

孫姑娘心中一動，輕輕的推開板窗。

「吱！」

又是一聲急叫，只見一團小黑影，像箭一般跳躍出去！

那不是前幾天偷入自己房中，捎來一張紙條的小獮猴是誰？

這時蹲着毛茸茸的身子，一雙閃閃發光的金睛小眼，正骨碌碌地瞧着自己！

不由怒啐了一聲：「小畜生，又是你！」

玉手輕抬，遙遙作出要打的神氣。

奇怪！那小畜生竟然一動不動！

不！牠毛茸茸的小手，還在不停的招着。

「哼！又是那批瞎了眼的鷹爪孫兒，來玩甚麼花樣了。」

孫姑娘心一氣，方待關窗。

那小獮猴這回好像有點猴急了，不但又走近了幾步，口中還「吱」「吱」連叫，一雙小毛手更不停的比劃，連連招手。

瞧牠敢情要自己跟着牠去。

哼！區區幾個鷹爪，姑娘難道怕你們不成？去就去！

她隨手拿起長劍，輕輕躍出窗去。

小獮猴一見孫姑娘果然聽懂了牠的話，跟出窗來，毛臉上露出笑容，咧開了嘴，好像十分高興。

一聲歡叫，掉頭就跑！

孫姑娘關好窗門，立即跟着小獮猴奔去的方向掠去。

這小畜生可着實精靈！一邊跑，一邊還不時的回頭張望。

好像孫姑娘跟了一陣，就會半途回轉似的。

紫鳳孫湘蓮身經一正一邪兩位曠世高人的自幼陶冶，輕功自然不弱。

小獮猴起先還不時的回頭探望，後來被孫姑娘越追越近。

牠「吱」的一聲，拔腿飛躍，在黑暗之中，像箭一般激射出去！

孫姑娘也暗自驚異，憑這小畜生，居然敢和自己比賽起來？

她心中覺得又好氣，又可愛。

立即一提眞氣，爲銜尾疾追下去。

這一人一獸，越跑越快，片刻工夫，已追近江邊，前面白茫茫的露出一片水色。

荒江野岸，除了江濤拍岸之聲，那有半個人跡。

心中方自疑惑，却見小獮猴突然向岸邊一處蘆葦中竄了進去，霎時不見影子。

孫姑娘立定嬌軀，暗想：難道是這小畜生故意戲耍自己？

她向四面一陣打量，正在心口相商，要不要跟蹤過去，瞧瞧究竟？

「孫姑娘來了嗎？老要飯的在此等候多時，怎不請上船來？」

一個蒼老的聲音，驀地由蘆葦中傳出。

孫湘蓮微微一怔，立即盛氣問道：「何方高人？鬼鬼祟祟的要一隻畜生引姑娘來此，到底有何見教？」

只聽那蒼老聲音又道：「哈哈！此時救人要緊，老要飯無暇多說，姑娘快請上船，待會你自然明白。」

紫鳳孫湘蓮藝高膽大，依聲尋去。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鐵牛答應替不老僧辦三件事，先回自己家鄉唐山，大大大賭場原是鐵牛開設的賭場，因輸給了金滿貫，姓金的是個老千，鐵牛回來，決定將他趕走，重溫當老板的舊夢，贏回了賭場，伙伴們都是投資者，衆人共同管理，鐵牛也走得安然，他爲不老僧往三王莊通訊息，發現莊上老少全被屠殺，女的被姦殺，赫然是冒充的假瘋道所爲，鐵牛和一少年在爭論……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女王蜂

兩小是三老傳人　願意作拜把兄弟

新苞嫩蕾那經得起狂蜂浪蝶，雨驟風急，被摧殘得葉落花殘，血跡斑斑，玉門破裂，妙戶腫脹，令人不忍卒睹。

蓮花洞內都有一物存留。

與槐樹下的女子一樣，是一隻葫蘆。

「可惡！可惡！」

「可恨！可恨！」

「簡直不是人，是魔鬼！是禽獸！」

阿牛咬着牙，握着拳，跺着脚，穿梭於屍堆中，瞧瞧這個，看看那個，希望能夠找到一個活着的人。

皇天不負苦心人，被他找到了，在東邊，廣場盡頭，荷花池畔。

池邊倒着三個人，一老二少。

池內另有兩具屍體，仰面朝天，門戶大開。

鐵牛發現，一位兩鬢斑白的老者仍然活着。

身上餘溫猶在。

鼻內一息尚存。

四肢微微的在抖動。

阿牛俯下身來呼喚道：「前輩，能聽得見在下的聲音嗎？」

老者寂然，反應全無。

鐵牛輕輕搖晃着他的肩膀，又道：「前輩醒醒，前輩醒醒。」

約莫搖晃了半刻之久，老者卒告悠悠醒轉。

睜開一雙失神的，充滿血絲的眸子，先看看倒斃在旁的愛子石忠、石信，再望望池中的愛女石英、石鳳，以近乎夢囈般的聲音道：「老魔呢，老魔呢，那個禽獸不如的混帳東西那裡去了？」

阿牛道：「前輩可是指兇手？」

「正是他。」

「在下入莊時便未見到任何人。」

「娃兒怎會在此？你是誰呀？」

「區區鐵牛，又名阿牛，前來專程拜訪。」

「有事？」

「還沒有請教前輩尊姓大名？」

老者接連喘了幾口大氣，想坐起來却未能如願，有氣無力的道：「老夫三王莊莊主，刀王石勇。」

刀王的手裡沒有刀。

刀在池中。

鐵牛的心情十分沉重，感然道：「三王莊敗得好慘，幾乎是鷄犬不留，兇手究竟是何方妖魔？」

刀王石勇指着附近女屍下體的葫蘆，咬着牙根怒吼道：「除了那個牛鼻子還會有誰。」

阿牛將石勇扶起來，靠坐在石欄杆上，沉聲道：「武林三老中的瘋道人？」

「沒錯，正是此人。」

「是石莊主親眼目睹？」

「本莊主曾與他過招動手。」

「你們可是舊識？」

「且交非泛泛。」

「確是沒有看走眼？」

「多年老友，這是不可能的事。」

猛聽有人接口說道：「可能，太可能了，今天石莊主就是看走了眼，姦你妻女，殺你兒孫的人並非瘋道本人，而是一個相貌酷似瘋道的傢伙。」

發話的人是早先與阿牛相遇的那個藍衣少年。

餘音未落，人已飄然而現，身法甚是輕靈迅捷。

阿牛冷冷的掃了他一眼，未置一詞。

刀王石勇喘息了好一陣工夫，才有精神說話，語氣斬釘截鐵：「錯不了，是那個混帳牛鼻子，老夫一眼就認得出。」

「可惜認錯了人。」

「沒有，絕對沒有，是他，一定是他。」

「那是個冒牌貨，瘋道人乃是一位謙謙君子，不會幹那種傷天害理的事。」

「哼，天下多的是口是心非，掛羊頭賣狗肉的僞君子。」

「瘋道不會。」

「事實勝於雄辯。」

「姦淫殺伐的另有其人。」

「本莊主信得過我自己的這一雙老眼。」

「你信，本公子可不信，你老眼昏花，錯到姥姥家去了。」

「娃兒好利的一張嘴，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少年一現身就跟刀王石勇鬥起嘴來，這一老一少越說越僵，又兼石莊主內傷太重，說話耗力甚多，說至最後又告不支昏厥。

這下阿牛可慌了，衝着藍衣少年罵了一句：「哼，簡直是個惹禍精！」急忙取出一粒靈丹，塞在刀王石勇的口中。

靈丹神效驚人，入口即溶，僅僅一忽兒的工夫，石莊主便又甦醒過來。

而且，傷勢大爲好轉，精神也爲之一振，已彈身一躍而起，與前判若兩人。

噗通！一聲，跳入水中，先將愛女石英、石鳳的遺體抱上岸來，取來衣物，遮住私處。又將自己的刀取在手中，然後才有說話的工夫，對阿牛道：「你說你叫鐵牛？」

鐵牛朗聲道：「是啊，也叫阿牛或拚命三郎。」

「老夫本來昏死過去，現在覺得精神很好，這是怎麼回事？」

「是因爲咱家給石莊主服了藥。」

「什麼藥？」

「靈丹妙藥。」

「那來的？」

「是不老僧精心煉製的。」

刀王石勇的臉色驟然一變，語氣也轉趨冷峻：「江湖上盛傳，瘋道、痴尼、不老僧俱已轉入魔道，專做一些令人髮指的勾當，這話可當眞？」

鐵牛鄭重其事的道：「全是假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三個老魔頭在搞鬼，存心想將三老鬥臭鬥爛，破壞他們的形象。」

石莊主怒氣衝天的道：「老夫信不過，肆虐本莊之人，無論音容笑貌，笑語行動，明擺着就是那個牛鼻子老道本人，石某看不出假冒的痕跡來。」

阿牛苦笑道：「前輩之言不差，眞的與假的確實一般無二，區區在山海關就曾遇見兩個不老僧，根本分不出誰是誰來。」

刀王石勇沉吟一下，道：「就算是同胞兄弟，或者是孿生的雙胞胎，也不可能如此維肖維妙，本莊主難以致信，除非你能說出他們的來龍去脈，道出他們的眞實姓名來。」

這下可把鐵牛難住了，堆下來一張苦瓜臉，搖頭晃腦的道：「這是一個謎，咱家也正在尋求答案。」

石勇環顧全場一眼，觸目一片悽慘，眸中熱淚盈眶的道：「沒有眞憑實據，就別再爲牛鼻子老道辯護，老夫恨他入骨，決心周旋到底。」

話已說絕，阿牛自知辯解無益，換了一個話題道：「這事是何時發生的？」

「今日凌晨。」

「一共來了幾個人？」

「就魔道單獨一個。」

「是甚麼原因與貴莊發生衝突？」

石莊主怒不可當的道：「沒有原因，也沒有理由，老魔一入三王莊，見到女的就姦汚，見到男的就殺害，像是一頭毫無人性的野獸，中了邪着了魔的瘋狗。」

藍衣少年插言道：「這個冒牌貨的功力如何？」

刀王石勇道：「技深若海，高不可測。」

「石莊主在他的手下能走幾招？」

「說來慚愧，十招之內便敗下陣來。」

「與以前的瘋道人相較怎樣？」

「毫無疑問，牛鼻子的功力又大有精進。」

「性格行爲可有變化？」

「兇狠，殘暴，毒辣，人性全失。」

「這就足以証明，肆虐三王莊的魔道並非眞正的瘋道人。」

石莊主怒容滿面的道：「不對，是他，沒有錯，就算人可以喬裝易容，改頭換面，武功路子却學不來，逃不過本莊主的一雙照子。」

少年聞言一楞，臉色大變的道：「石莊主是說那個魔道也懂得降魔掌？」

「對！」

「以及降魔拳？」

「不錯！」

「還有降魔劍法？」

「完全正確。」

「奇哉怪也，這些功夫他是如何學到的？」

刀王石勇冷哼一聲，道：「娃兒說甚麼廢話，降魔拳、掌、劍法本來就是那個牛鼻子老道的看家本領，用不到跟別人學。」

少年一臉無奈的道：「到現在石莊主還不信魔道是假冒他人之名行惡？」

石勇斷然決然的道：「事實俱在，無可置疑，老夫將來非要從老道身上加倍討回不可。」

仰天發出一聲悲嘯，轉對阿牛道：「你剛才說是專程來拜訪老夫？」

鐵牛頷首道：「正是如此。」

「有事？」

「替人傳幾句話。」

「替誰？」

「不老僧。」

「甚麼話？」

「老禪師有言，現在橫行江湖，爲禍武林的瘋道、痴尼、不老僧並非武林三老本人，希望各派掌門，各方豪傑，能爭相走告，團結一致，將這三個老魔頭置於死地，爲天下蒼生除害。」

刀王石勇的臉色微微一變，道：「這話可是不老僧本人親口所說？」

「阿牛斗膽也不敢『假傳聖旨』。」

「老和尚爲甚麼不自己來？」

「他來不了啦。」

「這是爲何？」

「被人關起來了。」

「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能將不老僧制服？」

「假瘋道、痴尼、不老僧。」

「被關在那裡？」

「區區歉難奉告。」

「爲甚麼？」

「一旦消息外洩，恐怕會給老禪師惹來殺身之禍。」

石勇雙眉一挑，聲音轉趨冷厲：「哼，少來這一套，看來這又是魔道他們玩的障眼法，除非老夫親眼目睹，絕不輕信他人之言！」

望着死去的兒子、女兒以及家人等的慘狀，不禁悲從中來，爲之熱淚滾滾而下，乍然抬起一雙淚眼，從阿牛與少年的臉上緩緩掃過，語冷如冰的道：「看在賜藥施救的份上，本莊主不想爲難你們，也不想追究你們的身份來歷，去吧，但如欲使老夫相信你們的話，就必須請武林三老，言講當面，屈駕三王莊。」

主人已經下了逐客令，留着還有甚麼意思，阿牛不假思索，怒道：「好吧，走就走，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但有一句話希望石莊主能牢記心頭。」

「那一句話？」

「在下所言，句句實話，並無半句虛語。」

「嗯。」

「另外，阿牛很懷疑，石莊主所以能夠大難不死，八成是老魔頭故意手下留情。」

「魔道會手下留情，目的何在？」

「借你之口，破壞三老的名聲。」

「說來說去，小友還是認爲三老有眞假之分？」

「事實本來就是這樣。」

「本莊主依舊無法採信。」

「再見！」

「不送！」

* * *

雙方不歡而散，阿牛拂袖而去。

藍衣少年也緊跟在他身後離開三王莊，邊走邊說道：「阿牛，不老僧前輩眞的被人囚禁起來了？」

鐵牛冷然一哂，愛理不理的道：「咱家從來不說假話。」

少年急聲追問道：「囚禁在那裡？」

這下阿牛可找到報復機會了，以牙還牙的吐出來三個字：「不知道。」

脚底抹油，速度突然加快了許多，欲將少年拋下，給他點顏色看看。

孰料，藍衣少年的輕功亦非泛泛，始終如影隨形，寸步不離。

一口氣奔出去十多里後，少年忽道：「阿牛，別嘔氣了，講和啦，咱們很可能是一條線上的人，坐下來談談。」

阿牛天生的牛脾氣，故意在使性子，實則何嘗不想弄清楚對方的來龍去脈，聞言當即順水推舟的停下來，道：「談甚麼？」

「談你，談我。」

「先談你。」

「好嘛。」

「你姓甚麼？叫甚麼？」

「我叫王文魁。」

「幾歲啦？」

「十六。」

「比咱家小，應該叫我哥哥。」

王文魁並沒有叫阿牛哥哥，報以一聲傻笑，選了一塊平坦的石頭

坐下來。

阿牛在他的對面坐下來，道：「你們王家是幹甚麼的？」

「都是讀書人。」

「赫！眞看不出來，瞧你傻呼呼的還是出自書香門第。」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本公子的七位兄長有四名進士、三名舉人。」

「噢，你有七個哥哥？」

「是啊。」

「那你是王八？」

王文魁苦笑道：「左隣右里的孩子，從小就這樣叫我。」

「令兄都有出息，你自己可有功名？」

「十二歲便中了秀才。」

「乖乖，不得了，是小秀才呀，神童。」

「『小秀才』正是本公子的第二個外號。」

「還有第三嗎？」

「有，叫阿憨。」

「嗯，有道理，你這小子外表憨直，又帶有幾分傻氣，是很憨。但既然出身書香世家，又怎會混跡江湖？」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什麼原因？」

「孩子沒有娘，說來話頭長。」

「王八，你最好長話短說。」

阿憨抬起頭來，遙望着遙遠的天際，整理一下紊亂的思緒，然後才慢吞吞的說出一番話來。

王家乃書香門第，世代爲官，七位兄長中有四名進士，三名舉人，唯獨尚未出過狀元、榜眼、探花，王家上下自然而然的齊將希望寄託在王文魁的身上，企望這個王八能三元及第，爲祖上爭光。

事實上王八也的確很爭氣，在父兄的諄諄教誨下，十二歲便在鄉試中奪得魁首，中了秀才，成爲人們交相讚譽的小神童。

然而，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這一句成語恰巧在阿憨的身上得到印証。從十三歲起，不知是那一條筋出了毛病，或是「頓悟昨非而今是」，突然之間對書本感到厭倦，先是逃課，繼而逃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與一位武林高人巧遇，被對方一眼看中，認爲王八是一塊練武的絕佳材料，兩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小秀才當即毅然決然的棄文習武，拜在那位武林高人的門下爲徒。

阿牛聽得津津有味，道：「阿憨，你還沒有說令師是那一位？」

一提到師父，小秀才就顯出很得意的樣子，神氣十足的道：「是瘋道人。」

鐵牛愕然一楞，加强語氣道：「武林三老中的瘋道人？」

「當然，絕對不會是肆虐三王莊的邪魔妖道。」

「瘋道人現在何處？」

「別提了，跟不老僧的處境相同，做了別人的階下囚。」

「是誰幹的？」

「除了假瘋道、痴尼、不老僧之外還會有誰。」

「就囚禁在這附近？」

「遠得很，深山絕谷之中，人跡罕至之處。」

「你們是如何相識的？」

阿憨拾起一根枯枝，一邊在地上亂畫，一邊感慨萬分的道：「純屬巧遇，小弟離家出走之後，心情煩悶，信步而行，糊裡糊塗的竟進入山區，爲了躲避一場大雨，跑進一個窰洞去，沒料到會在窰洞內與家師不期而遇。」

鐵牛道：「這時候瘋道人是自由之身？或是已被人囚禁？」

「已經被人關起來啦。」

「你無法救他脫險？」

「家師被一條特製的鐵鍊鎖住，外人根本無能爲力。」

「那怎麼辦？」

「非萬惡之刀莫辦。」

「王八，你就是爲了尋找萬惡之刀才離開瘋道？」

「也是爲了找尋痴尼、不老僧兩位前輩，以及替他老人家傳話給二堡、三莊、四大門派。」

「瘋道人有何指示？」

「與不老僧的意思差不多啦，希望武林各派別爲冒牌的瘋道、痴尼、不老僧所惑，同心合力，携手共進，將這三個老魔頭趕盡殺絕，叫他們在武林中永遠消失。」

阿牛道：「關於這三個邪魔妖道的出身來歷，瘋道人是否知曉？」

小秀才王文魁獨搖着頭兒道：「這三個老傢伙極端神秘，彷彿是從天上掉下來，從石頭縫裡蹦出來似的，爲師也正在爲此苦惱，一無所知。」

臉色一整，又說道：「阿牛，現在該輪到你來談談你自己的事情了吧？」

鐵牛聞言將自己唐山賭場失利，遠走老龍頭，在貞女觀目睹假不老僧姦殺民女，在荒山絕谷巧遇眞不老僧的經過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

王八聽後噗嗤一聲笑了出來，猛拍着拚命三郎的肩膀道：「看來我們兩個的遭遇差不多嘛，一個是賭場輸家，一個是考場逃兵，堪稱難兄難弟。」

阿牛道：「我是兄，你是弟。」

「爲何你是兄，我是弟？」

「比你大呀，我十七，你十六。」

「不對，江湖上的規矩不是這樣排。」

「那要怎樣排？」

「按拜師的先後分長幼。」

「咱家與不老僧並無師徒之名。」

阿憨道：「有授藝之實也一樣，你跟不老僧學藝大概不會超過三個月吧？」

「嗯，前後整整三個月。」

「抱歉，俺已拜師三年，自然你是師弟，我是師兄。」

「咱家不同意。」

「你爲什麼反對？」

「僧、道、尼並非同門一脈，沒有必要混爲一談。」

「話不是這樣說，僧、道、尼，交非泛泛，誼屬莫逆，三老的傳人自當如兄如弟，親如一家人。」

「僧、道、尼，僧、道、尼，不老僧居長，我阿牛應該比你大。」

「錯啦，瘋道、痴尼、不老僧，瘋道排名第一，你應該是師弟。」

這兩個楞小子眞絕，爲了排名互不相讓，爭得面紅耳赤。而且，阿牛機運欠佳，學藝資淺，無疑處在劣勢之地位。

拚命三郎當然不甘居人下，認年幼的王八爲兄，一雙賊眼骨碌碌的一翻，立即計上心來，道：「武林中講究的是實力，闖江湖全憑眞材實學，姑不論年長年幼，也不管資深資淺，咱家這裡有一個最公平的法子，可以化解紛爭。」

小秀才道：「你不妨說說看。」

阿牛道：「比武較技，一決雌雄。」

王八道：「勝者爲兄？」

鐵牛豎起了大拇指，道：「是，勝者是老大。」

王文魁道：「敗者爲弟？」

阿牛伸出一隻小指，道：「敗者是老么。」

王八呼地一躍而起，信心十足的道：「好極了，比武較技憑的是眞本事，硬功夫，但願牛朋友說話算數，不要黃牛耍賴皮。」

鐵牛也跟着站起來，拉開了架勢，豪氣干雲的道：「放心，小爺一向說一不二，言出必踐。」

「這話可當眞？」

「事實可証明。」

「勝者是老大？」

「對！」

「敗者是老么？」

「對！」

「好，咱們功夫上見眞章。」

「好，咱們手底下分長幼。」

「出招！」

「出招！」

一樣的年輕氣盛，一樣的爭强好勝，誰也不讓誰，誰也不服誰，話一出口，便大打出手，好似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似的，打來兇狠慘烈至極。

打得天昏地暗。

打得日月無光。

打得汗下如雨。

打得氣喘如牛。

不老僧的大羅拳、掌、劍法對上了瘋道人的降魔拳、掌、劍法。

眞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已惡鬥百合左右，依然秋色平分，難分軒輊。

直至百招之外，阿牛不耐久戰，大發虎威，猛可間將不老僧最得意的「大羅神功」施展出來，「風雲色變」、「天地同悲」、「佛法無邊」，三招絕學一氣呵成，其勢如濤，其快如電。

絕招一出，果然不同凡響，彭！的一聲巨震之聲傳處，小秀才承受不起，被震得向後退去。

蹬！蹬！蹬！接連退了十幾步，雙腿一軟，卒告不支一屁股栽坐下去。

阿牛好不得意，身形一閃，跨步而上，冷言傲語道：「王八，你服不服氣？」

「不服氣！」

「不服氣就再幹。」

「當然要幹！」

「看掌！」

「接招！」

鐵牛以一招「五雷貫頂」攻擊小秀才的上盤要害，欲以泰山壓頂之勢，一舉將他徹底擊潰，詎料，阿憨也不是易與之輩，阿牛攻勢未到，已先一步閃電伏地竄出，撈住了拚命三郎的脚，將他放倒。

王文魁得理不饒人，猛一個縱躍，本欲將阿牛壓在地上，那知甫進三尺，便失去鐵牛的踪影，被他以一式「懶驢打滾」滾到一邊去。

「殺！」

「殺！」

眞像是有深仇大恨似的，同時起身，同時出招，喊殺聲中又鬥在一起。

兔起鶻落。

龍爭虎鬥。

二人各展所長，全力相搏，又惡鬥三十餘合，小秀才再度敗在阿牛的「大羅神功」之下，一個大馬爬四平八穩的躺下了。

拚命三郎彈身而上，鐵塔也似的往阿憨的面前一站，道：「你服不服氣？」

「不服氣。」

「要不要再幹？」

「幹！」

「幹就幹呀。」

「誰怕誰呀！」

王八死鴨子硬嘴巴，口氣雖大，奈何技不如人，再戰十數合，終於被震飛起，摔落地面後便如死狗一般再也爬不起來了。

阿牛好狠，舉脚往小秀才的胸

口一踩，惡狠狠的道：「起來呀。」

王文魁的臉都漲紅了，氣喘如牛的道：「起不來啦。」

「再幹呀。」

「幹不了啦。」

「王八，你的意思是承認自己打敗了？」

「事實如此，不承認又能怎樣。」

鐵牛豎起了大拇指道：「我是老大！」

阿憨伸出小指苦笑道：「我是老么！」

「今後一切都要聽咱家的？」

「理所當然。」

「老大吃肉。」

「秀才喝湯。」

「叫你往東，絕不往西？」

「是啊，是啊。」

「叫你往南，絕不往北？」

「好嘛，好嘛。」

「忠心耿耿，絕無二志？」

「一定，一定。」

阿牛滿意的笑笑，移開踩在小秀才身上的右脚，神采飛揚的道：「但願你說的是眞心話，眞的心悅誠服，能遵守承諾，別食言而肥。」

王文魁站起身來，拭去額頭的汗珠，彈去身上的塵土，繃着一張苦瓜臉，睜着一雙大眼睛，面無表情的，一字一句的道：「阿憨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承諾一定會遵守，至於是否心悅誠服則未必。」

鐵牛聽得一呆，大聲道：「你娘，聽你的口氣似乎心有不甘？」

小秀才直接了當的道：「是心有未甘！」

阿牛道：「媽的，那裡不服氣可以說出來聽聽，如果想再幹一架，咱家保証奉陪到底，準會叫你屁滾尿流，趴在地上喊爺爺。」

小秀才一臉不服的道：「阿憨是在想，老大僅學藝三月，小弟却苦練了三年，彼此相去甚遠，爲什麼老手反而鬥不過新人？嫩芽反而扳倒了老樹？」

這下阿牛可樂了，笑呵呵的道：「我道是有何不得了的疑難大事，原來如此，這當然是有道理的。」

「有何道理？」

「第一：我比你聰明。」

「第二？」

「老早就有相當的武學根基。」

「第三？」

「有靈丹妙藥。」

「什麼靈丹妙藥？」

「就是給刀王石勇服的那一種。」

小秀才驚疑詫異不已的道：「這種靈丹，除治傷療痛之外，莫非還有助長功力修爲的奇效？」

阿牛得意非凡的道：「靈丹妙藥，自然妙用無窮。」

「一粒丹丸可以增加多少年的功力？」

「初服而且功淺的人，大約可以增加十年修爲。」

「眞的？」

「眞的！」

「老大！」

「幹嘛？」

王八伸出一隻手來，滿臉堆笑，以乞憐的語氣道：「小弟可不可以也沾點光？」

鐵牛毫不猶豫，探手入懷，取出玉瓶，倒出一粒靈丹送給他。

小秀才却貪心不足，嫌一粒太少，凝視着羊脂玉瓶，彎着腰，哈着背，軟硬兼施的道：「哼，小兒科，吝嗇鬼，天生的鐵公鷄，說甚麼你吃肉來我喝湯，純粹美麗的謊言，瓶子裡還有那麼多，再多給我幾顆也不會傷你的筋，動你的骨，小小一粒還不夠小弟塞牙縫。」

阿牛沉吟一下，又倒了一粒給他，道：「多給你一粒沒問題，但藥性太强，可不能……」

晚了，鐵牛話說一半，阿憨恨鐵不成鋼，想一步登天，已將兩粒靈丹全部納入口中。

鐵牛嚇一跳，驚惶失色的道：「亂來，趕快吐出來。」

小秀才自以爲是得意傑作，好笑道：「藥已入口，就歸小弟所有，不吐！不吐！」

「不吐你就會死，快！」

「開玩笑，靈藥只會治病，不會傷人，你大概是私心自用，怕老么的功力超越老大吧？」

「王八，咱家所言是實，靈藥神效奇大，一次只能服用一粒。」

「服多了會怎樣？」

「熱血沸騰，血管爆裂，會七竅流血而亡。」

「眞有這麼可怕？」

「甚麼時候了，誰還有心情和你開玩笑，快吐呀！」

眼見阿牛神情凝重，一臉張惶，小秀才心知大事不妙，這才想到往外吐，奈何靈丹早已化作津液順喉而下，那還能吐得出？只不過吐出幾口口水而已。

阿牛急聲道：「吐出來沒有？」

「吐不出來啦。」

「糟了，糟了，現在感覺如何？」

「體內發熱，四肢發脹。」

「我看你差不多快要死啦。」

「我不想死，不想死，我還沒有娶媳婦哩。」

「等一下就會血管爆裂，七竅流血。」

「老大，救救我，快救救我！」

（未完・四）

上文提要：蘇東二回到了霍先生身邊，霍天行不但不加責備，反而送藥給他療傷，聊談中知道蘇東二與于風在古北口同一姓劉軍官喝酒，席間漏了三王爺的消息，霍天行知道大事不妙，要他再去保護三王爺……趕往五台山路上，蘇東二偷聽到丁冲天的談話，才知他們兩人口疏闖下大禍……趕到五台山，東廠鷹犬已包圍了三王爺一家……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愛情煞手

黃河渡口會英雄　雙雙商議保太守

「誰？」

「一個該死的傢伙！」

伙計一楞間，蘇東二已走出「黃土客棧」，當蘇東二騎上坐騎的時候，有一批官兵自東方的大道緩緩的往這面走過來，這些官兵至少有五六百人之多。

蘇東二並未放在心上，但當他看到一個人的時候，他冷笑了。

蘇東二發現中軍有個騎馬人，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個駐守在古北口的劉明山。

劉明山這批人好像是換防了，否則又怎麼大隊人馬往山西而來？

蘇東二的忿怒目芒直視着那個騎在馬上的劉明山。

劉明山還是發現了蘇東二，他自大隊官兵中撥馬到了蘇東二的面前。

「哈，是蘇兄弟呀，你原來也在這兒呀！」

蘇東二淡淡的道：「是劉兄呀，何時入關內來了？」

劉明山還眞坦白，他指着大隊官兵，道：「我是奉命來接他們的，關上有些老弱兵要退休了，不換新的能行嗎？」

蘇東二笑笑，道：「劉兄，你是大忙人，這就又要去古北口了。他日再相遇還請劉兄多多照顧了。」

「哈……那是自然，蘇兄弟，再見了。」

蘇東二只淡然一笑。

劉明山又入隊中了，蘇東二心中火大了，他算是領教這人的陰毒了。

蘇東二心中着實不爽，如果是在郊外單獨的遇上劉明山，他必會出刀，因爲只五台山事件，蘇東二便認定這是劉明山露了他的話，把朱三王爺在五台山的事件傳給魏公公那兒了。

只是此刻他却眼睜睜的看着劉明山自他的面前走掉！

劉明山還不知道蘇東二早已發覺他有問題了，他在入隊之前，還回過頭來向蘇東二揮手吶！

蘇東二心中在想，只要你姓劉的仍然駐守古北口，蘇東二早晚有機會去收拾你。

於是，蘇東二上馬便馳出娘子關，他這是兼程南下去黃河岸了。

蘇東二離開娘子關南下不過五七十里還未到「倒馬關」，大道上迎面快馬來了三個人。

這三人均是漢裝打扮，但他們那腦後長長髮辮多少還是因爲快馬奔馳之故露出一些來，只不過沒人去注意它們，年頭不對了，人們只關心自己了。

三匹快馬就快到蘇東二前面了，雙方碰面都會注意對方一下，那是免不了的。

只見對面爲首一人看看蘇東二，他立刻一聲怪叫，道：「姓蘇的？」

蘇東二吃一驚，他再看這人，心中覺得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又像不認得。

這人後面跟着兩個人，那個頭還眞高大，高到他跨上馬不用跳，大腿一抬間就能坐在馬背上。

雙方這是對上了，蘇東二淡淡的道：「老兄，我並不認識你呀，你是……」

那老者沉聲道：「你不認識老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夫認得你。」

蘇東二聽這口氣充滿了火藥味，他冷笑。

蘇東二先穩住坐騎，道：「你認識我又怎樣？」

「殺了你！」

「爲甚麼？」

「嘿……你倒是貴人多忘事呀，小子！」

這老者氣變了，稱起小子來了，蘇東二不悅的道：「怎麼罵人？」

老者火來了，他開罵：「媽拉巴子的，你眞的不記得你所做所爲了？」

老者這句滿州罵音，蘇東二立刻明白了，這老者不是別人，鏡泊湖畔烏拉西王爺手下的老掌事，也是老管家的人，他好像名叫烏長山。

心念間，蘇東二哈哈一笑，道：「唔，原來是烏拉西王爺的老管家呀，失敬失敬！」

老者正是烏拉西王爺的老掌事，自蘇東二殺了烏拉西，他隨之又殺了烏拉西的大侍衛和金山，這烏長山拚上命的要爲烏拉西報仇，却被蘇東二殺傷而逃。

蘇東二早就忘了這一段，想不到這烏長山還眞固執，報仇報到關內來了。

江湖上有執着的人，那與固執有所不同的。

執着乃忠於職守，固執就有所偏頗了。

* * *

忽的，只見跟在烏長山後面的兩個四十多歲大漢跳下馬來，好長的掃刀已自馬鞍上取在手中。

烏長山冷冷一笑，道：「姓蘇的，你的腿長跑得快，咱們一路追來只差一天工夫，你走運，多活這麼幾天。」

蘇東二道：「對於你的忠肝義膽，我對烏拉西感到驕傲，但對於你的奔進關內，蘇某就不以爲然了。」

烏長山忿怒的道：「那日實在倉促，把你這平日只會吹笛子的人當成了湖畔的漁民一般對付，想不到你小子深藏不露而瞞了爺們兩年多。」

蘇東二道：「好說，好說，蘇某實被逼出刀，老掌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你以後能善待開荒之人，他們都是良民，否則我敢說，其中不少臥虎藏龍之士。」

烏長山忿怒的道：「你不是虎，更不是龍，你是個陰毒的土狼，姓蘇的，你還不下馬？」

蘇東二道：「我不會逃的，在我的腦海裡從未想過『逃』這個字，我總是把帳算得一淸二楚，然後心安理得的再從容而去。」

烏長山嘿道：「聽聽，聽聽這小子的口氣是多麼的囂張呀！」

蘇東二下馬了。

他雙脚落地拍拍馬腹，那匹馬立刻往道旁走過去。

蘇東二咧嘴一笑，道：「烏大掌事，你可曾想過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蘇東二道：「埋骨異域魂歸故土，總是一件令人鼻酸的事情，是不是？」

烏長山大怒，叱道：「你以爲憑你可以嗎？你不可能再有那麼的幸運了！」

他指着兩個大漢，又道：「你可知道他兩人嗎？說了嚇死你。」

蘇東二淡淡的笑了。

蘇東二橫移兩步，他擺出個仔細看人的架勢，道：「大掌事，還請你加以介紹，如何？」

烏長山還未開口，一個大漢自我介紹：「小子，大爺們來自長白山天池，人們把咱哥兒倆稱做『天地雙雄』的便是我兄弟。」

蘇東二道：「果然名聲如雷貫耳。」

另一大漢道：「你在關外也聽過我兄弟大名？」

蘇東二搖搖頭，道：「也是剛聽你們說的。」

烏長山大怒，叱道：「娘的，你在調侃爺們！」

蘇東二道：「非也，在下還未知雙雄的大名吶！」

就聽一個大漢厲叱，道：「你小子陰司路上去問小鬼們吧，我的兒子。」

另一大漢橫着走，他口中還直叫：「老管事往一邊閃，小心濺你一身血！」

烏長山果然往路邊閃，他邊閃邊對「天池雙雄」道：「小心這小子的刀，刀出見血呀！」

蘇東二微微笑道：「老掌事說得對極了，我出刀是不落空的。」

「殺！」

「殺！」

天池雙雄長掃刀出招了，兩個人同時發一聲喊，只見兩束宛如圓月的光芒，平實而又厲烈的上下對掃，那種架式就如同要把蘇東二砍

成三截似的。

蘇東二還眞不敢去攖鋒芒，他倒閃三丈外，兩把長掃刀差半寸未沾上他的身。

未等雙雄追到，蘇東二凌空一個大觔斗，直不楞的便自空中往一個大個子頭上落下。

不料這大個子十分了得，他的掃刀隨着他的身子打轉，看上去宛似被龍捲風刮了似的，身子不由自主地旋動，却也旋出一片刀芒在他的頭上方。

蘇東二的身子只在一片刀芒外幾乎停峙不動了，這時候仍未見他的刀在哪裡。

眞快，另一大漢只大步斜邁，掃刀也送上來了。

蘇東二大吼一聲，身子往斜直墜間，忽的翻身自那大漢身側走過。

「咻！」

「絲！」

撲過來的大漢立刻按緊了左側身子往外閃晃，他挨了一刀眞不輕。

蘇東二想不到這二人的掃刀配合得如此絕妙，他的後背上火辣辣的，然後又覺得涼濕濕的。

蘇東二也挨刀了，但他一個大旋身便往旋殺的大漢逼過去。

烏長山撲上來了。

烏長山因爲發現挨刀的大漢被另一大漢用力架住，他必須攔阻蘇東二。

只見那大漢架起受傷的大漢便又上了馬。

兩個大漢均上了馬，烏長山咬牙切齒，道：「姓蘇的，你還要殺？」

蘇東二沉聲道：「轇轕未了，帳還未清，怎麼了，你們想撤？」

烏長山道：「這是一筆還不清的帳，姓蘇的，今天到此爲止，他日再殺。」

蘇東二道：「他日？何日？」

「一個月後，古北口外，爺們等你。」

蘇東二道：「一個月後的古北口外，好，蘇某一定趕到，不見不散。」

烏長山上了馬，天池雙雄已在二十丈外了。

這眞是莫名其妙的一戰，蘇東二心中不舒坦。

蘇東二痛苦，到了這時候他才緩緩的找塊石頭慢慢的坐下來。

* * *

世上哪有如此便宜的事，打不過說不打就走人吶，蘇東二從不這麼大方的放了敵人，現在只因爲他也傷得不輕。

蘇東二原是運了氣功的，但當他挨了一刀之後，頓覺氣功有凝結之勢，他心中吃一驚。

他相信，如果那大漢再配合烏長山的狂殺，生死就難說了。

蘇東二自認自己撿了便宜，再殺，那是唬人，但眞要幹上，他相信四個人都死，因爲蘇東二有本錢，他只要不要命，敵人就非死不可。

* * *

蘇東二無力似的騎上了馬背，這時候他才想到藥，霍先生送他的藥。

霍天行乃是大夫，他的刀傷藥江湖馳名。

只不過蘇東二雖然有藥，他却無法爲自己敷上，因爲那被掃中的地方在背脊附近。

蘇東二策馬緩行，爲了背上痛苦，他取出笛子吹奏起來。

他吹着相思曲，這時候他不想別人。

蘇東二想着他的珍珠妻子啊，他吹得多凄涼，如果此刻珍珠在身邊，那該有多好啊！

* * *

笛聲在响，鮮血還在流，蘇東二已覺着太疲倦了，不料還眞應了老古人的那句話：「天無絕人之路。」這時候有個人奔過來了。

那是個矮壯漢子，這人邊跑邊叫：「喂，蘇東二，你是怎麼了？吹的笛聲好凄涼呀！」

蘇東二無力的勒住馬，他的心中寬多了。

是的，來的正是于風。

于風原是去找大殺手司馬如龍的，他却在這兒出現了，于風原是在一棵大樹下歇息，他手中還拎着酒袋。

于風攔住蘇東二的馬，他吃一驚，道：「蘇老弟，你怎麼受傷了？」

蘇東二把手上的瓷瓶搖了搖，道：「于風，快爲我把藥塗上。」

他下馬，幾乎站不穩，還是于風扶住了他。

于風架住蘇東二，一步步的到了樹林邊，蘇東二立刻趴在草地上了。

于風口中低呼：「天爺，這一刀……」

他接過蘇東二手中的瓷瓶旋開來，瓶中飄出一股香味，白色藥粉急忙倒在蘇東二那半尺長的血口上，就聽蘇東二張嘴一個大喘氣。

于風問道：「如何？」

蘇東二道：「痛苦立消，果是靈藥。」

于風道：「血也不再流了，我幫你再把傷處包紮起來，你就可以騎馬了。」

他取出個小布包，裡面裝的是長巾，于風一邊爲蘇東二包紮，一邊說道：「你也不用着急，司馬如龍已經奔往黃河渡口了，我是回來

向霍先生報告的。」

蘇東二突的抓住于風，沉聲道：「都是你！」

他有些聲色俱厲，于風立刻吃一驚，道：「什麼都是我，我怎麼了？」

蘇東二道：「我問你，朱三王爺落髮五台山這檔子事，只有幾個人知道？」

于風道：「怎麼了？」

蘇東二道：「我在問你。」

于風想了想，道：「這事我已向先生也報告了，只不過先生問明一切之後並不高興。」

蘇東二道：「先生當然不高興，沒罵你已是不錯了。」

于風吃一驚，道：「到底怎麼了？」

蘇東二道：「怎麼了，哼！」

蘇東二披衣站起來，他惡狠狠的對于風道：「朱三王爺一家人到五台山，這件事多麼的重要呀，而你却在古北口平安客棧中，當着那姓劉的軍官直言不諱，害得我以爲姓劉的是自己人而把三王爺在五台山出家之事說出來，你可知道這件事你知我知先生知，然而誰會向東廠番子去暗中通消息？」

于風一聽大驚，道：「你是說五台山三王爺一家又出事了？」

蘇東二道：「東廠番子去得快超出我想像，他們由大當頭關青石率領，由于沖天爲副手，十六名番子殺上五台山去，若非朱全與醉大師，事情就完蛋了。」

于風忽的一拍巴掌，道：「娘的，這件走漏消息的事，也只有姓劉的有嫌疑。」

蘇東二叱道：「什麼嫌疑，根本就是他。」

于風道：「一年多的交情，這傢伙拿我于風當成豬啊，娘的，我會找他問明白的。」

蘇東二道：「別急，姓劉的剛剛接了一批軍士往古北口去了，爲了証實他玩了咱們，你等我回來了再商議個計謀，我必能叫他露出馬脚來。」

于風道：「那好，我回紫竹林，你去黃河渡口與司馬如龍合力救開封太守文昌洞。」

蘇東二道：「我殺了丁沖天，也殺了十六名番子在大風谷，可是還是逃走了東廠大當頭關青石，這小子逃回京，眞擔心他會率人再上五台山。」

于風道：「劉明山你個王八蛋，還以爲你人夠意思，不料是個狠心狗肺的傢伙，于大爺算是白交你這號酒肉朋友了。」

蘇東二道：「霍先生這傷葯太好了，已經不痛了。」

于風道：「蘇兄弟，你還未告訴我，誰能傷得了你？」

蘇東二道：「三個女眞國的人，娘的，是我太大意了，才會……」

「三個呀！」

「其中一人叫烏長山，這人是我在關外鏡泊湖畔時候出刀殺死他們王爺烏拉西時，這烏長山當時被我殺傷而逃，想不到他邀了兩個大個子來報仇，一路上找到這裡來！」

于風道：「兩個人是怎樣的人物？」

蘇東二道：「他們自稱什麼『天池雙雄』的，每人手上一把長掃刀，刀法怪異。」

于風道：「好像沒聽說過。」

蘇東二道：「這二人一人出刀掃上三路，另一個立刻掃下三路，那種配合還眞叫人難以招架。」

「所以你挨了一刀。」

「我不吃虧，只怕其中一人有得養息的。」

于風道：「蘇兄弟，你回來了，還把關外的仇人也引入關內來了，有意思呀！」

蘇東二淡淡的道：「我不在乎，也許有一天我會再出關的！」

于風道：「還要去關外？」

蘇東二道：「非去不可。」

于風笑笑，道：「敢情去找你那位神秘的珍珠姑娘了？哈……」

蘇東二不笑，他取出笛子吹起來。

蘇東二往南馳去，于風却大步往太行山區走了。

于風心中想的可是古北口的劉明山，他還打算有空閒的時候去平安客棧，哥兒倆好生弄一罈陳年花雕薰薰，如今他心中可就不是滋味呀。

是的，一個人如果誠心結交一個朋友，却被這朋友出賣，那心情之惡劣就不用提了。

于風一路上至少開罵了七八次。

* * *

蘇東二的傷第三天就沒事了，第三天他也看到那條黃泥巴堆兩岸的黃河了。

黃河啊，這條孕育着中華兒女的母親，人們既怕又愛，聽，那隆隆的水聲多嚇人，看，那滾滾的黃浪宛似欲把這平坦的大地吞噬似的，不少人望而生畏。

蘇東二策馬往前馳，他吹着笛子不在意，遠處一道黃土高堤，堤的裡面有十幾間茅屋，過了堤便是渡口。

蘇東二到過汴梁，他當然也到過黃河，他知道渡黃河的船平底四方形，在上游半里處抛在河中有大錨，渡船上的老大指揮着幾個大漢用竹篙撐船，兩岸有渡口不會錯，一趟船需要半個時辰才渡過。

蘇東二來的時候已經沒有渡船了，因爲天快黑了。

堤岸外的茅草屋子便是爲趕不上渡船的人過夜用的，只要兩個方孔銅錢，就可以住上一晚。

蘇東二的笛聲很嘹亮，却也把另一個漢子吹出茅屋外面來了。

那是一個稍嫌瘦些的漢子，高高的，也因爲高便給人那份冷酷的感受。

瘦漢雙目烱然，挺直的鼻樑骨稍嫌高了些，微薄的嘴唇，看上去帶着幾許果敢意味。

這人手上舉着一支手杖，亮亮的有三尺那麼長，只是手杖不拄地，他擱在肩頭上，這樣便顯出他有幾分瀟洒的意味。

他右手撩着長衫前襬，只一出現就木然的站住了。

蘇東二也不吹笛子了。

蘇東二原是往茅屋過來的，但當落日餘暉把這人的倒影洒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已收起笛子來了。

瘦漢幾乎是攔住蘇東二去路，他冷冷的道：「怎麼，你也來了？」

「我們多年未相聚了。」

「你還未回答我的問題。」

蘇東二笑笑，道：「你依舊固執。」

瘦漢道：「我等你的回答。」

蘇東二道：「司馬兄，我來有什麼不對？」

這人正是司馬如龍，他也是奉命趕來的，他已經來了五天之久了。

司馬如龍道：「原本一個人的事情，又何必多派你前來？難道霍先生不相信我？」

蘇東二淡淡的道：「霍先生只是要把事情做得更有把握些，這也並不表示對你的不夠相信。」

司馬如龍道：「我却相信你我二人之間，只需一人就足夠了，難道你……」

蘇東二道：「我只聽霍先生的吩咐。」

司馬如龍笑了。

到了這時候，他才伸手向蘇東二，於是蘇東二也伸出手來，江湖上兩大高手相互握手哈哈笑了。

* * *

茅屋中十分簡陋，只不過用粗竹子支起一個大通鋪，破舊棉被堆在另一個屋子裡，如需棉被，那得去花錢借一床，一床棉被一夜一個方孔錢。

蘇東二與司馬如龍二人不需借棉被，他們騎的馬後就帶有毛氈與毛毯。

蘇東二把馬拴在屋子後面的時候，司馬如龍已在茅屋中升起火來了。

河岸冷風嗖嗖，床邊弄上一堆火是必要的，別以爲雪未下，在中原地帶只一降霜，天就很冷了。

* * *

蘇東二帶有酒菜，司馬如龍也有，這二人對坐在火堆邊，各自舉着酒袋，笑笑。

半晌只是對着瞧，忽然間，司馬如龍衝着蘇東二哈哈的笑了。

蘇東二也笑，他舉舉手上笛子。

但司馬如龍搖搖頭，道：「我明白你吹笛子多半爲了氣功，但此刻不必。」

蘇東二又收起笛子，多少有些無奈的笑笑。

司馬如龍收住笑，雙目移在火堆上，道：「聽于風那矮子說，你去了關外？」

「不錯。」

「你還遇上仙人了？」

「沒有。」

司馬如龍道：「那是于風這傢伙騙我了。」

蘇東二一笑，道：「于風並未騙你。」

司馬如龍一怔，道：「你怎麼說話牛頭不對馬嘴。」

蘇東二道：「關外兩年多，我遇到了天下最美的女人，美得我可以爲她而死。」

司馬如龍道：「哪兒人氏？」

蘇東二道：「鏡泊湖畔的人。」

「那個荒蕪的大湖呀？」

蘇東二道：「已經去了不少關內去開荒的人。」

司馬如龍道：「那美人兒姓氏？」

蘇東二道：「她叫珍珠。」

司馬如龍道：「珍珠只是她的名字，她貴姓？」

蘇東二淡淡的道：「何必追問她姓氏，我要的是我喜歡的女人。」

他似是愉快的喝了一口酒，又道：「當然更重要的乃是她也深愛着我，這就夠了。」

司馬如龍也笑了。

他向蘇東二舉舉酒袋，兩個人又各自喝了一口酒。

司馬如龍這才又笑笑，道：「是呀，天地之大唯吾二人歡樂便足矣。」

蘇東二道：「司馬兄這句話令我十分受用。」

司馬如龍道：「聽于風說，你自關外還來了個過五關，你殺了不少人吧！」

蘇東二道：「總是爲了保命，無奈！」

司馬如龍道：「換我也一樣，如果我連那位美女也無法保住她的安全，我寧可死。」

蘇東二道：「司馬兄，我們殊途同歸了。」

司馬如龍笑了。

他伸手拍拍蘇東二，道：「兄弟，你如果有意去把你的美人兒接回關來，我支持你。」

「謝啦！」

「你可以立刻奔關外。」

蘇東二哈哈笑了。

他喝了一口酒，笑道：「你明知這是不可能的事，何必出口？」

司馬如龍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還有一人會知道。」

「誰？」

蘇東二道：「霍先生。」

司馬如龍道：「我不說，霍先生如何會知道？」

蘇東二道：「我會向霍先生說的，我不可能去欺騙霍先生。」

他見司馬如龍面帶不悅，又道：「司馬兄，霍先生一心爲朝廷，赤膽忠心吶，咱們只有盡力聽他指揮，莫爲了一己之私而壞了大事，對不對？」

司馬如龍道：「我慚愧。」

蘇東二道：「我還是感激你的，司馬兄，你知道吧，我保着朱三王爺兒子遠去關外，霍先生並未責怪我，我還能說什麼？我只有更聽他的。」

司馬如龍道：「唉，我只是想証明，保護開封太守文昌洞上京，我是否有這個能耐罷了。」

蘇東二道：「我們都相信你有這能耐，霍先生却以爲必須更有把握，是不是？」

「所以你來了。」

蘇東二道：「司馬兄，坦然些吧，咱們只有成功，否則當今朝中有何人可以伸張正義？」

司馬如龍微微點頭了。

* * *

江湖上的兩大殺手，蘇東二與司馬如龍各自裹着毛毯坐在床上。

那個床發出「吱吱」響，好像發了黃的竹子快被他二人給壓垮了。

蘇東二很想吹笛子，但和司馬如龍在一起……

他低聲的問：「你來幾天了？」

「五天。」

「一直在這渡口枯等？」

「去過一趟開封城。」

「可曾打探出什麼消息？」

司馬如龍道：「太守衙門有人傳出風聲，太守文昌洞選了個黃道吉日才啓程。」

蘇東二道：「哪一天？」

司馬如龍道：「十月初二午時正。」

蘇東二道：「幾個人保駕？」

司馬如龍道：「這就不知道了。」

蘇東二道：「還有三天，司馬兄，咱們還得等三天。」

司馬如龍道：「不錯，所以我帶了酒菜乾糧。」

蘇東二道：「再問你，可曾發現有可疑人嗎？」

司馬如龍道：「再是氣焰囂張，也不可能就在這兒攔殺朝廷命官。」

蘇東二不問了，他歪下身子，却不能以平時習慣仰天睡覺，因爲他的背上仍然傷未痊癒。

司馬如龍發覺了，他帶着關懷的口氣：「兄弟，你不舒服？」

「我有刀傷。」

司馬如龍吃一驚，道：「刀傷？」

「不錯，就在後背上。」

「何人有此能耐？竟然在兄弟身上開口。」

蘇東二道：「關外來的三個人。」

他嘆口氣，又道：「眞是狹路相逢，而我却又太過大意了。」

司馬如龍道：「怎麼說？」

蘇東二道：「兩個使掃刀的大漢，他們是兄弟二人，在關外人稱『天池雙雄』的便是，這二人的掃刀眞會配合，一個人又怎能生四隻手去抵擋？」

「所以你挨了一刀。」

他伸手撥過蘇東二的身子，又道：「我瞧瞧。」

蘇東二却把瓷瓶子交給司馬如龍，道：「爲我換換葯，一兩天就沒事了。」

司馬如龍只一瞧，笑笑道：「兄弟造化不小。」

蘇東二道：「我知道，差一點就起不來了。」

葯已換好，蘇東二起身下了床。

他拉開草編的門往外走，司馬如龍並不多問，他倒頭便睡，因爲他知道蘇東二的毛病。

蘇東二必是去吹他的笛子。

* * *

蘇東二走近黃河岸，他明白一件事，黃河岸走石頭。

這是有原因的，當地人都明白，走在黃河岸，石頭堆最保險，因爲如走黃泥岸，很容易陷入泥潭而被捲入泥水裡無法拔出來，只有石頭岸才可以走。

蘇東二就找了個石頭岸邊坐了下來。

蘇東二取出他的笛子，面對着滾滾黃河吹起來。

他吹得很傷感，什麼時候自己落下淚水也不知道……蘇東二在懷念他的珍珠了。

只不過蘇東二再是吹笛子，也不論他吹什麼曲調，他都會以內功心法使用在氣功上。

蘇東二的氣功是可以療傷的，這一點便是司馬如龍也是心中明白的。

蘇東二吹着笛子在河浪聲的伴

奏下，聽得人們心中酸酸的，也是淒苦的，然而，再是吹奏，却不見珍珠的影子，只不過蘇東二一直堅定的以爲，他的珍珠會來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罷了。

蘇東二也相信，如果這兒不是黃河，如果這兒是鏡泊湖，那麼，他的珍珠還是會出現的。

蘇東二已經不落淚了，因爲他想到了珍珠向他奔來的那光景，好美呀！

好美當然是不宜再掉淚了，所以他微微笑了。

＊　＊　＊

蘇東二與司馬如龍二人還在睡大覺吧，渡口上傳來有人叱吒聲：

「放船！」

就聽船老大回的聲音大：「你這位爺，別急呀，過河一趟一個時辰，如今只有你三位，多浪費，再等人多了才放船。」

「叭！」

「噢……你怎麼打人？」

「再囉嗦老子殺人。」

有個青年人的大個子舉着竹篙，道：「喂，你們是幹什麼的？」

就聽那位打人的漢子冷叱道：

「知道爺們身份，怕是要嚇死你們。」

青年人不信邪的吼道：「天王老子嗎？還是五殿閻君？便是吧，可得講個道理呀。」

那人「嗆」的一聲撤出刀來了。

「喂，你還要殺人吶。」

「放船！」

於是，大船解開纜繩了。

於是，蘇東二也怔住了。

＊　＊　＊

蘇東二站在草屋門邊，他踮脚看過石堤，也看到了船上那個打人的漢子。

蘇東二自言自語：「怎麼會是他？他也同丁冲天那小子一樣，又活了？」

「你說的是誰？」

蘇東二回過頭，他發現司馬如龍就站在他背後。

蘇東二指着剛開動的大方木船，道：「魏老奸身邊的大紅人，他姓齊，齊管事。」

「你認識他？」

「大風谷我殺了他，而且他已死了，却突然又在這兒出現，令人費解。」

司馬如龍道：「如果你看對了人，那麼，咱們就應該前往開封去瞧瞧。」

蘇東二道：「你怕他們在開封就下毒手？」

「不錯。」

蘇東二道：「我以爲他們不會，因爲如果進了開封城，東廠的人是有所顧忌的。」

司馬如龍道：「東二兄弟，你確實認識那個傢伙？」

蘇東二道：「事隔兩年多，又非二十年，他那模樣我一看就明白。」

司馬如龍道：「明白是你殺死的人又活了？」

「不錯！」

司馬如龍道：「既如此，你在此地等着，我過河去開封查個究竟，你說的人是不會認識我的。」

蘇東二道：「你我的任務是保護文大人的安全，但如果你要獨自行動，我是不會攔阻你的。」

一笑，司馬如龍道：「那好，這班渡船過來，我即趕去開封城。」

「騎馬嗎？」

「當然……」

司馬如龍走出茅屋門，有個漢子過來了。

「爺是不是打算要走了？這幾天你也住得煩了，哈……」

司馬如龍道：「把我的馬拉過來，我過河。」

「去開封？」

「過河當然去開封。」

他指指屋內，又道：「裡面還有我一位朋友，好生的侍候着，有吃的送好的。」

他把手一伸，一錠銀子已交在那漢子手中，又道：「多的就是你的了，一半天我還會回來。」

漢子咧嘴一笑，道：「爺眞大方，謝謝。」

這時候，茅屋中傳來笛子聲音，嚄，蘇東二又吹上他的笛子了。

漢子把司馬如龍的馬拉過來，他指着茅屋對司馬如龍道：「你的朋友吹得一手好笛子，流暢輕快，聽了叫人十分快樂。」

司馬如龍道：「你也是他的知音了，哈……」

他拉馬上了石堤，發現大船正往這邊撐，渡船上十幾個過河的商旅，全部蹲在船中央，就沒有一個站直身子的，兩匹馬由兩個漢子撫摸着，怕的是馬兒受驚嚇。

司馬如龍再看看上游的錨鍊大繩索，他知道，如果不是河中下了錨，這船早被冲往幾十里外的下游了。

＊　＊　＊

現在，船靠過來了，有兩個漢子用力的拉着長索把船固定好，商旅們走光了，撐船的只見這邊岸上只有司馬如龍一個人與一匹馬，他們便坐在船上吃起飯來了。

司馬如龍有些焦急，他對船老大道：「能不能立刻送我過河？」

五個撐船的就沒有一人理會他的。

五個漢子端着地瓜包穀稀飯大碗，就着晒乾的芝蔴葉小菜，慢吞吞的喝着稀飯。

司馬如龍道：「船老大，我有急事呀！」

有個年近五十的老漢只把雙目往上一翻，道：「每一個過河的人都是有急事。」

司馬如龍道：「我可以告訴你們，我的是天大的急事，各位幫忙。」

老者帶着一股子河南梆子火葯味，道：「辛苦一趟就只一個客人過河，咱們怕是連這包穀稀飯也沒得喝的了。」

老者把話說完，就聽得船板面上「噹」的一聲响，五個漢子齊瞪眼。

只見是一錠五兩重的銀子拋擲在他們面前，都楞住了，老者道：

「客人，你這是……」

司馬如龍道：「只要你們立刻送我過河，這五両銀子就是你們的了。」

嚄，果然應了古人的說詞：

「有錢能使鬼推磨」！

五個人剛吃了幾口的稀飯也不吃了，就聽老者去把舵，還吼道：

「用勁，使力，莫貪懶，大船水面溜平川。」

就聽另外四人跟着老者唱起來：「大船水面溜平川。」

唱得還眞不錯，岸上繩子也解開了，四支長篙就在四個大漢的胸前頂得緊。

那老者又唱着：「用勁，使力，莫貪懶，船在河心最平安。」

四個大漢立刻接應：「船到河心最平安。」

這五個人邊唱邊使勁，與剛才他們撐船不一樣，剛才他們是悶聲不吭的。

＊　＊　＊

渡船靠了岸，老者還侍候着把司馬如龍的坐騎「吁吁呵呵」的拉上岸，他笑對司馬如龍道：「客官，我告訴你一件事，你可別說是我對你說的呀！」

司馬如龍道：「你請說。」

老者左右看一遍，低聲的對司馬如龍道：「剛才我們送過河的三個人，他們是從北京城來的殺人王，東廠番子呀！」

司馬如龍淡淡的道：「又怎樣？」

老者道：「如今是他們的天下，誰不怕怕，過河我也不敢向他們伸手討小錢呀！」

司馬如龍道：「所以你們也不送我過河了！」

老者道：「客官，原來你是善人，同情咱們出勞力的人，我記住你了。」

「你記我幹什麼？」

「下次過河我優先爲你服務呀！」

司馬如龍哈哈笑了。

開封府太守衙門就在午朝門大街中央，由此只需走過一條楊柳道便是龍庭。

已經二更天了吧，開封小南門外的高陞客棧裡後院，客房中忽然走出三個人影，這三人完全是夜行人打扮，只見黑巾包頭黑色勁裝黑腰帶，明晃晃的刀子插在背後面，黑色薄底快靴，紥起的燈籠腿褲子飄絲帶，這樣的打扮只一瞧便知道要去幹什麼了。

三條人影翻牆過了高陞客棧的後院牆，一路竄高走低，大半飛躍在房頂上。

二更過後街上行人少，幾處燈火那是有人在賣點心，這地方的人最愛夜晚來上一碗油茶湯圓什麼的。

這三個夜行人早已刺探過開封府太守衙門在什麼地方了，三人走得十分順利，半個時辰便來到午朝門大街暗角處，只見其中一人低聲道：「由側門牆進去，萬一被發現，咱們有公公手諭！」

「如果文昌洞不賣帳，咱們只好動手。」

「看情形，中原也是臥虎藏龍之地，眼睛需放亮。」

「大掌事，咱們進去。」

三個人左右看一遍，立刻閃入黑暗中了。

這時候，便太守衙門也沉寂了，附近人家早早就關上了門，可也使得這三人彼此有了笑意。

眞快捷，三條人影只一登上屋面，便分成三個方向撲到院內。

這時候，有個青年人手托着木盤往二道院的正屋走，忽的有個女子低聲道：「給大人送茶水。」

「是的，柳姐姐……」

「快去吧！」

只聽聲音，就是沒見人，這個柳姐姐在什麼地方？只怕那送茶水的少年人也不知道。

就在少年人剛自正屋退出來的時候，正屋兩邊冒出三個人頭，是的，三個黑衣人到了。

三個黑衣人只看到那少年人端着茶盤離去，稍一頓間，三個人已躍落在院中了。

一道花牆的後面，三個人剛欲閃身往正屋接近，突聞一聲尖叱，道：「什麼人，站住！」

這麼一聲吼叱，倒把三個夜行人楞了一下。

立刻間，一條纖影已躍落在正屋門口，阻住了三個黑衣人的去路。

「閃開！」一個黑衣人冷叱着。

那是個女子，灰暗中可以看到她的身段細而高佻，一雙大眼睛閃着銳厲的眸芒。

那女的尖叱，道：「大膽，這是什麼地方，你們難道想對朝廷命

官不利嗎？」

「閃開，否則妳休怪爺們對妳出刀。」

忽的，正屋內走出一個羊鬍老者，這老者滿面蒼白，中等身材，穿着便服立在門下。

「什麼事？你們是什麼人？」

一個黑衣人冷冷道：「文大人，咱們來得魯莽，你老人家海涵了。」

那門下人正是太守文昌洞。

文昌洞並不怕這三個黑衣人，他走近前沉聲道：「你們從何處而來？」

「北京。」

「幹什麼來的？」

那黑衣人嘿嘿一笑，道：「文大人，聽說你打算進京面聖？」

文昌洞沉聲道：「那也是本大人的職責，有何不可？」

黑衣人冷冷一笑，道：「大人長途跋涉，此去路上必不安全，為了大人安全，咱們特奉命來勸阻大人，還是打消進京念頭。」

文昌洞叱道：「你們恫嚇本官？」

黑衣人道：「不是恫嚇，是忠告。」

文昌洞道：「受何人之命？」

黑衣人道：「咱們東廠人。」

文昌洞大怒，叱道：「你們這批奸佞小人，多少忠良害在你們之手，本官就是要進京在聖上面前遞章本，把你們一切不法之事呈明聖上。」

他還未說完，那黑衣人已嘿嘿冷笑，道：「文大人，我說過，路上不平靜，何苦把老命送在半路上？」

文昌洞大怒，道：「大膽，給我抓起來。」

守在門外的兩個衛士聞言，立刻拔刀走向三個黑衣人。

這時候一邊有個女子「嗆」的一聲拔出一把雙刄尖刀，她的動作極快，躍身已站在文昌洞前面。

忽聽得兩聲「噗通」响，兩個衛士還未出手抓人，已被一個黑衣大漢打倒在地。

中間的黑衣人握刀直逼文昌洞，那女子出招了。

「看刀！」這女子出刀十分辛辣，橫着肩膀尖刀已指向那走過來的黑衣人。

「嘿」的一聲錯開兩步，黑衣人一聲「厲害」，立刻旋臂出招，一片冷芒已罩向姓柳的姑娘。

姓柳的姑娘冷冷笑，抖手一片極光迎上去，於是這二人便在這二道院中交上手了。

這二人打得熱鬧，文昌洞一聲厲叱：「拿劍來！」

文昌洞能幹上太守，他的武功自然也不差，屋子裡有個書僮把寶劍送到文昌洞手上，另外兩個黑衣人突然相互點頭，兩個方向往文昌洞包圍殺來。

這時候就聽柳姑娘尖聲嬌呼：「快叫人前來保護大人，快去！」

她對何人如此吩咐？

她被那黑衣大漢已經逼得只有招架之功，這是情急才會說出這兩句話，心中希望嚇退這三個黑衣人。

只不過這大院距離前面至少二三十丈外，那個書僮早躲進屋內了。

只聽兩個黑衣漢一邊逼向文昌洞，一邊冷兮兮的道：「文大人，你就別上京了，你安歇吧！」

眼看着這兩個黑衣人的刀已舉起來了，猛古丁兩點小東西打過來，就聽二人「啊」的一聲疾旋身，其中一人厲叱，道：「什麼人，鬼鬼崇崇的暗中傷人。」

兩個黑衣人還在撫着頭，若非黑巾紮着頭，只怕早流鮮血了。

屋脊上，嘿嘿一聲躍下一個瘦漢，有一支手杖他瀟洒的放在肩頭上。

這人又是誰？當然是司馬如龍來了。

司馬如龍落在院中花牆上，他冷冷的道：「你們三個狗，膽敢殺官呀！」

「你是誰？」齊掌事逼退柳姑娘，他轉而看向司馬如龍，又道：「可知管爺們的事沒有好下場？」

司馬如龍道：「去你娘的，少拿東廠番子唬人。」

三個黑衣人吃一驚，那黑衣人直視司馬如龍，道：「你是誰？」

「我是殺你們的人。」

「嘿……癩蝦蟆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氣。」

「何不試試？」

「接招！」

這黑衣人出刀眞快，「颯」的一刀，已沾上司馬如龍的身，看得柳姑娘一聲尖叫：「哎呀！」

然而怪事出現了。

只見司馬如龍一個大轉身，敵人的一刀自他的身側滑過衣衫，他的人已進了黑衣人的懷中。

司馬如龍的手杖便在這時候猛力打，口中冷冷道：「找死！」

「啊！」

黑衣人鼻頭一痛，鮮血立刻往外流，他閃退三丈外幾乎倒在花牆上。

另外兩個黑衣人立刻揮刀便殺，他們出刀狠毒，黑夜裡但聽「咻」聲連綿不絕，想是比挨打的黑衣人武功還要高一些。

只不過兩三招間，司馬如龍忽的長嘯一聲，他的手杖猛一抖間，立刻變成一支細刀來。

只見司馬如龍那把細刀如靈蛇

般掃過去，兩個黑衣大漢中一個人已抖着標血的手，尖厲嘶叫：「點子扎手！」

鼻子流血的大漢突的大叫道：「文昌洞，你到不了北京的，你自己琢磨吧！」

他說完大吼一聲：「走！」

三個黑衣人已往屋頂躍去，司馬如龍冷笑道：「眞他娘的會找下台階！」

他回身在燈下看了那個柳姑娘，道：「姑娘刀法出自少林吧！」

柳姑娘羞怯的道：「不夠瞧！」

文昌洞道：「俠士請屋內一敍！」

司馬如龍一笑，他施禮道：「草民不便打擾大人，咱們路上或可再見！」

他衝着柳姑娘露齒一笑，拔身躍上屋脊，立刻掩沒在夜色裡了。

文昌洞仰天嘆息，道：「上天有眼，收妖的人出現了，太好了。」

柳姑娘還在發楞吶！

* * *

司馬如龍急急的上了屋頂，他原打算追那三個黑衣人的，但當他躍上屋頂之後，三個黑衣人早已不見了。

司馬如龍已經奔到城牆邊了，他突然一驚，也不知他想着甚麼，轉頭又向太守府奔去，而且比他來時更快。

司馬如龍為甚麼如此匆匆折回？

原來他忽然想到三個黑衣人雖然傷了兩個，却仍有一人未受傷，他們三人如果藏在太守府附近，等到他們發覺自己走後再殺回太守府，姓柳的姑娘就很難抵擋。

司馬如龍就是這一念之間，立刻又匆匆的折回來了。

只不過司馬如龍再回到太守府的時候，一切平靜如常，有一隊軍士加强了守護。

一笑，司馬如龍自言自語，道：「我多慮了。」

於是，司馬如龍放心的走了！

* * *

又是一大早，黃河岸邊霜封岸，刮起的風便也覺得冷颯颯的有些刺骨，就在這時候，從黃河兩岸的黃土路上奔來三騎，三個人可不是別人，乃東廠的齊掌事與兩大高手冒着寒風過來了。

河岸邊靠着大渡船，渡船上只有一個漢子在升火。

升火當然是在做早飯，三匹快馬過來了，這人在船上站起來瞧，然後他又蹲下去只裝不知道。

但齊掌事三人却拉馬上了渡船。

齊掌事大吼一聲：「開船！」

那人站起來，道：「我一個人？」

齊掌事「嗆」的拔出刀來，叱道：「再囉嗦砍了你！」

於是，仍在船下面睡的四個人爬上來了，他們知道這三人來頭大，東廠的番子們愛殺人，有誰不怕挨刀的？

渡船解纜了，五個人那個不用力呀，因為他們發覺三個人的臉遠比之昨日的還難看，一個個臉上不見七情六慾的直瞪白眼珠子。

想殺人就是那種眼神。

五個船家心中也明白，不但要快快送走這三個大瘟神，而且也不敢伸手要小錢。

果然，當渡船剛靠岸，三匹馬已騎上人，立刻往北飛馳而去。

馬聲急驟，引起茅屋中跳出一個人來。

這個人乃蘇東二是也。

蘇東二見三個東廠的人飛馬急馳，他也急了，直着嗓門大叫：「伙計，備我的馬，快！」

伙計還在睡覺吶！

就在這時候，黃河南岸有叫聲了。

叫的聲音不太高，因為刮的西北風，風向不對，叫聲便小多了。

渡船上的人未聽見，但石堤上的蘇東二聽見了。

蘇東二立刻奔到船邊，他指着對岸，道：「快撐過去，有人要渡河。」

船老大問蘇東二，道：「你不過河？」

蘇東二道：「我不過河！」

船老大道：「要我的船白撐一趟呀！」

蘇東二立刻摸出一两銀子，道：「夠不夠？」

船上五人齊點頭，船老大接過銀子就撐船，還眞快，霎時就撐到河對岸，於是，五個船家笑了。

就聽船老大笑道：「原來是咱們的財神爺呀，早知道是爺回來，剛才就拖延一陣子再放船。」

是的，司馬如龍追來了，可惜只差半個時辰未追上頭一班渡船過河。

司馬如龍道：「你們渡過甚麼人？」

船老大幫着司馬如龍把馬牽上船，嘆口氣，道：「還是昨日那三個東廠番子，咱們遇上鬼了！」

司馬如龍就知道是那三個黑衣夜行人，心裏想着不知他們在路上設了甚麼惡毒埋伏。

* * *

渡船靠上岸，司馬如龍在摸口袋，船老大開口了：「客爺，渡河的錢已付了。」

「誰付過了？」

「我呀！」石堤後面蘇東二拉馬過來了。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滑頭

上文提要：梁心齋因不答應爲武林殘障之家作駐診，萬靜、皇甫青、小蔡施計，皇甫青用「大搬運」術戲弄梁，佯稱是跟黃九成學得的，梁信以爲眞，便答應駐診，診費則由三小的捐贈善款中抽取百分之二。兩小在賭場詐賭，被司徒明、刁藝民揭穿，但賭款已由萬靜帶走，兩小逃不及，皇甫青被廢了武功，萬靜只有再求梁心齋爲皇甫青療治……

治傷殘敷衍塞責　訪俠隱求復武功

秋水天道：「梁兄一定要信她的話，那就……」梁心齋持刀刺去，秋水天退了五步。

他並未亮兵刃，梁不是他的敵手，但加上萬靜就很難說了，秋水天却大笑出廳而去。

梁心齋派人追踪監視，秋水天的確走了。

這工夫萬靜道：「梁心齋，你是治不治？」

「我說過，我這兩套也有限，治治看吧！」

「話可要說在前頭，治壞了，你要小心狗命！」

「丫頭，妳憑什麼說這句話？」

「就憑我萬靜這個人。」

「妳叫萬靜，妳姓萬？」

萬靜說溜了嘴，道：「正是！」

「『一字併肩會』四大天王之一萬能老爺子是妳的什麼人？」

「家父。」

「原來如此，那就好辦了。」

「怎麼說？」

「妳丫頭過去不是常常來此嗎？」

「要是你大國手公報私仇只怕也沒有辦法。」

「那怎麼會？」

「大國手，說話不重要，救人才是正理。」

「當然，快抱起他跟我來。」

梁有個診療室，經他仔細檢查之下，表示十分棘手，說是脊椎有兩節裂碎，可以治治看。

「梁心齋，我必須告訴你一句話。」

「請說！」

「皇甫青是我的生死之交，他死了我也不想獨活！」

「是……是的。」

「如果他終生癱瘓，我也不會放過你！」

「萬姑娘，老實說，除非神仙下凡，還沒有人敢說包醫皇甫青的重傷，妳還是另請高明。」

「梁心齊，只要你盡心盡力去做，那也罷了！只怕你對上次愚弄你的事仍然記恨在心而趁機報復。」

「那件事姑娘也知道？」

「聽說過。」

「那是個騙局？」

「你想想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那會什麼『大搬運』和『小搬運』。即使會也只是一點皮毛而已。」

「那是怎麼回事？」

「反正是騙局嘛！說穿了就是那麼回事，現在還是趕快治病吧！」

梁心齋神色悻悻，他那會不在意？只是在表面上，又不敢開罪這個大人物的掌珠，明的不敢，故意留一手而不全心全力去治病，却是難以提防的。

＊　＊　＊

一個月過去，皇甫青非但無起色，上下身無法連貫，連坐起來都辦不到了。

這天晚上，皇甫青道：「阿靜，我們走吧！」

「阿青，你要有耐心！」

「阿靜，妳不知道，梁心齋在敷衍我們！」

「他敢嗎？」

「明的不敢，不盡力就成了！」

「你認爲他是這樣的？」

「是的，我很注意他的表情，他在報復我們。」

萬靜道：「怎麼辦？」

「我們還是離開爲妙。」

「先不要急。因爲除了他，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名醫了，讓我想個法子，使他必須全力施爲……」

「有什麼法子，說不定他會弄死我！」

「他不敢，我已經拋下了狠話，你要是不見起色而癱瘓，他也活不成，他該相信這句話！」

「那樣一來，只怕連妳的一命也在危險中。」

「你是說他害死你再殺我滅口？」

「妳以爲沒有可能？」

此刻，梁心齋在一秘室內接待了兩個客人，竟是赫連兄妹，原來梁心齋和赫連揚是莫逆之交。

「梁叔這麼晚了還沒休息？」

「有個病人，很傷腦筋！」

「嚴重嗎？」

「脊椎斷了，又推不出去！」

「爲什麼會推不出去呢？」

「因爲有個狠角色在他身邊，不能輕易得罪！」

「這個病人到底是什麼人物？」

「皇甫青！」

「啊……」赫連兄妹同時驚呼。

第一是出乎意料，其次是聽說皇甫青的脊椎斷了，內心說不出的高興。赫連珠道：「眞是他？」

「對！這小子很壞！」

赫連璧道：「對，這小子不是東西，另一個不願得罪的人是誰？」

「萬能萬老爺子之女萬靜！」

赫連兄妹當然也知道萬能是「一字併肩會」中四大天王之一，赫連璧道：「也未必吧！」

梁心齋道：「這丫頭我惹不起！」

赫連珠道：「皇甫青的病情如何？」

「很絕望。」

「根本無法治了？」

梁心齋身爲武林唯一的妙手神醫，他不會承認不能治，却也不明確表示能治，只是曖昧地一笑。

這曖昧的態度却被後窗外一位有心人看到了。

赫連兄妹心照不宣。

他們看出，梁心齋留了一手，並未全力搶救。

這當然正合他們的心意，赫連珠道：「梁叔，我們想看看皇甫青，好歹，我們也是表親哪！」

「有必要嗎？」

「既然遇上了！不看看總是不好的……」

於是梁心齋帶他們兄妹來到治療室內。

屋中有濃烈的藥味。

皇甫青仰臥在床上，氣色很差。

萬靜伏在床邊，似乎睡了，這工夫聞聲站起。

梁心齋道：「皇甫青，你的表兄妹來看你哩！」

那種幸災樂禍的表情，眞叫人不舒服。

皇甫青看得出來。萬靜也能看出。

赫連兄妹來到床邊，赫連珠道：「情況如何？」

皇甫青道：「情況如何？相信梁大夫已對你們說過，何必多問！」

赫連璧道：「希望你能盡快好起來。」

「謝謝！」

「有沒有我們可以幫助的地方？」

「不必了！」

赫連珠道：「我對梁大叔說過，如果你還能重行站來走路，我們兄妹願致贈十萬兩作爲酬謝！」

萬靜在一邊實在看不過去了，道：「我目前唯一的感覺是，希望你們兩個狗男女儘快滾出這屋子！」

赫連珠揚揚頭道：「如果不呢？」

「啪」地一聲，萬靜欺身逾電，揚手就是一個大耳光。

赫連珠被砸退了三大步，還有點暈頭轉向呢。

赫連璧不信邪，才一動還未逼近，已被萬靜一腳踩出一丈以外，把一個硬木茶几壓得散開。

兄妹二人還要聯手，梁心齋連連阻止。

兄妹二人知道雙方差距太大，聯手也不成。

反正他們要整兩小也不難，只好暫忍下這口氣。

梁心齋道：「千萬別意氣用事，你們好歹也是親戚。好，你們兄妹可以走了……」

梁心齋待赫連兄妹二人退出後，低聲道：「他們聽說皇甫少俠在此，硬要來看看，想不到他們不懷好意……」

梁走後，萬靜道：「你以爲梁

心齋是好意？」

皇甫青道：「我早已看穿，他恨我們入骨。」

萬靜嘆口氣道：「只可惜武林中除了他，只怕沒有人能治你的病了！」

「不一定要找武林中的名醫吧！」

「阿青，我總以爲，還是梁心齋行！」

「就算他行，如不全力救治也沒有用啊！」

這工夫有個人一閃而入，低聲道：「對，他不是眞心爲阿青治病的。梁老賊完全是在敷衍。」

來人竟是蔡根。

他去「武林殘障之家」送款，回程時在酒樓上十分巧合地遇上了秋水天，正在和友人低聲交談。

秋水天正好談到三小在梁宅要梁心齋之事，稍後，又談到萬靜帶皇甫青去找梁心齋治病的事。

蔡根不由一驚。

要了梁心齋再找他治病，那只怕要糟。

小蔡想得一點不錯。所以他不明來而潛入梁府。

正好，不久前梁和赫連兄妹交談，說到能不能治皇甫青的病時，梁心齋的曖昧態度被他看到。

兩小不由十分驚喜，在此遇見好友，心情複雜而激動，萬靜道：

「小蔡，你怎知老賊在敷衍？」

小蔡說了不久在暗中看到的一切。

萬靜道：「這老賊果然在騙我們！」

小蔡道：「怎麼會傷得如此之重？」

萬靜說了刁藝民和司徒明聯手之事。

小蔡道：「我不走就好了！」

萬靜道：「你不走也只不過是多一個躺下的人而已！問題是現在如何能讓這老賊拏出眞玩藝救人？」

小蔡道：「我有個辦法。」

萬靜道：「那就快說吧！」

「他最寵百合，就把她藏起來。」

萬靜道：「這種人既然有五七個女人，他也可以再去找第八個或第九個，一個把情感大餅分成七八塊的男人他有眞的愛情嗎？」

小蔡道：「這只是其中一計，另外把其他的女人都弄走，必要時把他的醜事都揭開來！」

萬靜道：「他還有什麼醜事？」

小蔡道：「是無意中發現的。一定管用，除非梁老賊不要臉了！好，現在我就去逮人……」

萬靜道：「阿青，事實上除了小蔡的辦法，也沒有其他好辦法了。你放心！有我在就一定有你在。」

皇甫青道：「一個癱瘓之人，活着又如何？」

「阿青，別灰心，吉人自有天相……」

這工夫人影一閃，門口站定二人。

來人居然是苗一葦和司徒明。

萬靜心頭一驚，苗一葦道：「小子，這就是報應。」

萬靜道：「苗一葦，還認識我嗎？」

「妳是……」

「我就是賭會上那個老嫗……」

「噢！原來是妳，那妳又是誰？」

「我叫萬靜……」

「妳莫非和萬老爺子有關？」

「眞新鮮！也未免太孤陋寡聞了吧！」

苗一葦一窒，這的確不宜得罪。

只不過在賭會上三小的確使他丟盡了人。

苗一葦和梁心齋一樣，好色而多妻。

一個好色的中年以上男人，大多腎虧無能。一般的人都要亢性葯物輔助，或使用狎具助興。

說起來也很可憐，本來是爲取樂才弄了一大堆的女人，到後來反而變成了苦差事，累贅。

苗一葦和梁心齋臭味相投，來此不須通報，只是司徒明則和梁沒有深交。

二人進入梁宅，正好在屋外聽到兩小交談，覺得十分耳熟，暗中一看就認出了皇甫青。

萬靜道：「原來兩位和梁大國手交厚！」

苗一葦道：「皇甫青怎麼哩？」

萬靜道：「我勸你少管閑事爲妙，請吧！」

苗一葦和司徒明一言不發，出屋而去。

皇甫青道：「阿靜，我們走吧！」

「這二人來此，的確是不大妙了！可是一離開此地，連起碼的醫葯也斷絕了……」

「阿靜，我不在乎！」

「阿青，別灰心！我一定要治好你！」

「阿靜，妳也不必安慰我，我知道我已經完了！」

「阿青，你不要胡說成不成？」

「阿靜，我知道自己的病情！因爲病在我的身上而不是妳的身上！」

「我以爲你的病如同在我的身上一樣。我們也想想辦法，因爲我們已是四面楚歌，大敵環伺了。」

大約一個時辰之後，小蔡一閃入屋道：「我們走吧！我們要梁心齋來求我們，那生意就好作了……」

萬靜道：「你說說看，有什麼點子？」

「點子不怎麼太好，只不過目前也無暇去想更怪的點子了，因爲又來了兩個勁敵，再不走就走不成！」

萬靜背起皇甫青，小蔡道：「應由我來背，你來斷後。」

萬靜道：「我對這裡極熟，專走無人之處，可能不須斷後……」

的確，萬靜知道一些死角，未被人看到，翻出梁宅外墻，這才跟着小蔡走。

原來小蔡把梁的三個女人制住放在一座小破廟中，然後弄走，要使梁服從，非來硬的不可。

* * *

第二天，梁心齋找上了小蔡。

小蔡在這家客棧的後院中，看來只有他一個人。

同來的還有苗一葦及司徒明。

以這三個人來對付小蔡，小蔡怎麼成？

「蔡根，只有你一個人？」

小蔡攤攤手，道：「說我只有一個人也好，有三五個人也好，反正我不在乎！」

「小子，把我的人交出來，你可以囫圇着離開這裡！」

小蔡道：「要人不難！一個作大夫的，不能愚弄患者，敷衍塞責，有損醫德，把人治好，立刻交人！」

「我說過，病太重，我也無能爲力。」

「我却知道你不是不能，而是不爲。」

「小崽子，你眞不想活了是不是？」

「我當然想活！在我的年紀來說，還是一朵花未開呢！」

「如果我要你死呢？」

「我也能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你？你少咋唬！」

小蔡道：「那三個女人，一個是你的至寵，心肝寶，你若動我一根汗毛，就有人要玩她……」

「誰敢？」

蔡根笑笑道：「這世界上就有那種拏着老二到處亂甩，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就是皇后娘娘，他也敢玩！至於另外兩個，由於她們本就是花痴，只要玩痛快了，要她們說什麼她們就會說什麼。」

梁心齋道：「你們要她們幹什麼？」

「她們說了太多有關你的秘密，一旦公之於世，想必會轟動武林，成爲千古未聞的『佳話』。」

梁心齋切齒道：「我不怕，但我要先宰了你！」

「另外，萬靜的身份大概你們也知道一點，如果身在『一字併肩會』中混飯吃，最好還是別招惹她爲妙！」

苗一葦和司徒明的態度有了變化。

他們是「一字併肩會」的人，自然不敢得罪四大天王之一萬能的掌上明珠。

小蔡道：「我們已和三十餘個武林中人有過初步的連絡，一旦梁大俠來硬的或不認眞治療皇甫少俠的病，就準備送到西域去，那兒有一位大喇嘛，善治骨科雜症，其效如神，到那時候，全武林中人，就無人不知大國手府上的所有駭人聽聞的秘密了。」

梁心齋冷笑道：「好色是男人的天性，這算不了什麼。」

「只是好色嗎大國手？你心裡清楚吧！」

「還有什麼？我倒要聽聽！」

小蔡攤攤手道：「梁大俠，這可不是我揭人的隱私，而是你要我說的，那我就要先少露一點了。」

苗一葦道：「梁兄，既是你的私事，我們二人不便與聞，就此別過。」苗和司徒明離去了。這三個人更恨三小。

小蔡像吃了一顆定心丸。

這可以說是軟硬兼施，先把司徒明和苗一葦唬跑，剩下一個梁心齋，又是人單勢孤了。

梁心齋自然也怕他胡說八道，但他仍要聽，他到底知道些什麼秘密？看來他的確有些不可告人之事。

「說，我有什麼秘密？」

「梁大國手，你的秘密很多，我只是撿不太大的說給你聽聽而已。」

梁心齋以爲，有些事那三個女人未必知道，知道他的秘密最多的是他的原配，而原配却不在此處。

小蔡道：「你曾用狎具姦死了兩個尚未成年的少女……」

梁心齋陡然一驚。

這個秘密也只有原配知道。

他要求過原配，千萬不可告訴別人。

看來原配早已洩了密，可見原配也恨他入骨。

一個男人除了原配之外，還另外有六七個女人，她們的存在會不傷原配的心嗎？那眞是痴人說夢了。

梁心齋雖恨極，却被打在尺寸上。

此事一旦傳揚開去，梁心齋這三個字就等於丟到糞坑中去了，還能在武林中混嗎？

別的秘密就不必問了，梁心齋長長地吁氣，道：「病人呢？」

「怎麼？改變主意了？」

「這是什麼話？」

「前此，你是在誠心誠意地爲他治病嗎？」

梁心齋攤攤手道：「小子，我承認栽了，從今日起，我保証半月內使他能站起來走路。」

「梁心齋，想想看，我們不來這一手，一個大好的青年俠士不就這麼斷送了，你的良心何在？」

「好了，我認栽！還是快點救人要緊！」

小蔡道：「梁心齋，由於你的人格並不十分高尚，所以我們也防了一手，只要你弄一點點鬼，我們就立刻發動，可以說雷霆萬鈞，只怕你承受不了。」

「什麼？」

「一是召開『揭秘大會』，一是請高手折騰你。」

「什麼高手？莫非是『黃半仙』？」

「你要是不信，自管玩你的那套鬼劃符。」

梁心齋道：「我不是說過，認栽了嗎？」

小蔡這才帶他去救人，皇甫青和萬靜住在租來的民房中。梁心齋看出，這民房中只有個女傭人，並無別人。

梁相信是小蔡唬他，根本沒有其他的高手。

只不過他已開始治病了。

＊　＊　＊

半個月，皇甫青就能走路了。

只不過，病情到此就再無進展。

小蔡已放了他的三個女人，以爲他用了全力。

萬靜道：「阿青你的感覺如何？」

「也許是多心，總以爲到此梁心齋沒有再進一步使我復原，可能是下藥時少了兩味藥。」

「有此可能嗎？」

蔡根道：「萬姑娘，這老賊是被迫爲阿青治病，內心恨透了我們，一有機會就會報仇的。」

「果眞如此，那就難辦了。」萬靜道：「由於人已能走路，目前說他留了一手也沒有証據，除非能找到一位骨科大夫，看看他的方子上到底少開了幾味藥？或者看看他的推拏活血是否適當。」

皇甫青道：「對，但到哪裡去找這等大夫？」

這天晚上梁心齋又來了，道：「怎麼樣？好一點？」

皇甫青道：「梁心齋，你這一手更毒。」

「怎麼哩？我又有什麼不對？」

「你把我的病治到這程度，等於吊在半空不上不下，你以爲你比別人聰明，我們就不知道。」

梁心齋大怒，道：「天地良心，到底要我怎麼樣？我又不是華佗和扁鵲再世，你們把我當作什麼？」

萬靜道：「你老賊爲報私仇，留了一手，我們還有辦法整你。」

梁心齋冷冷一笑，道：「說說看，如何整我？」

「宣佈你過去的光榮歷史。」

「已經遲了，我把所有的女人都送走了，沒有人証，無人相信。」

三小暗暗一驚，這老賊果然留了一手，似要反擊了。

萬靜道：「你似乎要報仇了！是不？」

「妳猜呢？」

就在這時，門外站定兩個人，這二人以青布包頭，連頭頂及脖子都密封住，根本看不出是誰。

加之身上沒有兵刃，要猜出他們的身份很難。

至少三小看出不是苗一葦和司徒明。

當然也不是刁藝民。

可以說，凡是萬靜所認識的「一字併肩會」中的高手，全都不像這兩個人。而這二人既敢面對萬靜這個高手，至少身手也要比苗一葦等高出一些才對。

況且，梁心齋也知「殺人殺死，救人救活」的道理，如果殺不了這三個年輕人，他們的紕漏可大了。

要猜出這二人的身份一定很難。

也可以說，只要把頭臉紮起來，梁心齋敢保証，三小絕對認不出來，所以才敢來此殺人滅口。

萬靜仗劍擋在床前，道：「要動他必須先殺了我。」

二幪面人不言不動，似乎默認也要除去她。

蔡根道：「連一句話都不敢說，你們二人很可憐。」

二人還是不出聲。

蔡根往上一撲，銅拐也同時掄出，帶着風聲。

那知，幪面人之一往前上了兩步，伸手就去抓拐。

蔡根一收拐，往斜刺衝上一步，這幪面人已是一抓。

這一次小蔡似乎來不及破解了。

萬靜冷峻地道：「別動他！」她的人劍合一，閃電欺近，這幪面人要傷小蔡，他自己就有危險，還是先求自保要緊，收手撤步。

萬、蔡二人同時退回床前。

兩個幪面人互視一眼，似乎交換意見。

然後，另一個幪面人又向旁邊撲去。

床上的皇甫青道：「小心他們聲東擊西。」

此言未畢，先攻上的人貼上萬靜。

另一個撲向小蔡，這當然相差懸殊。

小蔡手中有拐，用他最凌厲的招式，把這人逼得閃閃避避，似乎赤手空拳不足以應付小蔡。

這當然是別人的看法。實際又如何？

小蔡的確有此看法，步步進逼，雙方接了七八招，這個只守不攻的人突然抄住了銅拐一端。

小蔡大驚全力一奪，原來此人使詐。

他那知此人很詐，小蔡全力奪拐，此人就適時鬆手。

「蹬蹬蹬……」小蔡一口氣退到屋角去了。

這人立刻就滑到了床前。

萬靜大驚，想撤回救援，可惜雙方距約三步。

這人似乎手到擒來，疾抓床上皇甫青的咽喉。

即使未練過「鷹爪功」，這全力一抓也會抓裂。

就在小蔡狂嘶「你敢……」萬靜大叫「卑鄙」的同時，床上的皇甫青突然遞出了蟠龍匕。

他爲人聰明，知道這兩人是爲他而來的。

梁心齋恨透了他們三人，一向在武林中跋扈慣了，那受過這種窩囊氣，何曾有人敢威脅他？

他利用這兩人對付三小，必要時可以滅口。

以個人的勢力來說，可能沒有比梁心齋更雄厚的了。

總之一句話，他認識的人最多，即使是未找他看過病的人，只怕也會拍他的馬屁。

這人肆無忌憚地一抓，根本未加提防。

第一是梁說皇甫青武功全失，其次是脊椎重傷尚未康復，等於是個廢人。

但是，皇甫青自枕上抽手時，蟠龍匕掃向此人的腕脈，不是速度快，而且距離太近，角度又好。

皇甫青的右手看來本是枕在頭下的，手中卻偷偷地握着蟠龍匕，只要抽手一揮，即可傷敵。

這人顯然也大吃一驚。

這也不能怪他輕敵，實在是皇甫青目前不具有反抗的能力，這人收手夠快，手腕上仍被匕掃傷。

這人退了一步，看看手腕正面，血已滲了出來。

這當然是絕對的意外。

萬靜和小蔡同時撲上來，萬靜又被另一個攔住。小蔡也被這個手部受傷的人擋住了。

這兩人仍然不用兵刃。

可見這兩人頗有名氣，亮出兵刃會被認出身份。

小蔡差得太多，未出五六招又被一腳踩出。

這一下子，此人有了空檔，再次欺近床邊。

又是一抓，似乎要看看皇甫青如何揮匕了吧？

皇甫青手中拿着匕不動。

這人也不知道他要如何揮匕了？由於蟠龍匕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刃，自然不敢輕試。但仍然抓下。

這一抓自是虛招，但皇甫青的匕也是虛招。

他的另一手一抖，射出了「虫鏢」。

射暗器要有很充足的腕力和勁力，目前，皇甫青都談不上，但是由於太近，雙方只差一步的距離，不須太用力也能傷人。

況且「虫鏢」的功用不在傷人致死，而在發癢。

此人是高手，但高手也會栽觔斗。

總之一句話，粗心大意往往能鑄成大錯。

而這種大意，其實也不能怪這個人，幾乎任何一個高手都會上這種當吃這種虧的……

「虫鏢」正中此人的大腿根處，因他的大腿距離床邊最近，正是最易射中的部位和有利的角度。

這人一驚，疾退三大步，低頭查看。

他還沒見過「虫鏢」，不知這是甚麼玩藝？

甚至他把「虫鏢」當作了眞的毛毛虫。

當然，仔細一看就看出，那不是毛毛虫。

他怕「虫鏢」上有毒，不敢去拿掉它。

這時他耳際傳來了梁心齋的細微聲音，道：「兄台放心取下，那是雕虫小技『虫鏢』，中鏢只會奇癢而無毒……」

這人放心取下，中鏢處已開始發癢了。

到此地步，皇甫青知道是不能倖免了。

萬靜用劍全力施爲，那蒙面人赤手之下，很難討好，當然，這也顯示兩個蒙面人非同小可。

如換了別人，那能赤手接下萬靜的劍招。

小蔡被那一腳踩傷了內腑，半天未爬起來。

現在另一蒙面人一掌切落了皇甫青的蟠龍匕。

現在的皇甫青，瞬間可以失去生命或被殘了。

也就在此刻，門外走進一人，道：「各位住手！」

兩個蒙面人立刻停手，因爲這人是如何進來的，都沒有看到，此

人約五旬多一點，樣子很滑稽，留着山羊鬍子，頭幾乎全禿了。

兩個蒙面人皺皺眉頭，道：

「你是何人？」

山羊鬍子老人道：「床上的小子是我的門下。」

「皇甫青是你的門下？他的武功不是皇甫敢親自教的嗎？」

山羊鬍子老人道：「老夫說的不是武功……」

「不是武功是甚麼？」

山羊鬍子老人道：「後窗外的梁大國手一定知道。」

梁心齋的確伏在後窗外。

他儘可能不出頭，以免落個殺人滅口之嫌。

當然，萬一三小要逃走，他也就會出手了。

人家既然已經揭穿了他的秘密，他實在不能不出面了，只不過他還不想出面，却猜出這人是誰了。

這人見梁心齋還未出現，又道：「梁大俠，你似乎懷疑我是不是某某人對不？要不要我利用這點雕虫小技把你的過去和未來說上一遍？」

梁心齋猜出，此人可能是「黃半仙」黃九成。

三小不是承認他們只是在胡扯要他嗎？那不是已証明皇甫青非「黃半仙」黃九成的門下了。

如今此人正式承認，這又是怎麼回事？

「梁大俠是不是要我說說你的過去和未來休咎，而你就在窗外嘛！」

梁心齋不大相信這一套，仍不出聲。

「梁大俠，由於此宅建築時未請教高明地理師而犯了冲，所以，紅杏出牆之事會層出不窮……」

梁心齋心頭一驚。這老賊又要揭他的底了。

山羊鬍子老人道：「你的大宅為『震延生禍絕五天六』，震屬東方，為本命伏位，東南為延年吉方，南方為生氣吉方，也最吉利，西方為害凶方，為最不吉利的方位，西北為五鬼凶方，北方為天醫吉方，東北為六煞凶方，梁大俠未能利用吉方，偏偏着重於使用凶方煞方，所以不幸之事迭連發生，乃發生內眷不貞，姦殺少女等等事……」

這人居然也說出了他的隱私，梁心齋怕他說出更多的隱私，此刻不能不出現了，他站在門道：「是黃半仙黃大俠嗎？」

「不敢，小可黃九成！」

「閣下眞能預知過去未來嗎？」

「略知皮毛，豈敢說善知過去未來！」

「夫子也不必過歉，可知皇甫青的病好了幾成？」

黃九成道：「他的病本該痊癒，只因主治之人故意延誤，致使病情膠着不前……」

梁心齋道：「閣下可知這兩位是誰嗎？」

黃九成連看也不須看兩人一眼，道：「二位是長白雙猊尤氏兄弟……不知小可說對了否？」

兩人震動了一下，並未出聲。

梁心齋未否認，必然是猜對了，道：「黃夫子，老實說，星相醫卜也只有醫術是實實在在的濟世之術，其餘皆不可信……」

「何以如此武斷？」

「僅以生辰八字來界定億萬人的命運，不是太籠統了嗎？五行干支，就能証明一切休咎或生死嗎？」

「何以不能？」

「如漢高祖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盡被活埋。這兩件事來說。難道漢三百封侯者無一人行衰運者？趙國被坑之卒就無一人在生旺日時嗎？」

黃九成道：「乍看五行干支太單薄，不能涵蓋全人類的命運，但若深入研究，却又不然。以干支紀年，每六十年為甲子，以寅建正。分一年為十二月令，以朔望分日，每日為十二時辰，遞乘之，則人之出生時間可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種之不同排列組合，何況判人吉凶，還要考慮個人的客觀環境與際遇，人人不同，例如『紫殺』(紫薇星及七殺星)同入夫妻宮，遲婚者即可免剋。可見這二十多萬命運中又有很多變化，又如梁大俠，醫理精博，一時無兩，但因有時隱惡揚善，不免折福……」

梁心齋被黃九成的語鋒壓了下去。

黃九成又道：「世上往往因為作惡之人未受報應，反而逍遙自在，好人反而受苦，以為上天無眼，所以不信天理，其實是報時未到，有的則報在來世，抱朴子：小惠司命奪算，大者司命奪紀，一算為三日，一紀為三百日，也就是說作小的壞事短壽三日，大壞事奪壽三百天，豈可不信。」

梁心齋道：「夫子算無遺策，應能趨吉避凶，試問你如何能逃出由這兩位高手的掌握？」

黃九成笑笑道：「尤氏兄弟舊傷未癒，小可以為他們不會動手，一旦傷上加傷，只怕就更難治了。」

梁及尤氏兄弟同時一驚。

除非黃九成偸聽到他們的交談，才會知道尤氏兄弟內傷一直未癒，這人八成是會卜術了。

梁心齋總是想考驗黃九成一下。

就算他深通命相及卜術，難道他會高深的武功嗎？

梁一使眼色，尤氏兄弟正要聯手齊上，忽感覺體內的舊傷隱隱作痛，不由大驚。

尤氏兄弟互視一眼，突然雙雙抱拳道：「梁兄，敝兄弟告辭……」立刻出屋而去。

梁心齋抱拳道：「黃夫子也身負絕技吧？」

「不敢，粗通皮毛而已。」

「不知梁某能接夫子幾招？」

「三招可也。」梁心齋以為他吹牛，立刻就出了手，當然是用了他最有把握的絕招了。

但是，太可悲了。黃九成居然不避不閃。

梁的一掌明明掃中，却無聲音，好像黃的身子只是一個影子，掌自影子中間掃過未遇到阻力。

梁不信邪，再攻數掌，都是如此。

梁心齋長嘆一聲，疾退三步，躬身道：「夫子，梁某心服口服，且向夫子鄭重道歉。」

「不必客氣，只要今後多多救人，不要再作壞事就成了，小可也可以為國手重行規劃府上的一些吉與不吉的方位。」

「多謝夫子！」

「梁大國手，現在可以放手治病救人了吧？」

「是，是的，小可這就全力治療令高足。」

黃九成笑笑望着床上的皇甫青，皇甫青急忙下床拜下，道：「前輩不計較晚輩……」

黃九成探手阻止，道：「既為我的門下，怎可不稱師父而以前輩稱之，不必多禮，讓他為你治病吧！」

梁心齋為皇甫青治過病(主要是鍼灸)，事後發現「黃半仙」已經走了。而梁心齋一直未看出，他們並非師徒。

本來皇甫青要向黃九成請罪，冒充他的徒弟，黃九成反而技巧地把他的話擋了回去。

看來黃九成眞要正式收他為徒了。

* * *

皇甫青的病全好了，但武功已廢。

萬靜要找四大天王之三為他復功。

「小靜，如果找他們為我復功，我寧願永遠作一個沒有武功之人。」

「為甚麼？」

「因為我隱隱覺得，『一字併肩會』可能是操縱炸船及炸我外祖的主謀者，我絕不和他們妥協。」

萬靜欲言又止。

小蔡道：「阿青，我以為，利用他們復功，等於廢物利用，也無不可呀！目前咱們的敵人太多，一旦遇上，你就有麻煩！」

「如果家父能逃出他們的掌握，必能為我復功。」

萬靜道：「我們再想辦法，但不可拖得太久。」

小蔡道：「黃半仙既然收你為徒，為何不為你恢復武功？」

「是啊！」萬靜道：「他會不會只會法術而不會武功？」

皇甫青道：「不久前梁和他動手，黃前輩的架式絕非不會武功的人所能作出來的。」

萬靜道：「小蔡，只要能和你那寶貝老爹連絡上，他可能也可以為阿青復功。」

「不成。」小蔡道：「老爹那兩套只怕還不夠。」

皇甫青道：「小蔡，你在客氣，至少可以一試。」

萬靜道：「據說復功要有把握，不可以找功力不高或對復功知識貧乏之人來作這件事，那樣雙方都有危險。」

他們還是離開了這裡。

至少梁心齋的功力是不足以為他復功的。

* * *

數日後來到了天津。

在清代中葉，天津就已經頗具規模了。

他們來此的目的是找一位俠隱黎白。

根據萬靜的描述，此人的功力超過「一字併肩會」的四大天王，而且不是黑道人物，但不和武林中人來往。

在天津找這樣一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人物眞難。

半月之後，一點頭緒也沒有。

這天雨夜，皇甫青在客棧中留守，萬、蔡兩人上街去打聽，這工夫不過是初更左右，忽來了不速之客。

居然是多喜的福晋。

皇甫青見了她，眞不知該說甚麼。

他無意沾別人的便宜，即使目前已知多喜以前根本不是把他當作朋友，他也不會沾這種便宜。

「福晋怎知在下來了天津？」

「純屬巧合！」

「福晋身為朝廷貴戚命婦，應該避嫌。」

「我來此是報恩的，我已產下一男嬰。」

「啊……」皇甫青說不出是何滋味。

只知道，在清廷皇室的角逐者之中，有他的一脈血統，福晋道：「看少俠似乎精神不振，不知是不是受了傷，宮廷之中藥物齊全。」

「多謝，我的問題不是醫藥。」

「莫非公子眞受了傷？」

「沒有什麼。」　(未完・九)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LUNG SHAN DISTILLERY. WUZHOU GUANGXI. CHINA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